

传世名著

世界长篇童话精品文库

# 木民矮子精

[芬兰] 杨松著



海南出版社

## 木民妈妈给外国小读者的话

亲爱的小朋友！！！！

我一听说芬兰的木民矮子精一家人要出国，就去问木民爸爸要不要带点特别的东西去。木民爸爸说，出国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故事。不过可以给小朋友写封信，告诉他们木民是什么样子。也许他们那里没有木民。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那里真的没有木民这种矮子精吗？或者连矮子精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画得不好，可矮子精大致上是旁边这个样子。他们又矮小，又怕羞，身上长着毛，在这里芬兰森林里多的是。他们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木民矮子精不长毛，喜欢阳光。普通的矮子精只有天黑了才出来。

小嗅嗅说你们也不冬眠，这真叫人设法相信！那太可怕了！冬天又长又黑，你们真的都不冬眠吗？？？可怜的小朋友！现在你们还是赶快让房子给雪封住吧，要是你们没有给雪封住的房子，那么一到十一月就在雪堆里挖个洞钻进去。在那里面你们将又温暖又舒服，一直可以待到春天来临。不过睡觉之前得大吃一顿松针，穿上羊皮裤。

请替我们向你们的爸爸妈妈问好！我衷心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

要是不嫌我要求得太多，能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问个好就太好了！木民爸爸说他们都住在首都的金殿里！

木民妈妈

又及：请原谅我写得不好，因为我们木民上学读书坐不住，一没劲就不读了。

## 木民矮子精

### 魔潘师的帽子

#### 开场白

一个天色灰蒙蒙的早晨，木民谷下起了第一场雪。雪轻飘飘、静悄悄地落下来，几个钟头，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了白茫茫一片。

小木民矮子精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盖上冬天被子安卧着的木民谷。他想：“从今夜起，我们要开始漫长的冬眠了。”（木民家矮子精都在十一月份开始冬眠。对于怕冷和不喜欢漫长的冬夜的人来说，这实在也是个好办法。）小木民矮子精关上门，悄悄地进屋，来到他妈妈的身边，对妈妈说：

“外面下雪了！”

“我知道，”木民妈妈说。“我已经把你们所有的床都铺好，放上了最温暖的毯子。你跟小吸吸一起，睡在屋檐下面那个小房间里吧。”

“可小吸吸打起呼噜来太可怕了，”小木民矮子精说。“能换一换，让我跟小嗅嗅一起睡吗？”

“随你便吧，小宝贝，”木民妈妈说。“小吸吸可以睡到朝东那个房间去。”

就这样，木民一家人，他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他们认识的人开始庄严隆重地安排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木民妈妈在阳台上给大伙儿开晚饭，不过他们晚饭只吃松针。（要睡一整个冬天，肚子塞饱松针十分重要。）等他们吃完这顿晚饭（我想这顿晚饭不会怎么好吃），他们相互说过再见（说得比平时认真得多），木民妈妈就叫他们去刷牙。

接着木民爸爸绕屋子转了一圈，关上所有的门和百叶窗，在枝形吊灯上挂上蚊帐，这样它就不会有灰了。

接着大家上床，把毯子盖过耳朵，把被窝弄得舒舒服服，就开始想些快活事情。只是小木民矮子精叹了口气，说：

“我怕咱们要把许许多多时间给浪费了。”

“别担心，”小嗅嗅回答说：“咱们会做许许多多好梦，等到醒来，已经是春天了。”

“嗯——”小木民瞌睡朦胧地嗯了一声，开始进入迷迷糊糊的梦乡。

外面在下雪，又密又轻。它已经盖住了台阶，厚厚地盖在所有的屋顶和屋檐上。木民家的房子很快就将变成一个大雪球。钟一个接一个地停止嘀嗒嘀嗒响。冬天已经到了。

## 第一章

这一章讲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和小吸吸找到了魔法师的帽子；讲五朵小云怎么突然出现；讲赫木伦迷上了一种新花样。

一个春天早晨，才四点钟，第一只杜鹃来到了木民谷。它停在木民家的蓝色屋顶上，咕咕、咕咕地叫了八遍——声音还有点哑，虽然已经是春天，时候还早了一点。

接着它向东方飞去了。

小木民矮子精醒来，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躺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已经睡了一百个白天加一百个黑夜，他做的那些梦还在他的脑瓜里翻腾，想引诱他重新回到梦乡。

可当他扭来扭去想找个舒服点的姿势再睡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件事情，使他的睡意全消——小嗅嗅的床已经空了！

小木民矮子精坐起来。不错，小嗅嗅的帽子也不见了。“我的天！”他说着竖起脚尖走到打开的窗子前面。好啊，小嗅嗅爬绳梯下去了。小木民矮子精爬过窗台，用他的短腿小心翼翼地爬到下面去。在湿漉漉的地上，他清楚地看到小嗅嗅的脚印，可它们走到东走到西，很难跟上，最后，忽然有一大段路没有了脚印。“他一定非常快活，”小木民矮子精断定。“他在这里翻了个大跟头——这是明摆着的。”

小木民矮子精忽然抬高他的鼻子，竖起了耳朵细听。小嗅嗅正在远处吹口琴，吹他最快活的歌：《所有的小动物都应该在尾巴上打上蝴蝶结》。小木民矮子精赶紧向口琴声奔去。

在下面河边，他找到了小嗅嗅。小嗅嗅正坐在桥上，两条腿悬在水面上摇来晃去，他那顶旧帽子一直拉到耳朵上。

“你好，”小嗅嗅说了一声，管自吹他的口琴。

太阳这时候已经升起来，直射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把眼睛眯缝起来。他们就那么坐着，在流水上摇晃着脚，觉得又快活又无忧无虑。

他们在这条河上经历过无数危险，也把许多新朋友带回家里去。小木民矮子精的爸爸妈妈总是不声不响地欢迎他们的朋友，加上一张床，在餐桌上加了一张叶子。这一来木民家就很挤。常常会出些意想不到的乱子，可谁也没工夫去为这种事苦恼。能做到这样总是一件好事。

小嗅嗅吹完他那支春天的歌，把口琴往口袋里一塞，说：

“小吸吸还没醒吗？”

“我想还没醒，”小木民矮子精回答说。“他向来要比别人多睡一个星期。”

“那咱们得去把他叫醒，”小嗅嗅跳起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该做件特别的事。”

于是小木民矮子精在小吸吸的窗下吹他们的暗号：用两个手掌在嘴旁边做成个喇叭吹口哨，先吹三下短的，然后吹一下长的。这暗号的意思就是：“有来情！”他们听见小吸吸停止打呼噜了，可接下来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再吹一次，”小嗅嗅说。这一回他们吹得比上一次响。

窗子终于啪嗒一声打开。

“我在睡觉，”一个生气的声音叫道。

“下来吧，别发脾气了，”小嗅嗅说，“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

这时候小吸吸抹平他睡皱了的耳朵，爬下绳梯。（我也许该交代清楚，他们每个窗子都有一个绳梯，因为下楼梯太花时间了。）

一看就知道，这将是天气很好的日子。到处是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的昏头昏脑的小动物，他们走来走去要重新找到他们过去常去的地方，或者在忙着熨衣服，梳胡子，把房子整理好迎接春天。

有很多小动物在造新房子，我怕有些已经在开始吵架了。（睡了那么久，醒来脾气都是很坏的。）

住在树上的小妖精在梳他们的长头发。树林的北边，小田鼠在挖地道，挖得雪花纷飞。

“春天好？”一条老蚯蚓说。“冬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谢谢，”小木民矮子精回答说。“您睡得好吗，老伯伯？”

“很好，”蚯蚓说。“请给我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

他们继续向前走，一路上向许多人打招呼，可山上得越高，碰到的人越少，最后他们只看到一两只母鼠，它们向周围闻闻嗅嗅，在大扫除。

到处湿漉漉的。

“嗨——多脏，”小木民矮子精一面在融雪当中小心翼翼地挑着路走，一面说，“对于一个木民来说，这么多雪真是糟透了。妈妈是这么说的。”他打起喷嚏来。

“小木民矮子精，你听着，”小嗅嗅说。“我有了个主意。到山顶去堆石块，证明咱们最早来到那里，怎么样？”

“对，堆石块去，”小吸吸说着马上动身，要比别人先到山顶。

他们来到山顶，三月的风在他们周围嬉戏。他们脚下远处是蓝色的一片。西边是海，东边是河，环绕着这孤山；北边是大森林，像铺开绿色的地毯；在南边，木民家的烟囱冒起了炊烟，这时木民妈妈正在做早饭。可这些东西小吸吸全顾不上去看，因为山顶上有一顶帽子——一顶黑色的高帽子。

“有人上这儿来过了！”他说。

小木民矮子精把帽子捡起来看。“这顶帽子好得少有，”他说。“小嗅嗅，也许你可以戴吧。”

“不要不要，”小嗅嗅说，他爱他自己那顶绿色的旧帽子。“它太新了。”

“也许爸爸会喜欢它，”小木民矮子精想着说。

“好吧，不管怎么样，咱们把它带回去，”小吸吸说。“不过这会儿我想回家了——我想吃早饭都想死了，你们呢？”

“我正好也要说这句话，”小嗅嗅也说。

他们就这样找到了魔法师的帽子，把它带回了家，一点也没想到，它会使得木民谷出乱子，不用多久，他们就要看到怪事了……

\* \* \*

当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和小吸吸来到外面阳台走廊上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吃完早饭，分头走了。只剩下木民爸爸一个人在看报。

“好啊好啊！这么说你们也醒了，”他说。“今天报上新闻少得出奇。一条小溪冲破水堤，淹了许多蚂蚁。不过蚂蚁都得救了。第一只杜鹃早晨四

点钟到谷里来，接着向东飞走。”（这是一个吉兆，不过杜鹃朝西飞走就更好了……）

“瞧我们找到了什么，”小木民矮子精得意地打断他的话说。“找到了一顶漂亮的新圆筒帽送给你！”

木民爸爸放下手上的报，仔细地看帽子。接着他走到一面照身镜前戴上它。帽子他戴着太大了——说真的，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样子非常古怪。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尖声大叫。“你来看爸爸。”

木民妈妈打开厨房门，惊异地看着木民爸爸。

“你说我戴着这顶帽子怎么样？”木民爸爸问她。

“很好，”木民妈妈说。“真的，你戴上这帽子看着非常漂亮，就是帽子大了一点儿。”

“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木民爸爸把帽子推到脑后。问道。

“嗯，”木民妈妈说。“这样也很好，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戴帽子更神气。”

木民爸爸把自己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最后叹了口气，把帽子放在桌子上。

“你说得有理，”他说。“有的人不戴帽子更好看。”

“当然是这样，孩子爹，”木民妈妈温和地说。“孩子们，现在你们把蛋吃掉吧，靠松针过了一冬，你们得好好吃点东西。”她又回到厨房里去了。

“那帽子怎么办？”小吸吸问道。“这么好一顶帽子。”

“当字纸篓用吧，”木民爸爸说了一声，上楼写他的传记去了。（这一大本书要写他如火如荼的青年时代。）

小嗅嗅把帽子放在桌子和厨房门之间的地板上。“现在你们又有一件新家具了，”小嗅嗅做着鬼脸说，因为他永远弄不懂，人们为什么喜欢添东西。他爱穿他生下来就穿上的衣服（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生的），他唯一离不开的东西，只有他那个口琴。

“要是你们已经吃完早饭，咱们去看看斯诺尔克他们怎么样了，”小木民矮子精说。在离开这里到外面花园去之前。他把蛋壳顺手扔进了字纸篓，因为他（有时候）是一个很有规矩的木民。

餐厅现在空了。

就这样，魔法师的帽子放在桌子和厨房门之间的地板上，里面有了一个蛋壳。这时候，一件真正的怪事发生了。蛋壳开始变形。

瞧，出的就是这种事。随便什么东西在帽子里一放久，它就要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变得叫你事先怎么也想不到。幸亏这顶帽子木民爸爸戴着不合适，因为一切小动物的保护主知道，他要是再多戴一会儿，就会变成另一样东西——至于变成什么，你事先永远不知道。不过他也轻微地感到头疼了一阵——可吃过晚饭后也就好了。

现在蛋壳变软了，变得像羊毛一样，不过还是白的，过了一会儿它涨满了整顶帽子。接着五朵小云彩从帽边飘出来，飘到阳台那儿，轻轻地落到台阶上，停在那里，只离开地面一点儿。帽子空了。

“我的天，”小木民矮子精叫道。

“房子着火了吗？”斯诺尔克小妞焦急地问他。

五朵云彩悬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也不再改变形状了，像在等着什么。斯诺尔克小妞小心地伸出手，拍拍最近的一朵云彩。“像是棉花，”她用吃

惊的声音说。其他人走近来，也摸摸它。

“就像个小枕头，”小吸吸说。

小嗅嗅把一朵云彩轻轻一推。它飘开一点，又停下了。

“它们是谁的？”小吸吸问道。“它们怎么到这儿阳台上了？”

小木民矮子精摇摇头。“在我碰到过的怪事当中，数这件事最怪了，”他说。“也许咱们该进去叫妈妈出来。”

“不不，”斯诺尔克小妞说。“让咱们自己来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一朵云彩拉到地面上来，用手抚摸它。“这么软！”她说。一转眼，她已经在云彩上嘻嘻哈哈地颠来颠去了。

“我也可以有一朵吗？”小吸吸叫着跳上另一朵云彩。“真妙！”可他刚说出“真”字，云彩已经升起来，在地面上空很好看地绕了个弯。

“好啊！”小吸吸叫起来。“它动了！”

接着他们全都向那些云朵扑过去，坐在上面，大叫：“走！走吧走吧走！”云朵也真的全都发疯似地颠来倒去，直到斯诺尔克小子发现了驾驶它们的办法。用一只脚踩一下，云朵就会拐弯。用两只脚踩它，它就前进。轻轻地摇摇身体，云彩走得就慢下来。

他们玩得真带劲，甚至飘到了树顶和木民家的屋顶上面。

小木民矮子精在他爸爸的窗外绕圈子，大嚷大叫说：“喔喔喔喔！”（他太激动了，想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

木民爸爸放下他写回忆录的笔，向窗口冲过去。

“保佑我的尾巴！”他大叫起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荒唐！”

“可以给你的故事好好地加上一章，”小木民矮子精说着驾驶云朵到厨房窗口，对他妈妈大叫。可木民妈妈正忙得不亦乐乎，只顾炸她的肉卷。

“这回你又找到什么了，小宝贝？”她说。“小心别掉下来！”

可在下面花园里，斯诺尔克小妞和小嗅嗅已经发明了一种新游戏。他们驾驶着云朵，用最大的速度向对方撞去，可相撞时只是轻轻地碰一碰。谁先掉下来算输。

“这回看看谁掉下来！”小嗅嗅叫着，驾驶他的云朵直冲过来。可斯诺尔克小妞机灵地往旁边一闪，然后从底下进攻他。

小嗅嗅坐的云朵翻了个身，他倒栽葱落到了花床上，帽子遮住了眼睛。

“第三轮，”小吸吸大叫。他当裁判员，飞在他们两人上面一点。“准备，注意，上！”

“咱们一块儿在空中飞一阵怎么样？”小木民矮子精问斯诺尔克小妞说。

“当然好，”她回答了一声，驾驶云朵飞在他旁边。“咱们上哪儿去？”

“咱们去找赫木伦，让他吓一大跳，”小木民矮子精建议说。

他们在花园里飞了一圈，可赫木伦根本不在他常待的地方。

“他不可能走远，”斯诺尔克小妞说。“我上回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玩邮票。”

“那已经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了，”小木民矮子精说。

“噢，说得不错，”她认可了。“打那时候起咱们一直在睡觉，对吗？”

“你睡得好吗？”小木民矮子精问她。

斯诺尔克小妞轻快地飘过树顶，想了一下才回答。“我做了个恶梦，”她最后说。“梦见一个很凶的男人，戴一顶黑色高帽，时我咧着嘴怪笑。”

“多滑稽，”小木民矮子精说。“我也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梦。他也戴着白手套吗？”

斯诺尔克小妞点点头。他们慢慢地飘过树林子，还在想着这件事。忽然他们看到了赫木伦，他背着双手，眼睛看着地面，一路在走。小木民矮子精和斯诺尔克小妞一人在他一边三点着陆，欢快地叫道：“你早！”

“唉哟！哦唷！”赫木伦倒抽一口气。“你们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们不该这样忽然跳到我身边来。”

“噢，对不起，”斯诺尔克小妞说。“你瞧我们在乘着什么？”

“真是太怪了，”赫木伦说。“不过你们专做怪事，我已经见怪不怪。再说我这会儿正感到心情不好。”

“为什么？”斯诺尔克小妞同情地问他。“天气这样好。”

“你们怎么也不会明白的，”赫木伦摇着头说。

“我们来试试看弄明白，”小木民矮子精说。“你又丢了一张稀有的邮票吗？”

“正好相反，”赫木伦阴着脸说。“邮票全在，一张不少。我收集的邮票很全，不缺一张。”

“那不是很好吗？”斯诺尔克小妞给他打气说。

“我不是说过了，你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我，”赫木伦悲叹说。

小木民矮子精焦急地看看斯诺尔克小妞，他们看到赫木伦难过，于是驾云退后一点。赫木伦继续向前走，他们恭恭敬敬地等着他丢掉他的心事。

最后他叫起来：

“一点没有希望！”停了一下他又说下去：“还有什么用处？等玩撒纸追逐游戏，我收集的邮票全都给你们撒掉。”

“不过赫木伦！”斯诺尔克小妞说，她吓坏了。“这太可怕了！你收集的邮票是天下第一的！”

“正因为是天下第一，”赫木伦绝望他说。“完了。没有一张邮票，或者说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我没收集到。全收集完了。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我想我现在开始明白了，”小木民矮子精慢腾腾地说。“你已经不再是一个收集家，而只是一个所有者，那就不那么有趣了。”

“不是不那么有趣，”心都碎了的赫木伦说，“是根本没有乐趣。”他停下来，向他们转过他那张皱起眉头的脸。

“亲爱的赫木伦，”斯诺尔克小妞说着，温柔地握住他的手，“我有个主意。你收集点别的东西怎么样——收集点全新的东西？”

“这倒是个主意，”赫木伦承认说，不过他还是哭丧着脸，因为他觉得经过那么一场大痛苦，不该露出快活的样子。

“比方说，收集蝴蝶怎么样？”小木民矮子精建议。

“不行，”赫木伦说，脸更阴沉了。“我的一个远房表兄收集蝴蝶，有他干我可不干。”

“那么拍摄星星呢？”斯诺尔克小妞说。

赫木伦只是哼了一声。

“收集装饰品呢？”小木民矮子精抱着希望问道。“这种玩意儿永远收

---

三点着陆是航空用语，指飞机主轮和尾轮同时着地。

这种游戏是一些人扮兔子在前面撒纸屑，另一些人扮猎犬在后面追。

集不完。”

可赫木伦还是呸了两声。

“那我就真想不出什么了，”斯诺尔克小妞说。

“我们定要给你想出一样东西来，”小木民矮子青安慰赫木伦说。“妈妈准有办法。再说，你见过麝鼠吗？”

“他还在睡觉，”赫木伦难过地回答说。“他说用不着那么早起来，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着继续孤独地走路，这时小木民矮子精和斯诺尔克小妞驾云飞到树梢上空，停在那儿，在阳光里慢慢地摇来摇去。他们在考虑赫木伦该次集什么。

“收集贝壳怎么样？”斯诺尔克小妞建议。

“或者收集稀有钮扣，”小木民矮子精说。

可是天气暖洋洋的，弄得他们直想睡，想不下去，于是他们躺在云朵上凝视着春天的天空，云雀正在那上面歌唱。

忽然他们看见了第一只蝴蝶。（大家知道，看到的第一只蝴蝶如果是黄的，就会有一个快乐的夏天，如果是白的，就会有一个安静的夏天。可能看不到黑色的和棕色的蝴蝶——它们太糟糕了。）

可这只蝴蝶是金色的。

“看见金色蝴蝶是什么意思？”小木民矮子精说。“我从来没见过金色的蝴蝶。”

“金色的比黄色的还要好，”斯诺尔克小妞说。“你等着瞧吧！”

他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在门口台阶上遇见赫木伦。他快活得满脸亮光。

“啊？”小木民矮子精说。“怎么啦？”

“研究自然！”赫木伦叫道。“我要采集和研究植物。是斯诺尔克小子想出来的。我要采集全世界最漂亮的植物标本！”赫木伦说着张开他的裙子，给大家看他采集到的第一批标本。在泥土和叶子之间有一棵很小的葱。

“这叫‘水百合’，”赫木伦得意地说。“采集到的植物标本第一号。一个完美的标本。”他进屋把所有的东西倒在饭桌上。

“把它们放到墙角去，亲爱的赫木伦，”木民妈妈说，“因为我要在这儿放汤。大家都到齐了吗？麝鼠还睡着？”

“睡得像只猪似的，”小吸吸说。

“今天你们玩得高兴吗？”木民妈妈一面在一个个盘子里分汤，一面问大家。

“高兴极了，”全家人叫道。

\* \* \*

第二天早晨小木民矮子精上柴问去，要把云朵放出来，可它们全不见了，一朵也没留下。大家全都想不到，它们跟曾经扔在魔法师帽子里的蛋壳竟会有关系。

---

赫木伦一直穿着他姑妈给他的裙子。我相信赫木伦一家人都穿裙子。这好像很奇怪，可事实却是如此。  
——作者

## 第二章

这一章讲小木民矮子精遭了一次变形之苦，然后对蚁狮进行报复；又讲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嗅嗅夜里秘密去探险。

夏天里一个温暖的日子，木民谷下着细雨，因此大家决定在室内玩捉迷藏。小吸吸站在墙角，双手捂住鼻子，数到十，然后转过身来开始捉——先到平时大家躲着的地方去捉，接着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捉。

小木民矮子精先躺在阳台桌子底下，想想觉得不放心，因为这地方不太安全。小吸吸准要掀起桌布，他就要给捉到了。于是他向周围张望，看到了墙角那顶黑色高帽子。这倒是个好主意！小吸吸绝对不会想到往帽子底下看。小木民矮子精悄悄地溜到墙角那儿，把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往下拉。可帽子只能拉到腰间，不过他只要缩起身子，把尾巴也塞进去，他就完全看不见了。当他听到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被捉到的时候，他禁不住格格偷笑。赫木伦显然又躲在沙发底下——他一向找不到更好的地方。现在他们全都跑来跑去找小木民矮子精。

他怕大家找得发脾气，从帽子里出来，把头伸到门里说：“你们瞧瞧我！”

小吸吸把他看了半天，很不客气他说：“还是瞧瞧你自己吧！”

“他是谁？”斯诺尔克小子低声问，其他人只是摇摇头，继续盯住小木民矮子精看。

可怜的小家伙！他在魔法师的帽子里已经变成一只非常古怪的动物。他身上胖的地方变瘦，小的地方变大。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我想我把你们大家都给吓唬了，”他说着用两条细长腿犹豫地走了一步。“你们不知道我刚才在哪里！”

“这件事我们一点儿不感兴趣，”斯诺尔克小子说，“不过你实在丑得吓死人。”

“你说话真不客气，”小木民矮子精难过地说。“我想你是捉迷藏捉昏了。现在咱们再玩什么？”

“恐怕你最好是先介绍一下自己，”斯诺尔克小妞冷冰冰地说。“我们可不知道你是谁！”

小木民矮子精看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他心里猛地一亮，这也许是个新玩意儿。于是他快活地笑着说：“我是加利福尼亚的国王！”

“我是斯诺尔克小妞，”斯诺尔克小妞说，接着指住斯诺尔克小子：“这是我哥哥。”

“我叫小吸吸，”小吸吸说。

“我叫小嗅嗅，”小嗅嗅说。

“唉哟，我的天！你们这些人多没劲，”小木民矮子精说。“你们不能想出一句更有意思的话来说说吗？现在让咱们出去走走吧，我觉得天晴了。”他说着走下台阶到花园去，后面跟着又惊奇又怀疑的三个小朋友。

---

蚁狮，就是蚁蛉，是一种昆虫，样子很像蜻蜓。它的幼虫在沙地里造漏斗形陷阱，潜伏阱底。一有蚂蚁等误落阱底时，它就吃掉它们。

芬兰地处欧洲北部，气温较低，夏天气温也比较低。

“他是谁？”赫木伦问，他正坐在屋前数着向日葵的雄蕊。

“我想他是加利福尼亚的国王，”斯诺尔克小妞说。

“他打算在这儿住下吗？”赫木伦问。

“这要由小木民矮子精来决定，”小吸吸说。“我真奇怪，他上哪儿去了。”

小木民矮子精哈哈大笑。“你们有时候实在滑稽，”他说。“咱们去找找小木民矮子精好不好？”

“你认识他？”小嗅嗅问道。

“当然，”小木民矮子精说。“说实在的，还熟得很。”他确实喜欢这个新游戏，而且觉得自己玩得很不错。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斯诺尔克小姐问他。

“我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小木民矮子精又哈哈大笑说。“可你们知道吗，他这个人寸厌极了！简直没法跟他一起过！”

“你怎么敢这样说小木民矮子精！”斯诺尔克小姐凶巴巴地说。“他是天底下最好的木民，我们把他当个宝。”

这对小木民矮子精来说真是太捧场了。

“真的吗？”他说。“他本人以为他是个真正的灾星。”

斯诺尔克小姐听了哭起来。

“滚开！”斯诺尔克小妞对小木民矮子精说。“要不然把你打倒在地，骑在你头上。”

“好吧好吧，”小木民矮子精安慰她说。“这不过是做做游戏罢了，对吗？你们这样爱我，我高兴极了。”

“可我们根本不爱你，”小吸吸尖声大叫。“这个丑国王诋毁我们的小木民矮子精，赶走他。”

他们一起向可怜的小木民矮子精扑过去。他太惊讶了，竟没想到自卫，等到他开始发火，已经为时太晚。木民妈妈到外面台阶上来时，他已经躺在那里劈劈啪啪地挨手掌和尾巴的拍打。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木民妈妈大叫。“马上住手，不许打架！”

“他们在揍加利福尼亚的国王，”斯诺尔克小妞哼了一声。“不过他该打。”

小木民矮子精打人堆里爬出来，精疲力竭，气得要命。

“妈妈，”他叫道，“是他们先动手的。三个打一个！这不公平！”

“我完全同意，”木民妈妈严肃地说。“不过我想是你欺负了他们。你到底是谁呀，我的小动物？”

“唉哟，请别再玩这个可怕的游戏了，”小木民矮子精哀叫说。“它已经一点儿也不有趣了。我是小木民矮子精，你是我的妈妈。就是这么回事！”

“你可不是小木民矮子精，”斯诺尔克小妞看不起他地说。“他有漂亮的小耳朵，可你的耳朵活像壶把！”

小木民矮子精一听，完全闹糊涂了，抓牢自己的一双卷曲大耳朵。“可我是小木民矮子精！”他毫无办法地大叫。“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吗？”

“小木民矮子精有一条漂亮的小尾巴，大一点太大，小一点太小，可你的尾巴活像扫烟囱人用的刷子，”斯诺尔克小子说。

“噢，天呐，他说得一点不错！”小木民矮子精用发抖的手掌摸了摸屁股后面。

“你的眼睛活像汤盘，”小吸吸说。“小木民矮子精的眼睛小小的，很和善！”

“对，说得一点儿也不差，”小嗅嗅附和他说了。

“你是一个骗子！”赫木伦断定。

“难道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我吗？”小木民矮子精哀求说。“你仔细地看看我吧，妈妈。你一定能认出你亲生儿子小木民的。”

木民妈妈仔细地看。她把他那双惊恐的眼睛看了半天，然后安详他说：“对，你是我的小木民矮子精。”

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变样了。他的耳朵、眼睛和尾巴开始缩小，他的鼻子和肚子开始长大，一直到他最后又回复到老样子。

“现在好了，我的宝贝，”木民妈妈说。“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把你认出来。”

过了一会儿，小木民矮子精和斯诺尔克小子坐在一个秘密地方——在茉莉花丛底下，有一大片绿叶把他们遮住。

“你准是做了什么事情才使你变了样的，”斯诺尔克小子说。

小木民矮子精直摇头。“我什么事也没做，”他说。“我也没说任何不该说的话。”

“也许你踏进一个仙人圈了，”斯诺尔克小子推想说。

“我想不起有这回事，”小木民矮子精说。“我一直坐在咱们当字纸篓用的黑帽子底下。”

“在那个帽子里？”斯诺尔克小子怀疑地问。

小木民矮子精点点头，他们一块儿想了好一阵。接着他们同时叫起来：“那准是……！”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来！”斯诺尔克小子说。

他们走到阳台上，小心翼翼地爬到帽子那里。

“它看来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斯诺尔克小子说。“当然，除非你认为圆筒高帽有点特别。”

“可咱们怎么能证明是因为这顶帽子呢？”小木民矮子精问道。“我可不想再到它里面去了！”

“咱们引个别人进去怎么样？”斯诺尔克小子建议说。

“这样做太下流了，”小木民矮子精说。“怎么知道他还会不会复原呢？”

“那就叫个敌人进去，怎么样？”斯诺尔克小子又提议。

“这个……”小木民矮子精说。“你有敌人吗？”

“那大公猪，”斯诺尔克小子说。

小木民矮子精摇摇头。“他太大了。”

“那么蚁狮怎么样？”斯诺尔克小子提出。

“这倒是个好主意，”小木民矮子精也赞成。“有一回他把我妈妈推到一个洞里，往她眼睛上喷沙子。”

于是他们去找蚁狮，顺便带去一个大瓦罐。找蚁狮洞要到沙地，他们上海滩去。不多一会儿工夫，斯诺尔克小子就找到一个圆洞，赶紧对小木民矮子精做手势。

“他在这里！”斯诺尔克小子悄悄说。“可咱们怎么引他到瓦罐里去呢？”

“这看我的，”小木民矮子精悄悄地说。他拿着瓦罐，把它深深地埋在沙里，罐口朝天。接着他大声说：“这些蚁狮都是些没有力气的动物！”他

对斯诺尔克小子做了个手势，两个人低头朝洞里看，等在那里。沙虽然动了一下，却没东西出现。

“一点力气也没有，”小木民矮子精再说一遍。“你知道吗，它们要挖好几个钟头才能钻到沙里去！”

“对，不过……”斯诺尔克小子用犹豫的口气说。

“正像我告诉你的，”小木民矮子精做出乱摇他的耳朵的样子。“要好几个钟头！”

就在这时候，沙洞里露出一个吓人的脑袋，瞪着眼睛。

“你说我没力气？”蚁狮嘶嘶地说。“三秒钟我就能钻到沙里去。”

“你得实地表演一次，我们才能相信你真有这种惊人本领，”这木民矮子精引诱他说。

“我要用沙喷你，”蚁狮恼火地回答说，“等我把你喷到我的洞里，我就要把你吃掉！”

“噢，别别别，”斯诺尔克小子求他说。“别这么干，你不如表演给我们看看，你三秒钟就能钻到土里去。”

“到这儿钻吧，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些，”小木民矮子精指指埋着瓦罐的地点说。

“你想我会费这个神，给你们这些小鬼显我的本领吗？”蚁狮傲慢地说。不过他到底还是忍不住，想显显他有多么强大，能钻得多么快，因此他看不起他们地哼了一声，从洞里爬出来，赶紧问：

“好，叫我往哪里钻？”

“那儿，”小木民矮子精指点说。

蚁狮耸起肩膀，竖起鬃毛，样子叫人害怕。

“别挡住我！”他叫道。“现在我要钻下去了，不过等我重新上来，我要把你们吃掉！一，二，三！”他说着像个旋转着的螺旋桨一样往沙里钻，一直钻到埋在他下面的瓦罐里。当真只有三秒钟，甚至只有两秒半，他已经下面暴跳如雷了。

“赶快盖上盖子，”小木民矮子精叫道。他们赶紧把沙拨开，把罐盖旋紧。接着他们把瓦罐拿出来，一路滚着它回家。蚁狮在它里面又叫又骂，给沙弄得呛起来。

“瞧他多生气，真可怕，”斯诺尔克小子说。“我真不敢想他出来以后会怎么样。”

“他现在出不来，”小木民矮子精放心地说，“等到他出来，我想他不知变成什么东西了。”

他们回到家，小木民矮子精吹三声长口哨，把大家叫来。

（这三声长口哨表示出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大家从四面八方跑来，围着那个旋紧盖子的瓦罐。

“你们在里面放着什么？”小吸吸问。

“一只蚁狮，”小木民矮子精神气他说。“一只凶狠的真正蚁狮，我们把他给逮住了！”

“真了不起，朋友！”斯诺尔克小妞佩服地说。

“我想现在得把它倒到帽子里去了，”斯诺尔克小子说。

“那他就会跟我一样变成另一样东西，”小木民矮子精说。

“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赫木伦干脆地问道。

“我上回变样，就因为我躲在这顶帽子里，”小木民矮子精解释说。“我们想出来了。现在我们要证实一下，看看蚁狮是不是也变成别的东西。”

“可……可他一定要变成另一种东西，”小吸吸大叫。“就怕他变成比蚁狮更危险的东西，一分钟就把咱们大伙儿给吃掉。”

他们心惊胆战地看着瓦罐，听着里面闷着的西西沙沙声。

“噢！”斯着尔克小妞说，脸吓灰了。

小嗅嗅提议，变的时候大伙儿得躲在桌子底下，同时在帽子上压一本大书。“做实验总得冒险，”他说。“现在马上把他倒到帽子里去。”

小吸吸马上钻到桌子底下，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和赫木伦把瓦罐倒过来举在帽子上面，斯诺尔克小子快手快脚地旋开罐盖。蚁狮连沙一起落到帽子里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斯诺尔克小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厚本外文字典压在帽子上。接着他们全都钻到桌子底下等着。

起先一点事情也没有。

他们从桌布底下朝夕偷看，越来越紧张。可还是没有变化。

“全完了，”小吸吸说。可就在这时候，大字典开始皱起来，小吸吸兴奋得把赫木伦的大拇指当作自己的大拇指咬。

现在字典越卷越厉害。书页像些枯叶，外国字从它们上面爬出来，落到地板上满地爬。

“我的天，”小木民矮子精说。

可是还不止这样。帽子边上滴滴嗒嗒流下水来，接着满出帽子，淌到地毯上，那些字只好爬墙逃命。

“蚁狮只不过变了水，”小嗅嗅失望地说。

“我想变水的是沙。”斯诺尔克小子悄悄说。“蚁狮一准马上就爬出来。”

他们又等了很久，都忍不住了。斯诺尔克小妞把脸藏在小木民矮子精的膝盖上不敢看，小吸吸吓得直抽抽嗒嗒地哭。忽然之间，帽子边上出现了一只全世界最小的刺猬。它吸吸空气，眨眨眼睛，浑身乱糟糟、湿淋淋的。

有两秒钟工夫一片死静。接着小嗅嗅开始哈哈大笑，紧接着大家在桌子底下高兴得又叫又打滚，只有赫木伦没跟大家一样兴高采烈。他看着朋友们只觉伶奇怪，说道：“咱们不是一直盼着蚁狮变成一样什么东西吗？它变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大惊小怪。”

这时候小刺猬大模大样地走着，有点难过地走到门口，走下台阶。水已经不再流，现在阳台上像个水塘。整个天花板上都是外国字。

\* \* \*

他们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觉得这事非同小可，决定把这顶帽子扔掉。因此他们把它滚到河边，它落到了河水里。

“云朵和魔法变化都没有了，”看着帽子飘走，木民妈妈说。

“云朵可真有趣，”小木民矮子精十分扫兴地说。“我不反对让它们再变出来一次！”

“我想你认为水满出来很有趣，那些字也很有趣吧？”木民妈妈生气地说。“瞧阳台！那些小字满墙爬来爬去，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怎么办好。它们到处都是，弄得整个屋子脏透了。”

“不管怎么说，云朵还是有趣的，”小木民矮子精硬是说。

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躺在那里望着很亮的六月之夜。这夜里充满了细语声、沙沙声和脚步声。空气甜甜的，有一股花香。

小嗅嗅还没回来。在这种夜里，他常常带着口琴自个儿去散步，可今天没听见他的口琴声。他大概在一路上寻找什么，很快就要在河边搭上帐篷，不肯到室内来睡。小木民矮子精叹了口气。他觉得忧愁，可不知道为什么。

正在这时候，花园里传来很轻的一声口哨。小木民矮子精心里卜通一跳，轻轻地竖起脚尖走到窗口朝外看。这声口哨是说：“有秘密事！”小嗅嗅正等在绳梯底下。

“你能保守秘密吗？”等小木民矮子精爬下绳梯到了草地上，小嗅嗅悄悄地问道。

小木民矮子精拼命点头，小嗅嗅向他靠过来，又悄悄地说：“那帽子又漂来了，要漂到河那边的沙滩上。”

“怎么样？”小嗅嗅的眉毛表示这句问话。小木民矮子精的耳朵抖抖，表示回答：“好。”接下来他们像影子似地爬过下了霜的花园，直上河边去。

“你知道，咱们确实有责任把帽子弄上来，因为帽子里装的水都是红的，”小嗅嗅说。“住在河下游的人看见这样可怕的水一定要作呕。”

“咱们原先该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小木民矮子精说。他觉得在深更半夜能这样跟小嗅嗅一起走路非常神气；小嗅嗅向来是自个儿走夜路的。

“它就在这儿什么地方，”小嗅嗅说。“水里有一道黑色的东西。你看见了吗？”

“看不清楚，”小木民矮子精一面在朦胧的夜色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一面说。“我可不像你那样有夜眼。”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上来，”小嗅嗅望着河上说。“你爸爸不买一条船，真是太笨了。”

小木民矮子精很犹豫。他说：“我游水不错——水不太凉就好了。”

“你不敢游的！”小嗅嗅说。

“我当然敢，”小木民矮子精一下子感到勇气百倍，反驳他说。“它在哪儿？”

“在那边，”小嗅嗅说。“你很快就能到那沙洲。不过小心，别把你的脚放到帽子里去。你抓住帽顶。”

小木民矮子精滑到夏天温暖的水里，用狗爬式往河里游去。水很急，他先是觉得有点害怕。接着他看见沙洲，上面有一样黑的东西，于是用他的尾巴当舵直上那儿，两脚很快就踏在沙上。

“你没事吧？”小嗅嗅从这边岸上叫，小木民矮子精涉水走上沙洲时，回答了一声。

一股暗黑的河水打着转从帽子里流到河上——水是红的。小木民矮子精用手沾了一点，小心地舔舔。

“我的天，”他咕噜说。“是木莓汁！太妙了！以后只要把帽子装进水，木莓汁咱们要多少就有多少。”接着他叫的“哇哇”声传到河这边小嗅嗅的耳朵里。小嗅嗅心急地往回叫：“怎么样。拿到没有？”

“拿到了，”小木民矮子精叫道，用尾巴紧紧箍住那顶魔帽，重新下水。

后面拖着那么重一顶帽子，逆水游泳很不容易。等到小木民矮子精挣扎着回到这边岸上。他累坏了。

“帽子在这里，”他自豪地喘着气说。

“很好！”小嗅嗅说。“可咱们这会儿拿它怎么办呢？”

“这个，可不能放在我家，”小木民矮子精说。“也不能放在花园里。有人会找到的。”

最后他们决定放在山洞里，也不能让小嗅嗅知道这个秘密（这山洞虽然是他的），因为他是个小人物，守不了这么大的秘密。

“瞧，”小木民矮子精认真地说，“咱们做了事情不能告诉爸爸和妈妈，这还是头一回。”

小嗅嗅胳膊窝里夹着帽子，动身沿着河边往回走。可他们来到桥上时，他一下子停下了。

“什么事？”小木民矮子精吓了一跳，悄悄地问他。

“金丝雀！”小嗅嗅叫起来。“三只黄色的小金丝雀待在桥上。它们夜里出来，倒真怪。”

“我不是金丝雀，”待在最近的一只鸟叽叽地叫着说。“我是一只蟑螂。”

“我们三条都是可敬的鱼！”他的朋友叽叽地说。

小嗅嗅搔搔他的脑袋。

“瞧这帽子有多大本领，”他说。“我断定那三条鱼准是在帽子里游泳，变成现在这模样儿的。来吧！咱们直奔山洞去，把这顶帽子藏起来！”

穿过树林子的时候，小木民矮子精紧紧跟着小嗅嗅。小道两旁充满西西沙沙、啪嗒啪嗒的声音，简直叫人觉得害怕。有时候一些闪闪烁烁的小眼睛从树后看着他们，不时有些东西从地上或者树枝上对他们叫。

“一个美丽的夜！”小木民矮子精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

“很美，”他勇敢地回答一声。夜色中一个小影子鬼鬼祟祟地在他身边溜过。

海滩亮一些了。天上透着淡蓝色的微光，远处传来鸟儿单调的叫声。夜已经过去。小嗅嗅和小木民矮子精把魔帽带到山洞，放在最黑暗的角落，让帽沿朝下扣在地上，免得有人落到帽子里面去。

“现在咱们已经尽到力了，”小嗅嗅说。“唉，只要能把那五朵小云弄回来就好啦！”

“对，”小木民矮子精站在洞口眺望大海，回答说。“不过我在想，现在已经够美丽，它们还能使它更加美丽吗？”

### 第三章

这一章讲解鼠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讲木民一家发现了哈蒂法特纳岛，在那里赫木伦险些送命；还讲他们在一场大雷雨中死里逃生。

第二天早晨，麝鼠照旧带了一本书出去，躺在吊床上。他正躺得舒服，吊床的绳子断了，他跌到了地上。

“绝对不能原谅！”麝鼠把缠在双腿上的毯子解开，叫了一声。

“唉呀，”正在给烟叶浇水的木民爸爸说。“我希望你没受伤吧？”

“不是这个意思，”麝鼠阴着脸，咬着他的小胡子回答说。“地球可以裂开，天火可以落下来，这我一点也不在乎，可我不愿意落到一个尴尬的处境。对于像我这样一位哲学家来说，这太有失体统了！”

“不过还好，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木民爸爸说。

“那就够糟了！”麝鼠回答说。“你会记住我在你家出的洋相！比方说，去年一颗流星落到了咱们这儿来。那没什么。可你也许会记住我坐在你妻子做的巧克力冻上。这最伤我的尊严了！你的客人有时候把头发刷子放在我的床上——这真是再蠢不过的玩笑。更不要说你的儿子，你那个小木民矮子精……”

“我知道我知道”，木民爸爸难过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过家里老不太平……你也知道，绳子日子久了要发脆，一碰就断。”

“它不该断，”麝鼠说。“我跌死了倒没什么。可你想想，万一你的几位少爷小姐看见了可怎么得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打算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抛弃一切，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我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木民爸爸很感动。“噢，”他说。“你要上哪儿去呢？”

“到山洞里去，”麝鼠说。“到了那儿，就没有人跟我开愚蠢的玩笑，打断我的思考了。你可以一天给我送两次饭。不过不能在十点钟以前。”

“好，”木民爸爸鞠躬说。“还要给你送点家具去吗？”

“对，可以送点，”麝鼠说，口气温和多了。“不过简单点就行。我知道你很好，可你那家人叫我实在受不了。”麝鼠说着拿起书和毯子，慢腾腾地上山崖那儿去。木民爸爸暗自叹了口气，接着继续给自己的烟叶浇水，很快就把刚才那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麝鼠来到山洞里，对周围样样都感到非常满意。他把毯子铺在洞里的沙地上，坐下来马上思考。他一个劲思考了大概两个钟头。周围一片安静，透过洞顶裂缝，阳光柔和地照进他的藏身地方。阳光过去一点，他跟着移过去一点。

他想，我要在这儿一直住下去。根本没有必要跑来跑去，跟人说话，建造房子，烧东西吃，积聚财物！他很满意地把这个新家看了一遍，最后看到了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嗅嗅藏在最黑的角里的那顶魔帽。

“那个字纸篓，”麝鼠自言自语地说。“噢，它原来在这儿。想来总用得上。”

他又思考了一阵，接着决定睡一会儿。他用毯子把身子裹起来，把假牙放在帽子里不让它沾上沙子。接着他又安心又快活地睡着了。

木民家午饭吃煎饼——黄澄澄的大煎饼，上面涂上黑莓酱。还有昨天留下的粥，可没人要吃，决定留到第二天早晨再吃。

“今天我觉得想找件不平常的事情做做，”木民妈妈说。“我们摆脱掉那顶可怕的帽子，实在值得庆贺。再说，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也真叫人厌烦。”

“你说得一点不错，我亲爱的！”木民爸爸说。“咱们上哪儿去旅行一次怎么样？”

“什么地方咱们都去过了。再没有什么新鲜地方可去了，”赫木伦说。

“一定能找到新鲜地方的，”木民爸爸说。“真找不到新鲜地方的话，咱们造也造它一个出来。孩子们，现在别再吃了——咱们把食物带着去旅行。”

“已经在咱们嘴里的，可以把它们吃完吗？”小吸吸问道。

“别说傻话了，小宝贝，”木民妈妈说。“快去收拾你们要带的东西吧，爸爸这就要动身了。没用的东西可别带。咱们可以给麝鼠留张条子，让他知道咱们在哪儿。”

“天保佑我的尾巴！”木民爸爸把一只手按在脑门上叫起来。“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咱们得到山洞去给他送食物和家具！”

“山洞里？”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嗅嗅同时尖声叫起来。

“对，吊床的绳子断了，”木民爸爸说。“麝鼠说他再也没法子思考，因此他要抛弃一切。你们把刷子放到他的床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这儿上山洞去了。”

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嗅嗅面色顿时发青，恐怖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帽子！”他们都在想。

“那没什么，”木民妈妈说。“咱们去海滩旅行，顺路给麝鼠把吃的东西送去。”

“海滩太普通了，”小吸吸咕噜说。“不能换个地方吗？”

“别多嘴，孩子们！”木民爸爸很凶地说。“妈妈要去洗个海水澡。好了，走吧！”

木民妈妈赶紧去收拾东西。她要带去的东西有：毯子、煎锅、桦树皮、咖啡壶、大量食物、涂了可以使皮肤更容易晒黑的油、火柴，等等等等。她还用大口袋装上雨伞、厚衣服、医肚子疼的药、打蛋器、垫子、蚊帐、游泳衣和桌布，她走来走去，动脑筋想还忘了什么东西没有。最后她才说：“现在好了！在海边休息一下，那多么可爱啊！”

木民爸爸带上他的烟斗和钓竿。

“好，你们全都准备好了没有？”他问道，“你们肯定没忘掉什么？那好，咱们出发吧！”

他们排好队向海边走。走在最后的是小吸吸，他后面拉着六只玩具小船。

“你想麝鼠已经变成了什么东西？”小木民矮子精悄悄地对小嗅嗅说。

“但愿没有！”小嗅嗅也悄悄地回答他。“不过我有点担心！”

这时候大伙儿一下子停下，赫木伦几乎让钓竿戳了眼睛。

“谁在叫？”木民妈妈吓得叫起来。

整座树林子给狂叫声震得发抖，小路上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向他们跑来，一路跑一路发出恐怖和狂怒的咆哮声。

“躲起来！”木民爸爸叫道。“一只怪物来了！”

大家还没来得及躲，只见那怪物原来是麝鼠。他眼睛瞪圆。小胡子竖起，摇动着双手，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不过一听就知道他很生气，或者很害怕，或者生气正是由于他害怕。接着他尾巴一转，逃掉了。

“麝鼠出什么事情啦？”木民妈妈焦急地问。“他一向是那么文静，并且架子十足。”

“吊床断了绳子就气成这样！”木民爸爸摇摇头说。

“我想他生气是为了咱们忘了给他送食物，”小吸吸说。“现在他那一份咱们可以吃掉了。”

他们继续向海滩走，心有点儿乱。不过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嗅嗅溜掉，抄近路上山洞去。

“咱们可不能从洞口进去——也许那东西还在那儿！”小嗅嗅说。“咱们爬到洞顶，打裂缝往下看吧。”

他们悄悄地往上爬，像印第安人那样绕来绕去，一直来到洞顶上那条裂缝那儿，朝洞里看下去。魔帽在那里，里面是空的。毯子扔在一个角落，书扔在另一个角落。洞里没有人。可洞里的沙地上到处可以看见奇怪脚印，就像有个人在这里跳过舞，蹦来蹦去。

“这脚印不是麝鼠的，”小木民矮子精说。

“我想是别人的脚印，”小嗅嗅说。“奇怪极了。”他们又爬下来，紧张地朝四周望。

可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们永远也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麝鼠吓成这个样子，因为麝鼠拒绝再提起这件事。

可这时候其他人已经来到海滩。他们在海边站成一堆，又讲话又挥手。

“他们找到了一只船！”小嗅嗅叫着说，“来吧！咱们跑过去看看。”一点不错。是只可爱的大船，有桨，有钓鱼用具，漆成白色和紫红色。

“这船是谁的？”小木民矮子精跑到他们那儿时，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没主的！”木民爸爸得意地说。“它遇了险，给海水冲到了咱们这儿海边，咱们就有权把它留下来。”

“这船总得有一个名字！”斯诺尔克小姐叫道。“叫它做‘红嘴鸥号’吧，这名字不是很美吗？”

“你才是红嘴鸥，”斯诺尔克小子恶狠狠地顶她说。“我情愿叫它做‘海鹰号’。”

“不，应该叫个拉丁文名字，”赫木伦叫道。“叫它做‘木民纳特斯玛里蒂玛’吧，意思就是‘木民的船’。”

“船是我先看见的！”小吸吸尖叫道。“该由我给它起名字。

叫它做‘小吸吸号’不是很好玩吗？名字又短又甜。”

“就像你一样……我觉得不好！”小木民矮子精笑话他说。

“嘘，孩子们！”木民爸爸说。“别吵别吵！当然应该由妈妈来起名字。今天是她的旅行。”

木民妈妈脸有点红。“我想得出就好了，可我没这本领！”她不好意思地说。“小嗅嗅想像力丰富。我断定他想出来的名字要好得多。”

小嗅嗅听了她的话受宠若惊。“这个我可说不准，”他说。

“不过说实在的，打一开头我就想，叫它‘潜狼号’倒也不错。”

“去你的，”小木民矮子精说。“由妈妈来起名字。”

“好的，小宝贝们，”木民妈妈说。“只要你们不认为我脑子笨，太老派。我想这船的名字应该能够提醒咱们大家，坐着它去做什么事，因此我想‘冒险号’会是一个好船名。”

“好极了！”小木民矮子精叫道。“咱们来给它举行命名典礼！妈妈，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香槟酒吗？”

木民妈妈在她带着的那些篮子里要找一瓶木莓汁。

“唉呀，多糟糕！”她叫起来。“我想那瓶木莓汁给忘了！”

“唉，我不是问过你，东西都带齐了吗，我亲爱的？”木民爸爸好意地说。

他们全都难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坐没有举行过命名典礼的船去航行就会倒大霉。

这时候小木民矮子精有了一个出色好主意。“给我锅子，”他说。接着他舀了半锅海水，带着它上山洞去找那顶魔帽。等到他回来，就把两锅木莓汁交给他爸爸，说：“你尝尝这个！”

木民爸爸喝一口，十分高兴。“孩子，这木莓汁你是打哪儿弄来的？”他问道。

可小木民矮子精说这是秘密。于是他们灌了一瓶木莓汁，在船头上把瓶子打破，这时候木民妈妈自豪地宣布说：“我现在命名你为‘冒险号’。”

大家欢呼，接着他们把篮子、毯子、雨伞、钓竿、垫子、煎锅和游泳衣放到船上去，于是木民一家和他们的朋友就此动身，到无边无际的绿色大海上去。

\* \* \*

这是个晴天。也许还不够明朗，因为太阳上有一片金色的烟雾，可是“冒险号”张开它的白帆，飞快地往海上驶去。海浪拍打着船舷，风在歌唱，美女鱼和美男鱼在船头周围跳舞，而白色的大鸟在空中回旋。

小吸吸已经把他的六只玩具小船一只接一只连成一串，现在他这整个舰队正随着“冒险号”前进。木民爸爸掌舵，木民妈妈坐在那里打盹。她真是难得有这么清闲。

“咱们上哪儿去？”斯诺尔克小子问道。

“让咱们上一个海岛去吧！”斯诺尔克小妞求木民爸爸说。“我还没上过海岛。”

“这回就让你去，”木民爸爸说。“见到第一个海岛咱们就上岸。”

小木民矮子精高高地坐在船头那里，留神着暗礁。朝下望着绿色的深海底，看着“冒险号”的船头破开白色的浪花，真是太棒了。

“哈哈！”小木民矮子精叫道。“咱们上海岛去！”

大海上远远有一个孤零零的哈蒂法特纳岛，周围被暗礁和激浪包围住。（哈蒂法特纳入一年一度在那里聚集，然后又出发去进行他们没完没了的长征，环游世界。他们来自指南针的四面八方，一声不响，小白脸十分严肃。他们为什么一年要开一次会，那很难说，因为他们又聋又哑，一生中只有一个遥远的目标：到达旅游的终点。他们所以开年会，也许想有一个地方能使

---

船只命名下水时，习惯上要在船头上敲破一瓶香槟酒。

他们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可以休息一下，见见朋友。他们的年会总在六月举行，因此木民家人和哈蒂法特纳他们来到孤岛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这个岛荒凉而诱人，从海上露出来，周围是激浪，岛上翠绿，好像穿戴好了要去参加盛会似的。

“到岸了！”小木民矮子精叫道。大家都靠到船舷来看。

“有个沙滩，”斯诺尔克小妞叫道。

“还有个很好的海港！”木民爸爸叫道，巧妙地使船绕过暗礁，驶到岸边。“冒险号”插入沙滩，小木民矮子精带着系在船头上的缆索跳到岸上。

海滩很快就热闹起来。木民妈妈拖来一些石块。借了一个行军灶好热那些煎饼；她去捡柴火，把桌布铺开，四个角各放一块小石头压住，不让它给吹走；她摆好所有的杯子，把一瓶奶油埋到石头荫下的湿沙里；最后她扎了一束百台花放在桌子当中。

“我们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吗？”等到事情都办舒齐了，小木民矮子精问道。

“你们可以在岛上勘探一下，”木民妈妈说(她知道他们就是想去探险)，  
“知道咱们在哪儿上的岸很重要。不知道就会有危险，对吗？”

“一点不错，”小木民矮子精说。他带着斯诺尔克兄妹和小吸吸朝南边海岸走，而喜欢一个人发现东西的小嗅嗅向北走。赫木伦带着他的铲子、绿色的采集罐和放大镜进树林子去。他想他会发现几种还没有人发现过的了不起的植物。

这时候木民爸爸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钓鱼。太阳慢慢地落下去，金色的烟雾笼罩着海面。

海岛中间有一片青草地。很平滑，周围是花丛。这儿就是哈蒂法特纳人秘密聚会的地方。这种会一年一次，都在仲夏时节。已经有三百个左右的哈蒂法特纳人到了这里，至少还有四百个要来。他们在大草地中央插着一根高杆，漆成蓝色。高杆上挂一个寒暑表。他们静静地掠过草地，文雅地相互鞠躬，每次经过那寒暑表边深深地向它鞠一个躬。(看着真有点怪。)

赫木伦这时候一直在树林子里逛来逛去，被奇花异草迷住了。它们不像木民谷长的花草——噢，根本不像！沉甸甸的银白色花丛看去像是玻璃的，枣红色的驴蹄草像是王冠，还有天蓝色的玫瑰花。

可赫木伦不去注意它们美不美，因为他忙于数雄蕊和叶子，自言自语地咕噜说：“标本第二百十九号！”

最后他来到哈蒂法特纳人的秘密地点，只顾埋头找稀有标本，走进去了。他一直没有抬头，直到脑袋撞在蓝色的高杆上，才吓了一大跳。他有生以来没见过那么多哈蒂法特纳人。他们密集在所有东西上面，用灰白的小眼睛盯住他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发脾气，”赫木伦心里说。“他们很小，可多得可怕！”

他看着那闪闪发亮的桃花心木大晴雨表。它显示着“有风雨”。“不对头，”赫木伦对阳光眯缝着眼睛说了一声，敲敲晴雨表，它就降低了很多。这一来，哈蒂法特纳人威胁地吱吱响着朝他上前一步。

“别担心，”他害怕地说。“我不会拿走你们的晴雨表！”

可哈蒂法特纳人不听他的。他们一个劲地过来，吱吱响着，挥着他们的手。赫木伦吓得心都跳到了喉咙口，赶紧找机会逃走，可对方团团围住他，像道厚墙，越走越近。在树木间，哈蒂法特纳人越来越多，眼睛盯住他，无

声地踏脚。

“走开！”赫木伦尖叫。“去！去！”

可他们依旧悄没声地向他走近。这时候赫木伦提起裙子，开始爬上高竿。这木竿又脏又滑，不过害怕使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力气，他竟然爬到了竿顶，抓住了晴雨表。

这时候哈蒂法特纳人已经来到高竿脚下，等在那里。整块草地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像一块白色的厚地毯。赫木伦一想到掉下去会出什么事，不由得汗毛直竖。

“救命啊！”他放开嗓子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可树林子里一片寂静。

接着他把两个指头塞到嘴里吹口哨。三短，三长，三短。SOS。\* \* \*

小嗅嗅正顺着海滩走，听到了赫木伦的这个呼救信号，抬起头来仔细听。等他弄清方向，马上冲去搭救。口哨声越来越响，小嗅嗅觉得已经很近了，就改为仔细地向前爬。树林子里亮起来，接着他看到那块草地，看到那些哈蒂法特纳人，还看到紧紧地抓住高竿待在顶上的赫木伦，“太糟了，”他自言自语地咕嘟了一声，接着大声对赫木伦说：“喂！你是怎么搞的，弄得这些和平的哈蒂法特纳人变得那么好斗？”

“我不过敲了敲他们的晴雨表，”可怜的赫木伦哼哼说。“它给一敲，气压就低下来了。试试看把这些该死的东西弄走吧，亲爱的小嗅嗅！”

“我得想一下，”小嗅嗅说。

（哈蒂法特纳人根本听不见这些话，因为他们没耳朵。）

过了一会儿赫木伦叫道：“快点想吧，小嗅嗅，我要滑下来了！”

“你听着！”小嗅嗅说。“你还记导那一回吗，那些田鼠到花园里来，木民爸爸把一大堆木竿插到地上，上面装上风车。风车一转，地面大震特震，田鼠吓得只好讨饶！”

“你讲起故事来总是非常有趣，”赫木伦苦恼地说。“可我不明白它跟我这些哈蒂法特纳人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小嗅嗅说。“你没看见吗？哈蒂法特纳人又聋又哑，看也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感觉特别灵敏！试试看把高竿前后摇动吧。哈蒂法特纳人在地上会感觉到，就害怕了。要知道，这种感觉一直通到他们的肚子里！它们这些肚子像无线电收音机！”

赫木伦试着在高竿上摇来摇去。

“我要掉下来了！”他吓得大叫。

“摇得再快点，再快点！”小嗅嗅叫道。“幅度不要大。”

赫木伦狠狠地又摇了几摇，这时候那些哈蒂法特纳人开始感到脚跟不舒服。他们开始沙沙响着，着急地动来动去。紧接着就像那次的田鼠一样拔腿就逃。

才两秒钟，草地上已经跑了一空。小嗅嗅感觉到那些哈蒂法特纳人逃进树林子时碰到了他的腿，像荨麻那样扎他。

赫木伦从上面滑到草地上来，完全精疲力竭了。

“噢！”他哼哼说。“自从我到木民家以来，碰到的尽是麻烦和危险。”

“安下心来吧，赫木伦，”小嗅嗅说。“你到底还算是运气好的。”

“该死的动物哈蒂法特纳人，”赫木伦咕噜说，“我怎么也要把他们的晴雨表拿走，罚他们一下。”

“还是别动它，”小嗅嗅警告他说。

可赫木伦不听，把闪闪发亮的大晴雨表从高竿的钩子上拿下来，得意洋洋地夹在胳肢窝里。

“现在咱们回到大家那里去吧，”他说。“我饿坏了。”

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大家正在吃煎饼和木民爸爸在海里捉到的金枪鱼。

“嗨！”小木民矮子精叫道。“我们已经把整个岛绕了一遍，远远那头有一座荒凉的悬崖，它一直伸到海里去。”

“我们看到许多哈蒂法特纳人！”小嗅嗅告诉他们。“至少有一百。”

“别再提那些畜生了，”赫木伦板着脸说。“我受不了。不过你们来看看我的战利品。”他自豪地把晴雨表放在桌布当中。

“噢！那么亮那么好看！”斯诺尔克小妞说。“是个钟吗？”

“不，是个晴雨表，”木民爸爸说。“它告诉你天气是好是坏。有时候说得很准。”他用指头敲敲晴雨表。接着他绷起了脸严肃他说：“要有雷雨！”

“是大雷雨吗？”小吸吸担心地问。

“你自己看吧，”木民爸爸回答说。“晴雨表指着最低点——要是它不是作弄咱们的话，就是有雷雨。”

不过它确实不像是在作弄他们。金色的雾气越来越浓，变成了一层灰黄色的浓雾，靠近水平线那儿，海异常地黑。

“咱们得回家了！”斯诺尔克小子说。

“还不到回家时候！”斯诺尔克小妞央求说。“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悬崖的另一边好好查探一下！我们甚至还没游过水！”

“咱们再待一会儿，看看会出什么事，好吗？”小木民矮子精说，“刚发现这个岛就回家，太可惜了！”

“万一有雷雨，咱们就根本不能走了！”斯诺尔克小子高兴地说。

“那更好！”小吸吸叫起来。“咱们就永远待在这儿。”

“别闹，孩子们，我得想想，”木民爸爸说。他走到海边，闻闻空气，把头转向四面八方，皱起眉头。

远处隆隆地响。

“打雷！”小吸吸说。“噢，多可怕呀！”

水平线上空呈现出一排乌云。它们颜色深蓝，把一些轻飘飘的小云朵推到前面。不时电光一闪，照亮大海。

“咱们留下吧，”木民爸爸拿定主意。

“留一整夜吗？”小吸吸尖声问。

“我想是的，”木民爸爸回答说。“现在赶紧搭帐篷。很快就下雨了。”

“冒险号”给拖到沙地上。他们在林边用船帆和一些毯子搭了个帐篷。小木民矮子精用青苔塞起所有的缝，斯诺尔克小子绕着帐篷挖了一道沟，让雨水有地方可以流走。所有的人跑来跑去，把他们的东西安全地盖住。这时候雷声越来越近，一阵微风焦急地叹息着穿过树间。

“我去看看岛角上天气怎么样，”小嗅嗅说着把帽子牢牢地拉到耳朵上，动身就走。他独自一个觉得很高兴，跑到岩石最远一头，用背顶在一块大石头上。

海变样了。它现在是深绿色，海面上的浪花像奔跑着的白马。岩石闪着黄色，像黄磷。雷雨庄严地隆隆响着从南方过来。它把它的一大张黑帆罩在大海上空，罩了半个天空，不祥的电光闪闪发亮。

“雷雨直往这儿岛上来了，”小嗅嗅感到一阵快活兴奋，心里想道。他面对着过海而来的雷雨，忽然他看见一个很小的黑色骑士，坐在一样黑色的东西上面，看去像是一匹长着短腿的马。过了一会才在乳白色的云彩衬托下看得更清楚。骑士的披风鼓起来像一只翅膀，他们越升越高……接着在耀眼的电幕中消失了。云彩遮蔽了太阳，雨在海上落下来，像拉开一道灰色的幕。“我看见魔法师了！”小嗅嗅想，那一定是魔法师骑着他那头黑豹！他们真正存在，不光是古老童话故事里说说的。

小嗅嗅转身跳过一块石头回去。他赶回帐篷正是时候，因为大颗大颗的雨点已经给风扫来扫去，在嗒嗒嗒嗒地敲打帆布了。小吸吸最怕响雷，用毯子把整个身子裹紧，其他人你贴着我我贴着你地坐着。帐篷里充满赫木伦的植物标本的浓烈气味。

就在他们头顶上一下子响起了可怕的霹雳声，他们这小避难室被一道道白色的电光一次又一次照得通亮。雷声在天空中轰隆隆地响过来响过去，像开着一辆大火车。大风激起最大的浪头冲击孤岛。

“真是老天爷保佑，咱们不是在大海上，”木民妈妈说。“天呐，多可怕的天气呀！”

斯诺尔克小妞把她发抖的手拉住小木民矮子精的手，使他感到有男子汉大丈夫保护人的那种神气。

小吸吸躺在毯子底下吓得直叫唤。

“这就没事了！”木民爸爸说。可就在这时候，一道闪电照亮了全岛，紧接着是霹雳一声。

“它把什么给劈倒了！”斯诺尔克小子说。

真是太过分了。赫木伦抱着他的头坐着。“麻烦！老是麻烦！”

他叽咕说。

现在雷声渐渐向南方移去，越去越远，闪电也越来越弱，最后只剩下雨声和海涛拍岸声。

“我先别告诉他们魔法师的事，”小嗅嗅想。“他们已吓得够厉害了。”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小吸吸，”小嗅嗅说。“没事了。”

小吸吸乱转一通才从毯子底下钻出来，打了个哈欠，抓抓耳朵。他慌张成这样，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几点钟了？”他问。

“快八点了，”斯诺尔克小子回答说。

“那我想咱们该睡觉了，”木民妈妈说。“这些事把咱们折腾了半天。”

“去看看闪电劈掉了什么不是很有劲吗？”小木民矮子精说。

“早晨去吧！”他的妈妈说。“早晨咱们哪儿都去查看一遍，还好好游泳一番。现在岛上湿淋淋，灰秃秃，没意思。”她把他们都打发上床，然后用手提包当枕头，也睡觉了。

外面风雨加倍厉害。海浪声现在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声音：哈哈大笑声、跑步声和大海远处打大钟的声音。小嗅嗅一动不动地躺着倾听，做梦，回想他环游世界的旅行。“我很快一定又要动身，”他想，可还没到动身的时候。

## 第四章

这一章讲哈蒂法特纳人夜袭，斯诺尔克小妞因而丢掉了她的头发；还讲在孤岛上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半夜里斯若尔克小妞惊醒过来，感到很可怕。什么东西碰了她的脸。她不敢张开眼睛看，只是用鼻子东闻西嗅。有一股烧东西的气味，因此她把毯子蒙过头，哆嗦着叫唤小木民矮子精。

小木民矮子精马上醒来，问她出了什么事。

“这里有什么危险东西，”她在毯子底下闷声闷气地说。“我能感觉到它。”

小木民矮子精朝着黑里望。是有什么东西！一些小小的亮光……朦胧的影子在睡着的人中间飘来飘去，小木民矮子精吓坏了，推醒小嗅嗅。

“瞧！”他倒抽一口冷气。“有鬼！”

“没什么，”小嗅嗅说。“都是些哈蒂法特纳人。雷雨天气使他们得了电，因此他们这样闪闪发光。千万不要动，不然你会触电的。”

那些哈蒂法特纳人像在找什么东西。他们到处东碰西磕，燃烧的气味越来越浓，接着他们一下子全聚集在赫木伦正在睡觉的那个角落。

“你看他们是在找他吗？”小木民矮子精担心地问。

“他们也许只是在找晴雨表，”小嗅嗅说。“我警告过他不要拿，现在这些哈蒂法特纳人找来了。”

那些哈蒂法特纳人全向晴雨表上扑去，爬到赫木伦身上，好容易够到晴雨表；燃烧的气味现在强烈极了。

小吸吸醒来开始哼哼抱怨，同时传来一声狂叫。一个哈蒂法特纳人在赫木伦的鼻子上踩了一脚。

一转眼大家醒来了，站起身子。一下子乱成一团。他们踩到了哈蒂法特纳人；小吸吸触了一下电；赫木伦吓得大叫，窜来窜去，最后给帆布缠主，弄得整个帐篷在他们头上塌下来，怕人极了。

事后小吸吸说，他们起码花了一个钟头才从帆布里摸索着爬出来的。（也许他夸张了一点。）等到他们爬出来，那些哈蒂法特纳人已经不见，带着晴雨表回到树林子里去了。谁也不想去追他们。

赫木伦可怜地呻吟着把鼻子埋到沙里。“这太过份了！”他说。“一个可怜无辜的植物学家，为什么不能过平静的生活呢？”

“生活是不平静的，”小嗅嗅心满意足地说。

“好了，孩子们！”木民爸爸说。“天好了。很快就要亮了。”

木民妈妈哆嗦着，抓紧她的手提袋，看着夜间汹涌的海。“咱们要不要把帐篷重新搭起来，想法子再睡一觉呢？”她问。

“用不着了，”小木民矮子精说。“咱们用毯子裹起来等出太阳吧。”

于是他们成排地坐在海边，紧紧靠着，小吸吸坐在当中，因为他觉得坐在当中最安全。

这时夜差不多过去，雷雨已经去远了，可激浪仍然哗哗地扑到沙地上来。东方的天空开始变成灰色，天气很凉。接着天一亮，他们就看见那些哈蒂法特纳人动身离开岛上，他们坐上船，像影子似地从岛的角上飘走，向海上飘去。

赫木伦松了口气。“我但愿永远不再看见一个哈蒂法特纳人，”他说。

“他们也许在找一个新岛安身，”小嗅嗅羡慕地说。“找一个谁也不会发现的秘密岛！”他用向往的眼光看着一只只小船飘走。

当东方地平线上露出第一道金色阳光时，斯诺尔克小妞正枕在小木民矮子精的膝盖上睡觉。几小朵被雷雨遗漏掉的云彩变成贝样的粉红色。接着太阳把它闪光的脑袋高高升在海上。

小木民矮子精弯身叫醒斯诺尔克小妞，这时他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她美丽的蓬松头发烧光了。这件事一定是在哈蒂法特纳人碰到她的时候发生的。她知道了会怎么说呢？他怎么安慰她好呢？真是一个大灾难！

可斯诺尔克小妞张开眼睛微笑。

“你知道吗，”小木民矮子精赶紧说，“真奇怪，我开始越来越觉得小姑娘没有头发好。”

“真的吗？”她惊奇地看看他说。“为什么？”

“因为没头发看上去干净！”小木民矮子精回答。

斯诺尔克小妞马上举手去拍拍她的头发——天呐！她碰到的只是一点烧过的头发，她吓坏了。

“你的头发没有了，”小吸吸说。

“你这样正好——真的，”小木民矮子精安慰她说。“请你不要哭！”

可斯诺尔克小妞已经扑到沙地上，为了失去至高无上的光荣秀发而大哭特哭。

大家围着她，想办法要使它重新高兴起来——可是办不到。

“你听着，”赫木伦说。“我生下来头上就秃，可我实在一直过得很好。”

“我们用油擦你的头，头发一定会重新长出来的，”木民爸爸说。

“而且是卷曲的！”木民妈妈加上一句。

“真的吗？”斯诺尔克小妞抽抽嗒嗒地问。

“当然是真的，”木民妈妈安慰她。“想想看吧，有一头卷曲的头发，你看着将是多么美丽啊！”

斯诺尔克小妞这才住了哭，坐起来。

“噢，瞧多好看！”小嗅嗅说。海岛被雨水冲刷了一遍，如今在清晨的阳光下闪耀。“我来吹一支晨曲吧，”他说着掏出口琴。于是大家起劲地跟着他唱：

“一点都用不着担心和害怕，  
我们大家来日方长。  
哈蒂法特纳人一个也不剩，  
全坐船去了升起太阳的地方。  
我们将不再追求什么美，  
因为斯诺尔克小妞的头发  
永远卷曲得像波浪。”

“大家来游泳吧！”小木民矮子精叫道。于是大家穿上游泳衣向激浪跑去（只有赫木伦、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没去，他们觉得还是太冷）。

碧绿的和白色的海浪滚到沙上来。噢，做一个木民，并且在日出的时候跳跳舞，这有多么好啊！昨夜的事已经忘掉，六月的一个漫长日子正展开在眼前。他们像海豚似地潜过波浪，随着浪峰冲向岸边，小吸吸正在那儿的浅水里吹口琴。小嗅嗅在外面远远的地方仰泳，望着蓝色的和金色的天空。

这时候木民妈妈在煮咖啡，找她为了避开阳光而埋在湿沙里的一瓶奶油。可她找来找去找不到——风雨把它冲走了。“噢，天呐，叫我拿什么来涂面包好呢？”她叹气说。

“没关系，”木民爸爸说。“咱们倒也看看雷雨把咱们的奶油弄走，却还给了咱们什么。喝完咖啡咱们沿着海滩去查看一次，看看海水冲上来一些什么！”

大家就照他说的办。

在海岛远远那头，一些闪光的光滑岩石高耸在海边，那儿有两大片布满贝壳的沙地（美人鱼的私人舞池），还有一些黑色的裂口，激浪隆隆响着扑进去，好像冲击一道铁门。这里真可以找到洞穴、咯咯响的旋涡和各种使人兴奋的东西。

每个人去寻找海水冲上来什么。（这是最叫人兴奋的事，因为可以找到最奇怪的东西，而在海上抢救这些东西又困难又危险。）

木民妈妈爬到一片由外形可怕的岩石挡住的小沙地上。这儿长着一簇簇蓝色的海石竹，海燕在风刮过它们的细茎时西西沙沙地响。木民妈妈找了一个地方躺下，在那儿她只能看见蓝色的天空和在她头上摇晃的海石竹。“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只休息一会儿，”她想，可她很快就在温暖的沙上睡着了。可斯诺尔克小子跑到最高的山冈顶上向周围眺望。他从这个岸看到那个岸，觉得每岛像是在汹涌的海上飘浮着的一朵大睡莲。他看见小吸吸——只是一个小黑点——正在寻找遇难的船；他甚至看到小嗅嗅的帽子；毫无疑问，那边是赫木伦正在挖起一棵稀有的贝兰……还有那儿！那不是遭雷劈的地方吗？一座可怕的巉崖，比十座木民的房子还要大，像个苹果以地被雷劈成两半，各自向后倒下，中间留下一道深缝。斯诺尔克小子哆嗦着爬进裂缝，望着被雷劈开的黑色岩壁。石头黑得像乌檀木，可它中间露出一层闪亮的东西。那是金子——准是金子！

斯诺尔克小子用他的一把削笔刀去凿它。他凿下一小粒金子，落在他的手掌上。他凿了一粒又一粒，兴奋得人也热起来，凿下来的金子也一粒比一粒大。过了一会儿，他把什么都抛在脑后，只知道有被雷开发出来的闪闪发亮的金脉。他不再是个在海滩找东西的人，而是个淘金者！

这时候小吸吸只找到一样很普通的东西，可他同样兴高彩烈。他找到了一条救生带。它给海水冲得有点破烂了，可他系上正合适。“现在我可以到深水里去了，”他想。“而且我断定我很快就能游得跟别人一样好。小木民矮子精见了准吓一大跳！”再过去不远，在桦树皮、飘着的东西和海草之间，他找到一块椰衣垫子、一个坏了的戥斗和一只没后跟的旧靴子。把它们从海里弄上来就是惊人的财宝！接着他看见小木民矮子精远远站在水里在对付一样东西。一样很大的东西！“真可惜我没先看见它！”小吸吸想。“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这时候小木民矮子精已经把他发现的东西从水里拖出来，一路把它滚上岸边。小吸吸伸长脖子——这才看到了是什么。一个救生圈！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救生圈！

“妙哉！”小木民矮子精叫道。“你看这玩意儿怎么样？”

“很不错，”小吸吸侧着头，表示这没什么大不了似地说。“可你看这个怎么样？”他把他找到的东西放在沙地上给他看。

“这救生带很不错，”小木民矮子精回答。“不过这半个戥斗有什么用

呢？”

“舀得快点也许还行，”小吸吸说。“你听我说！咱们来交换怎么样？这椰衣垫子、屙子和靴子换你那个旧救生圈？”

“你别想！”小木民矮子精说。“不过你那救生带也许可以换一样少有的宝贝，它准是从很远的地方漂到这里来的。”他说着举起一个玻璃球，摇摇它。里面一团雪花转起来，慢慢地又落到一间小房子上面，这小房子有银纸糊的窗子。

“噢！”小吸吸说，他内心正在激烈斗争，因为他什么东西都舍不得脱手，哪怕是交换。

“瞧！”小木民矮子精说着又把玻璃球里的雪花摇起来。

“我拿不定主意，”小吸吸犹豫着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更爱哪一样：救生带呢，还是你的风雪球。”

“我可以保证这玩意儿举世无双，”小木民矮子精说。

“可我不能放弃这救生带！”小吸吸叹气说。“老朋友，小木民矮子精，你那风雪球算咱俩的好吗？”

“这个嘛，”小木民矮子精说。

“我只要偶尔拿一下就行，可以吗？”小吸吸求他说。“只在星期日拿一拿，怎么样？”

小木民矮子精想了一下，最后说：“好吧！星期日，还有星期三也让你拿。”

这时候小嗅嗅正在一路上慢慢地走，只有海浪跟他作伴。他在海浪快追到时才猛地跳开，看见它们追不上他的靴子，哈哈大笑，玩得很开心。

就在岛角后面，他碰上了木民爸爸正在抢救一根漂来的木头。

“不错吧？”木民爸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咱们用这个可以给‘冒险号，造一个码头！”

“要我帮你把它拉出来吗？”小嗅嗅问道。

“不要不要！”木民爸爸有点吃惊地说。“我一个人对付得了。你不能另外去找样东西拉出来吗？”

可以抢救的东西多的是，可没有一样东西小嗅嗅有兴趣，小桶，半把椅子，没底的篮子，熨衣板；还有一些拉起来很麻烦的重东西。小嗅嗅把双手插进口袋，吹了声口哨。他宁愿逗弄海浪。

在岛角那儿，斯诺尔克小妞正在岩石上爬，她在头上戴一个海百合花环，想找一样会叫大家吃凉并且羡慕的东西。等他们羡慕过以后，她要把这东西送给小木民矮子精，当然，只要不是一件她可以用来打扮的东西。爬石头很费事，她头上的花环都要吹掉了。不过风现在已经不那么大，海水从怕人的绿色变成平静的蓝色；海浪不再暴跳如雷。叫人害怕，而是欢快地晃动它们的一缕缕泡沫。斯诺尔克小妞重新爬到下面铺着小石子的海边来；不过这里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些海草和漂来的木头。她有点泄气，向岛的尖角再走出去些，“大家找到那么多东西，只有我一个人什么也没找到，实在太难过了，”斯诺尔克小妞心里说。“他们找到过魔帽，捉到过蚁狮，带回来了晴雨表。我巴望我能做点大事，自己一个人做的，让小木民矮子精好好看看。”

她叹着气朝荒寂的海边外面看。她的心一下子几乎停止跳动，因为岛的尖角那儿，一个人正在浅水上漂来漂去！那人很大很大——比斯诺尔克小妞要大十倍！

“我马上跑去把大家叫来，”她想，可接着停下来，关照自己不要害怕，先去好好地看看是什么。于是她四肢哆嗦着向那可怕的东西走过去，发现这是个女巨人——一个没有腿的女巨人！多可怕！斯诺尔克小妞向前哆哆嗦嗦地又走了几步，可接下来是最奇怪的事——这女巨人是木头做的，非常漂亮。她的两颊和嘴唇红红的，圆圆的蓝眼睛透过清澈的水露出微笑；她的头发也是蓝色的，画成波浪形，披在肩膀上。“她是一位女王，”斯若尔克小妞尊敬地说。这美人的双手交叉在挂满金花和项链的胸前。她的衣服是红色薄纱做的，而她整个儿是涂上颜色的木头。唯一奇怪的事是她没有背部。

“把她送给小木民矮子精再好也没有了，”斯诺尔克小妞心里说。“怎么也得送给他！”当她傍晚坐在女王腰间，划着它驶进海湾时，她感到十分得意。

“你找到一条船了吗？”斯诺尔克小子问她。

“真想不到你一个人能找到它，”小木民矮子精佩服地说。

“这是船头人像，”木民爸爸说，他年轻时飘洋过海到过很多地方。“水手们喜欢在他们的船头上装饰一位美丽的木头女王。”

“为什么？”小吸吸问。

“噢，我想他们是爱女人吧，”木民爸爸说。

“可她为什么没有背部呢？”赫木伦问道。

“当然是因为要钉在船头上，”斯诺尔克小子说。“连小娃娃也懂得这个道理！”

“她太大了，在‘冒险号’上钉不上，”小嗅嗅说。“真可惜！”

“噢，多漂亮的姑娘！”木民妈妈叹了口气说。“试想一个姑娘这么漂亮，却不能因此获得快乐！”

“你打算拿它怎么办？”小吸吸问。

斯诺尔克小妞垂下眼睛微笑。接着她说：“我要把它送给小木民矮子精。”

小木民矮子精说不出话来。他满脸通红，走上前去鞠了一躬。斯诺尔克小妞不好意思地行了个屈膝礼，他们两个都十分窘。

“好了！”斯诺尔克小子对他妹妹说。“你还没见过我找到了什么！”他神气地指着沙地上一大堆闪闪发亮的金子。

斯诺尔克小妞的眼睛都突出来了。“真的金子！”她喘着气说。

“那儿有的是，多得很，”斯诺尔克小子夸口说，“一个金山！”

“他留下的都归我，”小吸吸得意地说。

噢，他们多么羡慕各人在海边上找到的东西呀！木民家一下子阔起来了。不过最珍贵的东西还是船头美人像和风雪玻璃球。小船在雷雨后将离开孤岛时，东西装得实在沉。小船后面拖着一只大木筏，装着从水上收集来的木头。他们装走的东西有金子、小风雪球、漂亮的大救生圈、靴子、扁斗、救生带和椰衣垫子，船头上躺着那个美人像，她望着海。它旁边坐着小木民矮子精，手放在它美丽的蓝色头发上。他太高兴了！

斯诺尔克小妞的眼睛离不开他们。

“噢，我能像那木头女王一样美丽就好了，”她想，“可我连头发也没有了。”想到这里，她不再觉得快活了。

“你喜欢木头女王吗？”她问小木民矮子精。

“喜欢极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可我记得你说过你不喜欢有头发的姑娘，”斯若尔克小妞说。“再说

她不过是在涂上颜色的！”

“可颜色涂得那么漂亮！”小木民矮子精说。

斯诺尔克小妞听到这里简直受不了了。她喉咙里像堵着什么东西，望着大海，脸色十分苍白。“那木头女王的样子蠢透了！”

她最后说。

小木民矮子精这才把头抬起来。

“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他觉得奇怪，问道。

“噢，没什么！”她回答说。

接着他从船头爬下来，坐到她身边，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这木头女王看着真是蠢透了。”

“可不？”斯诺尔克小妞说，脸色又红润起来。

“你记得咱们曾经见过的那只金色蝴蝶吗？”小木民矮子精问道，斯诺尔克小妞点点头，她又疲倦又快活。

孤岛远远在落日的余辉中发出红光。

“我不知道你们想把斯诺尔克小子的金子派什么用处？”小嗅嗅说。

“我想咱们该用它来装饰花坛的边，”木民妈妈说。“当然指大块的那些，至于小块的，看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接着他们一声不响地看着太阳落到海里，变成蓝色，紫色，而“冒险号”轻轻地摇晃着朝家走。

## 第五章

在这一章里咱们可以听到捕捉马梅卢克鱼的事；还讲木民家怎么变成了一座森林。

靠近七月底，木民谷里热极了。真是连苍蝇也不想嗡嗡飞。树木好像累了；河水也不再适合做木莓汁，河越流越窄，穿过灰尘多的乡间，水都变成了棕色。拿回来的那顶魔帽放在五斗柜上，在一面镜子底下。

太阳一天天照射着藏在山间的小峡谷。爬行的小动物躲在凉快的阴暗处；鸟儿不啼叫，小木民矮子精和他的朋友们变得容易发脾气，互相争吵。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给我们点事做做吧！我们光顾吵架，天气又那么热！”

“对，小宝贝，”木民妈妈说。“我都看出来啦！我很高兴你们能不打搅我。你们不能到山洞里去住几天吗？那里凉快点，还可以去游泳，整天休息，不打搅别人。”

“我们还可以睡在山洞里吗？”小木民矮子精兴奋地问。

“当然可以，”木民妈妈说。“脾气好了再回家，”

住在山洞里实在太有劲了。他们在沙地中央放一盏煤油灯。接着每人挖一个洞，在里面铺上床。带去的食物分成六大份，其中有葡萄干布丁、南瓜酱、香蕉、杏仁猪、甜玉米、煎饼，准备第二天当早饭吃。

一阵微风凄凉地呜呜响着掠过荒寂的海岸，太阳西沉，变成一个红色火球，整个山洞充满了它的余辉，这说明神秘的黑暗就要来了。接着小嗅嗅吹他的口琴，而斯诺尔克小妞把她头发卷曲的脑袋枕在小木民矮子精的膝盖了。吃了葡萄干布丁以后，大家都觉得在山洞里很舒服。等到半夜悄悄地降临山洞，他们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小吸吸说了上百次，这山洞是他最先发现的，可这一回谁也不想叫他住口。接着小嗅嗅点亮灯问道：“要我给你们讲个可怕的故事吗？”

赫木伦马上想知道这故事有多么可怕。

“这么可怕，”小嗅嗅把双臂有多宽张开多宽，说道，“除非你胆子特别大！”

“不不，我胆子不大，”赫木伦回答说。“不过讲吧，小嗅嗅，我害怕了就告诉你。”

“好”，小嗅嗅说。“这是个奇怪的故事，我是从喜鹊那儿听来的。在世界的尽头有一座山，这山高得叫你抬头看了都眼花。它黑得像煤烟，滑得像丝绸，陡得可怕，山顶看不见，只看到云。在山顶上有魔法师的房子，它像这个样子。”小嗅嗅说着在沙地上画了一间房子。

“它连窗子都没有？”小吸吸问道。

“没有，”小嗅嗅说，“连门也没有，因为魔法师总是骑一只黑豹从空中飞回家。他每天出去用他的帽子收集红宝石。”

“你说什么？”小吸吸问，眼珠都弹了出来。“红宝石！他打哪儿弄来的红宝石？”

“魔法师能干变万化，爱变什么就变什么，”小嗅嗅回答说，“他能遁地，甚至还到埋有财宝的海底，”

“他要这些宝石来干什么？”小吸吸羡慕地问。

“不干什么。他就是收集它们，”小嗅嗅说，“跟赫木伦收集植物标本

一样。”

“你们说什么？”赫木伦在他的沙洞里醒来问道。

“我在说魔法师满屋子都是红宝石，”小嗅嗅说下去。“到处东一堆西一堆的，而且嵌在墙上，像些野兽的眼睛。魔法师家没屋顶，飘过它上空的云彩反映着红宝石红得像血。他的眼睛也是红的，在黑暗中闪光！”

“现在有点害怕了，”赫木伦说。“说下去得小心点，”

“这魔法师一定非常快活，”小吸吸说。

“一点儿也不，”小嗅嗅回答说，“只有找到红室石之王他才能快活。这块红宝石几乎跟他那头黑豹的脑袋一样大，望到它里面去就像望着跃动的火焰。魔法师到过所有的星球，包括海王星，去寻找这块红宝石，可是没找到。如今他刚到月球的火山口去找，可也没什么希望，因为他打心底里相信，这块红宝石是在太阳里，可又去不成，因为太热了。”

“你说了半天，都是真的吗？”传来斯诺尔克小子的怀疑声音。

“信不信由你，”小嗅嗅无所胃地答应了一声，剥着他的香蕉皮，“你知道喜鹊还想到什么吗？它想到魔法师曾经有过一顶黑色高帽子，两个月前上月亮去时把它丢了。”

“真的？”小木民矮子精叫起来，其他人也一个劲地吵吵闹闹。

“什么？”赫木伦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帽子，”小吸吸告诉他。“春天我找到的那顶黑色高帽子是魔法师的！”小嗅嗅含有深意地点点头。

“万一他回来找他的帽子可怎么办？”斯诺尔克小姐哆嗦起来问道。“我可不敢看他那双红色眼睛。”

“咱们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这儿离开月球远吗？”

“不近，”小嗅嗅回答。“再说，魔法师准得花很长时间去找遍所有的火山口。”

大伙儿一下子沉静下来，紧张万分，埋头在想家里五斗柜上放在镜子底下的那顶黑帽子。

“把灯旋亮一点！”小吸吸说话的声音都发抖了。

赫木伦忽然跳起来说：“你们听见声音吗——在外面？”

他们望着黑洞口，竖起耳朵听着。很轻的踏步声——会不会是黑豹的脚步声？

“不过是雨声罢了，”小木民矮子精说，“终于下雨了，现在咱们睡一会儿吧。”

他们于是爬进各自的沙洞，把毯子拉过头。小木民矮子精熄了灯，外面雨声淅沥，他沉入梦乡去了。

\* \* \*

赫木伦惊醒过来。他梦见自己在一只漏水的小船里，水刚淹到他的下巴，叫他大吃一惊的，是梦竟变成了现实。夜里雨从洞顶漏进来，滴滴嗒嗒地落到赫木伦的床铺上。

“救命啊！”他哼哼说。接着他绞干他的衣服，出来看天气。到处一样——灰蒙蒙，湿漉漉，阴沉沉。赫木伦但愿他喜欢洗澡，但是他不喜欢。“昨天太热，今天太湿，我要进去再躺下，”他说。

斯诺尔克小子的沙洞看去完全是干的。

“瞧！”赫木伦兑。“雨全落在我一个人的床上。”

“你真倒霉，”斯诺尔克小子说了一声，翻了个身。

“我想到你的沙洞里跟你一起睡，”赫木伦说。“我不打呼噜了！”

可斯诺尔克小子只嘟哝了一声，继续睡他的觉。这一来赫木伦满心想报复，他在他的沙洞和斯诺尔克小子的沙洞之间挖了一道沟。

“这种缺德事不像是你赫木伦干的！”斯诺尔克小子起来坐在湿毯子上说。“我真奇怪你会想出这个点子来。”

“不错，我这样做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赫木伦说。“好，咱们现在干什么好呢？”

斯若尔克小子把他的鼻子伸出山洞，望着天空和大海。接着他心里有数地说：“去钓鱼。我去准备好船，你把大家叫醒了。”他踏着外面湿漉漉的沙，上木民爸爸造的码头去，一面走一面闻着海上的空气。周围很静，雨轻轻地下，每一滴雨在闪亮的水上造成一个涡。斯诺尔克小子点点头，拿出他们最长的一根钓丝。接着他拖起抄网，在一个个钓钩上装上鱼饵，同时吹口哨，吹起小嗅嗅的那支打猎歌。

等到大家走出山洞，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啊！你们终于出来了，”斯诺尔克小子说。“赫木伦，你把桅杆拿下来，放到桨架上。”

“咱们一定要钓鱼吗？”斯诺尔克小妞问。“咱们钓鱼从来没有结果，我可怜那些小狗鱼。”

“可今天会有结果，”她的哥哥说。“你坐在船头上。”

“也让我帮点忙，”小吸吸尖叫说，抓住钓鱼丝。他跳到船沿上，船身一侧，钓丝和桨架跟船锚全缠在一起了。

“真棒！”斯若尔克小子嘲笑他说。“太棒了。真是老水手。”

“请你在船上一动别动算了。首先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啊。哼！”

“你要责备他吗？”赫木伦不相信地问他。“责备？我责备他？”斯诺尔克小子绷着脸说。“船长还有话说吗？没有了！把钓丝好好放出去——它也许会钓上一只旧皮靴！”他退到船尾，把油布雨帽在头上拉下来。

“我的天！”小木民矮子精说。“你来摇桨吧，小嗅嗅，让我们把这团乱七八糟的东西解开。小吸吸，你真是蠢东西。”

“我知道，”小吸吸说，很高兴有点事做做。“咱们打哪一头开始呢？”

“打中间，”小木民矮子精说。“不过别把你的尾巴也缠进去了。”

于是小嗅嗅慢慢地把“冒险号”摇出海。

当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木民妈妈正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觉得非常快活。花园里下着蒙蒙细雨。到处是和平、有秩序和安宁的气氛。

“现在一切好了！”木民妈妈自言自语说。噢！她一家人乖乖地到山洞里去了，这多么好啊！她决定趁此机会打扫一番，于是收集袜子、橘子皮、小木民矮子精的怪石块、树皮、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她找到一些有毒的粉红色多年生植物，是赫木伦忘记装到他的本子里去的。木民妈妈一面想着什么，听着淅沥淅沥的细雨声，一面把它们搓成一团。“现在一切都好了！”她再说一遍，无意中把这团东西扔到了魔法师的帽子里。接着她回到她的房间去打一会儿盹（因为木民妈妈最喜欢在屋顶上嘀嘀嗒嗒的雨声中打吨）。

这时候斯诺克小子让长钓丝垂在海水里……等着。已经等了两小时，斯诺克小妞不耐烦得要命。

“期待最有意思了，”小木民矮子精告诉她说。“每一个鱼钩都可能钓到点什么。”（这钓丝有许多鱼钩。）

斯诺克小妞叹了口气。“反正把钓丝沉下去的时候上面有鱼饵，把它拉出来的时候有鱼……”

“也可能什么也没有，”小嗅嗅说。

“也可能有一条章鱼，”赫木伦。

“女孩子永远不懂这种事，”斯诺克小子说。“现在咱们可以动手把它拉上来了。不过大家绝对不能出声。大家别响。”

第一个鱼钩拉上来。

空的。

第二个鱼钩拉上来。

也是空的。

“这只说明鱼在深处，而且极大，”斯诺克小子说。“现在大家别做声！”

他又拉起了四个空鱼饵，于是说：“这条鱼实在狡猾。它吃掉了我所有的鱼饵。嗨！它一定很大！”

大家把身体探出船边，朝黑咕隆咚的水底看。

“你们想这会是条什么鱼呢？”小吸吸问道。

“至少是一条马梅卢克鱼，”斯诺克小子说。“瞧！又是十个空鱼钩。”

“哈哈，”斯诺克小妞讽刺说。

“哈什么，”她哥哥生气地说，继续拉鱼钩。“不要响，要不然会把它吓跑的。”

一个鱼钩接一个鱼钩拉上来，上面是水藻。没有鱼，根本没有。

忽然斯诺克小子叫起来。“小心！它在拉！我保证它在拉。”

“一条马梅卢克鱼！”小吸吸尖叫。

“现在你们必须镇静，”斯诺克小子说，其实他只是要让自己镇静下来。“一声也别响。它上来了！”

绷紧的鱼丝忽然弯曲，神秘的绿色深水里闪过一样白色的东西。是马梅卢克鱼的灰白肚子吗？好像是一样又大又可怕的东西从奇怪的水底上来。它是绿色的，软糊糊的，像森林里一棵大树干，从船底下滑上来。

“抄网！”斯诺克小子大叫。“抄网在哪里？”

说时迟那时快，空气中充满喧闹声和翻腾的水沫，一个可怕的波浪把“冒险号”推到浪顶上，弄断了钓丝。接着又猛地回复平静。

只有断钓丝可怜巴巴地在船边晃荡，水里剩下一个大旋涡，表明大怪物曾经在那里经过。

“好了，谁说这是一条狗鱼？”斯诺克小子狠狠地问他的妹妹。“我活一天就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它把这玩意儿弄断了，”赫木伦抓主钓丝说。“依我看钓丝太细。”

“噢，请你住嘴，”斯诺克小子说，用手捂住脸。

赫木伦还想说句什么，可小嗅嗅踢踢他的腿。他们全束手无策，不开口。接着斯诺克小妞怯生生地说：“再来一次怎么样？咱们可以用缆索代替钓丝。”

斯诺尔克小子咕噜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可钓钩呢？”

“你那把小刀，”斯诺尔克小妞说。“你只要把刀刃和开塞钻和螺丝钻和凿子都打开，它准能促住点什么。”

斯诺尔克小子把毛从眼睛上放下来，说道：“不错，可鱼饵全没有了！”

“煎饼，”他妹妹说。

斯诺尔克小子考虑了一阵，大家紧张地屏着气等着。

最后他说：“当然，只要马梅卢克鱼吃煎饼，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鱼要钓下去。

他们用赫木伦裙子口袋里藏着的一小根铁丝把小刀紧紧拴在缆索上，再把煎饼扣在刀上，抛过船舷，扔到水里去。

现在斯诺尔克小妞满面通红，她跟大家一样兴奋。

“你像狄安娜，”小木民矮子精服贴她说。

“狄安娜是谁？”她说。

“狩猎女神！”他回答说。“她跟木头女王一样美，跟你一样聪明！”

“哦，”斯若尔克小妞说。

这时候“冒险号”颠簸了一下。

“嘘！”斯诺尔克小子说。“它在咬了！”

又颠了一下，这一回更厉害，接着狠狠地一晃，大家都跌倒了。

“救命啊！”小吸吸尖叫道。“它要把咱们吞下去了！”

“冒险号”的船头可怕地钻下去，可它终于重新稳定下来，用惊人的速度向大海冲去。缆索在船前面绷得像弓弦那么紧，另一头消失在翻腾的浪花中。

那马梅卢克鱼显然喜欢吃煎饼！

“镇静！”斯诺尔克小子大叫。“在船上别动。各就各位！”

“只要它不潜水去就好……”小嗅嗅爬到船头，心里说。

可是马梅卢克鱼直奔大海，一转眼工夫，海岸像油漆刷子刷的一抹油漆，在他们后面离得很远很远了。

“你们看它能继续游多久？”赫木伦问道。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可以砍断缆索，”小吸吸说。

“永远不砍，”斯诺尔克小妞摇着她的鬃发说。

接着那马梅卢克鱼猛地转过它的大尾巴，绕了个大弯，仍旧游回海岸。

“它现在游得慢点儿了，”小木民矮子精跪在船头上叫道。“它开始累了！”

马梅卢克鱼是开始累了，也开始生气了。它把缆索猛地一拉，接着又要挣脱，因此“冒险号”摇晃得怕人。

马梅卢克鱼有时候停着一动不动，要骗他们，接着忽然又游起来，游得那么快，一个波浪掀起来几乎淹没了他们。于是小嗅嗅掏出他的口琴，吹起他那支打猎歌，其他人用力打拍子，弄得甲板都震动起来了。接下来，就在他们以为要完蛋的时候，那马梅卢克鱼翻了个身，大肚子朝天，一动也不动，映着阳光。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他们一声不响地着了它半天，接着斯诺尔克小子说：“好，我终于逮住它了，对吗？”他的妹妹自豪地点头同意。

把马梅卢克鱼拖上岸时，天又开始下雨了，赫木伦的衣服很快湿了个透，小嗅嗅那顶变了形的帽子变得更厉害了。

“现在山洞里大概很湿，”小木民矮子精说。他坐在船桨旁边都冻僵了。

“妈妈也许已经在担心，”过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一句。

“你是说咱们得马上回家，对吗？”小吸吸说，拼命装出他不想回家的样子。

“对，回家去给大家看这条鱼，”斯诺尔克小子说。

“咱们是得回家了，”赫木伦说。“经历了一场怪事，浑身湿透，很有劲，不过到底不太舒服。”

于是他们在马梅卢克鱼下面放上木板，大家同心协力地把它拉过森林。鱼张开的嘴实在大，树枝插到它的牙缝里去了。它好几百公斤重，他们拉几分钟就得歇一会儿。这时候雨越下越大，等他们回到山谷，雨把整座房子都蒙住不见了。

“把它扔在之儿一会儿怎么样？”小吸吸建议。

“绝对不行！”小木民矮子精生气地说，于是大伙儿冲过花园，斯诺尔克小子忽然停下来一动不动。

“咱们走错路了！”他说。

“胡说！”小木民矮子精回答。“那不是板房吗？那边就是桥。”

“对是对，可房子呢？”斯诺尔克小子问道。

这真是再奇怪也没有了。木民家没了影，一句话——它不在原处。他们把马梅卢克鱼放在台阶前面，不过应该说是放在本该是台阶的地方前面。不过……

不过我必须先解释一下，当他们去捕捉马梅卢克鱼的时候，这木民谷出事了。

话说木民妈妈上楼去打盹，去之前无意中把那一团有毒的粉红色植物扔进了魔法师的帽子。毛病就出在这里：她根本不该打扫得那么干净。当房子在午饭后沉睡时，那团粉红色植物开始发生奇怪的变化。它慢慢地从帽子里一扭一扭地长出来，爬到地板上。卷须和嫩芽一路爬上墙，绕着窗帘和百叶窗爬，钻过裂缝、空调机和钥匙孔。在潮湿的空气中，花朵开放了，果子成熟了，大片的嫩叶铺满了楼梯，一路向桌子腿、椅子腿和柜子腿之间推进，从枝形吊灯上垂了下来。

屋子里充满轻柔的簌簌声：有时候听见爆芽的声音，有时候听见果子成熟了落在地毯上的声音。可木民妈妈只以为是下雨，翻个身又睡着了。

木民爸爸正坐在隔壁房间里写他的回忆录。自从造好码头以后，他什么有兴趣的事情也找不到，这就继续写他的童年回忆，写着写着，想起了那么多往事，不由得落下泪来。他一向有点孩子脾气，与众不同，没有人理解他。他岁数大了还是老样子。他有过种种惊心动魄的生活。木民爸爸写了又写，同时想着大家读着他的故事时会感到遗憾，当初怎么不理解他，于是又高兴起来，自言自语说：“这是活该！”

正在这时候，一个长熟了的梅子落在他的纸上，糊糊地弄了一大摊。

“天保佑我的尾巴！”木民爸爸叫起来。“小木民矮子精和小吸吸准又回到了家！”他转过头来要教训他们。可他后面一个人也没有，却看到密密的树丛，上面长满了黄色的浆果。他一下子跳起来，蓝色的梅子马上从四面八方像雨一样落到他身上。接着他看到一很大树枝正慢慢地向窗子那儿伸展过去，向时绿芽向四面八方绽开。

“喂！”木民爸爸大叫。“大家醒醒！快上这儿来！”

木民妈妈惊醒了，只见满良间都是白色的小花，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不由得大为惊讶。

“噢！多么美丽呀！”她说。“准是小木民矮子精干的，要叫我大吃一惊。”她小心地拉开床边鲜花织成的帘子，下床到地板上。

“喂喂喂！”木民爸爸还在隔壁房间大喊大叫。“开门！我出不去了！”

可木民妈妈没法开门进他的房间，因为门上全爬满了藤。于是她打破自己房间的一块门玻璃，好容易钻到外面楼梯口。那儿成了个小树林子，客厅成了个大森林。

“我的天！”木民妈妈说。“当然又是那帽子作怪。”她坐下来用一片棕榈叶扇风。

嫩芽通过烟囱向上生长，又从屋顶上爬下来，把木民家全盖上了，像是厚厚一层绿色地毯。这时候小木民矮子精站在外面雨底下，看着花儿在开，水果由绿变黄，由黄变红。

“房子原先一直是在这里的，”小吸吸说。

“是在这些花木里面，”小木民矮子精愁眉苦脸地说。“可如今我们进不去，他们不出来。”

小嗅嗅去观察这个绿色花树林：没门没窗，只是密密一大片野草野花。他抓住一棵爬藤，它已经硬得像橡皮，拉也拉不动，可等到他走开，它抛出一个圈，像存心似的，正好套住他头上的帽子，把帽子从他头上举起来了。

“又是魔法，”小嗅嗅咕噜说。“都已经叫人腻烦了。”

这时候小吸吸跑过长满树木的阳台，发现通地下室的门还开着，不由得欢呼起来。小木民矮子精紧紧跟着他，往黑咕隆 咚的洞里看。“大家进去！”他说。“不过得快，趁这儿还没给树木封住。”他们一个接一个爬进黑暗的地下室。

“唉哟！”走在最前的赫木伦叫道。“我钻不过去。”

“那你就留在外面守卫着那条鱼吧，”斯诺尔克小子说。“现在你可以在家里研究植物，不用到处走了，对吗？”

可怜的赫木伦在外面雨底下叽哩咕噜抱怨，其他人从地下室一路上去。

“咱们的运气还算好，”小木民矮子精到了楼梯顶的时候说。“地下室的门开着。有时候会不注意的。”

“先发现的是我，”小吸吸尖叫说。“因此你们该谢我！”

他们一推门进去就看见一个惊人场面：麝鼠正坐在一棵树上吃梨。

“妈妈呢？”小木民矮子精问他。

“她在想办法帮你们的爸爸走出房间，”麝鼠苦着脸说。“这就是采集植物的结果。我一向就不大相信那位赫木伦。我但愿麝鼠的天堂是个安静的地方，因为我再不想待在这儿了。”

他们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上面很响的斧头声。接着传来一声啪哒和欢呼。木民爸爸出来了！

“妈妈！爸爸！”小木民矮子精叫着，一路又推又揉地钻过森林来到楼梯脚。“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怎么了？”

“唉，小宝贝，”木民妈妈回答说。“我们一定又是对魔法师的帽子疏忽大意了。快上这儿来——我在农柜里找到了一丛醋栗。”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下午。他们玩森林游戏，小木民矮子精扮人猿泰山

，斯诺尔克小妞扮泰山的爱人珍妮。小吸吸扮泰山的儿子，小嗅嗅扮猩猩契塔，而斯诺尔克小子在矮树丛间爬来爬去，戴上用子皮做的大牙齿，扮他们的敌人。“现在我要珍妮抢走，”他大叫着，用尾巴把斯诺尔克小妞拉到餐桌底下一个洞里，因此小木民矮子精一回家到枝形吊灯里的房子，发现出了什么事，只好抓住爬藤降落到地上冲去救她。接着他从空调箱顶上发出泰山的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珍妮和其他人也大叫着回答他。“唉，事情真是糟得没有法子更糟了——这样也算是一种安慰，”麝鼠叹息说。他已经躲在浴室的蕨树林子里，用手帕裹住头，好听不见任何声音。可是木民妈妈十分镇定。“很好很好！”她说。“我觉得咱们的客人玩得很快活。”“但愿如此，”木民爸爸回答说。“请给我只香蕉，亲爱的。”就这样一直玩到傍晚。没有人在乎地下室门是不是给植物封住了，甚至没有人想到那可怜的赫木伦。他照旧坐在外面，湿裙子箍住他的两腿，守卫住那降大鱼。他有时候吃个苹果，有时候数数林中花朵的雄蕊，可大部分时间在叹气。

雨停了，天色黑下来。就在太阳下去的时候，那堆花木林子，就是木民家，又出了怪事：花草树木枯萎得跟它们长出来时一样快；果子皱缩了掉到地上；花朵谢，叶子卷起来，房子里又一次充满西西沙沙和毕毕剥剥的声音。

赫木伦看了一阵，轻轻地拨一根树枝。它一下子就给拔出来，干得像一根松明。这时候赫木伦有了一个主意。他捡了一大堆干树枝，上板房去找来火柴，在花园小值中间生起了个熊熊火堆。

他快活万分，在火堆旁边坐下来烤干他的衣服。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了个新主意，他用意想不到的气力把那条大鱼的尾巴拉到火里来。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

因此，等到木民一家人和朋友们披荆斩棘地穿过阳台走廊，把门撞开，只见赫木伦兴高采烈，已经把一大条马梅卢克鱼吃了七分之一。

“你这坏蛋！”斯诺尔克小子说。“现在我怎么秤我这条鱼呢？”

“把我秤一秤，再把我的份量加上去不就完了吗？”赫木伦出主意说。这是他最快活的一天。

“现在咱们把森林烧掉，”木民爸爸说。他们把屋子里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出来，让火堆烧得更大，大得这木民谷里谁也从来没见过。

整条马梅卢克鱼在快灭的火堆里烤熟，从头到尾给吃得一点不剩。后来过了很久他们还在争论它到底有多长：是从阳台到板房那儿呢，还是只到了香花丛那儿？

---

泰山是美国流行小说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875—1950）写的一系列探险小说的主角，他幼时父母在森林中遇害，由猩猩抚养成人，力大无比。小说后来改编拍成电影，电影中泰山的叫声是把“啊”喊成音乐简谱：“365—6563”。

问问你的妈妈怎么做吧，做会的。 作者

## 第六章

在这一章里，某甲和某乙带着一个手提箱，后面跟着格罗克，进入了这个故事；这一章还讲斯诺尔克小子审案。

八月初的一个大清早，某甲和某乙翻过山，就在小吸吸找到魔法师帽子的地方停下来。某甲戴一顶红帽子，某乙提一个大手提箱。他们走了远路，累坏了，于是休息一下，看山下的木民谷。在银色的白杨树和梅树之间，升起了木民家的炊烟。

“烟，”某甲说。

“有烟就有物食，”某乙点点头说。他们动身下山向山谷走，一路上讲某甲和某乙平时讲的那种古怪话。（大家听不懂，不过他们自己懂。）

他们竖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到房子前面，羞答答地站在台阶旁边。“你想他们会让咱们屋进吗？”某甲问。“这要看了，”某乙说。“碰上他们发脾气，可不要怕害。”

“咱们该敲门吗？”某甲问。“万一有人有来出哇哇叫呢！”

这时候木民妈妈正好把头伸出窗口，叫道：“来喝咖啡！”

某甲和某乙吓了一大跳，一蹦就跳进了放土豆的地窖。

“噢！”木民妈妈也吓了一大跳。“我断定那是两只老鼠跑到地窖里去了。小吸吸，你跑下去给它们一点牛奶吧。”就在这时候，她看到了台阶旁边的手提箱。“还有行李，”木民妈妈想。“天呐，这么说它们是来住下的。”于是她去找木民爸爸，要他多放两张床——两张很小很小的床。这会儿某甲和某乙已经钻到土豆堆里，只露出眼睛。他们在那里心惊胆战，等着看会遭到什么不幸。

“不管么怎说，我闻到了物食味气，”某甲咕噜说。

“有人来了，”某乙悄悄说。“别声出！”

地窖门咯吱响，楼梯顶上站着小吸吸，他一只手提着灯，一只手拿着一碟牛奶。

“喂！你们在哪儿？”他叫道。

某甲和某乙只是往里面躲得更深，互相有多紧靠多紧。

“你们要喝点牛奶吗？”小吸吸问他们。

“别理他，”某乙对某甲悄悄说。

“要是你们以为我会在这儿站半天，你们就错了，”小吸吸生气地说。

“我想你们什么也不懂。你们这两只连从前门进来也没想到的傻瓜老鼠！”

“你己自才是瓜傻鼠老！”某甲和某乙顶他说，这话真叫他们气坏了。

“噢！讲外国话，原来他们是外国来的，”小吸吸心里说。“我还是去把木民妈妈请来吧。”他锁上地窖门，跑到厨房去。

“怎么样？他们爱喝牛奶吗？”木民妈妈问道。

“他们讲外国话，”小吸吸说。“都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

“什么外国话？”小木民矮子精问道，他跟赫木伦正在剥豆。

“‘瓜傻鼠老’！”小吸吸说。

木民妈妈叹了口气。“那就够烦了，”她说。“我怎么问得出他们过生

日要吃什么布丁，或者睡觉要几个枕头呢？”

“他们的话咱们很快就能学会，”小木民矮子精说，“听上去不太难学。”

“我想我懂得他们的意思，”赫木伦沉思着说。“他们不是说小吸吸是只傻瓜老鼠吧？”

小吸吸红了脸，摇摇他的头。

“你那么聪明，你自己去跟他们说话吧，”他说。

赫木伦于是摇摇摆摆地到地窖楼梯上，客气地叫：“欢迎你们上里这民木家来！”

某甲和某乙把脑袋从土豆堆里伸出来，看着他。

“想喝奶牛吗？”赫木伦又问。

接着他们一起上楼，走进客厅。

小吸吸看到他们比自己小得多，于是变得很客气，关心地说：“你们好，很高兴看到你们。”

“谢多。我也很兴高看到你，”某甲说。

“我不是像好闻到了物食的味气吗？”某乙问道。

“他们说什么了？”木民妈妈问。

“他们饿了，”赫木伦说。“不过他们看来还是怕小吸吸。”

“请替我向他们问好，”小吸吸热情地说，“并且说我一辈子里还没见过两张脸这么像鲑鱼的。现在我要出去了。”

“吸吸小太躁暴，”赫木伦说。“不要介意。”

“请进来喝杯咖啡吧，”木民妈妈热情地请某甲和某乙到外面阳台上。赫木伦跟在后面，因为有了当翻译的新差使，他觉得十分得意。

\* \* \*

某甲和某乙就是这样住到木民家来的。他们不吵不闹，总在一起，眼睛从来不离开他们的手提箱。第一天天快黑时，他们非常担心，发疯似地在楼梯上走上走下好几次，最后躲在客厅的地毯底下。

“你们么怎啦？”赫木伦问他们。

“格罗克来了！”某乙悄悄说。

“格罗克？他是谁？”赫木伦听了有点怕，问道。

“她巨大、酷冷、怕可！”某乙说。“关上门别让她来进。”

赫木伦跑去找木民妈妈。把这个可怕消息告诉她。

“他们说有一个巨大、冷酷、可怕的格罗克，她要上这儿来了。咱们今天晚上得把所有的门锁上。”

“不过没有一扇门有锁，只除了地窖门，”木民妈妈用担心的口气说。

“天呐！外国人总是这么麻烦。”她于是去告诉木民爸爸。

“咱们得全副武装，并且把家具移去顶住门，”木民爸爸说。“这么巨大的格罗克可能很危险。我要在客厅装上警钟，某甲和某乙可以睡到我的床底下。”

可某甲和某乙已经爬进写字桌抽屉，不肯出来。

木民爸爸摇摇头，到板房去拿一支旧式的大口径短枪。

天早黑了；萤火虫带着它们的小灯出来；花园里满是天鹅绒似的黑影子。风在树木之间阴沉地飒飒响。木民爸爸在小路上走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万一这格罗克就躲在矮树丛后面呢！她是什么模样的，特别是她大到什么程度？等他重新进屋，他把一张沙发推到门前，说：“咱们得通宵让灯点着。”

你们大家要保持警觉，小嗅嗅得睡到屋里来。”紧张极了……接着他叩叩写字桌抽屉，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可是没有回答声，因此他拉开抽屉，看看某甲和某乙是不是已经给逮去了。不过他们睡得甜甜的，身边放着他们的手提箱。

“好了，咱们上床吧，”木民爸爸说。“不过你们都得武装好。”

他们吵着说着各自回房，转眼间木民家一片寂静，孤零零的煤气灯在客厅桌子上亮着。

半夜了。接着敲一点钟。到两点过一些的时候，麝鼠醒来要下床。他昏头昏脑地摇摇晃晃下楼，在挡住门的沙发前面站住，觉得异常奇怪。“什么意思！”他咕噜了一声，就想把它推开，这时候，木民爸爸装的警钟自然就响起来了。

一转眼间，整座房子充满了哇哇叫声、枪声、脚步声，大家拿着斧子、铲子、耙子、石头、小刀和剪刀冲下楼到客厅来，站在那里看着麝鼠。

“格罗克呢？”小木民矮子精问道。

“噢，这不过是我，”麝鼠赶紧说。“我只是想出去看看星星。我把你们那傻瓜格罗克的事情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你马上出去，”小木民矮子精说。“再别这样了，”他说着把门打开。

这时候——他们真看见了格罗克。人人都看见了她。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台阶下面的沙路上，用毫无表情的圆眼睛盯住他们看。

她并不怎么大，看来也不危险，可大家就是觉得她极其坏，而且会在那里一直等下去。这就糟糕了。

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去进攻她。不过她坐了一会儿，也就溜到黑暗中去了。可她坐过的地方，地面冻住了！

斯诺尔克小子关上门，浑身抖了一通。“可怜的某甲和某乙！”他说。“赫木伦，你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醒了。”

他们是醒了。

“她走了吗？”某甲问道。

“走了，你们在现以可稳稳安安地觉睡了，”赫木伦回答说。

某甲叹了口气，说道，“谢谢爷老天！”他们连同手提箱尽可能缩到抽屉尽头，又去睡觉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床上去睡了吗？”木民妈妈放下她的斧子说。

“可以了，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小嗅嗅和我守卫到太阳出来，可你把你的手提袋放在枕头底下，好安全一点。”

接着他们两人坐在客厅里打纸牌，一直打到天亮。那天晚上再没听到格罗克的声音。”

\* \* \*

第二天早晨，赫木伦着急地到厨房来说：“我跟某甲和某乙谈过了。”

“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木民妈妈叹气说。

“格罗克要的是他们的手提箱，”赫木伦解释说。

“真是怪物！”木民妈妈叫起来。“要偷他们的那么一点东西！”

“是啊，”赫木伦说，“不过事情也不那么简单，那手提箱是格罗克的。”

“嗯？”木民妈妈听了，也觉得事情可不简单。“这一来事情的确不好办。咱们跟斯诺尔克小子谈谈。他总是有办法。”

斯诺尔克小子听了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大案子，”他说。“咱们得开一个会。大家三点钟到丁香花丛那儿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温暖的可爱下午，充满花香和蜜蜂的嗡嗡声，花园由于晚霞的鲜艳色彩而灿烂夺目。

麝鼠的吊床吊在两丛树之间，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

代表格罗克的起诉人

斯诺尔克小子戴着法官的假发，坐在一个箱子后面：一看就知道他是法官，他对面坐着某甲和某乙，他们在被告席上吃着樱桃。

“我要向他们起诉，”小吸吸说（他念念不忘他们曾经把他叫做傻瓜老鼠）。

“那我为他们辩护，”赫木伦说。

“那我呢？”斯诺尔克小妞问道。

“你可以做木民家的证人，”她哥哥说。“小嗅嗅当记录。不过小嗅嗅，你要记得详细些！”

“为什么格罗克没有一个为她辩护的人呢？”小吸吸问道。

“这没有必要，”斯诺尔克小子回答说，“因为格罗克是对的。现在全明白了吗？好。咱们开庭。”

他用锤子在箱子上敲了三下。

“他们是么怎么回事？”某甲问道。

“不大清楚，”某乙回答了一声，向法官吐了个樱桃核。

“在我允许你们说话以前，你们不可以开口，”斯诺尔克小子说。“你们只能说是和不是。别的话都不许说。案中所说的手提箱是你们的还是格罗克的？”

“是，”某甲说。

“不是，”某乙说。

“他们自相矛盾，把他们的话已录下来，”小吸吸大叫。

斯诺尔克小子在箱子上敲了一锤。“不许说话！”他叫道。“现在我最后问一遍。这手提箱是谁的？”

“我们的！”某甲说。

“现在他们又说是他们的，”赫木伦毫无办法地叹气说，“可早晨他们却不是这么说。”

“好，那我们就不用把它交给格罗克了，”斯诺尔克小子松了口气说。

“不过闹了半天，结果如此，真是太可惜了。”

某甲把身子靠过去，向赫木伦悄悄说了声什么。

“他们说，”赫木伦大声说出来，“只有手提箱里面的东西是格罗克的。”

“哈！”小吸吸说。“我完全相信是这么回事。现在事情全清楚了。很好办，格罗克拿回她放在手提箱里的东西，而这两个鲑鱼留着他们这个旧手提箱。”

“根本不清楚！”赫木伦振振有词地说。“问题不在于谁是手提箱里的东西的所有者，而在于谁对这些东西有最大的权利。你们大家见过格罗克了，对吗？好。我问你们，她对这些东西有权利吗？她那模样一看就叫人讨厌！”

“说得对极了，”小吸吸惊讶地说。“你真聪明，赫木伦。不过反过来说，也得为格罗克想想，因为没人喜欢她，她太孤单了，她憎恨所有的人。手提箱里的东西也许是她唯一的東西。你真要把她这些东西也拿走吗——她

在夜里又孤单又没人理睬？”小吸吸越说越激动，声音发着抖。“某甲和某乙把她唯一的東西騙走了。”他擤了擤鼻子，话说不下去了。

斯诺尔克小子在桌子上敲了一锤子。“格罗克不需要任何辩护，”他说。“再说你的观点带有情绪，赫木伦的观点也是这样。证人过来！你说吧！”

“我们非常喜欢某甲和某乙，”木民家的证人说。“我们从开头起就不喜欢格罗克。要是她一定要回手提箱里的东西，那就太可惜了。”

“要实事求是，”斯诺尔克小子严肃地说。“你一定要公正。特别是因为某甲和某乙是非不分。他们生下来就这样，没法子。起诉人，你有什么话说？”

可麝鼠已经在他的吊床上睡着了。

“好吧好吧，”斯诺尔克小子说。“我断定他根本不会感兴趣的。在我宣判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木民家的证人说，“要是咱们知道手提箱里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会容易解决些？”

某甲又悄悄说了声什么。赫木伦点点头。

“这是一个秘密，”他说。“某甲和某乙认为这是世上最美丽的东西，而格罗克只认为是最值钱的东西。”

斯诺尔克小子把头点了又点，皱起眉头。“这个案子太难解决了，”他说。“某甲和某乙有道理，可是做法不对，要实事求是。我必须想一想。现在大家别说话！”

丁香花丛之间一片寂静，只听见蜜蜂嗡嗡地响，花园里给太阳烤得热烘烘的。

忽然青草上掠过一阵凉风。太阳躲到云后，花园里暗下来。

“什么事？”小嗅嗅说着，把笔从记录本上提起来。

“她又来了，”斯诺尔克小妞悄悄说。

格罗克坐在冻庄的青草上，盯着他们看。

接着她盯住了某甲和某乙，开始咆哮着，一摇一摆地慢慢越走越近。

“走开！走开！救命啊！救命啊！站住！”他们吓得语无伦次地大叫。

“别过来，格罗克！”斯诺尔克小子说。“我有话对你说！”

格罗克停下来。

“我已经想够了，”斯诺尔克小子说下去。“你同意某甲和某乙买下你手提箱里的东西吗？肯的话，你要多少钱？”

“要高价，”格罗克用冷冰冰的声音说。

“我在哈蒂法特纳岛上的金山够不够？”斯诺尔克小子问。

“不够，”格罗克照样冷冰冰地回答。

这时候木民妈妈觉得冷，决定去把她的披巾拿来。于是她跑过有格罗克的冰脚印的花园，跑上阳台。到了那里，她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捡起魔法师的帽子，回到审判的地方来，把帽子扣在青草上，说：“这里有整个木民谷最值钱的东西，格罗克！你知道这顶帽子曾经长出什么来吗？木毒汁和果树，还有最漂亮的自动小云朵：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魔法帽子。”

“让我看看！”格罗克看不起这帽子似地说。

木民妈妈于是放几个樱桃在帽子里，大家一声不响地等着。

“但愿它们别变成什么凶恶的东西才好，”小嗅嗅悄悄地对赫木伦说。可他们运气很好。等格罗克朝帽子里看，里面是一堆红宝石。

“瞧，”木民妈妈兴高采烈地说，“你倒想想，要是里面放个南瓜，它会变出什么来呢？”

格罗克看看帽子，又看看某甲和某乙，接着又看看帽子。一看就知道她正在拼命动脑筋。接着她一把抓起帽子，二话不说，像个冰冷的灰色影子似地溜到森林里去了。这是木民谷最后一次看见她，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那顶魔帽。

大家的脸色马上又好起来，花园里充满了夏天的声响和香味。

“谢天谢地，咱们终于摆脱了那顶帽子，”木民妈妈说。“到底做了一件聪明的事。”

“不过那些云朵是好玩，”小吸吸说。

“在森林里扮人猿泰山也好玩，”小木民矮子精难过地加上一句。

“总算摆脱了那恶煞凶神！”某甲一只手提着手提箱，一只手拉住某乙朝木民家走，大家站在后面看着他们。

“他们又说什么了？”小吸吸问道。

“这个嘛！大概是‘再见’吧，”赫木伦说。

## 第七章

这一章很长，讲小嗅嗅离家远行；讲神秘的手提箱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讲木民妈妈找回她的手提包，开庆祝大会；最后讲魔法师来到了木民谷。

这是八月底——是猫头鹰在夜里号叫，一簇簇蝙蝠无声无息地在花园上空飞扑的时候。木民森林满是萤火虫，大海在激荡。空气中有一种期待和某种忧愁的气氛。满月出来，大大的，黄黄的。小木民矮子精一向最喜欢夏天这最后几个星期，他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

风和大海改变了它们的调子；空气中有一种新的感觉；树木在等待着，小木民矮子精猜想是不是将要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已经醒来，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想着阳光，想着这时候一定很早。

接着他转过脸，看见小嗅嗅的床空了。这时候他听见外面窗子底下传来一个暗号——一声长口哨和两声短口哨，这意思就是：“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小木民矮子精跳下床，朝窗子外面看。太阳还没照进花园，花园里看来又凉快，又诱人，小嗅嗅正等在那里。

“你早！”小木民矮子精说，说得很轻，不吵醒任何人，接着他拉住绳梯下去。

他们互相问了好。接着到河边，坐在桥上，脚在水面上晃来晃去。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树梢上，照进他们的眼睛。

“春天里咱们就是这么坐着的，”小木民矮子精说。“你记得吗，咱们从冬眠醒来，还是第一天？其他人都还在睡。”

小嗅嗅点点头，他忙着在折纸船，放到河上，让它们飘走。

“它们飘到哪儿去呢？”小木民矮子精问道。

“飘到我不去的地方，”小嗅嗅回答说，小船一只接一只地绕过河弯不见了。

“它们装着肉桂、鲨鱼牙齿和琥珀，”小木民矮子精说。

“你谈谈你打算做什么吧，”他说下去。“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小嗅嗅说。“我有个打算。不过你知道，这是我单独一个人的打算。”

小木民矮子精看了他半天，接着说：“你想走？”

小嗅嗅点点头，他们坐了一会儿，在水上晃着脚，不说话，河水在他们底下不停地流去，流到小嗅嗅向往着的、想一个人去的各种奇怪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动身？”小木民矮子精问他。

“现在就动身——马上就走！”小嗅嗅说着，把所有的纸船同时扔到水里，从桥上跳下来，嗅嗅早晨的空气。这是动身去旅行的好日子；山脊在阳光中召唤他，路向上盘绕，接着在山的另一边消失，在那边可以找到新的山谷，新的山……

小木民矮子精站在那里看着小嗅嗅收拾他的帐篷。

“你在外面要待很久吗？”他问道。

“不，”小嗅嗅说，“到春天的第一天我就回到这儿来，在你的窗下吹口哨——一年过得挺快！”

“对，”小木民矮子精说。“那再见了！”

“再见！”小嗅嗅说。

小木民矮子精一个人留在桥上。他看着小嗅嗅越去越远，最后在银色的白杨和梅树之间不见了。可接着他听见口琴吹奏《所有的小动物都应该在尾巴上扎上缎带》，因此他知道他的朋友很快活。他等在那里，听着口琴声越来越轻，到最后完全消失。他这才沿着蒙着霜的花园快步跑回家。

他看见某甲和某乙在阳台台阶上晒太阳，缩成一团。

“你早，小木民矮子精，”某甲说。

“你早，某甲和某乙，”小木民矮子精回答说，他对某甲和某乙的古怪话也已经掌握了。

“你在哭？”某乙问道；

“没……没有，”小木民矮子精说，“不过小嗅嗅走了。”

“噢，天呐——多么可惜啊！”某甲同情地说。“亲一下乙某的子鼻会教你兴高起来吗？”

小木民矮子精于是亲热地亲亲某乙的鼻子，可亲了以后心情还是不见好。

接着他们两个把头靠在一起，噼噼喳喳地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最后某乙庄严地宣布说：“我们定决让你看看提手箱里的西东。”

“手提箱里的东西？”小木民矮子精问道。

某甲和某乙拼命点头。“跟我们来，”他们说着在篱笆蔑下钻过去。

小木民矮子精跟着他们爬，发现他们在最密的灌木丛那儿做了个秘密的藏身地方。他们用天鹅毛铺在地上，装饰上贝壳和白色小石子。那里很暗，经过篱笆的人不会想到另一边会有一个秘密的藏身地方。某甲和某乙的手提箱放在一个草垫子上。

“这垫子是斯诺尔克小妞的，”小木民矮子精认出来。“她昨天还在找。”

“噢，不错，”某乙高兴地承认。“我们到找了它——可她当然不知道。”

“唔，”小木民矮子精说。“你们现在要给我看你那个手提箱里的东西了吧？”

他们快活地点点头，站在手提箱两旁，庄严地说：“一，二，三！”

接着箱盖啪嗒一声打开了。

“我的天！”小木民矮子精叫起来。柔和的红光照亮了周围，他面前是一块跟黑豹的头一样大的红宝石，发出晚霞似的红光，像一团在燃烧的火。

“你常非欢喜它吗？”某甲问道。“是的，非常喜欢，”小木民矮子精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在现你会不再哭了吧？”某乙说。

小木民矮子精摇摇头表示不会再哭了。

某甲和某乙满意地叹了口气，盯住宝石看。他们一声不响，看得入了神。

宝石一直在变换颜色。起先它十分苍白，接着忽然变成粉红色，就像照在积雪覆盖着的山顶上的朝霞，接着从它的中心又放射出深红色的火焰，像一朵黑色的大郁金香，带着火的雄蕊。

“噢，小嗅嗅能看见它就好了！”小木民矮子精叹气说，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想得很多很多。

最后他说：“真了不起。改天我可以再来看看它吗？”

某甲和某乙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在篱笆底下爬出来，在灰色的白昼光线中感到有点头晕，只好在草上坐了一会儿定定神。

“我的天！”他再说一遍。“这要不是魔法师现在还在月亮的火山中寻找的宝石王，我赌咒吃掉我的尾巴。想想看吧，这两个古怪小家伙一直把它藏在他们的手提箱里！”

正在这时候，斯诺尔克小妞走到花园里来，坐到他身边，可小木民矮子精一个劲地埋头想心事，没有注意到她来了。过了一会儿，她小心地摸摸他的尾巴。

“噢，是你？”小木民矮子精说着跳起来。

斯诺尔克小妞羞答答地微笑。

“你看见我的头发没有？”她拍拍自己的头顶说。

“得了，随它去吧，”小木民矮子精心不在焉地说。

“你怎么啦？”她问道。

“我亲爱的小玫瑰花瓣，我没法对你说明。我的心非常沉重。你知道，小嗅嗅已经走了。”

“噢，不可能！”斯诺尔克小妞说。

“是走了，真的走了。他跟我告别了，”小木民矮子精回答说。“他没有叫醒任何人。”

他们两个在草上坐了一会儿，太阳渐渐地晒热他们的背部，接着小吸吸和斯诺尔克小子走出房子，到台阶上来。

“你们早，”斯诺尔克小妞说。“你们知道吗，小嗅嗅已经上南方去了？”

“什么，丢下我就走了？”小吸吸气愤地说。

“一个人有时候要自个儿过一下，”小木民矮子精说。“不过你太小，还不懂。其他人呢？”

“赫木伦去采蘑菇，”斯诺尔克小子说，“麝鼠把他的吊床搬到屋里，他想夜里开始要冷了。还有你妈妈今天心情很不好。”

“生气还是难过？”小木民矮子精很奇怪，问道。

“我想是难过，”斯诺尔克小子回答。

“那我得马上进去看看她，”小木民矮子精说。他看见妈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样子不高兴极了。

“妈妈，你怎么啦？”他问道。

“我的小宝贝，出可怕的事了，”她说。“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有它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到处找，可是没找到。”

小木民矮子精于是组织大家去找，只除了麝鼠。

“在所有的没用东西当中，”麝鼠说，“你们妈妈的手提包最最没用。不管她有手提包没手提包，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问题不在这里，”木民爸爸生气地说。“我必须承认，木民妈妈没有了手提包，我觉得再别扭不过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不拿手提包的！”

“手提包里东西多吗？”斯诺尔克小子问道。

“不多，”木民妈妈说。“只有一些我们可能会有急用的东西，像干袜子、糖果、绳子、爽身粉等等。”

“我们找到了奖我们什么？”小吸吸想知道。

“什么都可以！”木民妈妈说。“我要为你们开个大庆祝会，你们不用吃别的东西，光吃蛋糕喝茶，大家也不用洗澡，一早就上床！”

听了这话，大家加倍努力去找。他们搜遍了整座房子。他们看过地毯底下和床底下；看过地下室和炉灶；看过顶楼和屋顶。他们搜遍了整个花园、

板房，一直找到河边。可哪儿也找不到那手提包。

“也许你带它爬树，或者带它去游泳了吧？”小吸吸问。

木民妈妈只是摇头，悲叹：“噢，今天真倒霉！”

接着斯诺尔克小子建议登报。他们就这么办，报纸头版上登了两大栏：

小嗅嗅离开木民庄

黎明时神秘地出走

再用大一点的字体登着：

木民妈妈的手提包失踪

还没有线索，

正在寻找中。

将为找到者举行空前盛大的八月庆祝会。

\* \* \*

消息一传出，森林里、山上、海边都是人，连林中最小的老鼠也参加寻找。只有老弱病残的人留在家里，整个山谷回响着叫声和奔跑声。

“天呐，”木民妈妈说。“真是天翻地覆啦！”不过她心底里暗暗高兴。

“外面底到干吗吵？”某甲问道。

“当然是为了我的手提包罗，孩子！”木民妈妈说。

“你那个黑色的？”某甲又问。“能照出自己，有四个袋小的？”

“你说什么？”木民妈妈问道，她听着太兴奋了。

“黑色的，有四个袋小的？”某甲再说一遍。

“对对，”木民妈妈说。“孩子们，出来玩吧，现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你打的什么主意？”某乙跟着某甲进花园时，问他说。

“见着她那么过难，我可受不了，”某甲说。

“我想咱们得把它来回弄，”某乙叹气说。“太惜可了！睡在袋小里实在服舒。”

某甲和某乙来到还没人发现的秘密地方，把木民妈妈的手提包从一棵玫瑰树丛里拉出来。他们一人一边提着手提包，穿过树林子走，这时候正好是十二点钟。老鹰一看见他们，马上飞去木民谷报告，很快报上就登出最新消息：

木民妈妈的手提包找到了。找到它的是某甲和某乙。

木民家的动人场面……

“这是真的吗？”木民妈妈叫起来。“噢，太好了！你们在哪儿找到它的？”

“在玫瑰丛树里，”某甲说，“睡在它面里真服舒……”

这时候许多人跑来祝贺他们，木民妈妈永远不会想到她的手提包曾经做过某甲和某乙的卧室。（也许这样很好。）

接下来大家什么也不想，只顾着想那天晚上要举行的八月盛会。一切都得在月出之前准备好。准备一个所有该来的人都会来的晚会，它明摆着会给大家很大的乐趣，那是多么带劲的事啊！连麝鼠也表示有点兴趣。

“得有许多桌子，”他说。“小桌子，大桌子——连最僻静的地方也摆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晚会，没有人愿意还在老地方坐着的。我怕比平时更坐不住。一开头得给大家最好的东西。接，下来就无所谓了，因为他们都已经自得其乐。不用再准备歌曲等等去打搅他们，让他们自己爱表演什么就表演什么吧。”

麝鼠发表了这么一通含有无比智慧的惊人意见后，又回到他的吊床上去读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万物无用论》。

“我戴什么好呢？”斯诺尔克小姐激动地问小木民矮子精说。“戴蓝色羽毛还是戴珍珠冠呢？”

“戴羽毛吧，”他说。“就让羽毛围着你的耳朵和脚踝。或者再插两三根在你的尾巴上。”

她谢过小木民矮子精以后，飞也似地跑开，在门口跟拿着些纸灯笼的斯诺尔克小子撞了一下。他生气地咕噜着骂妹妹不中用，走进花园，就在树上开始挂灯笼。

这时赫木伦正在合适的地方安排烟火。这些烟火当中有孟加拉闪电、蓝色的星雨、银喷泉，还有喷出星星来的火箭。

“简直叫人等不及了！”赫木伦说。“咱们可以先放一个吗？”

“白天放看不见，”木民爸爸说。“不过你高兴的话，可以拿一个炮仗到贮藏土豆的地窖里去放放。”

木民爸爸正忙着在阳台上一个大木桶里做混合糖汁。他放进杏仁和葡萄干、百合汁、姜酒、白糖、肉豆蔻、一两个柠檬。还放上两品脱杨梅汁，使糖汁做出来味道特别好。

他不时尝一尝……很不错。

“只有一件事很可惜，”小吸吸想起来说。“没有音乐——吹口琴的小嗅嗅走了。”

“咱们开无线电收音机，”木民爸爸说。“瞧吧，样样都会进行得很好的……咱们第二杯就为小嗅嗅祝酒。”

“那么第一杯为谁呢？”小吸吸很想知道。

“当然是为某甲和某乙罗，”木民爸爸说。

准备得越来越热火朝天。山谷里、森林里、山上和海边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带来吃的喝的，摆满花园里一张张桌子：大桌子上是一大堆一大堆闪亮的水果，一大盘一大盘三明治，在树丛底下的小桌子上放着麦穗、用稻草串起来的浆果和带叶子的坚果。木民妈妈在浴槽里放上油，准备煎饼，因为木盆不够。接着她从地窖里拿出十一大瓶木莓汁。（说来真可惜，第十二瓶打破了，因为赫木伦正好放炮仗——不过也没什么，并不浪费，地上的木莓汁大都让某甲和某乙舔光了。）

等到天黑得可以点灯笼的时候，赫木伦敲锣通知大家，晚会开始了。

某甲和某乙坐在最大一张桌子的头上。“想想吧！”他们说。“大家这么碌忙半天，全都为了我们！真叫人不白明。”

开头非常庄严，大家穿上最好的衣服，甚至感到有点别扭和不舒服。他们相互问好，鞠着躬说：“天没有下雨，真是太好了，想一想吧，手提包到底找回来了。”没有人敢坐下来。

接着木民爸爸作简短的开会词。他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感谢某甲和某乙，随后讲到八月夜短，大家要尽情狂欢，最后他讲也小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等于通知木民妈妈可以把一小车煎饼推出来了。大家噼噼啪啪地拍手。

场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晚会很快就变得热烈万分。整个花园——实际上是整个山谷——满是点着灯的小桌子，萤火虫闪闪烁烁，树上的灯笼在微风中摇晃，像发亮的果子。

烟火神气地射向八月天空，高高地爆出白色的星雨，星雨又慢慢地落到山谷上来。所有的小动物向暴雨抬起头来，大声欢呼——噢，太美了！

接着蓝色的星雨开始落下，孟加拉闪电在树梢上空旋转。木民爸爸把他那一大桶红色糖水顺着花园小路滚过来。人人拿着他们的玻璃杯跑过去。木民爸爸一人给舀一份——递过来的还有茶杯，汤碗，桦树皮大杯，贝壳，甚至用叶子卷起来做的杯子。

“为某甲和某乙的健康干杯！”整个木民谷响彻了欢呼声。“万，万，万岁！万，万，万岁！万，万，万岁！”

“真是个好乐快的日子！”某甲对某乙说，他们两人也为彼此的健康干杯。

接着小木民矮子精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现在我提议为小嗅嗅的健康干杯。昨天晚上他一个人上南方去了，不过我深信他跟咱们一样快活。让咱们祝贺他有一个好地方搭帐篷，还有欢快的心情！”

大家听了都举起玻璃杯来。

“你说得好极了，”斯诺尔克小妞在小木民矮子精重新坐下时他说。

“噢，这个……”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当然，我预先把话都想好了。”

接着木民爸爸把无线电收音机搬到花园里，旋到跳舞音乐的地方，整个山谷里马上都是跳舞，蹦跳，踏脚，扭摆和旋转。树木也传染上跳舞的狂热，甚至那些僵着腿的小老鼠也大着胆子到舞池上来。

小木民矮子精向斯诺尔克小妞深深鞠了个躬，对她说：“我可以请你跳一个舞吗？”他一抬头，只见树梢上空有一羊东西闪闪发亮。

这是八月的月亮。

它升起来，深黄色，大得叫人不相信，边上有点磨损，像个锡做的杏子，它使木民谷充满一种神秘的光和影。

“瞧！今天晚上连月亮上的火山口也看到了，”斯诺尔克小妞说。

“这些火山口一定极其荒凉，”小木民矮子精说。“可怜的魔法师正在那里找呢！”

“要是有个好的望远镜，咱们能看见他吗？”斯诺尔克小妞问道。

小木民矮子精认为可以，不过提醒她别忘了跳舞，这时候晚会更加热烈了。

“你累了吧？”某乙问某甲说。

“不累，”某甲说。“我正在想。家大对我们在实好。我们该报回些什么。”

他们两个嘀咕了一阵，点点头，又嘀咕了一阵。接着他们到他们那个秘密地点去，当他们回来时，一人一边提着那个手提箱。

\* \* \*

半夜十二点刚过，整个山谷忽然充满了粉红色的光，大家停止跳舞，以为又放烟火了，却原来是某甲和某乙打开手提箱。宝石之王在草地上闪耀，比任何时候都美，使得火光、灯笼甚至月亮相形之下都变得暗淡了。大家围住这颗闪耀着的宝石，十分敬畏，话也说不出。

“真没想到有这样美丽的东西，”木民妈妈赞叹说。

小吸吸深深叹了口气说：“某甲和某乙真幸运！”

正当宝石之王在黑暗的地球上像只红色眼睛似地闪耀时，魔法师在高空的月亮上看见了。他本已绝望，不想再找了，又疲倦又难过地坐在火山口旁边休息，而他那只黑豹在不远处睡觉。他一下子认出了下面地球上那红点子

——这正是他寻找了几百年的宝石之王，世界上最大的宝石！他跳起来，眼睛发亮，戴上手套，把披肩在肩头上拴好。他把所有的宝石全扔在地上——魔法师只关心一颗宝石，就是他不到半小时就可能到手的那块宝石。

黑豹驮着他的主人扑向空中，他们开始飞过广大的空间——快得像闪电。嘶嘶响的流星在他们的去路前面飞过，星尘像飞雪似地落在魔法师的披肩上，他只觉得下面那点红色的火越燃越亮。他直飞木民谷，黑豹最后一跳，就平稳和无声地降落在孤山的顶上。

木民谷的居民还是那么张大了口，在宝石之王前面静静地敬畏地坐着。在它的光焰中，他们好像看见了他们曾经做过的一切美好的事，渴望记住它们，并且再做一次。小木民矮子精想起他半夜里同小嗅嗅漫步。斯诺尔克小姐想起她得意地找到了木头女王。木民妈妈想像着自己再一次躺在阳光下的热沙上，抬头透过摇晃着的海石竹穗头看天空。

当每一个人正逗留在遥远的地方，迷失在美好的回忆中时，猛地吓了一大跳：只见一只红眼睛小白鼠从森林中溜出来，直奔那颗宝石之王，后面跟着一只像煤那么黑的大猫。它在草上趴了下来。

大家知道，木民谷从来没有白鼠，也没有黑猫。

“嘘！嘘！”赫木伦赶猫。可那只猫只是闭上眼睛，根本不理睬他。

接着林鼠说：“你好啊，堂兄弟！”可那只白鼠只是忧郁地瞪了它好一会儿。于是木民爸爸拿着两杯糖水走上前，要请新来的客人尝一尝，可它们理也不理。

一种暗淡气氛笼罩着山谷。人们窃窃私语，感到奇怪。某甲和某乙着急起来，把宝石重新放回手提箱，盖上盖子。正当他们想把手提箱拿回去的时候，那只白鼠用后腿站起来，开始变大。它越变越大，大得差不多像木民的房子。它竟变成了红色眼睛的魔法师，戴着白手套。等他长够了，就在草地上坐下，看着某甲和某乙。

“走开，你这老笨蛋！”某甲说。

“你们是在哪里找到这宝石之王的？”魔法师问道。

“少管事闲！”某乙说。

大家从来没见过某甲和某乙这么勇敢。

“我已经找了它三百年，”魔法师说。“我什么也不关心，就只关心它。”

“我们是也的，”某甲说。

“你不能拿走他们的宝石，”小木民矮子精说。“他们光明正大地从格罗克那里买下了它。”（不过他没说他们是用魔法师本人的旧帽子把它换来——他反正已经有了一顶新的。）

“给我点什么东西吃吃吧，”魔法师说。“这件事使我太激动了。”

木民妈妈急忙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大盘果酱煎饼。

魔法师吃饼的时候，大家靠近一点。一个能吃果酱煎饼的人不会太危险。可以跟他谈谈。

“吃好吗？”某甲问他。

“好吃，谢谢，”魔法师说。“我已经八十五年没吃煎饼了。”

大家马上为他难过，更靠近一些。

他吃完煎饼，抹抹小胡子，说：“我不能把你们的宝石硬拿走，不然就是抢了。不过你们不能跟我交换吗，比方说，我用两个钻石山和一山谷的各式宝石跟你们交换？”

“不干！”某甲和某乙说。

“你们不能把它送给我吗？”魔法师又问。

“不——不干……”他们再说一遍。

魔法师叹了口气，接着坐了一会儿，动着脑筋，样子十分难过。最后他说：

“好吧，你们继续开晚剑巴，我也让自己高兴高兴，给你们变点小戏法。我给每个人各变一样东西。现在你们可以每人提出一个愿望。木民家的人先提吧！”

木民妈妈犹豫了一下。“是一样看得见的东西呢，还是一个看不见的希望？”她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魔法师先生？”

“噢，当然明白！”魔法师说。“变出看得见的东西来当然容易得多，不过提一个希望也可以。”

“那我就希望小木民矮子精不再为看不见小嗅嗅而难过，”木民妈妈说。

“噢，天呐！”小木民矮子精红了脸。“我心里难过，怎么会一看就看出来的！”

魔法师把他的披肩抖了一下，小木民矮子精心中的忧愁马上就烟消云散。他的苦苦渴望变成了期待，好受多了。

“我有了一个主意，”他叫道。“亲爱的魔法师先生，请让整张桌子，连同上面的东西，马上飞去给小嗅嗅吧，也不管他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说时迟那时快，桌子飞到空中，连同那些煎饼、果酱、水果、鲜花、糖水和糖果，向着南方飞去了。还有麝鼠留在桌子角上的书。

“唉呀！”麝鼠说。“我只望我的书回来，谢谢你。”

“这就办到！”魔法师说。“喏，给你！”

“《万物有用论》，”麝鼠念书名。“这一本不对。我的一本是《万物无用论》。”

魔法师只是笑。

“现在轮到我了，”木民爸爸说，“不过我很难决定求一样什么东西！我想到的东西很多很多，可没有一样正合适。一座绿色房子会更加有趣，一只小艇也不错。再说我几乎样样都有了。”

“也许你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小吸吸说。“你的愿望可以送给我吗？”

“噢，这个……”木民爸爸说，“这个我还说不准……”

“你得赶紧决定啊，亲爱的，”木民妈妈催他说。“为你的回忆录要一对上好书夹怎么样？”

“噢！这个主意好极了！”木民爸爸高兴得叫起来。当魔法师递给木民爸爸两个红色摩洛哥皮的镶金书夹时，大家欢呼起来。

“现在轮到我了！”小吸吸大声尖叫。“请给我一只船吧！一只像贝壳似的船，有紫色船帆、花木梨桅杆，还有绿宝石做的桨叉。”

“这才算得上是个愿望，”魔法师和气地说，抖了抖披肩。

大家屏住了气，可小船没有出现。

“办不到吗？”小吸吸失望地问道。

“当然办到了，”魔法师说，“不过我只能让它停泊在海滩旁边。早晨你到那里去就找到它了。”

“有绿宝石做的桨叉吗？”小吸吸追问一句。

“当然有。有四个，还有一个备用的，”魔法师说。“请下一位说！”

“唔，”赫木伦说，“告诉你实话吧，我向斯诺尔克小子借了一把园艺用的铲子，弄断了。因此我只要一把新的。”

当魔法师把新铲子变出来的时候，他用很有教养的样子行了个屈膝礼。

“你那么一个劲地变戏法，不觉得累吗？”斯诺尔克小妞问道。

“这些东西很容易变，一点不累，”魔法师回答说。“那你想要什么呢，我亲爱的年轻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斯诺尔克小妞说。“我可以悄悄地说吗？”

她刚很轻很轻地咕噜了一声，魔法师露出有点儿奇怪的表情，问道：“你真希望这样吗？”

“是的！当然希望！”斯诺尔克小妞气也喘不过来地说。

“那么好吧！”魔法师说。“说变就变！”

紧接着大家惊叫一声。斯诺尔克小妞认不出来了。

“你变成什么样子啦？”小木民矮子精急得说。

“我希望我的眼睛像木头女王的那样，”斯诺尔克小妞说。

“是你说她漂亮的，对吗？”

“对，不不不过……”小木民矮子精不高兴地说。

“你不觉得我这双新眼睛漂亮吗？”斯诺尔克小妞说着哭起来。

“好吧，好吧，”魔法师说，“要是不好，你的哥哥可以希望你的眼睛复原，对吗？”

“对是对，不过我本来想要的是另外一样东西，”斯诺尔克小子抗议说。

“她想出傻主意，可不能怪我！”

“你想要什么？”

“一架帮忙弄清楚事情的机器，”斯若尔克小子说，“这架机器能告诉我事情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那太难了，”魔法师摇摇头说。“我变不了。”

“那么我就要一架打字机，”斯诺尔克小子生气地说。“我的妹妹用她那双新眼睛也可以看见东西！”

“是可以看见，不过不太好看，”魔法师说。

“最亲最亲的哥哥，”斯诺尔克小妞照着小镜子哭着说。“请你希望我变回原来的小眼睛吧！我的样子太可怕了！”

“唉，好吧！”斯着尔克小子最后说。“为了家里人，你可以把它们变回来。不过我希望你将来少爱点虚荣。”

斯诺尔克小妞再看看镜子，又哭起来，但这回是由于高兴而哭。她那双有趣的小眼睛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不过她的眼睫毛的确长了一些，她满面红光，抱住她的哥哥说：“小甜饼！小蜜罐！过圣诞节我要送你一架打字机！”

“别别别！”斯诺尔克小子急坏了说。“大家看着，你可不能亲我。别别别，你那么疯我可受不了——就这话。”

“好了！这一家人中，现在只剩下某甲和某乙了！”魔法师说。“你们可以提出个联合愿望，因为你们两个我分不出谁是谁。”

“你不能给自己说出一个望希吗？”某乙问道。

“不行，”魔法师难过地说。“我只能满足别人的希望，变出各种东西。”

某甲和某乙看着他。然后他们交头接耳地嘟哝了半天。

接着某乙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定决为你望希一样西东，为因你太好了。我们要一颗跟我们的石宝一样的石宝。”

大家见过魔法师大笑，却没人相信他会微笑。他高兴得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从他的帽子到他的靴子。他一言不发，把披肩在草地上一抖——瞧！花园里又一次笼罩着粉红色的光，就在他们面前，草地上放着宝石之王的双胞胎——宝石之后。

“现在你不再过难了吧？”某乙说。

“不难过了，”魔法师用斗篷轻轻地把那颗发亮的宝石拿起来。“现在每一个动物可以提出他希望要的东西！我在天亮前将满足大家的要求，因为我得在太阳出来以前回家！”

于是大家轮流提愿望。

噉噉喳喳说话的、大笑的、哼着歌的林中动物在魔法师面前围成一大圈，他们各有各的要求。求得太多蠢的可以再求一次，因为魔法师这时候心情特别好。跳舞又重新开始，一车车煎饼在树下推过。赫木伦放起越来越多的烟火，木民爸爸拿出放进了漂亮新夹子的回忆录，大声地把他的一些童年回忆念给大家听。

木民谷里从来没有开过这样快活的庆祝会。

吃掉所有的东西，喝掉所有的饮料，谈各种各样的事情，跳舞把腿都跳断了，在天亮前宁静的时刻回家睡觉，——噢，这多么美好啊！

现在魔法师飞回世界的尽头去，而老鼠妈妈钻进她的窝，他们各有各的快乐。

可最快乐的恐怕要算小木民矮子精。他跟着他的妈妈穿过花园，这时候月亮在黎明时分暗淡下来，树木在大海吹来的晨风中簌簌抖动。

木民谷里现在是秋天，没有秋天，春天又怎么能回到这儿来呢？

## 彗星来到木民山谷

### 第一章 在密林中

在一场可怕的大水以后，有一家叫做木民的小动物，在另一个山谷里找到了他们被冲走的房子（关于这场大水后面专门有个故事）。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安了家，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这个山谷美极了，时时可见欢乐的小动物在蹦跳，处处可遇盛开着鲜花的树木。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从山上流下来，到木民家房子边拐了个弯，便一直流向远方，消失在另一个山谷之中。不用说，那里的小动物也一定在纳闷：这条小河究竟从哪里流过来的呢？

一天早晨，也就是木民爸在小河上修好桥的那个早晨，小动物小长鼻有了一个新发现（在这山谷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等着他们去发现呢）。当他正在树林中游逛时，突然看见一条他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小道。这条小道曲曲弯弯神秘地通向密林深处，消失在绿色的阴影之中。小长鼻出了神，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足有好几分钟。

“这些小河与小道真有意思。”他想到，“你看着那小河从你身旁流过去，看着那小道从你身旁穿过去，会突然迷惑起来：究竟它们要走向哪里呢？多想跟过去看看个究竟啊！可是我得赶快先去木民家，告诉他们的儿子小木民，好让他和我一起探探这个奥秘。光我一个可不敢去，怕有危险。”于是他拿出铅笔刀在树上刻了一个秘密记号，好在回来时作认路的标记。他得意地想：“小木民知道后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一溜小跑赶回家，要知道吃午饭也是不能耽误的。

小长鼻到家时，小木民正安装秋千板。听小长鼻这么一说，他也兴奋起来，很想弄清这条神秘小道。于是一放下饭碗，他们俩就出发去察看了。

爬到半山腰，那里有一片蓝色的梨树林，上面挂满了大黄梨。这么好的果子，即使小长鼻不嚷嚷肚子饿，他们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我们最好捡落果，”小木民说，“因为妈妈总是用落果做果酱的。”他们摇了会儿树，拣了些落果。

小长鼻只他们的收获非常满意。“这些梨，该你拿着。我有我的事，我是开路的，没工夫操这些果子的心。”

他们来到了山顶上，回过头来朝下看。只见山谷里木民家的房子已是个蓝色的小点点。小河像条绿色的绶带。再找那秋千，怎么瞧也瞧不着了。“我们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过。”小木民一说到这，他们俩都感到又激动又紧张，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小长鼻东嗅西闻，一会儿抬头看看太阳，一会儿测测风向，一会儿再闻闻空气，摆出一副他是个了不起的开路先锋的架势。

“应该在这里一个什么地方，”他忙说，“我在树上刻过秘密记号。第一个记号是刻在一棵李树上的。”

“会不会在这里？”小木民指着刻在左边那棵树上的一个花体字问道。

“不在那里。啊哈！在这里！”小长鼻尖叫起来，他在右边那棵树上发现了一个同样的花体字。

几乎是同时，他们两个都看见了第三个同样的花体字。这个字刻在他们前面的那棵树上，而且刻得很高，至少离地面有三呎。

“就是这一个，我敢肯定。”小长鼻说着伸了伸身子去够那个花体字。

“可是我太矮了，够不着呀！”

“可不得了！吓死人啦！”小木民看了看周围惊叫起来，“到处都是花体字，有些差不多有100呎高。我说，小长鼻，你发现的这条小道是条鬼道吧。现在那些小鬼们用那些花体字来迷惑我们，好让我们进不去。你说是吗？”

小长鼻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这时，一阵咯咯的“鬼”笑声打破了树林中的寂静。一个黄色的大梨飞了下来，差点打在小木民的眼上。小长鼻惊叫一声躲了起来，而小木民却生了气。他决心要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在捣鬼。突然间，他看清楚了。原来是只丝毛猴。这是小木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只丝毛猴。

这只猴子蹲在树杈上。小小的个，黑呼呼的。长一身柔软的细毛，活像只天鹅绒球。他的脸圆圆的，与全身比起来，颜色最淡（与小长鼻的脏鼻子的颜色差不多）。这只猴虽小，笑声却太极了，要跟他的身子比起来，简直大了十倍。

“不要怪里怪气地乱笑！”小木民喊起来。他看清猴子比他小，“这个山谷是我们的，你赶快走开，要笑到别的地方去笑。”

“讨厌的小坏蛋！”小长鼻咕咕哝哝地说。装出一副他根本不在乎的样子。可是那只丝毛猴，却用尾巴把自己倒挂在树枝上，笑得声音更大了。他对着他们又扔了些栗子。鬼哭一般地又笑了一阵，然后蹦到树林深处不见了。

“他跑了！”小长鼻嚷起来，“跟上，我们追过去。”他们撒腿就追，慌慌张张在灌木丛和荆棘丛里钻进钻出，碰得各种成熟的浆果和松果像雨点般从头顶上落下来，脚底下，各色小动物吓得纷纷逃命，窜进了他们的小洞。

丝毛猴在他们前面逃着。他从这一棵树荡到那一棵树。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你不觉得……（喘气）我们这样追一只无聊的小猴可笑吗？”小长鼻呼哧呼哧地说直，“我看……（喘气）他没什么用处。”

小木民同意他的说法。于是他们坐到了一棵树下，假装着想心事。丝毛猴一见他们坐下来，便也在他们头上的一个树杈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学着他们的样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这是他逗人取乐惯用的伎俩。

“别理他。”小木民悄声地说。然后又大声说道：“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小长鼻，你说对吗？”

“对。这条小道看上去也非常有意思。”小长鼻答道。

“小道。”小木民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下。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了，“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条神秘小道吗？”他气吁吁地说。

这条小道看上去倒真是有点神秘的味道。

头顶上，梨树、橡树、白杨树的树枝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黑暗隧道，一直通向令人莫测的森林深处。

“现在我们可不能闹着玩了。”小长鼻说。他想起了这次当开路先锋的是他，“我在前面找路。你留心着点，要有什么危险就敲三下。”

“我往什么东西上敲？”小木民问。

“你想往什么东西上敲就往什么东西上敲。”小长鼻说，“就是不能说话，那些梨呢？你是怎么搞的？我说，你一定把他们弄丢了。啊呀！亲爱的，什么事都要我亲自操心吗？”

小木民懊丧地皱起眉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这样，他们摸索着朝这个绿色隧道的深处走。小长鼻找路。小木民注意危险。丝毛猴在他们头上攀着一根根树枝往前跳。

小道曲曲弯弯，一会儿进树林，一会儿出树林。越往前走路越小。到最后就看不出有什么路的痕迹了。小木民有些泄气了。“好啦，看来就这个样子了。”他说，“这条小道不一般，一定是通到一个什么非常神秘的地方去的。”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失望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在这时，一阵若咸味的风迎面吹来，同时一阵阵微弱的浪涛声，也从远处传过来。

“是海。”小木民欢呼起来。迎着风跑过去，他兴奋得心头怦怦直跳。在海中游泳是他最大的爱好了。

“等一等，”小长鼻喊起来，“别把我拉在后面！”

可是，小木民一口气一直跑到了海边才停下来。他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的波涛，浪峰上还冒着白色泡沫呢。

过了一会儿，小长鼻才从树林中跑到这里。“这里真冷。”他说，“我问你，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与哈蒂，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小动物一起过海的情景？那次暴风雨太可怕了。我晕船晕得真厉害。”

“那是过去的事了。”小木民说。“现在我要去游泳。”说罢他就径直冲进了海浪里。木民族动物总是这样的，他们除了躺在床上有时穿点衣服外，平时身上总是光光的。所以游泳也不必费心脱衣服。

这时候丝毛猴也从树上爬下来，走过去坐在沙滩上看着他们。“你们在这里想干什么？”他喊道，“难道你们不觉得这里又潮又冷吗？”

“我们真的把这只小猴吸引住了。”小长鼻说。

“是的。我说，小长鼻，你会睁着眼潜水吗？”小木民问道。

“不会。”小长鼻说，“我也不打算学会。在海底会碰到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想潜水你尽管去好了。可是要碰到什么倒霉事，别怪我。”

小木民“呸”了一声就一头扎进了大海浪里。他穿过闪闪发亮的绿色水泡一直向下游去，在稍深一点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片卷曲的海草。这些海草，身上缀满了漂亮的海贝，白色的、粉红的，在水流中微微摆动。再往下游，一片墨绿色，越往下去，颜色越深，最后看到的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了。

小木民回头游上来冲出了海面，正好有一个大浪把他推上了海滩。这时小长鼻和丝毛猴正坐在那里高喊救命呢。

“我们还以为你不是给淹死了，”小长鼻说，“就是叫沙鱼给吃了呢！”

小木民又“呸”了一声说：“大海，我已习惯了。我潜到海底时，想出来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计划。

但是我怕叫外人听去。”他说着，示意地朝丝毛猴看了看。

“滚开！”小长鼻对丝毛猴说，“我们有秘密事要讲。”

“哟，求求你，叫我也听听吧！”丝毛猴恳求道。要知道猴子这东西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大的动物：

“我保证，我不漏一个字。”

“叫他发个誓，好不？”小木民说。

“好，为什么不？”小长鼻说，“还得叫他正儿八经地发个誓。”

“跟着我说，”小木民说，“我保证，这辈子不漏一个字，要不就让我大地把我吞掉，就让老妖把我骨头折断，罚我永不吃冰淇淋。”

丝毛猴跟着小木民说了一遍，但有些心不在焉。猴子的注意力从来都是

不会持久的。“好，”小木民说，“现在我讲给你们听。我的计划是在海底采珍珠，采来后放在盒子里，再把盒子埋到沙子里。”

“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盒子呢？”小长鼻问。

“这件事由你和丝毛猴办。”小木民答道。

“为什么老是叫我干那种难事？”小长鼻忧伤地问，“而你尽做有趣的事。”

“刚刚你不是做过开路先锋了吗？”小木民说，“再加上，你又会潜水。好了，别傻了。”

小长鼻和丝毛猴出发到海滩上去找盒子去了。

“讨厌的小坏蛋，”小长鼻咕咕哝哝地说，“本来他自己能够找到这倒霉盒子的，却非让我们去不行！”

他们在沙子中掏着挖着，找起盒子来。但没过多大一会，猴子把找盒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竟捉起螃蟹来了。有一只螃蟹以它那种奇特的横行法飞快地向前爬着，很快躲到了一块石头下。猴子他们赶过去朝石头下看去。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螃蟹的那两只眼珠子，好像装在两根小棍的顶端似的，在威吓地舞动着。他们追着、捉着，过了很长时间。最后螃蟹跳进了一条石头缝里，并用沙子在面前筑起了一道防护墙。他们看到，这只螃蟹是捉不住了，这才罢休。

“完了，叫它给跑了。”丝毛猴说，“来，咱们来爬岩石玩吧！”

这里是个荒漠的小海湾。到处矗立着锯齿般参差不齐的岩石。他们爬上了一块岩石这才发现，他们来到了一块突出在海面上的岩石顶端。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悬崖，下面就是海。

“你一定害怕了，不敢再往前走了，是吗？”丝毛猴问。它觉得它有四条腿，爬到前面去容易得多。

“我什么时候害怕过？”小长鼻答道，“我不到前面去停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从这里看风景，要比在那边看美得多。”丝毛猴嘲弄地露齿笑了笑，把尾巴翘得半天高，一跳一蹦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传过来丝毛猴的笑声。“喂！”他叫道，“我给自己找到一座房子了。还是一座不坏的房子呢！”

小长鼻犹豫了一会儿，但终究经不住那座房子的诱惑（他十分喜欢建在不平常地方的房子）。他紧紧地闭上眼睛，沿着岩石的顶部向前移动。海浪的飞沫有好几次泼了他一身。他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小动物保护神保佑。他感到他生下来还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也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他慢慢地，一步一步沿着岩石顶部向前爬去。突然，他叫猴子尾巴给绊了一下，于是他睁开了眼。只见那丝毛猴趴在那里，肚子贴着地面，头伸进了一个岩石洞，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高兴得哈哈笑个不停。

“怎么回事？”小长鼻说，“你说的房子在哪儿呀？”

“在这里面！”丝毛猴叫喊了一声就钻进了岩石洞不见了。这时小长鼻看到，这是个山洞，一个他做梦都在我的真正的山洞。这个山洞的洞口很小，一到里面就开阔起来，有一个大房间那么大，岩壁光溜溜的升向洞顶，洞顶上有一个裂缝，太阳光就从那裂缝里射进来。山洞的地上平平整整地铺着一层白细沙。

丝毛猴急急匆匆地冲到山洞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个裂口。他用鼻子嗅了嗅便开始在沙子里掏起来。

“这里可能有许多螃蟹。”他嚷起来，“过来帮我看着点。”

“安静。”小长鼻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是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山洞。”他用尾巴把沙子扫扫平，叹口气。“我要住在这里一辈子。”他想，“在岩石壁上支起一个小搁板，在沙地上挖一个睡觉洞，到晚上再点上一盏小油灯。嗯，还得做个绳梯，这样好爬出洞顶看大海。小木民知道了又会大吃一惊的。”

一想到小木民，他突然记起了他采珍珠要盒子的事。“我说，丝毛猴，”他说，“盒子的事怎么办？你觉得小木民真的需要盒子吗？”

“什么盒子？”丝毛猴问。他的记性太差劲了。“哟！就是还有盒子的事，真烦人，快！”接着他只一眨眼的功夫，便钻出了山洞，沿着岩石的顶部爬了回去，又从那里下到了沙滩上。

小长鼻慢慢地跟在丝毛猴后面。有好几次他得意地回过头来看他的发现——山洞。他满意得有些忘乎所以，岩石顶上的危险也忘了。他回到了沙滩上，默默地沉思着，向着小木民采珍珠的地方，步履艰难地走去。这时小木民已采了许多珍珠，他们整齐地排在沙滩上闪闪地发着光。小长鼻看见，小木民还在海浪中像个钓鱼浮子似的一忽儿沉下去，一忽儿浮上来。再看那丝毛猴，他已经坐在沙滩上，正忙着周身搔痒痒呢。

“我是珍珠保管员。”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些珍珠我已经数了五遍了，可是每一遍数出来的数都不一样。你说怪不怪？”

小木民蹚水里走过来，双臂饱满了牡蛎，连尾巴上都卷着几个。“嗨！”他一边说，一过把眼睛上的海草抖下来，“今天就弄那么多了。盒子找到没有？”

“海滩上哪有那么多盒子好找？”小长鼻说，“盒子没找着，可我们倒有了个重大发现。”“什么发现？”小木民问。真是快活事一桩接着一桩：林中小道的秘密揭开了，在海里游泳游够了，采珍珠采了一大堆，现在又来个什么重大的发现，太叫人高兴了。小长鼻顿了顿，然后像舞台上朗诵台词那样说道：“一个大山洞！”

“是不是那个山洞？”小木民问道，“门口有个小洞，爬进去里面有岩石壁，有沙铺地？”

“不错，正是！”小长鼻得意地答道，“正是这样一个山洞，是我亲自发现的。”他对丝毛猴眨了眨眼，可是那小猴子并没有在意，正聚精会神地数它的珍珠呢，这已经是第八遍数了。什么山洞，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太好了！”小木民说“真是个好消息，用一个山洞藏珍珠比用一个盒子藏强许多。我们马上到那里去。”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小长鼻说。于是他们三个把珍珠运到了山洞里，整整齐齐地铺在沙地上。然后他们躺了下来。透过洞顶的裂缝仰望天空。

“你知道吗？”小木民说。“要是你能向天上飞去，一直向上飞，飞呀飞，飞过千千万万哩，就到了一个黑洞洞的地方。那里的天空不是蔚蓝色的，而是漆黑一片，就是在白天，也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小长鼻问。

“就是这个样。”小木民回答道，“在那黑洞洞的地方有许多天空大怪物，蝎子啦，熊啦，羊啦什么的。”“这些东西危险不危险？”小长鼻问。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危险。”小木民答道，“只是他们要吃别的星星。”小长鼻陷入了深思，反复地想着小木民说的事。他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沙地上，望着那透过洞顶照进来的阳光，看着它慢慢地在沙地上向前爬去，一直爬过去，最后爬到了珍珠上。小木民和小长鼻回到山谷中，来到他们的蓝色房子时，已经傍晚。上了新漆的小桥，十分鲜艳。桥下，小河在静静地流淌。木民妈正在装饰花坛，她把一个个贝壳排在花坛的周围。“我们已吃过晚饭。”她说，“你们最好自己到食品柜里去找点吃的，孩子们。”小木民兴高采烈，欣喜雀跃。“我们今天到的地方离这里至少有一百哩。”他说，“我们顺一条神秘小道往前走，后来我找到了一种非常值钱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名字，因为我们发过誓。不过之个东西的第一个字是‘王’旁，第二个字的右边是‘朱’字。”

“我也发现了一样东西，它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下面一横，上面三竖，第二个字‘王’加个‘同’。”小长鼻大声说，“行了，我只能提示那么多了，不能再往下讲了。”

“好极了！”木民妈说，“真没想到，一天里竟有两大发现！不过现在你们还是快点去吃晚饭好，宝贝。汤还在炉子上热着。不要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来，爸爸在写东西呢。”

她继续摆贝壳，一个蓝的，二个白的，一个红的。按这个办法摆好后，看着确实美。她轻轻地吹着口哨。突然她发现天快要下雨了。风越刮越大，摇撼着树干，翻卷着树叶。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聚集着一团乌云，慢慢向天空升去。“我希望，再也不能发大水了。”她想着。雨点撒下来时，她赶快拉起没有摆完的贝壳走进了屋里。

在厨房里她看见小木民和小长鼻缩成一团，躺在角落里。他们由于一天的跋涉，累坏了。她在他们身上盖上了一条毯子，然后靠窗坐下来织补木民爸的袜子。

雨，在外面唰唰地下。雨点敲打着房顶，发出嗒嗒的响声。在那遥远的海边，雨水滴进了小长鼻的山洞。在密林深处，丝毛猴爬进了空心树，一直爬到底部，把尾巴卷到脖子上御寒。

深夜，所有的人都上床睡觉了，木民爸听到了一声哀鸣。他惊觉起来听着。雨水在排水管里哗哗地流着。在风声里什么地方砰地响起一声关门声。接着传过来一声哀号。木民爸赶忙穿上了衣服走出去察看。

他先朝天蓝色房间里看了看，又朝金黄色的房间里看了看，再朝油漆已经剥落的旧房间里看了看。到处都是静静的。于是他拉开了沉重的门闩，开门朝外看。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他的手电射出了一条白光，只见那面点像宝石一样在白光中闪闪发光。

“噯呀！这是个啥东西呀？”木民爸叫起来。在台阶上趴着一只湿漉漉，样子怪可怜的东西。它的两只黑眼珠在手电光下亮晶晶的。

“我是麝香鼠。”那个可怜的小东西胆怯地说，“你知道吗？我是哲学家。恕我冒昧，你在修桥时把我在河岸上的家完全毁了。既然家都没有了，再出什么事也不怎么在乎了。可是我还得说，即使是哲学家，也并不愿把自己淋得像只落汤鸡呀！”

“我感到十分抱歉。”木民爸说，“我不知道你在桥下住着。请进。我相信，我妻子会给你安排好住处的。”

“我对睡觉的地方，要求并不高。”麝香鼠说，“说实在的，也不需要

床呀什么的。有一个洞让我钻进去就满足了。当然喽，对一个哲学家来说，舒服也罢，不舒服也罢，反正是一个样。尽管这么说，毕竟还是有一个洞好……”他讲这番话也没有想叫木民爸听了难堪的意思。他说完后抖擻抖擻精神进到了房子里，摇晃了几下身子把水抖落下来，说道：“这是间多么漂亮的房子呀！”

“这是我们的木民家族常用的房子样式。”木民爸说。这时他看出来，和他说话的人不一般。“本来这所房子是我建在别的地方的，几个月前一场大水把它冲到了这里。我希望你呆在这里会感到愉快。我觉得在这所房子里工作还是很不错的。”

“在什么地方我都能工作。”麝香鼠说，“我的工作大不了就是思考思考。我从小就想，世间一切事物都显得是那么样的没有必要。”

“怎么会都没有必要呢？”木民爸对他的说法感到稀罕，“来杯酒驱驱寒，怎么样？”

“酒嘛，我得说，倒是不很需要的。”麝香鼠答道，“不过，来一点也未尝不可。”

于是木民爸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厨房，摸黑打开了食品柜。他伸直身子去摸放在顶层的棕榈酒。怎么也够不着，他再使劲伸身子，还够不着，伸呀摸呀。突然，啪的一声，他打翻了一只菜盘子。一下子整个房子活起来了。人们喊着叫着，砰砰地开门关门。木民妈爪子里捏着一支蜡烛，从楼上跑下来。

“啊，是你！”她说，“我以为一定有什么人撞进门来了。”

“我想把棕榈酒取下来，”木民爸说，“可是不知哪个蠢家伙，会把这只该死的菜盘子就放在搁板边上。”

“算了。”木明姨说，“这只菜盘子多难看呀！打烂了倒是件好事。站到凳子上，亲爱的，这样就够着了。”

木民爸站到凳子上，取下一瓶酒，三只杯子。

“那第三只杯子给谁用？”木民妈说。

“麝香鼠。”木民爸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打算住在我们这里。当然喽，这要得到你的允许，亲爱的。”于是他把麝香鼠叫了进来，向木民妈作了介绍。

他们坐在游廊里喝酒，为相互的健康干杯。尽管在半夜里，小木民和小长鼻也还是得到了许可下楼来了。外面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风直往烟囱里钻，呼呼地号叫。

“我从小就在这条河边生活。”麝香鼠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天气。当然并不是说这对我会产生什么影响，只不过是给我一些新的东西让我思考罢了。山那边的山谷又热又干燥。雨要是下在那边就是件大好事。我们这里，每天早晨的露水就很重，不需要什么雨。”

“麝香鼠叔叔，你说你从小就在这里生活，那你是怎么知道山那边的情况的？”小长鼻问道。

“有一只水獭曾经游到这里来过，他对我说的。”麝香鼠答道，“我从来不去作那种没有必要的旅行的。”

“我喜欢旅行！”小木民说，“什么叫没有必要。我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只有吃粥和洗……”

“别作声，孩子。”木民妈说，“麝香鼠是聪明人。他什么都了解。他也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没有必要做的道理。不过，我的希望仅仅是，就像我说

过的那样，不再发大水。”

“谁也说不清！”麝香鼠说，“最近来空气中肯定有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我有一种不十分清楚的预感，因此我思考得比平时多。对我说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的。但是，最近要出什么事，这是肯定的。”

“是可怕的事吗？”小长鼻问道。他把长睡衣紧紧地裹在自己身上。

“谁也说不上来。”麝香鼠说。

“好了，我们都去睡觉吧！”木民妈说，“夜里叫孩子们听吓人故事不怎么好。”

于是他们各自爬回到了自己睡觉的地方。不一会，都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天空中还是照样乌云密布，树林里也还照样是冷风呼呼地号叫。

## 第二章 带尾巴星星

第二天仍是阴天。麝香鼠来到院子里，躺到吊床上思考起哲学问题来。木民爸在天蓝色房间里写回忆录。小木民在厨房门口闲荡。

“妈妈，”他说，“麝香鼠讲了那么多不祥预兆。你是不是觉得，他已经知道要发生的事了。”

“我觉得他心中也不十分清楚。”木民妈说，“不要管这种事了，宝贝。也可能他在大雨中着了凉有点头晕。好了，和小长鼻一起去玩吧，再到蓝色的树上摘些梨来。”

小木民走着，心中一直在嘀咕。他决定等以后有机会再找麝香鼠问问，他和小长鼻找来了一架长梯，上了小山。

“我们是不是去那个山洞？”小长鼻问。

“对。”小木民答道，“等一等，我们得先在这里给妈妈摘些梨。”

他们走到了一棵最大的蓝色树跟前，抬头一看，见那丝毛猴正坐在树枝上向他们挥手呢。

“你们好！”他尖声尖气地喊道，“天气糟透了！我家里给淋得透湿。整个林子也弄得一塌糊涂。你们是不是来捉螃蟹的？”

“没有时间弄那。”小木民说，“妈妈等着做果酱呢。而且，我们还有比捉螃蟹更重要的事情呢。”

“什么重要的事情，说给我听听！”丝毛猴说。

“只有事到临头才能告诉你。”小木民说，“现在谁也不十分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事真要来到，那就十分吓人。当然，这种事也可能压根儿不会来。不过，最近来你可感觉出来，空气有些不寻常。”

丝毛猴疑惑地“啊哈”了一声说道，“这真太有意思了！”

“好了，别耍嘴皮子了。”小木民说着把梯子搭上蓝色树，“现在来帮点忙。”

摘梨，那太有趣了。摘下来的梨一个个扔到地上，就像欢蹦乱跳的皮球，向四面八方滚去。小木民他们三个摘呀，扔呀，喊呀。梨在地上蹦呀，滚呀，直到盖满一地。丝毛猴笑得像发了疯一样，差点从树上摔了下来。

“够了。”小木民气喘吁吁地说，“我们一年里吃不了那么多果酱。来，现在我们把这些梨统统滚到河里去。我到小桥那里去把它们堵住。你们在这里干。丝毛猴，你负责滚梨，小长鼻，你到河边去看着点。”

当丝毛猴把一个个梨滚下山坡时，小长鼻兴高采烈地叫喊起来：“嗨嗨！开始向河里滚梨喽！”接着他向小河边跑去。梨一个个扑通扑通掉进了河里。有的在水流中打旋，有的撞到河中间的石头上又蹦了过去。小长鼻跑前跑后，手里拿着一根长杆子，他到这里拨一拨，又到那里捅一捅。小木民在桥下把梨一个个抓住，在河岸上堆成了一大堆。

过一会儿，木民妈走出家门，敲着锣喊道：“吃午饭了，孩子们！”

“好极了！”当他们来到院子里时，小木民说，“摘了一大堆。”

“不错，你们采的真不少！”妈妈大声说，“我还从没见过那么多的梨呢！”

“那么，这回总该答应我们把午饭带到外面去吃了吧！”小木民说，“到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地方去吃，行了吧！啊？”

“嗯嗯，让我们去吧！”小长鼻恳求道，“最好多带点吃的东西，好让

丝毛猴也跟我们一起吃。再捎点柠檬水，行吗？”

“当然行，宝贝。”木民妈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好吃的东西包好放到篮子里，顶上还放把雨伞以防下雨。

当他们到达山洞时，天气还是阴沉沉灰蒙蒙的。一路上，小木民一直在担心他的珍珠。他沉默不语，径直向着山洞走去，一到洞口便马上爬了进去，他惊叫起来：“有人来过！”

“竟有人敢到我的山洞里来！”小长鼻叫起来，“讨厌的小坏蛋！”

珍珠，原来是很整齐地摆成一排排的，现在都已拢到了地中央，并摆成了一种图样。“不管它摆成个啥样，我们最好再数一数。”小木民对跟他们一起来的丝毛猴说，“你是保管员，你数。”

丝毛猴一连数了四遍，每遍都不一样。“原来是多少？”小木民问。

“我不记得了。”丝毛猴说，“不过我当时数时，每次的得数也是不一样的。”

“嗯，”小木民说，“这倒是实话。但是我感到奇怪，谁会来这里呢？”

他们坐在那里忧闷地看着珍珠堆成的图样。

“这个图样看起来像个什么东西。”小木民终于醒悟过来，“我看像个星星。”

“还带有一个尾巴。”丝毛猴说。

小长鼻疑惑地看看猴子。“一定是你干的。这不是你，又是谁？”他说道，因为他还记得很清楚，猴子刻在林间小道两旁树干上的花体字，正是这个图样。

“本来应该是我，”他说道，“但这次正巧不是我。”

“那又可能是谁呢？”小木民说，“现在不要管它了，先吃饭要紧。”

他们从篮子里取出食物，打开纸包，把薄煎饼、夹心面包、香蕉和柠檬水分成三份。在他们三个高兴地大吃大嚼的这段时间里，这才算是安静了几分钟。吃完后，他们在沙地上扒了几个坑，把包装纸和香蕉皮埋到里面。埋好后又挖了一个坑把珍珠埋好。然后小木民说：

“饭吃完了，这件事情我也想得有点眉目了。什么人把珍珠摆成带尾巴星星的样子，好像是要警告我们，要不就是威胁。也许，有一帮子家伙，比如说一个秘密集团，由于什么原因正在生我们的气。”

“你认为这个集团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吗？”小长鼻问。他显得有些焦虑不安。“他们很可能是生我的气对不对？”

“是的，特别是生你的气。”小木民说，“很可能是这样的。你发现的这个山洞碰巧原来是他们的，”

小长鼻脸色苍白。他说：“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幸好谁也没有注意到小长鼻已经开始害怕。他们出了山洞来到岩石顶部。大家只顾眺望大海，谁也没有再去看小长鼻一眼。这时大海像一个巨大的灰绸鸭绒垫，上面绣着朵朵白花。这些白花不是别的，原来是那些停留在海面上的海鸥。他们都头朝海的远方。

突然，丝毛猴笑起来。“看哪！”他说，“那些可笑的海鸥，可能它们也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海洋垫子上的绣花而已。瞧它们把自己绣成了一颗大星星！”

“还带着一个尾巴！”小木民叫起来。

小长鼻吓得一阵哆嗦，拔脚就溜。他这时已完全忘了会从这里掉进大海

的危险，匆匆忙忙跑过岩石的顶部。他穿过沙滩，一直向木民山谷奔去。一路上，他一会儿叫草丛树根绊倒，一会儿又叫树枝缠住，一会儿摔个长鼻子着地，一会儿又溅着水花踩过小溪。跑呀！奔呀！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总算逃到了木民山谷。这时他已头晕目眩，精疲力竭。但一到木民家门口，还是拼了一股子劲，像箭一样射了进去。

“出什么事了？”木民妈问。她正坐在那里搅果酱。小长鼻紧紧地挨着她，把头藏在她的围裙里。“有帮子坏蛋正在追踪我。”他嗫嚅地说，“他们要来抓我。还要……”

“有我在这里，他们不敢。”木民妈说，“好了，不要怕。现在你去把那平底锅舔干净，高兴吗？”

“我还是害怕。”小长鼻呜咽地哭着说，“不光是现在怕。说不定我要怕一辈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要我舔平底锅，也许不等我舔完锅边，那帮追我的家伙就到了。”

当小木民到家时，妈妈的果酱罐已经满满的了。小长鼻正在舔平底锅，已经舔到锅底了。

“哼！”小木民说，“怪事还在后头呢！”

“什么怪事？”小长鼻从平底锅上抬起头来，焦急地看着小木民问道。

“没什么。”小木民答道，他不愿再叫他害怕了。“让我去和麝香鼠谈谈。”

麝香鼠躺在吊床上沉思。

“您好，麝香鼠叔叔。”小木民说，“你知道已经开始发生的新鲜事吗？”

“万变不离其宗，不会有什么新东西。”麝香鼠说。

“不，”小木民说，“这回的的确是件新鲜事。森林里有人在到处作秘密记号——可能是威胁，也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刚刚我和丝毛猴回家时，就看见妈妈准备做果酱的梨，有人也把它们摆成带尾巴星星了。”

麝香鼠用他那明亮的黑眼睛看了看他，抖动了一下胡子，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事情还没有完。”小木民不罢休，继续说道，“海鸥在海上也排成了这种星星的队形。树木中蚂蚁走的路线看起来也像这种星星。我看这是一个秘密集团想报仇，想用这来恐吓小动物小长鼻的。”

麝香鼠摇摇头。“我十分尊重你的推论。”他说，“但是毫无疑问，你是错误的。完全彻底错误的。”

“要是我错了，倒是件好事。”小木民说。

麝香鼠又阴郁地“哼”了一声，说道：“当然，这件事对我来说反正都是一个样。但是我得承认，我的预言得到证实使我感到多少有些满意。”

“你这是什么意思？”小木民问，“是不是说有什么不吉利的事快要临头了？”

麝香鼠一言不发，皱起额头，静静地思忖着。“你知道带尾巴的星星意味着什么吗？”他终于开口了。

“不知道。”小木民说。

“那是彗星。”麝香鼠说，“这种星在天外黑洞洞的空间里闪着白光，

后面还拖着一条燃烧着的尾巴。”

“啊呀！吓死人啦！”小木民惊叫起来。他由于恐怖两眼发黑。“这种彗星会到我们这儿来吗？”

“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仔细研究过。”麝香鼠说，“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彗星来还是不来，没什么两样，因为我认为世间一切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

小木民朝寂静的灰色天空看了看，脑子里寻思，天空跟平时还不是一个样。“这个彗星，不管它来还是不来，”他喃喃地说，“我是不会喜欢它的，完全不会喜欢的。”

“我想现在我该睡觉了。”麝香鼠说，“去玩吧，我的孩子。去尽情地玩吧！”

小木民犯愁了。“还有一件事，”他说，“有没有什么人对彗星的脾气知道得多一些？有没有什么人知道，彗星是否会撞到地球上来？”

“有，独山天文台的教授们应该知道。”麝香鼠说道，“有关彗星，他们知道得最多，他们不知道的，别人也不会知道。不过现在，你该走了，让我安静一会儿。”

小木民沉思着走开了。

“他说什么来着？”等在拐弯处的小长鼻问道，“真是个秘密集团吗？”

“不是。”小木民说。

“也不是天上的怪物？”小长鼻焦急地问，“不是天蝎也不是大熊？”

“都不是。”小木民说，“这件事你不要再担心了。”

“可是你看上去为什么还这样心事重重？”小长鼻问。

“我正在盘算，”小木民说，“我正在盘算我和你应该作一次探险旅行。这将是我们的最远的一次考察旅行。我们去找独山天文台，用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看星星。而且最好马上去，越快越好。”

### 第三章 鳄鱼

第二天早晨。小木民仍在朦胧之中，他却意识到，今天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坐起来打了个深深的呵欠。他想起来了，今天他和小长鼻要出发去作探险旅行。他走到窗前看天气。天空还是阴沉沉的，乌云压着山顶。再看园子里，树上的树叶纹丝不动。尽管天气阴郁，小木民兴奋异常，连对彗星的忧虑也差不多一扫而光了。

“我们倒要先看看这个下流坯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再想办法不让它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想，“不过现在，我最好还是先保守秘密。要是让小长鼻知道了，不知他要怕成啥样子。恐怕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了。”他对小长鼻大声喊，“快起来，小家伙！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木民妈起得很早，正在往帆布背包里装东西。她跑前跑后，一会儿拿羊毛袜，一会儿装夹心面包。木民爸这时正在小桥边整治木筏。

“妈妈，好妈妈，”小木民说，“我们带不了那么多东西。人家都会笑话我们的。”

“独山里很冷。”木民妈说着又塞进去一把雨伞，一只煎锅。“指南针带上了没有？”

“带了。”小木民回答，“至少，把菜盘子留下吧！我们用大黄叶子盛着吃也很方便。”

“随你的便，我亲爱的小宝贝。”妈妈说着从背包底里翻出了盘子。“现在我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说罢她向小桥走去了。她要在那里送他们出发。

木筏也已经收拾停当，上面还挂起了帆。丝毛猴也来为他们送行。他不肯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他怕水。

麝香鼠没有来，因为他不愿打断他对“一切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一理论的思考。再加上他对小木民和小长鼻有些气。有一次他们竟然偷偷地把头发刷子放到床上来捉弄他。

“记住靠河的右边走。”木民爸说，“我倒真想跟他们一起去。”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他想起了年青时与游荡成性的胖哈蒂一起进行的那次探险。

小长鼻和小木民拥抱了每一个人。缆绳解开了。木筏向小河的下游漂去。

“不要忘了代我向所有家猫族亲戚问好！”木民妈高声说道，“就是那满身粗毛，圆脑袋的。冷了穿毛裤！肚痛药粉在背包左边的小袋子里！”

木筏拐过了第一道湾。此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原始自然风光，迷人又深奥莫测。

天色已近傍晚，在夕阳映照下呈暗红色的风帆松弛地挂着。河面上一抹银灰色。河两岸影影绰绰一片朦胧。静得听不到一声鸟鸣。就是那轻浮欢乐，成天吱吱叫的苍头燕雀也已归巢。这时小河中水流已经缓慢下来。

“今天一整天，什么惊险的事都没有碰上。”小长鼻说。现在轮到她掌舵。“除了那灰蒙蒙的河岸还是那灰蒙蒙的河岸，有什么险好探。”

“我在想，在弯弯曲曲的河流上航行是最冒险的。”小木民说，“你能知道到下一个河湾会遇到些什么吗？你一直吵着说要碰碰什么惊险场面。小长鼻。就怕你真的碰到了，不知会怕成个啥样。一定是晕头转向，手忙脚乱。”

“那倒是可能的。我又不是狮子。”小长鼻不满地说，“我喜欢小小的惊险场面，不大不小的，正合我的意的。”

正说着，木筏开始慢慢地绕弯子了。

“这里马上就要出现正合你意的，大大小小的惊险场面。”小木民指指河湾说。这时他们看见，就在他们的前面，在河岸下的沙地上，躺着一大堆看起来像粗大的灰圆木一样的东西，那些东西，那些圆木也堆成了尾巴星星那种神秘的图样。

“又是那种图样。”小长鼻尖叫起来。

突然，圆木竟然动起来了，而且还伸出了腿。不多一会，这一大堆圆木都悄悄地滑到了水里。

“鳄鱼！”小木民喊起来，跳过去抓住了舵，“但愿他们不是过来追我们的。”

整条河好像到处都是这些丑八怪了。它们的眼睛露在水面上，闪耀着惨淡的绿光。更多的这种吓人的灰蒙蒙的家伙，正从河岸上向水中慢慢地爬动。

小长鼻坐在木筏的后部，吓呆了。他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有一条鳄鱼把鼻子升起来凑到了他身边，他才不得不拿起桨来狠狠地朝着它的头敲过去。

这真是够惊险的了。你看那些鳄鱼，尾巴鞭打着水面，张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愤怒地乱冲乱咬。木筏被冲得危险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

小木民和小长鼻牢牢地抓着桅杆，拼着命呼救。幸好这时候刮起了一阵小风，鼓满了帆，木筏开始向下游漂去。鳄鱼在后面跟了长长的一溜，个个凶狠地张着大嘴。

小长鼻用爪捂着脸，小木民也吓得不知所措，慌乱中从背包里拉出毛裤向那些追赶者扔去。

扔出去的毛裤立刻把鳄鱼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它们疯狂地争抢着、撕咬着。等到毛裤的每一块小片都被吞下时，小木民和小长鼻已经漂下去好几哩了。

“啊呀！真吓死人！”小木民说，“有这样的惊险场面，你总该满意了吧？”

“你自己不也喊救命了吗？”小长鼻说。

“我也喊了吗？”小木民说，“我不记得了。不管怎么说，幸亏妈妈叫我们带毛裤，这真帮了大忙了。”

河面上已经暗下来。木筏靠了岸。他们在岸上一棵大树的树根间烧起一堆篝火做煎饼，做好一张就用手指从平底锅里捏出来往嘴里填一张。吃完晚饭后，他们钻进了睡袋，夜幕降临了。

## 第四章 大蜥蜴

一天又一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可又不下雨。柱状云一块接着一块匆匆忙忙地向前滚动着。大地上万物在期待着雨点。小木民和小长鼻坐在木筏上继续向东漂去，越漂越远。太阳老不露脸，他们感到周身不舒适，因而情绪抑郁，也不愿多说。他们一会儿打打扑克，一会儿凑几句顺口溜，一会儿又从河里捉条鱼来放到罐子里玩。但是更多的时间里，他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看那向后逝去的河岸。小木民不时地抬头凝视天上的乌云，想在乌云分开时在缝隙里看到那彗星。可是乌云总是连成一片。他憋不住想跟小长鼻说，他们这次出来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彗星这个空中怪物。可是一转念又想，这样做有点冒风险。小长鼻一听到这就会惊慌的。

一路上，他们一共遇到胖哈蒂们三次。这些小小的白色小动物，不知为什么总是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在那漫无边际的流动中究竟要探索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小木民他们见到他们涉水过河。第二次第三次见他们划着轻舟过河，显得比第一次还紧张。他们以很快的速度前进。可是他们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小木民和小长鼻向他们问好：“您好！”却得不到任何回答。

现在河两岸的景色完全不同了。银色的白杨树、梨树、橡树不见了。只有那些枝叶茂密的，看上去黑油油的树林佇立在那空旷的沙滩上。而远处的背景上，一架笔陡的灰黄色山脉直插天际。

“唉，亲爱的，”小木民叹口气说道，“这条河真是没完没了！”

“再来打会儿扑克吧！”小长鼻建议道。

小木民摇了摇头。“我不想打。”他说。

“那么让我来给你算算命。”小长鼻又说道，“在你的命中，很可能会从天上得到一颗闪闪发光的吉星。”

“谢谢。”小木民痛苦地说，“我的星星够多的了，有的不带尾巴，有的还带尾巴呢！”

小长鼻长长地叹了口气，两只爪子托着下巴颏，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看着那奇特的风光。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东西。这个东西像是一个圆锥形黄色冰淇淋纸盒。这是他们一个星期来看到的第一个色彩鲜艳的东西。这个纸盒就放在河边上。顶上好像还有面小旗什么的飘扬。

等到小木民和小长鼻靠近一些的时候，他们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音乐声，而且是支欢快的乐曲。他们兴奋地竖起耳朵听着。木筏慢慢地向声音滑过去。终于他们看清楚了。这是顶帐篷。他们高兴得叫了起来。

音乐声停止了，从帐篷里走出来一个名叫琴鼻子的会唱歌的小动物。他手中拿着一支口琴，绿色的旧帽子上插着羽毛。他喊道：“喂！小船！喂！”

小木民抓过舵把，木筏摇晃着向岸边靠过去。

“把缆绳抛上来！”琴鼻子喊着，急切地跳着蹦着。“真没想到！多有意思！跑那么远是来看我的？”

“是的！也不完全是……”小木民边登岸边说道。

“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来看望我，或者不是，这没多大关系。”琴鼻子答道，“在这荒凉的地方，你们居然也来到了，这使我非常高兴。在这里

过夜，怎么样？”

“我们很愿意。”小木民说，“我们离家以后还没见到过一个小动物呢。好像过了许多年似的。你究竟为什么要住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呢？”

“我是一个徒步旅行家，到处为家。”琴鼻子答道，“我周游四方。我喜欢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扎帐篷。住下来觉得无聊时就吹吹口琴。”

“你真的喜欢这个地方吗？”小长鼻望着周围那荒漠的景象，感到十分惊讶。

“当然喜欢。”琴鼻子说，“瞧那黑色天鹅绒般的树，远远看去灰茸茸的有多好看。再看那远处的山脉，像涂上了一层深紫红色！有时候你还会发现有大野牛到这里来，它们身上灰溜溜的，却还走到河边去瞅自己映在水里的丑模样。”

“你……嗯，恐怕是个画家吧？”小木民迟疑地问道。

“要不，是诗人？”小长鼻猜测地说。

“我啥都是！”琴鼻子边说边放上咖啡壶烧水，“我看得出来，你们是探险家。你们准备考察什么？”

小木民清清嗓子，感到很自豪。“嗯，我们啥都想去考察一番。”他说，“就是天上的星星，也想弄个明白。”

这番话引起了琴鼻子的极大兴趣。

“去考察星星！”他大声说，“我也想跟你们去。星星是我喜欢的东西，睡觉时，我经常躺着看星星，心里琢磨着，谁在星星上呢？人又怎样上去呢？看呀想呀，一直看到睡着为止。天空中有那么多眨巴眨巴的小眼睛，你看它们有多亲切。”

“我们要去考察的星星可不那么亲切。”小木民说，“正好非常凶狠。”

“你说什么？”小长鼻说。

小木民自知说漏了嘴，有点儿脸红。我是说，天上的星星，”他说，“有大的也有小的，有亲切的也有不亲切的，还有别的什么的。”

“星星也会对我们不亲切吗？”琴鼻子问道。

“是的，那种带尾巴的星就很凶。”小木民答道，“这种凶狠的星就是彗星。”

小长鼻终于明白过来了。“好家伙！你瞒着我！”他责怪地说，“这种带尾巴星星的图样，到处可见，可是你说过，这种图样并不表示什么。”

“你还小，还没有到啥事情都能告诉你的时候。”小木民答道。

“还小！”小长鼻叫起来，“这倒好，我说，你把我带来作探险旅行，可又不告诉我要探什么险！”

“不要小心眼，”琴鼻子说，“小木民，请坐。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统统倒出来吧！”

小木民接过琴鼻子递给他的一杯咖啡，坐下来，开始讲述麝香鼠给他讲过的一切。

“当时我问过爸爸，彗星危险不危险。”他继续说道，“爸爸说彗星是危险的。它们就像个疯子，在天外的黑暗空间中左冲右撞，后面还拖着一条燃烧着的长尾巴。所有别的星球都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就像火车在一定的路轨上运行一样。唯独这种彗星到处乱窜，一忽儿这，一忽儿那，出现在你无法预料的地方。”

“这个脾气倒有点像我。”琴鼻子说着笑了起来，“彗星一定是个空间

旅行家！”

小木民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没什么好笑的。”他说，“如果彗星真要撞到地球上，那就够你瞧的了！”

“那会怎么样呢？”小长鼻喃喃地说。

“所有的东西都要爆炸！”小木民忧愁地说。

沉默了很长时间。

后来琴鼻子又慢慢地说：“地球要是爆炸了，那就太可怕了。地球是多么的美丽呀！”

“我们自己将会怎么样呢？”小长鼻说。

现在小木民反倒觉得轻松多了。他已经把秘密和盘托出。他挺挺身子说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独山天文台的原因。独山天文台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在那里我们可以弄清楚彗星是否正向地球冲来。”

“把我的小旗也带上，行吗？”琴鼻子建议道，“可以把它绑在木筏的桅杆顶上。”

他们看了一眼帐篷顶上的旗。“旗上部的蓝色是天空。”他继续说道，“下部的蓝色是海洋。天海之间的那条线是条路。左面的一点是我现在呆的地方。右面的一点是我将来要去的地方。你们觉得怎么样？”

“在这面旗上，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吧？”小木民说，“我们觉得不错！”

“可是这上面没有我。”小长鼻说。

“左面的那个点，要是从高一点的地方看，我们三个都在里面了。”琴鼻子安慰他，“我想，现在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去看点什么。”

于是他们便跟着琴鼻子，小心翼翼地在岩石和荆棘丛中爬上爬下。

“我想领你们去看一个岩石大裂缝。里面有柘榴石。”琴鼻子说，“里面的光线暗一些。这些东西看起来不那么漂亮。但是只要一放到太阳光下，你就会看到，它们是多么的光辉夺目。”

“那些是真柘榴石吗？”小长鼻问。

“那我就知道了。”

琴鼻子答道，“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十分好看。”

他把他们领进了一个深谷。那里静悄悄的，在傍晚的暗淡光线中显得一片荒漠。他们低声说着话。

突然琴鼻子停下来了。“到了。”他悄声说。

他们弯腰朝下看去。

在一条深深的狭窄的大石缝的底部，无数柘榴石在黑暗中闪着淡淡的红光。

这使小木民联想起，在遥远的黑暗空间中，不也有成千上万颗彗星在闪着这样的红光吗？

“啊！”小长鼻压低嗓子说，“美极了！这些柘榴石都算你的？”

“只要我还住在这儿，”琴鼻子漫不经心地说，“我就是这里的大王，我发现的东西都算是我的。整个地球也都是我的。”

“那么你说，我能向你耍一些吗？”小长鼻急切地问，“我可以用柘榴石买艘快艇，或者一双旱水鞋。”琴鼻子大笑起来，说小长鼻想拿多少便可拿多少。他一听这话立即跳进了夹缝就往下爬。他的长鼻子给擦伤了，还差

一点摔了一大跤，但一想到柘榴石快到手就顾不得这些了。他终于爬到了底。喘着长气，用两只微微颤动的前爪，开始拾那些闪光的石头。他兴奋极了，心头怦怦直跳，沿着夹缝一直往里拾去，越走越深，柘榴石堆也越堆越大。

“喂！”琴鼻子从顶上往下喊，“你还不打算上来吗？天凉了，下露了。”

“马上就上来。”小长鼻从下面往上喊，“还有许多……”他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便发现在夹缝的黑暗的尽头，有两颗又大又红的柘榴石，像两只大眼睛闪着光。他摸了过去。

突然，他感到毛骨悚然。原来这两颗柘榴石不是别的，却真是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微微地发着光，向着他移动过来，越来越近。眼睛后面是个披着鳞片的身体。这个身体在石头上摩擦着，发出使人战栗的轧轧声。

小长鼻狂叫一声，像发了疯一样的往回逃。他全身发颤，慌忙向上爬去。可是前爪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而就在这时，那吓人的嘶嘶声已经来到了他的下面。

“出什么事了？”小木民叫道。他已听见了小长鼻往上爬的声音，“那样慌干啥？”

小长鼻没有回答，一个劲地往上爬。等他们把他拉上来，他已经精疲力竭，站也站不起来了。

小木民和琴鼻子都跳到裂缝边上往下看。啊呀！我的天啊！谁见了会不害怕。原来是一条大蜥蜴。它伏那堆闪光的柘榴石上，就像一条令人生畏的巨龙，守护着它的漂亮的宝贝一样。

“啊呀！吓死人啦！”小木民叫道。

小长鼻躺在地上，一个劲地呜呜直哭。

“危险已经过去了。”琴鼻子说，“别哭了，小长鼻。”

“那柘榴石，”小长鼻哭着说，“我一个也没有带上来。”

琴鼻子在他身旁坐下来劝慰他说：“我知道，什么人越贪心，就越会有什么东西来教训他。你看我，见着那些柘榴石毫不动心，只是看上几眼。走的时候装在脑子里就行了，也不必带个手提箱什么的。我两手空空，有多自在。”

“那些柘榴石要能装在背包里带走该多好啊！”小长鼻悲伤地说，“你不想拿，因为你不需要它们，只要看看就行。我不一样，我喜欢什么都要弄到手。这些柘榴石只有拿到手我才安心。”

“不要伤心了。小长鼻，我们一定会找到别的宝贝的。”小木民对他说着高兴话，“好了，提起精神来走吧。外面已经凉飕飕的，怪吓人的。”

就这样，这三个心情抑郁的小动物，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穿过已经暗下来的深谷往回走。

## 第五章 地下河

琴鼻子的参加，给小木民与小长鼻探险旅行增添了不少欢乐。他能用口琴吹奏世界各地乐曲。这些乐曲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能用扑克牌变各种戏法。他能做各式薄煎饼。他有许多有关他自己的精彩又奇特的冒险故事。木筏上活跃起来了。小河也显得更有生气了。现在河道逐渐窄起来了。水流夹在两边高高的河岸中，绕着岩石和巨砾，打着漩涡，急冲冲向前流去。

那些蓝色的和紫色的山脉一天比一天近。它们高高的山峰不时被淹没在滚动的浓云之中。

一天早晨，琴鼻子坐在木筏上，一边自由自在地晃动着伸进水里的脚，一边忙看刻一支笛子。”我记得，“他歪着头开始说。小木民和小长鼻立即竖起耳朵。“我记得那个有温泉的地方，大地盖着一层熔岩。熔岩下面不断地响着一种咕咕嘟嘟的声音。这大概是地球在睡梦中翻身的声音。零乱的岩石东一块西一块。在水汽蒙蒙中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奇特，好像都是飘飘忽忽的假东西。我是傍晚到那里的。做晚饭没有费多少时间，只是把锅往一个温泉口上一架，就什么都做成了。那里遍地翻水泡，处处冒蒸汽。就是见不到一个活着的東西，连个草片片都没有。”

“你的脚烫伤了没有？”小长鼻问。

“我是踩着高跷走路的。”琴鼻子答道，“这种东西用来爬山也不错。记得有一次，沉睡的地球突然醒过来了。一阵 的轰鸣之后，有个山口就在我前面冲开了。红色的火焰，巨大的烟灰云直射天空。那次要是没有那些高跷，我就寸步难行了。”

“火山爆发！”小木民说着屏住了呼吸。

“是的。”琴鼻子说，“这景象真吓人，可也非常壮观。我还看到了一种火妖。许许多多火妖，从地底下涌了出来，像火花那样在空中狂飞乱舞。当然喽，我只能绕过火山走。那里的气温高极了。我踩着高跷以最快的速度往前走。下到半山腰，过了一条小溪，我感到奇怪的是那里的水是凉的。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正当我趴到小溪上喝水时，有个小火妖飘下来掉进了水里。他很快就要熄灭，可还剩有一点点气力向我呼救。”

“你救他没有？”小长鼻问。

“当然救他了。我不会轻易抛弃一个生灵的。”琴鼻子说，“可是当我去捏他时，却把我的手给烧伤了。我把他救到了干地上。慢慢地他恢复了常态，又烧了起来。不用说，他非常感激我。他给了我一样礼物后就飞走了。”

“什么礼物？”小长鼻激动起来，问道。

“一瓶防烫油。”琴鼻子答道，“地球中心的温度高极了，那里的熔岩在燃烧。火妖们在钻进去之前，身上都要涂这种油。”

“在身上涂上这种油，就能在火中行走吗？”小长鼻问。他吃惊得瞪圆了双眼。

“当然能。”琴鼻子答道。

“你为啥不早说？”小木民叫起来，“这下好了，我们都有救了。如果彗星真的来了，我们只要把这种油往身上一涂……”

“可是剩下不多了。”琴鼻子懊丧地说，“我去沙漠旅行了几次，用了一大半。有次房子着了火，我去救火时又用了一些。我不清楚还剩……唉！现在……瓶里只剩一小滴了。”

“大概睁一个小动物用吧，比如说，像我这样大小的小动物够吧？”小长鼻说。

琴鼻子看看他。“也许，”他说，“只够涂满你的尾巴尖。”

“啊哟！救救我吧，给我一点。”小长鼻喊道，“要不，我就只能等死了。”

琴鼻子没有理他。他皱着眉头看看小河。“听，”他说，“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你们听到没有？”

“河上有一种新的声音。”小长鼻说。

不错，现在河的两岸都是岩石，水流夹在中间奔腾而下。它拍打着岩壁，打着旋涡，发出可怕的吼声。

“把帆降下来。”琴鼻子一边命令着，一边走到前边去察看。只见河水翻滚着，流得更急了。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在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突然发现该吃饭了，于是便加快了步伐急匆匆地往家赶。现在河道更窄了，两岸的岩石又高又陡，几乎锁住了去路。河水迸溅着泡沫，挤挤扛扛向下冲去。

“我们还是在这里上岸吧！”为了盖过水的吵声，小长鼻喊着说。

“已经晚了。”小木民叫着回答道，“我们现在只能随着水流往下冲。等到水流平稳了再说。”

但是水流并没有出现平稳迹象。船很快地被带进了独山山脉的群山之中。此时河两岸矗立着的是又潮湿又阴暗的石头山。头顶上，两个山峰夹着的一线天，变得越来越窄。

前面什么地方传来了哗哗的响声。“瀑布！”琴鼻子叫起来，“抓住桅杆！”

他们三个紧紧地抓牢桅杆，闭上了眼睛。哗啦啦，接着轰隆一声，溅起一大堆浪花。他们淋了一身湿……一切平静下来了。他们闯过了瀑布。

“啊呀！真吓死人。”小木民大声说。

一下子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水面上星星点点泛着浅绿色的泡沫还隐约可见。慢慢地，他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这时他们看到，头顶上的一线天不见了，两边的石壁已经在上面连成一片。他们掉进了地下河。

地下河向前伸展着，愈来愈小。真像是在梦境之中。现在水倒是平稳了，可是里面阴森森黑洞洞的，着实令人恐怖。

“事情有些不对头呀！”小木民说，“看样子我们是在往地下钻，而不是向山上走。”

这一情况小长鼻、琴鼻子也看出来了。他们坐下来，沉默了好大一会，琴鼻子才开口说：

“大家听我作首诗来描写一下这个情景，怎么样？诗云：

可怕的水呀，  
湍湍流急！  
温暖的家呀，  
遥遥万里。”

小长鼻捏了捏自己的鼻子补充了一句：

“见了美人鱼，  
可惜没捉住。”

“没有那事，而且这样说不合语法，也不押韵。”琴鼻子说。小长鼻插

上这两句，把琴鼻子的诗兴全扫光了。

地下河拐了一、两次弯，更窄更暗了。木筏不时地撞着石壁。他们都拿起背包准备好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就……又碰了一次，这一次把桅杆都撞倒了。

“琴鼻子，”小木民压低嗓子说，“桅杆给撞倒了，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这表明，要么头顶上的拱顶低了，要么水面高了。再这样下去整个地下水就会充满整个隧道。

“把桅杆扔到水里！”琴鼻子喊着从桅杆上拔下他心爱的小旗，“现在，桅杆没有用处了。”

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与等待。

地下河上开始有了一丝儿亮光。他们已能看清对方的苍白的脸。

突然，小长鼻喊起来：“啊呀！我的耳朵碰到顶了！”接着他又狂叫一声叭倒在木筏上。

“如果我们永远回不去的话，”小木民说，“妈妈又会怎样呢？”

正说间，木筏嘎的一声停住了。他们三个一齐倒了下去，叠成一堆。“我们搁浅了。”小长鼻大声说。琴鼻子探身到边上去察看。

“桅杆顶着了。”他说，“扔到水里的桅杆横着撑在隧道里了。”

“好险哪！数我们命大，逃过了这场灾难！”小木民的嗓音都发颤了。他们看见，就在他们前面，河水汨汨流进了一个黑咕咚的大洞，钻到地下不见了。

“像这种样子坐在船上探险，我已经够了。”小长鼻沮丧地说，“我想回家！总不能呆在这里打一辈子扑克……”

“你这个傻家伙。”琴鼻子说，“还想回家，现在只有出现奇迹我们才能得救。你抬头看看！”

小长鼻抬起头来，从隧道的石头缝里看见了一小片云天。

“糟了，只有鸟儿才能飞出去。”他悲哀地说，“我小时候得过耳炎，经常头晕，现在我又犯病，头晕眼花的，怎么能从那里钻出去呢！”

琴鼻子却掏出了他的口琴，吹起了欢快的探险曲（不是那首“迷人曲”，而是“惊险曲”）。乐曲吹出了惊险、救援和欢乐的旋律，小木民吹口哨作和声（他不会唱，口哨却吹得十分动听）。最后，小长鼻子也用他那刺耳的假嗓参加进来。虽然听起来不太和谐，但倒也有些激动人心。他们的歌声在隧道中回响，透过石缝冲出了洞顶，吵醒了正在顶上睡觉的一只爱默族动物。他是到这里来捉虫的，身边还放着一张捕蝶网呢。

“是什么声音？”爱默惊醒过来，吁了口气说。他看了看他的大口瓶。他捉住的小东西都在里面好好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呀！

这声音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奇怪！”爱默说着趴在地上听起来。“一定是种稀有的毛毛虫在叫。我得把它找出来。”

他匍匐着爬到东，爬到西，用他那大鼻子嗅呀闻呀。他爬到了一个洞口。唔，这里的声音最大。他把头伸进去，一直伸到不能再伸，但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洞下面的那一帮子却借着上面的亮光看见了他的影子。歌声立即停止，紧接着响起一阵狂喊声。

“那些毛毛虫发了疯了。”爱默说着把捕蝶网伸进洞里。

不用说，小木民他们三个不失时机地带着他们的东西一个个跳进了网里。当爱默把那沉重的一网东西拖上来倒到地上时，他惊呆了。原来是三只古怪的小动物。他们在阳光的刺激下不停地眨着眼。“真稀奇！”爱默说。

“非常感谢你，爱默叔叔。”小木民第一个恢复过来，他对爱默说。“生死关头你救了我们。”

“我救了你们？”爱默惊奇地问。“可是我本来并没有想到是在救你们。我是在捉下面吵吵闹闹的毛毛虫呢。”爱默部落的动物在领会别人的意思时总是有点慢。可是只要不打扰他们，他们总是乐呵呵的。

“这里是不是独山？”小长鼻问。

“我不知道。”爱默说。“不过这里有趣的蛾子倒是不少。”

“我想这里就是独山了。”琴鼻子一边说，一边眺望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漠凄凉的岩石群。这些岩石群零乱地散布在山上。这里的空气也是冷嗖嗖的。

“天文台在哪里呢？”小长鼻问。

“我们去找去。”小木民说，“我相信，一定在最高峰。不过我还是想先喝点咖啡再走。”

“咖啡壶忘记在木筏上了。”琴鼻子说。

小木民太爱喝咖啡了，听到咖啡壶忘记在木筏上急得赶忙向洞口冲去往里看。

“啊呀！我的宝贝！”他感到伤心。木筏已经不见了，恐怕已经掉进那个可怕的水洞里头了。

“还算好，我们已经离开了木筏。”琴鼻子愉快地说，“我们是出来找彗星的，有没有咖啡壶算个啥。”

“你们找的‘彗星’是不是稀有品种？”爱默问。他以为他们在谈论蛾子呢。

“是的。可以说是。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作稀有品种。”琴鼻子回答说，“要知道一百年才有一次呀！”

“好极了！”爱默喊起来，“那我一定得想办法逮一只。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是红的，还有一个长尾巴。”琴鼻子回答说。

爱默拿起笔记本来把它记了下来。“这一定是个稀有品种蛾 *Snufsigaiónica*。”他认真地说，“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博学的朋友们，这种珍奇的昆虫是以什么为生的？”

“以爱默动物为生。”小长鼻说着咯咯地笑起来。

爱默气得涨红了脸。“小家伙”，他严肃地说，“拿我开玩笑。我对你们的科学知识很是怀疑。那好，我走。”说着他把大口瓶放进了口袋，拾起了捕蝶网，蹒跚地走开了。

爱默走远了，估计他听不见了时，小长鼻笑得更厉害了。“多有意思！”他又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个老家伙以为我们在讲虫子呢。”

“不尊敬老人是不对的。”小木民严肃地说，但也没有完全板起面孔。

天气已经不早。他们以最高峰为目标出发了。

## 第六章 独山天文台

时已傍晚，只见那古老笔陡的山峰被雾蔼掩盖，隐隐约约，似在梦幻之中。雾气好似条条灰白色纱带，在峡谷深渊之间飘忽缭绕。偶而在薄雾间也绽开一丝缝隙。在这缝隙之中便露出了那陡峭的岩壁，岩壁上可看到那秘密记号——带尾巴的星星。

远远看去，在一个山岭下，有一个针孔那么大的亮点。要是走近了看，那是一个小小的亮着灯的黄绸帐篷。现在从帐篷里正传出来琴鼻子的口琴声。这欢乐的乐声与这荒凉寂寞的景色极不和谐，听起来确是感到有些奇特。在不很远的地方，有只鬣狗听到了这乐声，仰起头来惊愕地哀号了几声。这哀号声惊醒了帐篷中的小长鼻。他被吓得紧张不安。“那是什么在叫？”他气吁吁地说。

“噢，别害怕。”琴鼻子叫他放心。“想听故事吗？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几个月前我遇到过诺克部落的动物，他们身上的颜色会变。”

“没有。”小木民急切地说，“诺克动物是什么样的动物？”

“你真不知道诺克动物是什么吗？”琴鼻子惊讶地问，“我想，他们大概与你同属一个科，因为他们的样子和你们一个样。只有一个地方与他们不同，就是他们的颜色不是白的，而像复活节的彩蛋那样，五颜六色，还有，当他们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就会改变身上的颜色。”

小木民生气了。“是这样吗？”他说，“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一科里有那样一个分支。真正的木民科动物经常是白色的，会变颜色，算什么话！”

“不过，不管怎么说，那些诺克动物跟你们很像。”琴鼻子心平气和地说，“有一个是浅绿色的，另一个是紫红色的。我从监狱里逃出来时碰到他们……也许，你们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吧。”

“不，不，我们爱听。”小长鼻尖着嗓子嚷起来。小木民只是哼哼了几声。

“好，我讲。事情是这样的。”琴鼻子开始了他的故事，“有一次在瓜地里我摘了一只西瓜来吃。那片地里长满了西瓜。我寻思，那么多瓜，多一个少一个不当紧。可就在我张嘴往下咬的当儿，从附近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又丑又肮脏的老头子。他对着我吵起来。我听了一会，觉得再听那么多的脏话花不来。于是我推着西瓜（瓜太重拿不动）沿着小路往前滚。嘴里吹着口哨，好让我的耳朵里不再灌进那脏老头的骂人话。他喊起来了，说要去叫警察来追我。我对他呸了几声。你想想看，我哪里会把警察放在眼里！”

“你的胆子真大！”小长鼻十分羡慕，他低声说。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琴鼻子说，“现在你们要听仔细，这个丑八怪老头竟然他本人就是警察！他冲到房子里，穿上了制服，向我追过来。我跑呀，跑呀。西瓜滚呀，滚呀。我越跑越快，西瓜也越滚越快。到最后我和西瓜滚成一团，不知哪是瓜哪是我了。”

“就这样，你被抓进了监狱，是吗？”小木民说，“也正是在那个地方，你碰到了那些你叫他们为诺克的动物，是吗？”

“不要打断我！”琴鼻子说，“下面我就讲。我蹲的牢房又寒冷又恐怖。墙上挂满了蜘蛛网。墙角尽是老鼠洞。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逃出了监狱。就在监狱外面我遇到了诺克兄妹。”

“你是不是先把床单搓成绳，再用这根绳从窗户上吊着爬出来的？”

“不是的，我是用开罐头的小刀在地上掘洞。”琴鼻子说，“有两次，我太性急，挖的洞太短。第一次爬上去一看，正好在卫兵的背后。第二次还没有出监狱墙。我爬下来接着再往前掘。第三次爬出洞来一看，是片萝卜地。真遗憾，为什么不是西瓜地呢？诺克和他的妹妹正在附近的一条小溪里用他们的尾巴钓小鱼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尾巴钓小鱼。”小木民说，“大家都该珍惜自己的尾巴。后来呢？”

“噢，我们在一起呆有好几个小时，吃着小鱼，喝着立金花酒，庆祝我从监狱脱险。”琴鼻子答道，“妹妹诺克姑娘身上是淡绿色的，真是漂亮呀！她一身蓬松毛，一对蓝眼睛炯炯有神。她会编草席。要是你肚子痛，她还会为你调制镇静药草饮料。她经常在耳朵后插上一朵花。脚脖子上带着金脚镯。”

“算了，算了。又是姑娘故事！”小木民嘲弄地说，“老掉牙了。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听了叫人高兴的故事？”

“难道我从监狱里逃出来这个故事，还不叫人高兴吗？”琴鼻子说着吹起了口琴。

小木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爬进睡袋，翻过身来脸朝墙。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他自己长得很像的那个诺克姑娘。他献给她一朵玫瑰花，插在她耳朵后面。

第二天早晨，他一坐起来就自言自语地说：“做这样的梦有多愚蠢！”

别的人已开始拆帐篷了。琴鼻子宣告，他们今天就可到达最高峰。

“你能保证天文台就一定在最高峰吗？”小长鼻一边问一边伸长脖子往上看。可是啥也看不见，山顶正淹没在云雾之中。

“这个嘛，用不着我保证，”琴鼻子答道，“你只需要看一看地上就可以知道。你看，这里到处都是烟头，这一定是那些专心致志的科学家随便从山顶上的窗户里扔下来的。”

“噢，我懂了。”小长鼻说。但他显得有点懊丧。他想，为什么我就不能从这些烟头里看出问题来呢？

他们开始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向上攀登。为了安全，他们相互间用绳子串联着。

“不要忘了我说的注意事项。”走在最后的小长鼻喊道，“要不，出什么事别怪我。”

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

“唉呀！”小木民擦去额上的汗水说，“妈妈还说这里冷。谢天谢地幸亏鳄鱼把我的毛裤给吃了！”

他们收住脚步回过头来看下面的山谷，感到自己在那绵亘的山脉中显得是多么渺小而又孤独啊！这里可以看到的唯一的有生命东西就是那只在天空展翅盘旋的鹰。

“这只鸟多大啊！”小长鼻叫起来，“可只有它一个孤零零地在地方飞来飞去。我都为它惋惜。”

“我想，这里不只是它一个，一定还有一位鹰夫人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几个鹰孩子。”琴鼻子说。

鹰在他们头上翱翔盘旋。它转动着脑袋，两只眼睛闪着寒光，强有力的鹰嘴带着锐利的钩。突然间，它展开翅膀，悬浮在空中不动了。

“我感到纳闷，这鹰停在那里不动想干什么？”小长鼻说。

“我不喜欢它那副长相。”小木民焦虑地说。

“也可能……”琴鼻子刚开口说，突然狂叫起来，“看哪！鹰扑过来啦！”

他们一齐扑倒在岩石上，慌乱地四处找藏身的地方。鹰急剧地扑动一阵翅膀，朝着他们猛冲过来。这时，他们挤到了一条石缝里，绝望地紧紧抱在一起。眼看着鹰马上就到。

这真像一阵旋风。一时间他们被鹰的那两只猛烈扑击岩石的巨大翅膀盖庄。但不多一会儿，一切又都平静下来了。

他们吓得骨头发酥，从躲藏的地方偷眼向外张望。只见那鹰这时已冲到了他们脚下的山谷中，在作半月形飞翔，接着又向上飞去，然后消失在山峰之间。

“它没有捉到我们，一定会感到羞愧。”琴鼻子说。“鹰是最骄傲的动物。它不会再来了。”

小长鼻掰着指头算起来：“鳄鱼、大蜥蜴、瀑布、地下河、鹰，我们已经经历了五次惊险场面了。恐怕，以后单调生活又要开始了。”

“还有一次最最惊险的事情在后头呢。”小木民说，“彗星就是那最后一次。”

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那蔚蓝色的天空。”他忐忑不安地说，“来，我们走吧！”

中午时分，他们爬到了伸手便可摸到云雾的地方。山路又险又滑。潮湿的雾纱在他们周围缭绕。这里冷得要命（小木民又想起了他的毛裤）。一切都淹没在可怕的空幻虚缈之中。

“过去我一直认为，云彩一定像羊毛一样软乎乎的，钻到里面一定很舒服。”

小长鼻一边打喷嚏一边说：“哈嚏！我悔不该跟着你来探这个倒霉的险。”突然，小木民停下来不走了。

“等等”，他说，“那里有个什么东西在闪光。

亮晶晶的……是钻石在发光。”

“一定是钻石！”小长鼻叫起来。他最喜爱宝石了。

小木民又向前迈了几步。后面的两个，也跟着串着他们的绳子向前迈了几步。“是个金脚镯。”他终于看清楚了。

“当心！”琴鼻子喊起来，“那是悬崖边！”

可是小木民没有理会。他慢慢地爬到了悬崖边。伸长了身子向下去钩那个金脚镯。琴鼻子和小长鼻在后面把绳子拉得紧紧的。还够不着，小木民又向下爬了爬，终于抓到了那个金脚镯。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诺克姑娘的？”他问道。

“是的，一定是她的。”琴鼻子叹口气说，“看来，她从这里掉下去了。这么一个年青漂亮的姑娘，多可惜！”

小木民难过得一句话也不想说。他们悲伤地接着向山顶上爬。

云雾稀起来了。空气也暖和了一些，他们在一块岩石顶上停下来休息，默默地凝视着在他们周围缭绕的灰色雾气。突然间，雾气形成了团团，滚动着离去了。终于，这三个疲惫不堪的旅行家，看清了他们呆的地方是个什么地方了。这里的景色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一片云海就在他们脚下，看上去是那样的柔软，美丽，他们差一点就要跨出岩石一头扎下去，在云海中跳舞

了。

“我们现在到了云的上面了。”琴鼻子郑重其事地宣布道。再看那天空，在被云彩长时间遮盖以后突然又露了脸，显得是那样的美丽。他们转着身子看了一圈。

“瞧！”小长鼻低声说。他心里有些害怕。“从这里看，天空不是蔚蓝色，竟是淡红色！”

“也许是因为太阳快要下山了。”琴鼻子疑惑地说。

但是小木民表情严肃地说：“不对，恐怕这是彗星放的光。它现在正朝着地球冲过来呢。”

就在他们头顶上那个凹凸不平的山峰上，天文台佇立在那里。就在这个天文台里，科学家们寂寞地伴着星星生活。他们吸了成千上万支纸烟，也作了成千上万次成功的观察。

他们默默地走上了山顶。来到天文台前。小木民推开了门。里面有一个楼梯。他们顺着楼梯往上走，来到了一个有玻璃房顶的高大房间的门口。房间中央放着一架巨大的望远镜。它慢慢地转动着，观察着天空。有一架机器一直在簌簌作响。两位教授在忙碌着，一会儿拧拧螺丝，一会儿按按开关，一会儿又作作记录。

小木民轻轻地咳了一声，毕恭毕敬地打了声招呼：“您好！”可是科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他们。

“今天天气真好！”小木民稍稍提高了嗓子说。可是还是没有反应。于是他只好走过去胆怯地碰碰教授的胳膊。

“先生，我们走了几百哩来看你。”他说。

“怎么搞的！你们又来了！”教授大声说。

“请原谅，”小木民说，“我们是第一次来。”

“那么说，刚才有一对夫妇太像你们了。”教授喃喃地说，“到这里来的人成群……我们没有时间，你要知道简直是一点时间也挤不出来。彗星是九十三年以来大家最感兴趣的东西。好了，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或想要做些什么，快说吧！”

“我只是想……想知道……以前来过这里的小动物中间，”小木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个娇小的叫做诺克的动物姑娘……她身上是淡绿色的……全身蓬松毛……可能耳朵后面还插有一支花……”

“你的说法太不科学了。”教授不耐烦地说，“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刚刚倒是来过一个饶舌的小姑娘，一直跟我唠唠叨叨，说什么丢了一个小玩意儿。好了，现在你走开吧！你已经浪费掉我四十四秒钟了。”

小木民紧张不安地退了出来。

“怎么样？”小长鼻说，“彗星正往这里飞吧，”

“什么时候到这里？”琴鼻子问。

“啊呀！我是怎么搞的，把主要问题给忘了。”小木民咕咕哝哝地说着脸红了，“可是那个诺克小姑娘倒是来过这里。她还活着呢。她没有从那个悬崖上摔下去。”

“唉！我该怎么说你呀！”琴鼻子光火了。“我真不懂你！”小长鼻说，“过去我总认为你对姑娘是不感兴趣的。这可倒好。不说了，让我去问。”他匆匆地来到另一个教授跟前。“请问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望远镜呀？”他很有礼貌地说，“我对彗星很感兴趣。你的事迹我都知道。你在这里作出了许

多重要发现。”

教授很是满意，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现在就想看吗？”他说，“那就过来看吧，我的小朋友。”

他为小长鼻调整好望远镜，要他往前走一定。小长鼻刚开始看时，感到有些紧张害怕。他从望远镜中看见天空是黑沉沉的，巨大的星星在闪烁，好像是些有生命的东西。再往远处看，有一个东西在闪着红光，活像是只凶恶的眼睛。

“那是彗星吗？”他低声说。

“是的。”教授说。

“可是它怎么不动呀！”小长鼻疑惑不解地说。“而且也没有看到什么尾巴呀！”

“它的尾巴拖在后面呢。”教授解释说，“它是照直向地球冲来。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动。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一天比一天大。”

“什么时候到地球呢？”小长鼻边说边透过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小红点。

“根据我的计算，十月七日下午八点四十分彗星将击中地球，也可能比这晚四秒钟。”教授说。

“到那时地球上将会怎么样呢？”小长鼻问。

“会怎么样？”教授惊奇地说，“嗯，关于这，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我将作出记录，这点你可以相信。”

“先生，今天是几号，你能告诉我吗？”小长鼻问。

“十月三号。”教授答道，“六点二十八分。”

“那么说，我想我们应该走了。”小长鼻说，“谢谢你的帮助。”

小长鼻洋洋得意，神气活现地回到了他的同伴那里。

“我和教授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他说，“我们一起得出了结论：彗星将于十月七日下午八点四十分掉到地球上，也可能比这晚四秒钟。”

“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得赶紧回家了。”小木民焦急地说，“只要我们赶在彗星前面到家告诉妈妈，那就不要紧了。妈妈会有办法的。”

他们离开了天文台，踏上了回家的长长的旅程。

天渐渐黑下来。抬头看天空，万里无云，那个可怕的红光也就更明显了。低头瞧山谷，带子般的小河，一块块树林隐约可见。

“我早就想离开这倒霉的石头世界了。”小长鼻说，“在这种地方，即使是诗人，也会感到腻烦的。”

“我真想知道诺克兄妹是在什么地方过夜的。”小木民说，“我要把金脚镯交还给那个可怜的姑娘。”说着他加快了步伐，越走越快，别的人差不多快追不上了。

## 第七章 彗星出现在天空

十月四日黎明，晴空万里，但是当太阳徐徐升起到山顶之上，把天空染成一红色时，却出现了一缕奇怪的阴霾，遮住了太阳。这一夜他们没有停下来搭帐住宿，而是走了整整一个通宵。

小长鼻有只脚上打了个水泡。他嘴里不停地嘟嘟嚷嚷。

“喂，你不会光用那只好脚走。”琴鼻子说。可是这也无济于事。终于，小长鼻忍不住了，他不肯再往前挪动一步。

“唉哟！”他呻吟着，“我头也晕，眼也花。”

他干脆躺到地上了。

“我们得抓紧走。”小木民说，“我还得尽快地找到那个诺克小……”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找……”小长鼻打断他，“你那位诺克小姑娘。但这关我什么事。我周身难受。我觉得我生病了。”

“我们等他一会儿，不行吗？”琴鼻子说，“我们可以一边等一边玩滚石头游戏。你玩过这种游戏吗？”

“没有。”小木民说。

琴鼻子找来了一堆大圆石。“你拿住一块。”他说，“这样拿，再用力把它滚到悬崖边。对，就这样，石头到了悬崖边就向下滚。”他喘着气，“你看，滚下去了。”

他们站在悬崖边伸头向下张望。只见那块圆石一路上噼噼啪啪响着往下滚。带起来的小石头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回声久久地在山谷中回荡。

“真好玩！”小木民叫起来，“我们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又把一块大圆石滚到了悬崖边。大圆石到了崖边晃动了几下没有滚下去。

“嗨呀！推！”琴鼻子喊着，“嗨呀！推！”

轰隆一声圆石掉下去了。可是，吓死人啦！小木民用力过猛来不及缩回来。琴鼻子刚刚醒悟到这会出多大的乱子，说时迟，那时快，小木民已经摔倒在崖边上，然后跟着大圆石一起溜下了悬崖。

要不是腰上缠着绳子，现在世界上，木民部落恐怕已经又少了一个了。琴鼻子赶忙扑倒地上，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准备着拉绳子。啊哟，这真是致命的一拉。琴鼻子好像从腰间被切成了两半。

小木民挂在绳子上来回摆动着。他太重了。

琴鼻子被一点点地拖向悬崖边。在他的身后绳子也拉紧了。绳子的那一头是拴着小长鼻的，他也开始感到绳子在拉他了。“别拉！”他叫道，“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我是病号！”

“还不赶快拉绳子。要不你也马上就完。”琴鼻子说。

就在这时，从悬崖下面传上来小木民的声音：“救救我，把我拉上来！”

小长鼻终于明白过来了，他知道出什么事了。他吓得连自己的病痛也忘了。他慌乱地挣扎着，把绳子紧紧地缠在自己身上，缠到一切可以缠到的东西上，一直缠到结结实实地拉不动，琴鼻子可以拉着绳子往回爬为止。

“我喊拉，你就拉。”他对小长鼻说，“一，二，拉！”他们用了吃奶力气使劲往上拉，拉呀拉，一直拉到小木民露出了悬崖边，先是露出耳朵，然后是眼睛，一点点鼻子，整个鼻子，最后是全身。

“啊呀！吓死人啦！”小木民叫起来，“我原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俩了。”

“要不是我，你早就完蛋了。”小长鼻洋洋得意地说。琴鼻子瞪了他一眼，却没有说什么，他们三个便坐下来休息。

“我们干了蠢事了。”小木民突然说。

“干蠢事的只有你自己。”小长鼻说。

“简直是犯罪。”小木民没有理会他，只管自己说，“我们滚下去那么多石头，就不会有一块砸着诺克小姑娘？”

“要是砸着了，那她就躺在那里永远也起不来了。”小长鼻无动于衷地说。

小木民非常担忧。“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走了。”他沮丧地说，“把彗星忘了可不好。”

他们继续赶路，沿着山坡往下走。头顶上，在淡红色天空的映衬下，太阳放着惨淡的白光。

在山脚下，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在许多大岩石中曲折穿行。小溪的河床全是沙子。爱默大叔坐在小溪攮边，两只疲劳的脚泡在水里，在一个人独自叹气。在他身旁放着一本大书，书名是《东半球蛾类及其习性与不正常行为》。

“奇怪！”他喃喃地说，“没有一只蛾子有红尾巴。这本来可能是有尾蛾类，学名是 *Dideroformia Archiboldes*。可现在没有一只是有尾巴的。”他又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小木民，琴鼻子和小长鼻从石头后面走了出来，意外地出现在爱默叔前面，并向他问好：“您好！”

“啊呀！把我吓了一跳！”爱默叔叔大声说。

“看样子还是你们三个。今天早晨那响声太可怕了。我想，这里大概又发生了一次山崩。”

“你在说什么呀？”小长鼻问。

“我说这里又发生了一次山崩。”爱默叔叔答道，“太可怕了！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像下冰雹一样往下滚！我的一只最好的大口瓶给砸烂了。我也只好躲开。”

“我们从上面过来的时候，就不兴敲下几块石头滚下来吗？”琴鼻子说，“在这样的路上走，找几块石头滚下来是非常容易的。”

“你的意思是这次山崩是你们搞出来的？”爱默叔叔说。

“嗯……是的……有点像。”琴鼻子答道。

“你们这一帮，我上次就认为不怎么样。”爱默叔慢慢地说，“现在我更觉得没法说了。以后，我再也不愿跟你们打交道了。”他转过身去，往疲劳的双脚上泼了点水。琴鼻子他们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只好默默地站着，过了一会，爱默叔叔回过头来看看他们，说道：“怎么你们还没走？”

“我们马上就走。”小木民说，“可是走之前我觉得我应该问一问你，天空的颜色有些反常，你是否注意到了？”

“天空的颜色反常？”爱默叔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好问道。

“是的，”小木民说，“这就是我想要对你说的。”

“我为什么要注意天空的颜色呢？”爱默叔叔说，“可能会出现什么不干净的颜色，但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几乎没有朝天上看过一眼。我担

忧的是美丽的山间小溪快要干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我就不能再在这里泡我的脚了。”

他又转过身去，一会儿自言自语地咕咕哝哝，一会儿又高声大喊。

“走吧！”小木民说，“我看最好还是让他一个人呆在这里。”

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地衣和苔藓，走起路来感到软绵绵的。一些害羞的花朵，这里那里，不时地伸出头来窥探。往山下看，是一片密密的森林，好像一块黑色的地毯铺在下面。

“我们就照直朝你们那个百花盛开的山谷走吧！”琴鼻子说，“因为我们必须在彗星到来之前赶到那里。”

小木民看了看指南针。“我看这东西大概出毛病了。”他说。“指针就像水面上的小鱼一直在游动。”

“我猜想，这是彗星引起的。”小长鼻说。

“指南针算失灵了。”琴鼻子说，“我们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来确定方向。”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了一个小湖前面。这个小湖好像是个很深的石头盆，里面装着半盆水。盆壁又陡又高，要想走下去游泳都很难。湖里的水位降了许多，但降的时间并不长，你看那长在盆壁四周的一圈野草和蒲草虽然离水面已有几呎，但看上去还是湿漉漉的。

“真有意思。”琴鼻子皱着额头说，“你看这湖水，不几天就落下那么多。”

“湖底可能有个洞。”小长鼻说，“水是从那里流走的。”

“刚刚爱默叔洗脚的那条小溪，不是水也少了吗？”小木民说。

小长鼻赶快看他瓶子里的柠檬水。还好，柠檬水还和原来一样多。这使他感到宽慰。

“我简直不懂。”他说。

“不要紧，小长鼻，”小木民说，“也许不懂对你更好些。走吧！”

这时突然传来了呼救声。

声音就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过去。

“不要害怕！”琴鼻子喊道，“我们来了！”

“别跑那么快！”小长鼻喘着气，“唉呀！”他跌了个嘴啃泥。那两个也顾不上他，不停地向前奔跑着，奔跑着。还拴着他们三个的绳子把倒在地上的小长鼻拖着往前带，直到有一棵树拦住了绳子，他们俩从树的两侧撞拢来，最后撞了个脸对脸才算停下来。

“该死的绳子！”小木民生气地说。

小长鼻也十分生气。“好呀！”他气吁吁地说，“你们还算发过誓要保护我呢！”

小木民没有理他，他一边用刀子割绳子，一边咕咕噜噜叨念，这一定是诺克姑娘发出的呼救声。绳子一割断，他的身子自由了，于是他那四条短腿支着他的胖身子，奋力飞奔起来。

过了一分钟，哥哥诺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他惊得全身变成了绿色。（琴鼻子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你可能记得，上次他们见面时，诺克身上是紫红色的。

“快！”他叫喊着，“我的妹妹。有棵可怕的小树，正要吃她！”

他们听了，感到十分惊恐。世上真有这种会吃动物的小树。那是一种非

常危险的毒树，它属于 Angostura 科。现在它正抓住诺克小姑娘的尾巴，往自己身边拖。诺克小姑娘尖着嗓子叫着，拼命挣扎着。

“可恶的小树！”小木民喊着，挥舞着铅笔刀。（这是把新刀，上面有开塞钻，有从马蹄上剔石的尖刀。）他绕着这棵树走了几圈，嘴里不停地咒骂着，“你这蚯蚓，”“洗衣刷子，”“不长毛的害人虫！”这棵毒树，开着一一种带点绿色的黄花。这是它的眼睛，这时候全都张开瞪着小木民。终于，毒树放走了诺克姑娘，伸出它那卷曲的手臂来抓小木民。琴鼻子他们三个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眼看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来临。

小木民挥舞着刀子，愤怒地摔着尾巴，前后左右猛冲猛砍。他攻击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毒树的舞动着的的手臂。

当见到一只绿手缠住了小木民的鼻子时，这几个观战者惊叫起来。可是惊叫声马上变成了胜利的欢呼声：小木民一刀把那只绿手砍了下来。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毒树全身都在颤动。小木民由于愤怒和使劲涨红了脸。有很长一般时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场混战，只见那舞动着的的手臂，鞭打着的尾巴，跑动着的的双腿，混成了一团。

诺克姑娘找来了一块大石头，向这一团混战的中心扔进去。真不巧，这块石头却打中了小木民的肚子，帮了个倒忙。

“啊呀！我亲爱的！啊呀！我亲爱的！”诺克姑娘呜咽着，“是我把你给毁了！”

“真是个好姑娘家！”小长鼻说。

小木民并没有死。他又开始战斗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勇猛。他一只接一只地砍掉了毒树的手臂，直到最后只剩下光光的树干，他才收起他的刀来，并以一种在小长鼻看来是相当傲慢的态度说道：“砍光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你是多么的勇敢！”诺克姑娘喃喃地说。

“嗯，这种事我差不多天天干。”小木民快活地说。

“真是这样吗？”小长鼻说，“我怎么没……”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完却“啊呀！”的叫了起来，原来琴鼻子在他脚尖上踩了一下。

“又出什么事了？”诺克姑娘又吃了一惊。她经过刚才那一场可怕的遭遇，神经还没有松弛下来呢。

“不要害怕，”小木民说，“有我在这里保护你呢。我还有一件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说着他掏出了那个金脚镯。

“哟！”诺克姑娘惊喜地叫起来，由于高兴她身上泛起了粉红色，“我以为我这个东西丢了，哟！真是奇迹！”她马上把脚镯带上，扭动着身子，欣赏起来。

“就为了这个脚镯，她唠叨了整整两天了。”哥哥诺克说，

“连饭都不想吃。现在好了。我知道附近有一块林间空地，我提议到那里去开一个会。当然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才能开。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比脚镯重要得多的事要讨论。”就这样诺克便领着他们来到了林间空地，坐成一个圈，准备开会。

“那么，”小木民说，“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呢？”

“当然是彗星问题。”诺克答道。他害怕地看了看红色的天空。“首先我推举本人为会议主席兼秘书。是否有异议？”没有人反对，于是诺克用铅

笔在地上轻轻敲了三下表示议程开始，可是诺克姑娘却以为他是在用铅笔打蚂蚁。

“难道这只蚂蚁有毒吗？”她怀着极大的兴趣问道。

“嗨，你捣什么乱！”她哥哥说，“它将于十月七日下午八点四十二分来到，也可能比这晚四秒钟。”

“什么？毒蚂蚁十月七日要来？”小木民问道。他刚刚与毒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有些疲劳；现在诺克姑娘的美貌又吸引了他。这两件事加到一块简直使他有点七颠八倒了。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彗星要来。”诺克不耐烦地说。“现在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我的意见，我们最好尽快回家。”小木民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妹妹也和我们一起去。”

“让我仔细考虑考虑。”诺克答道，“我们可以在下次会议上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不行。”琴鼻子打断了他，“这个问题应该赶快决定。今天已早十月四日，而且已到了下午。要回到木民山谷，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了。”

“我家在木民山谷吗？”诺克姑娘问道。

“是的，”小木民说，“那真是个美丽的山谷。这次出来前我装了一个秋千，小长鼻发现了一个大山洞。我都要领你去看……”

“别打岔。”诺克说着又轻轻地在地上敲了几下。“请讨论我们的正题。现在讨论的题目是：我们是否能在彗星到来之前到达木民山谷。如果能到达，我们在那里是否安全。”

“那里一向是安安全全的。”小木民答道，“你们应该去看看那个山洞，我把我的珍珠都埋在那里了。”

“珍珠！”诺克姑娘高兴得脱口而出，“可以用珍珠做脚镯吗？”

“我想可以的。”小木民说，“可以做脚镯，还可以做鼻环、耳环、订婚戒指……”

“这个问题现在不讨论。”诺克订断他们，用铅笔重重地在地上敲起来，“别乱弹琴，我亲爱的妹妹。现在世界上比鼻环重要的东西要多得多。”

“要是那个鼻环是用珍珠做成的呢？不是也很重要吗？”诺克姑娘说，“你用铅笔敲地连笔尖都敲断了。打断开会的是你。老是开会开会的，难道今天晚上就不吃饭了吗？”

“你这一说，我倒真感到饿了，真的想吃饭了！”小长鼻叫起来。

“现在体会，明天上午继续开。”诺克叹了口气说，“有女孩子在，啥事都乱套。”

“不要那么顶真。”妹妹说着开始从小篮子里拿碗碟，“要是你能帮忙找些木柴来，这顿饭做起来就会更好。另外，我们到了木民山谷就住到那个大山洞里，会很安全的。你还担什么心呀？”

“嗨！住山洞，真是个好主意！”小木民大声说着称赞地看了看她，“你想出这个主意，真聪明，不错，彗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藏到山洞里去。”

“躲在我发现的山洞里。”小长鼻自豪地叫起来，“我们可以滚过去一些石头堵住洞口，把顶上的缝也遮起来。再多带点食物，还有灯。难道这不也是件开心事吗？”

“对，这么说我们应该马上开会。”诺克说，“我们来一次工作聚餐怎

么样？”

“好，好，好。”妹妹不耐烦地说，“你弄的木柴呢？还有小长鼻，请你到沼泽地里去找点水来。”

小长鼻和诺克出发了。诺克姑娘继续准备饭菜。“小木民，请你采些花来布置一下餐桌。”她说。

“要什么颜色的？”他问道。

诺克姑娘看了看自己，身上现在还是粉红色的。（你可记得，那粉红色是小木民把脚镯交给他时变的。）“嗯，”他说，“我看蓝色最配我。”于是小木民蹦蹦跳跳地去找花去了。

“我能做些什么呢？”琴鼻子问。

“请给我演奏点什么吧！”诺克姑娘说。

琴鼻子掏出口琴，吹起了《蓝色的地平线》。

过了很长时间，诺克才抱着木柴回来。“哟！你还会回来呀！”妹妹说。

“我花的时间不算长，”诺克说，“我知道找一样长短的木柴有多难。”

“他做事真怪！是不是经常这样？”琴鼻子问道。

“他生来就这样。”诺克姑娘说，“打水的小长鼻怎么还不见影？”

小长鼻一滴水也没找着。他先来到一个沼泽，那里的水全都干了。只是底里还有些湿泥巴。可怜的睡莲全都死光了。他再往树林的深处走。在那里找到了一条小溪，但也干涸了。真是奇怪。小长鼻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营地。

“活见鬼，地球上的水都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他说。

“我们来讨论一下，没有水这顿饭怎么做。”诺克刚说完，他妹妹却已想出好主意来了。“小长鼻，你不是有瓶柠檬水吗？”她问道。小长鼻拿出了瓶子。她拿过来全倒到了平底锅里，再加上些浆果，一道果汁汤做成了。这道汤的味道还真不错呢！

“可是，我应该操心的不光是果汁汤，”诺克深思地说，“为什么所有的水都不见了，原因是什么呢？”

“这大概是因为太阳太热，晒干了。”琴鼻子说。

“也可能根子在彗星。”小长鼻说。于是他们都抬起头来了望天空。这时天空已经暗下来了，看上去一片暗红色。再低头看远处的树林，树梢顶上有一个发亮的东西，像颗闪着红光的星星。它闪烁着，可以看得出来，正十分炽热地在燃烧。

诺克姑娘冷得有些发抖，她向篝火挨得近一点。“啊呀！我的天哪！”她说，“这天气似乎太不友好了。”她身上的颜色慢慢由粉红变成了紫红。

在他们坐着抬头看彗星的时候，小木民拿着一束风铃草蓝花气喘吁吁地过来了。“找到这些花真不容易啊！”他说。

“非常感谢你。”诺克姑娘说，“不过现在蓝色花已不配我了。你瞧我身上的颜色已变成紫红色，只有黄花才配得上。”

“啊呀！我亲爱的！”小木民沮丧地说，“那我再去找些黄花来，好吗？”说话间他也看到了在树梢顶闪闪发亮的彗星。

“不啦，不啦，不麻烦啦，”诺克姑娘答道，“不过请你握住我的爪子，我有点害怕！”

“不要害怕。”小木民宽慰她，“我知道，三天内彗星是不会撞着地球的，而三天后我们已经在家里了，已经舒舒服服地躲在山洞里了。好了，现

在让我们来喝你做的美味汤吧。喝完就睡觉。”

诺克姑娘把汤盛好。大家喝完后就一起蜷伏在她用草编的席子上睡觉。

篝火慢慢熄灭了。树林中静悄悄的，漆黑一片。而树林上面，那彗星仍在闪耀着不祥的红光。

## 第八章 动物舞会

第二天，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一整天，方向是木民山谷。琴鼻子走在前面，吹着口琴鼓舞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绪。大约在下午五点，他们来到了一条小路上。路边上插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有一个箭头指着方向。上面写着：

今晚有舞会

由此向前！

“好极了，我多想跳舞呀！我们去吧！”诺克姑娘拍着巴掌大声说，“我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跳舞了。”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玩，”诺克说。

“说不定在乡村商店有柠檬水卖。”小长鼻说，“我渴死了。”

“反正这条路跟我们要走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小木民说。

“那就在我们路过那里时，看一看吧。”琴鼻子建议道。

诺克叹口气。“你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他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

这是条十分有趣的小路。一会儿在这里拐一下，一会儿又在那里打个弯，一会儿向这边插过来，一会儿又朝那边突过去，有时候还会迂回一下调皮地打个结。（走这样的路你是不会感到疲劳的，而且我相信，最后到家的时间可能还会早一些。）

琴鼻子折了一根树枝作旗杆，举起了他那珍贵的小旗。当他要吹口琴时，小长鼻就帮他举旗。诺克姑娘跳跳蹦蹦，一会儿进树林，一会儿出树林，采摘着各种各样的与她情绪相合的花朵，再把这些花插到自己的耳朵后面。

“再讲一点你们那个山谷的事，好吗？”她对小木民说。

“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山谷了。”他开始讲起来，“那里有种树，叶子是蓝色的，可是会结梨；有种金翅雀，从早到晚唱个不停；还有种银色的白杨树。爬这种白杨树是最好玩不过了。我还想用这种白杨树给自己盖一所房子呢。到了夜晚，小河里映着洁白的月亮。河水撞击着岩石，发出像击碎玻璃一样清脆的声音。爸爸在河上修了一座小桥，可以过一辆独轮车。”

“说得这样富于诗情画意，果真是这样吗？”小长鼻说，“以前我们刚来山谷时，你却光说别的什么地方怎么好。”

“这是另外，一回事。”小木民说。

“我看原因在这里，”琴鼻子说，“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只有当你外出作了很长时间的旅行以后才发现，比来比去，还是自己的家乡美！”

“那你的家乡在哪里呀？”诺克姑娘问道。

“什么地方都不是。”他有点伤心地说，“或者说什么地方都是，这要看我自己的感觉怎样来定。”

“你有妈妈吗？”小木民问道，他显示出一副十分怜悯琴鼻子的样子。

“我不知道。”琴鼻子说，“大家说我是在一只篮子里发现的。”

“和摩西一样。”小长鼻说。

“我很喜欢摩西的故事。”诺克说。“但是我认为，她妈妈本来是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救出他的儿子的，你说的是吗？鳄鱼本来也可能会把他吃个精光

---

摩西：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的。”

“鳄鱼倒差一点把我们给吃了。”小长鼻说。

“摩西的妈妈本可以把他藏到有出气孔的箱子里。”诺克姑娘说，“这样就可以把鳄鱼挡在外面。”

“我们曾经试着戴过一顶带出气管的潜水帽。”小长鼻说，“可是我们做不到叫它一直不进水。有一次小木民潜入水中吞了几口水差一点呛死。真有意思！”

“啊哟！”诺克姑娘害怕得喊起来，“我想这一定很危险。”

就这样他们走着谈着。突然间，乡村商店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小长鼻欢呼一声摇晃他的小旗。大家兴奋地加快了步伐。

乡村商店环境优美。庭院里种着花，各种各样应有尽有，一排排十分整齐。房子是白色的，房顶上长满了草。房前有一个日规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不是用来报时的，上面却放着一个像镜子一样明亮的银球。银球上映出房子和花园。

墙上贴着肥皂、牙膏、口香糖的广告和招贴画。窗子下面结着几个大南瓜，有黄色的，也有绿色的。

小木民走上台阶开了门。门上的铃铛在头上叮叮呤呤响了起来。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鱼贯地走了进去，只有诺克姑娘还呆在外面照着那个银球欣赏自己映在里面的模样。商店里柜台后面坐一位老妇人，她有一双小小的闪着亮光的老鼠眼，一头白发。

“阿哈！”她说，“那么多孩子。你们要些什么呀？亲爱的。”

“请来点柠檬水，大妈。”小长鼻说，“如果有的话，要绿色的。”

“有没有间隔一时的横格练习本？”诺克问。他打算当彗星来到地球时，用这种练习本记下一切该记的东西。

“当然有。”老妇人说，“要蓝色的？”

“不，我要别的色。”诺克说，因为他知道，学生经常用蓝色封皮的本子做练习本。如果他用这种色，会让人觉得他还是学生似的。

“我想要条裤子。”琴鼻子说，“但不要太新。只要合我的身材我就喜欢。”

“当然有。”老妇人说着爬上梯子，从天花板上摘下一条裤子来。“这条怎么样？”

“太新，太干净了。”琴鼻子失望地说，“有没有旧一点的？”

老妇人想一会。“这条已经是我的存货里最旧的一条了。”她说，“现在穿着太新。到明天不就变得旧一点了吗？也会脏的。”她补充说着，用她那两只小眼睛从眼镜架上面看着琴鼻子。

“嗯，也好。”他说，“最好让我到屋角后面去试穿试穿。我总觉得，这条不太合我的身材。”他走到花园里面不见了。

“亲爱的，你要什么呢？”老妇人转向小木民说。小木民为难地扭动几下身子，害羞地说：“你这里有这样的头巾吗？上面缀着宝石的。”

“宝石头巾？”老妇人惊奇地问，“你要这做什么？”

“他准备送诺克姑娘，我敢保证。”小长鼻大声说。他正坐在地板上用草管吸绿色的柠檬水。“他自从遇到这个姑娘后，一直是疯疯癫癫的。”

“送点珠宝首饰物给姑娘有什么疯疯癫癫的？”老妇人认真地说，“你太小还不懂。不过话得说回来，珠宝一般是送给夫人的礼物。”

小长鼻“噢”了一声，又埋头喝起柠檬水来了。

老妇人把她的货架找了个遍，可就是没有这种头巾。

“看看柜台下面有没有？”小木民提醒她。

老妇人看了看。“没有。”她失望地说，“柜台下面也没有。真到不到头巾会都卖完了。不送头巾买双手套送送不行吗？”

“让我想想……”小木民说。他看上去心事重重。

就在这这时门铃又叮叮地响了。诺克姑娘进商店来了。

“你好！”她打着招呼，“你庭院里的那面镜子真是好！我的小镜子丢了以后，一直只能在水坑里照。水坑里照出来的样子啊！你不知道有多滑稽可笑。”

老妇人向小木民使了使眼色，从货架上拿下一样东西来，从柜台下面递给他。小木民朝下看了看，原来是面镶银边的小圆镜。背面有朵由红宝石嵌成的红玫瑰。他喜出望外，便会意地向老妇人使了个眼色。诺克姑娘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有纪念章卖没有？大妈。”她问道。

“要什么？亲爱的。”老妇人问。

“纪念章。”诺克姑娘说，“挂在胸前的星章。绅士们喜欢这种东西。”

“噢，不错，是这样。”老妇人说，“纪念章。”她找遍了各个角落，找遍了货架上柜台下的所有地方。

“难道一个也找不出来？”诺克姑娘说着眼泪已流到鼻子上。

老妇人也垂头丧气了。可是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并立即顺着梯子爬到最高一层货架，那里有一盒圣诞树装饰品，在这些小东西里面她找出来一个很大的银色星星。

“瞧！”她手里高举着这个星星喊道，“这里有一个你所需要的星章！”

“啊！太好看了！”诺克姑娘不由自主地喊起来。然后她转向小木民，害羞地说：“这是送给你的，小木民。因为你把我从毒树中救了出来。”

小木民激动万分。他跪到地上，让那诺克姑娘把星章挂到了他肚子上面一点的地方。（因为小木民的鼻子太大，遮住了他的胸部，很难在那里别纪念章。）星章挂在小木民肚子上面显得光彩夺目。

“你现在看起来有多英俊。”诺克姑娘说。这时小木民赶忙拿出了一直藏在背后的镜子。“这是我买来送你的。”他说，“你照照看。”

正在他们照着镜子，嘴里不停地“唉呀哈呀”赞叹时，门铃又响了，琴鼻子走了进来。

“我看，这条裤子还太新，再在你店里放，一段时间吧！”他说，“现在我还不配穿这样的新裤子。”

“噢，亲爱的，”老妇人说，“真遗憾！要不要买顶新帽子戴戴？”

对她的这一建议，琴鼻子只是“啊哈”了一声。他把他头上的绿色旧帽子往下拉了拉，一直拉到耳朵根，说道：“谢谢你，我总觉得一个人身边要是带着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有多麻烦。”

在这段时间里，诺克一直坐在那里往笔记本里写呀，记呀，忙个不停，现在站起来说：“大家要记住，要想躲过彗星，就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我建议我们应该马上走。小长鼻，快把你那柠檬水喝完。”

小长鼻大口大口往肚里灌，不用说，大部分都流到了地上。

“他老是这个样。”小木民说，“我们走吧！”

“请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诺克问老妇人。她开始算帐。这时小木民突然想起来，他们身上不要说带钱，连装钱的口袋都没有。琴鼻子有个口袋也老是空空的。小木民用胳膊肘推了推他，皱起眉头失望地叹了口气。诺克兄妹俩慌乱地相互看了看。真是的，他们连一个便士都没有啊。

“练习本一又四分之三便士，柠檬上三便士，”老妇人说，“星章五便士，镜子贵了点，要十一便士，因为它背面的嵌花是真宝石。加起来一共一先令八又四分之三便士。”没有人答应一声。诺克姑娘把镜子拿出来，放到柜台上，叹了口气，小木民开始摘星章。诺克不清楚，本子上已写了字该加价还是要削价。小长鼻想的是柠檬水该怎么算，因为喝下去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已经流到地上了呀！

老妇人轻轻地咳了一声。

“有了，孩子们，”她说，“那条旧裤子，小长鼻不要了，价钱是一先令八便士，放在我这里，这就可以抵住你们的帐了，你们就不久我啥了。”

“这帐能这样抵吗？”小木民疑惑地问。

“这是一清二楚的，小木民。”老妇人说，“就这样我收下这条裤子算了。”

诺克心算着。想得出个数来，但怎么也得不出来，只好在本子上笔算起来。

	先令	便士
练习本		$1\frac{3}{4}$
柠檬水		3
星章		5
镜子(带红宝石)		11
总数	1	
裤子	1	8

1先令8便士 = 1先令8便士，还余 $\frac{3}{4}$ 便士。

“不错。”他惊奇地说。“还余 $\frac{3}{4}$ 便士。”小长鼻说，“这 $\frac{3}{4}$ 便士还要不要？”

“小气鬼。”琴鼻子说，“帐上这就算平了。”

他们谢了老妇人，正要走，突然，诺克姑娘想起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们，今晚的舞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她问道。

“舞会嘛，”老妇人说，“沿着小路一直在前走便可走到。月亮上来之前不会开始。”

他们离开乡村商店没有多远，小木民突然停下来，拍一下自己的脑门。“彗星！”他叫起来，“我们应该把彗星的事告诉大妈，对吗？说不定她会愿意跟我们一起躲到山洞里去的。小长鼻，你跑回去问她一下，好吗？”

小长鼻一蹦一跳地跑了。他们坐在路边等他。

“你会跳桑巴舞吗？”诺克姑娘问小木民。

---

货币名，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

桑巴舞：是一种源自巴西民间舞的交际舞。

“会，一点。”他答道，“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华尔兹舞。”

“今天我们不会有时间跳舞的。”诺克说，“你们瞧瞧天空就知道。”他们都抬起头来望着天空。

“彗星更大了。”琴鼻子说，“昨天还只有钉子头那么大，现在有鸡蛋那么大了。”

“可我相信，你一定会跳探戈。”诺克姑娘继续说道，“横着跳一小步，后退两大步。”

“说起来怪容易，”小木民说。

“妹妹，”诺克说，“你的脑子里总是那些轻佻事。难道你就不能说些正经事吗？”

“我们开始讲的正经事本来就是跳舞。”诺克姑娘说。“插进来讲彗星的是你。跳舞不是正经事？我们偏要讲。”

兄妹俩顶起了嘴，身上的颜色开始起了变化，幸好正在这时小长鼻跑回来了。“她不想跟我们一起走。”他说，“彗星来了她准备钻到地窖里去。但她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给我们每人一根棒棒糖。”

“恐怕是你乘机要的吧！”小木民怀疑地问。

“讨厌的坏蛋！”小长鼻愤慨地喊起来，“这是什么话，她说她应该给我们棒棒糖，因为她还欠我们四分之三便士。这都是事实。不信你去问。”

他们一边吮吸着棒棒糖，一边继续往前走。太阳落到了一片灰蒙蒙雾气缭绕的树林后面。

月亮升起来了，它惨淡地放着绿光。而彗星光却比以前更强了，现在差不多有太阳那么大，闪耀着奇特的红光，照亮了整个树林。

他们在一个林间小空地找到了舞池。在舞池四周，成千上万萤火虫闪烁着荧光，恰似挂灯结彩。一只大蝗虫坐在舞池边，手里拿着一杯啤酒，身旁放着一把小提琴。

“哟！”他说，“在这样的地方演奏始终会感到愉快的。”

“你为谁演奏呀？”诺克姑娘看了看空空的舞池问道。

“噢，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森林动物演奏。”蝗虫手一挥，说着又喝了一口啤酒，“可是那些愚蠢的小东西还不满意。他们说我的音乐还不够时髦。”

正说着他们发现来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小东西。你看那水妖，因为林中水坑和水池的水都已经干涸了，没处藏身都跑到这里来了。再看那边白杨树树下，一群树精坐在那里闲聊。（树精是住在树干里的美丽的小动物。它们总是晚上出来飞到树顶上，然后悬挂在树枝间，但针叶树中他们一般是不去的）。

诺克姑娘拿出镜子来照了照，看看耳朵后面的花是否插得合适。小木民把星章挂得端端正正的。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舞会了。

“我并不想使蝗虫生气。”琴鼻子轻声说，“可是，你不觉得，我不是也可以为他们演奏些口琴曲吗？”

“那你们就一起演奏好了！”诺克建议道，“你就教他‘卷曲的尾巴’这首曲子。”

“好主意！”琴鼻子说。于是他把蝗虫领到一棵矮树后面（这一回不是毒树），教他那首曲子。

过了一会儿，音乐声响起来了。先是一段颤音，接着是一段柔音。所有的小动物都静下来走到林间空地上听起来。“这首乐曲听起来才是现代音

乐。”他们说，“可以跟着这首曲子跳舞。”

“啊呀！我的妈呀！”一个很小的动物指着小木民身上的星章叫起来，“这里还有一位将军呢！”于是大家都朝着这批旅行者围过来，响起了一片惊异和羡慕的赞叹声。

“你的一身蓬松毛有多漂亮！”他们对诺克姑娘说。树精们在宝石镜子里照自己的模样。水妖们在诺克的练习本上签名。

这时从矮树后面又响起了音乐，琴鼻子和蝗虫一边认真地演奏一边走了出来。

所有的动物开始挑选适合于自己的舞伴，出现了一场小小的混乱。随后，在各自找到合适的舞伴后，双双对对地跳起来了。

诺克娘教小木民跳桑巴舞（这种舞如果是短腿跳起来特别困难）。诺克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受人尊敬的动物跳了起来。因为她住在沼泽地里，现在头发上还沾着水草呢。小长鼻和一只最小的动物跳圆舞。甚至小蠓也跳起来了。各式各样的爬行动物从树林中爬过来观看。

谁也没有再会想彗星的事。可彗星这时候却不管人们想还是不想，照样朝着他们冲过来。它发出的强烈的红光照亮了黑夜。

大约在十二点。滚出来一桶棕榈酒。每人拿着一个由白杨树皮做的杯子盛酒喝。萤火虫在林间空地中央滚成一团当作灯。大家围着这一团萤火虫灯坐下来喝酒吃夹心面包（这也是免费供应的）。

“现在我们该讲故事了。”小长鼻转向那个最小的动物说道，“你来一个故事，好吗？小爬虫。”

“唉呀！我不会，真的不会。”小爬虫喃喃地说。她害羞得厉害。“啊呀，我不会，嗯，不骗你……”

“好了，快讲吧。”小长鼻说。

“从前树林里有只老鼠叫普特。”小爬虫说着害羞地用两只手遮住眼睛从指缝里往外偷看。

“后来呢，这只老鼠怎么样啦？”小长鼻催促着。

“故事讲完了。”小爬虫说着慌乱地把头往苔藓里钻。

大家一阵哄笑。有尾巴的还高兴地使劲往地上翘尾巴。笑完后，小木民请琴鼻子演奏一曲。

“请听我演奏一支‘混乱曲’吧。”他说。

“但这有多扫兴。”诺克姑娘不愿听。

“行，就来这支曲吧！”小木民说，“因为这是首非常好听的口哨歌。”琴鼻子开始吹起来，大家和着唱：

混乱，混乱，真混乱！

小路东一插来西一穿。

时间已是四点正，

两腿发软累死人，

可还不见自家门。

诺克姑娘把头靠到小木民的肩膀上。“歌词里脱的情景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她伤心起来，呜呜咽咽地哭，“我们真是两腿发软累死人，我们也永远到不了自家门。”

“不，我们能到家。”小木民说，“不要哭。我们到家时，妈妈一定把饭都准备好了。她一定会挽着我们的胳膊领我们去吃饭。想想，要是我们把

所有发生的事都说给他们听听，该多有意思。”

“到了家可以用珍珠做个脚镯带上。”诺克姑娘说着擦干了眼泪，“我一定用珍珠给你串根领带别针，你要不要？”

“要。”小木民说，“太好了，不过我很少戴领带。”诺克姑娘没有想到他会作出这样的回答。他们谈不下去了，只好再听琴鼻子的口琴曲。他一曲接着一曲不停地吹着，一直吹到所有的小动物，包括水妖回到了树林里，树精爬进了树洞里，诺克姑娘拿着镜子睡着了才停止。

乐曲停止了，林中空地一片寂静。萤火虫一个个地飞走了，而夜正慢慢地爬向明天的早晨。

## 第九章 越过干涸的海底

十月五日，鸟儿不再啼唱。太阳惨淡无光。人们已经很难看清太阳的位置。彗星已经像个大车轮悬挂在树林上方。车轮的四周，燃着一圈火焰。

这一天，连快活的琴鼻子都不想吹口琴了。他非常安静，他在想：“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像今天这样心境不好了。过去，每当一个愉快的聚会结束时，我常会感到有点忧伤。但是这次却与那种情况不一样。太阳不见，森林静下来了，显得特别抑郁恐怖。”

别的人也不想多说话。小长鼻感到头痛，咕咕啾啾发着牢骚，由于跳舞跳得太多了，他们的双腿都感到疲劳，前进的速度也慢下来了。

树木逐渐稀疏起来。慢慢地一片荒凉的沙丘景色出现在眼前。除了一丛丛青灰色的海燕麦和柔软的沙堆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已经闻不到海洋味了。”小木民用鼻子嗅嗅说，“啊呀，太热了！”

“可能这是沙漠。”小长鼻说。

他们走呀，走呀，爬上一个沙丘，下去一个沙丘。再爬上一个，再下去一个。在软沙地里走路真费劲啊。

“瞧！”诺克突然说，“小胖哈蒂又在行动了。”真的，在远处可以看到一队影影绰绰的小东西，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着。“他们正往东去。”诺克说，“我们最好跟着他们，因为他们经常知道什么地方有危险，应该怎么去躲避。”

“可是我们还得走这里。”小木民说，“山谷在西边。”

“我真渴呀！”小长鼻呜咽起来。

没有人答理他。

他们个个精疲力竭，垂头丧气，挣扎着往前走。沙地越来越平坦，没有那么多沙丘了。最后，他们走完了沙地，看见了许多海草。这些海草自然地形成了一条带子。在海草带的那一边是海滩。海滩上面散布着许多卵石。再往前去是……他们并排站在那里向前方了望着。

“啊呀，吓死人啦！”小木民说。

前面这个地方本来不是海吗？想当时海浪轻拍，帆影绰绰。可现在，你再看看那些海底深渊。多么像一张张张嘴向上张着。

一股温泉从一条大裂缝的深处冒上来。这条大裂缝像是一直裂到了地球中心似的。两边的岩壁一直插下去，插下去……

“小木民，”诺克姑娘气吁吁地说，“整个海都干涸了。”

“鱼该怎么办呢？”小长鼻大声说。

诺克掏出练习本来在“彗星记事：接近地球时的状况”的标题下作着记录，琴鼻子却坐到地上大哭起来：“啊呀！我的妈呀！这么漂亮的海不见了。再也不能航海了，再也不能游泳了，再也不能捉鱼了；再也不会会有暴风雨，再也不会会有透明的冰，再也不会会有能映照天上满天星的深蓝色海水了。完了，一切都完蛋了！”他把头埋进了两个膝盖之间，哭得心都要碎了。

“可是琴鼻子，”小木民责备地说，“你一向快快活活的，今天怎么这样悲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可怕。”

“我知道，”琴鼻子说，“我最最喜欢的是海。这太叫人伤心了。”

“特别是鱼，它们会更悲伤的。”小长鼻叫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事，”诺克说，“是我们怎样设法过这个巨大的海底大

裂口。我们再也没有时间绕道了。”

“是的。当然没有时间绕道了。”小木民同意诺克的意见，他焦急地说。

“我们来开个会。”诺克说，“我主持会议，现在大家来讨论，要越过这干海底，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

“飞过去。”小长鼻说。

“别傻。”诺克说，“这个方案被否决了。是一致否决，对吗？”

“走过去。”小木民提议道。

“你真笨。”诺克说，“我们会掉到那些深沟里去的，或者会陷进烂泥里。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那么你自己也提个方案吧！”小木民生气地说。

这时琴鼻子抬起头来。“我知道怎么过。”他喊道，“踩着高跷走过去！”

“高跷？”诺克说，“方案被否……”

“等等，”琴鼻子大声说，“难道你已经忘了我踩高跷过热水泉的事了吗？踩着高跷跨大步能越过任何障碍，而且速度也不慢。”

“可是踩高跷走路有那么容易？”诺克姑娘说。

“可以在这里海滩上先练一练。”琴鼻子答道，“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可用作高跷的东西。”

于是他们分散出去找高跷材料。当然海滩上要想找到高跷材料确实是不容易的。

诺克对这件事最动脑筋。他想，高跷就是长杆子。什么是长杆子呢？就是树干。哪里有树干呢？在树林里……于是不顾天气热，走了很远回到了树林边。找了两根细长的小杉木（他知道在细杉树里没有树精）。

小木民和诺克姑娘在一起找。他们俩一路上谈着木民山谷和那里的山洞。谈着谈着，把出来找高跷材料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爸爸修了一座非常出色的小桥。”这大概是小木民第三次对她讲小侨这件事了，“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写一本叫‘回忆录’的书。里面都是他一生中经历的事。现在有什么事，只要一干完他也记下来。”

“他这样忙，想必不会有时间去办别的事了，是吗？”诺克姑娘说。

“嗯，是这样。”小木民说，“有些事，即使只有一点值得他写的，他也要去一再核实。”

“讲讲你们那次可怕的大水吧。”诺克姑娘说。

“好。那真是一场吓人的大水！”小木民说，“水一直往上涨呀，涨呀。妈妈，小长鼻和我三个只好站在一个土岗顶上。到最后，连放尾巴的干地方都快没有了。”

“真的！”诺克姑娘说，“水有多深？”

“有我身高的五倍，或许还要再深些。”小木民说，“和那边那根标杆的高度差不多。”

“真不可想象！”诺克姑娘大声说。他们脑子里想着大水，漫无边际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小木民停下来问：“我刚才不是说过‘和那边那根标杆的高度差不多’吗？”

“说了，怎么啦？”诺克姑娘说。

“我刚刚记起来，我们出来是找杆子做高跷的。”小木民说。“我们得返回去把这根标杆弄来。”

他们沿着海滩跋涉着往回走。找到了那根标杆。这是根很长的漆着红白两色的杆子。

“这是人们用来标出岩石位置的标杆。”小木民说，“在岩石的那一边一定还有另一根这样的标杆。”

就在这两根标杆所在的地方，在海干涸之前是个小海湾。现在海滩上零乱地散布着沉船残骸，一堆堆木头，桦树皮和海草。诺克姑娘发现一个从桅杆顶上掉下来的装饰雕球。但是这个雕球太大了，他们拿不动。她拣起一个带镀金塞子的瓶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瓶子是从遥远的墨西哥漂来的。不一会他们又走过一块长板子。这块板子已经从中间裂开，正好用来做第二副高跷。

他们满意地往回走。发现别的人都已在练习踩高跷了。琴鼻子神气地做着示范。他的高跷一根是钓鱼杆，一根是蛇麻草杆。小长鼻全神贯注地努力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他的高跷一根是长扫帚把，一根是顶端还绑着小旗的旗杆。

“你们该看看一分钟前我是怎样踩的，再瞧瞧现在……”他大声说。可是还没等他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小长鼻摔了个长鼻子着地。

“你应该这样踩着走。”诺克说着跨过一个沙堆。”就像是穿了魔靴子，一步就跨七里路。”

当大家把诺克姑娘拾起来让她踩到高跷上时，她害怕得哭起来了。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已踩得比任何人都好了。她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轻松自如，让人觉得，她好像是从小就会踩高跷的能手。他们练习平衡，迈步。跌倒了再练，一直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看现在很不错了。”琴鼻子说，“可以走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胳膊下夹着高跷，向着深渊底部，踩着打滑的岩石，艰难地向下走去。

海底里非常沉闷。那些海草，原来在清澈的蓝色海水中来回摆动有多好看，可现在全都倒伏着，黑乎乎的一片。在那半干的小水坑里，鱼儿们在可怜地挣扎着。

蒸汽像烟幕一样在他们头上飘浮。彗星透过这层烟幕投下了一种怪异的暗淡色的光。

“这里的情况和热水泉那里的情况差不多。”琴鼻子说。

“这里的气味真臭。”小长鼻皱起他的长鼻子说，“这句话，你们听起来会不高兴的，可是也不要责骂我。事实就是这样。”

“你怎么样？”小木民透过蒸气对诺克姑娘喊道。

“很好，谢谢，”传过来很微弱的回答声。

他们像长腿虫那样继续在海底大踏步地向前走。脚底下的斜坡慢慢地一直向下滑。这里或那里不时地升起一些暗绿色的山峰。这些山峰的峰顶本来是些住有人的海岛。想当时孩子们曾在他的周围嬉水玩耍。

“我再也不能游泳了。瞧，那么深的海水都不见了。”小长鼻说着感到不寒而栗，“想想看，这里的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在水下的！”他斜眼朝一个黑洞洞的大裂口看了看。这个裂口的底部还有些海水。那里一定聚集着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水下生物。

“这个地方虽然怪吓人。却倒也有一番风景。”琴鼻子说。“从前谁也

到不了这个地方。我们是第一批。那里是什么东西？”

“是个宝物箱！”小长鼻叫起来，“喂！我们看看去！”

“反正我们是带不走它的。”诺克说，“随它去吧！我估计，在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发现更加不寻常的东西的。”

现在他们在呈锯齿状的黑色岩石间穿插前进。在这种地方踩高跷要十分小心。要不然就会被石缝夹住。突然，一个隐隐约约的大黑影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是什么？”小木民气吁吁地说。他因停步停得太急了，差点摔个嘴啃泥。

“可能是个吃人家伙！”小长鼻焦虑地说。

他们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几步，躲在岩石后面窥视了一会儿。

“是条船！”诺克叫起来，“是条失事的沉没的船！”

可怜的船啊！那样子有多悲惨。桅杆断了。腐朽的船体上叮满了藤壶（甲壳动物）。帆缆索具早就被水流冲走。船头上的渡金雕饰也已裂开并变了颜色。

“你觉得船上还会有人吗？”诺克姑娘低声问。

“我想，他们当时都由救生艇救走了。”小木民说，“走吧。这里太可怕了。”

“等等，”小长鼻说着从高跷上跳下来，“我看那里可能有金子，有个东西在发亮……”

“请不要忘了石榴石和大蜥蜴的教训！”琴鼻子大声说，“最好还是别管它。”

可是小长鼻这时已弯下腰去从沙地里拔出了一把金柄短剑。金柄上还镶嵌着像月光一样洁白的蛋白石。刀刃微微闪着寒光。小长鼻举起他的发现物兴奋地喊起来。

“看啊！多漂亮的剑呀！”诺克姑娘也跟着手舞足蹈地欢呼起来，竟而完全失去了平衡。她七跌八冲，撞到了船帮上，掉进船仓里不见了。小木民惊叫一声冲过去救她。

由于甲板太滑，他不能冲得太快，但他还是竭尽全力飞快地到达了船仓边上。他马上朝那阴暗的船仓里看去。

“你在那里吗？”他焦急地喊道。

“对，我在这里。”诺克姑娘尖着嗓子回答。

“你不要紧吧？”小木民说着跳进了船仓。他发现里面的水有齐腰深，而且有股难闻的污水味。这使他感到十分惊异。

“我很好。”诺克姑娘说，“就是怪吓人的。”

“小长鼻真是害人虫。”小木民怒气冲天地说，“只要有什么东西闪点光，发点亮，他都不放过。”

“好了，我对他是了解的，我能理解他。”诺克姑娘说，“装饰品就是诱人，特别是用金子或珠宝做的更是这样。难道你不想，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些珍宝吗？”

“这里太暗了。”小木民说，“而且这种地方可能会有什么危险的动物。”

“对，你说得对。”诺克姑娘温存地说，“好木民，赶快帮我离开这儿吧！”

于是小木民把她带到舱口边的船舷上。

诺克姑娘爬了上去。她一上去就赶忙把镜子掏出来看看是否破了。谢天谢地，还算不错，镜子好好的，背面的红宝石也全都在。但是正当她照着镜子打扮自己时，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映到了她的镜子里。镜子里的东西她现在看得清清楚楚，那里是黑洞洞的船舱，那里是小木民，他正在往上爬。在他的后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还会动，正慢慢地向着小木民移动过来。

诺克姑娘吓得把镜子一摔，拼命叫喊起来：“注意！背后有东西！”

小木民回头一看，原来是只大章鱼，这个深海中最危险的动物，正慢慢地从角落里朝着他蠕动过来。他拼命往上爬，够着了诺克姑娘伸过来的手，但船身又粘又滑，他又滑了回去，溅到了水里。正在这时，琴鼻子他们赶到了。他们是到甲板上来看看个究竟的，他们拿起高跷对着章鱼又是戳，又是捅。但是这只章鱼却毫不在乎。他毫不放松地向小木民爬过去，长长的触须已经快要碰到它的猎物了。

正紧急时，诺克姑娘急中生智，想出了个好主意，她过去常常在阳光下玩镜子，用太阳光线反炫他哥哥的眼睛。这时只见她拾起宝石镜子，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章鱼，只不过这次不是用阳光炫，而是用彗星光炫章鱼的眼。这个办法十分有效。章鱼立即停上了蠕动。正当章鱼眩晕不知所措时，小木民抓住高跷向上爬。大家乘势把他拖到了甲板上。

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快离开了这条可怕的船，直到走出了几哩远才敢松口气。

小木民对诺克姑娘说：“这次是你救了我的命，而且用的办法又是这样的巧妙！我准备请琴鼻子为你写首诗，我怕自己写不好。”

诺克姑娘垂下了眼皮，由于感到幸福身上又变了颜色。

“我非常愿意这样做。”她低声说，“只要我能做到，就是一天救你八次也干。”

“要是这样，一天即使有八只章鱼来袭击我，我都不在乎了。”小木民献殷勤地说。

“要不是你们俩罗嗦个没完，”小长鼻说，“也许我们早过了这海底了。”

海底的沙地现在越来越平坦了，上面散布着许许多多贝壳。

这些贝壳有的呈螺旋状，有的满身是棱角，有的色泽鲜艳多彩：

紫色的、深蓝的、海水绿的，各种颜色都有。

诺克姑娘不愿再走了，她想一个个地观赏一下这些贝壳，倾听一下蕴藏在它们里面的海的呼声。但是诺克却催着她快走。

大蟹侧着身在贝壳间穿行。他们议论着：这有多奇怪，海水怎么会突然不见的？是谁把水引走了？什么时候水才能再回来？“谢天谢地，幸亏我们不是水族。”有只螃蟹说，“看这些水族，只要一出水，一个个就像撒在地上的污斑。可是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有水没水都照样活得很自在。”

“那些生来就不是螃蟹的。我真可怜他们。”另一只螃蟹说，“非常有可能，这次海水枯干特别为我们安排的。你看，水一退，我们活动的地盘大得多了。”“多么绝妙的想法！在这世界上，别的动物都死光，只有我们螃蟹在，有什么不可以？”第三只螃蟹叫起来，挥舞着它的大鳌。

“瞧这些自鸣得意的家伙！”琴鼻子喃喃地说，“用镜子的反光炫炫他们的眼，看看它们会慌成个啥样。”

诺克姑娘拿出镜子，对着彗星，用它的反光来炫螃蟹的眼。于是一场可

怕的大动乱开始了。螃蟹们吓得吱吱乱叫，疯狂地相互磕碰着四散奔逃。只要逃到有点水的地方，便一头钻进去躲了起来。

小木民他们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又接着赶他们的路去了。走了一会儿，琴鼻子觉得他该吹一支曲子了。可是他的口琴怎么吹也不出声。原来，因为水气太大，他的口琴生锈了。

“啊呀！我的妈呀！”他懊丧地说，“这有多倒霉！”

“到了家我爸爸会帮你修的。”小木民说，“我爸爸只要他肯花时间琢磨，什么东西都能修好。”

现在，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奇特的谁也未曾见过的海底景色。从地球形成起，这里大概就被几十亿吨海水淹没了。

“大家看，我们能来到这个地方真是千载一时啊！”诺克说，“现在我们一定快到最深的海底了。”

他们盼着走到海底去看一看，但当他们真的走近一个最大的深渊时，却全都害怕了，没有一个敢再往下走一步的。只见那斜坡笔陡，渊底黑乎乎一片，也许就根本没有底！说不定世界上最大的章鱼就潜伏在这稀泥里。也可能，有些谁也没见过的，不可想像的动物生活在这里。诺克姑娘对那只叮在岩壁上的贝壳发生了兴趣。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只贝壳十分巨大，身上是雅致的淡白色。这种颜色只有生长在海底不透光地方的贝壳才会有。贝壳的中心部分黑黝黝的，怪逗人喜爱的。想不到这个可爱的贝壳还会唱呢。你听，它现在正唱着一支古老的海之歌呢。

“真妙！”诺克姑娘叹口气说，“我要能住在这个贝壳里该有多好啊！我多想走进去看看究竟谁在里面低声歌唱。”

“那里边只可能是海在歌唱。”小木民说，“要知道当每一个海浪最后拍打海滩而消失时，都会时贝壳唱出一支短短的小曲。贝壳便把这一支支海之歌保存起来。你别进去，里面是个曲曲弯弯的迷宫。进去了就永远也别想摸出来。”

经过一番周折，诺克姑娘终于被说服放弃这些贝壳，继续赶路。夜幕已经降临。附近又没有什么合适的住处。他们只好加快步伐往前赶。由于潮湿的雾气他们相互间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周围沉浸在一片神秘莫测的寂静中。虽然也不时可以听到一些细小的声音：小动物嗒嗒的脚步声，晚风中树叶的嗖嗖声，鸟叫声，被踢着而滚动的石头声。但这些声音都不能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夜晚变得有生气些。

这地方太潮湿。篝火是点不起来的。没有火，睡觉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不得不选择一块很高的，踩着高跷人刚刚够着的岩石尖顶来扎营。夜里还得有人站岗。小木民决定值第一班，并叫诺克姑娘和他一起。当别的动物都蜷起身子依偎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凝视着那孤寂的海底。此时海底被彗星的红光照亮了。那些岩石投下黑色天鹅绒般的阴影，东一块西一块地铺在沙地上。

小木民遐想，这样一个巨大的火球正越来越近地向地球飞过来。如果人们知道这一情况后，会是多么的惊恐万状啊。他又想、现在地球上的一切：森林和海洋，风雨和阳光，青草和苔藓是多么的可爱。一旦这些东西消失，生活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感到非常非常惆怅。但不一会儿他又觉得不必担忧了。

“妈妈知道该怎么办。”他自言自语地说。

## 第十章 埃及蝗与龙卷风

第二天，小长鼻第一个醒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总算又到明天了！”

“瞧彗星，”诺克姑娘说，“差不多有房子那么大了。”

雾，在彗星散发的热量的驱赶下，已经全都散了。现在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远处比较平坦的海底，一直看到对面的海滩。他们不必绕道走远路了。

“树林！”琴鼻子用手指着叫起来。他们连高跷都顾不上踩就匆匆忙忙地直奔树林跑过去了。

“白杨！”小木民笨拙地走上海滩后气吁吁地说，“木民山谷也不会太远了。”

诺克吹起了口哨。他们又走到了干燥的地上。他们兴奋得互相拥抱起来。他们又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正在他们向前赶路时，只见一只家猫骑着自行车迎头过来。他热得满脸通红（因为他们从来就脱不下他们的那身毛皮）。车后货架上绑着两三只小箱子和一个包裹。车把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小包包。这些小包包在来回乱晃荡。他背上的背包里面还装着一只小家猫呢。

“你在逃难？”小长鼻大声说。

家猫跳下自行车说道：“你问得对，小家伙。住在木民山谷附近所有的人都准备逃难。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肯呆在那里等彗星的。”

“你们都知道啦？彗星正好就掉在木民山谷！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诺克问道。

“这个嘛！可以说乌云亦云。家猫说，“麝香鼠让鸟儿传话，通知到各家各户。更不必说聪明自重的家猫，即使无人通知也是十分清楚的，彗星准要落到木民山谷。”

“对了，顺便告诉你，”小木民说，“我相信，我们两家是远亲。我从家里出来时，母亲对我说，如果碰巧能遇上你们，要我代她向你们致亲切的问候。”

“谢谢你，谢谢你！”家猫匆忙地说，“也代我向你那可怜的母亲问候，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向她致敬了，因为她和你父亲坚决不肯离开山谷。他们说他们要等你和小长鼻回去！”

“这样说来，我们还得再快一点。”小木民担忧地说，“如果你路过邮局的话，劳驾，请你帮我往家里打个电报，就说我们正在往家赶，很快就到家。请把电报打成问候电。”

“好，我一定打。”家猫说着跨上了自行车，“喂，再见，愿所有家猫和木民动物的保护神都来保佑你！”他十分虔诚地一路吆喝着走远了。

“你见过这样的动物吗？带那么多行李！”琴鼻子说，“这个老家伙快累坏了，唉，啥都没有一身轻，你看我有多舒服！”他高兴地把他的旧绿帽抛向空中。

“我不同意你的话。”小长鼻说着看了看他心爱的钻石短剑。

“要是带上一两件漂亮的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是也很好吗？”

“我们快走吧，”小木民说，“爸爸妈妈在家等我们呢。都知道等人不是滋味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了许许多多机敏的动物。有的步行，有的赶车，有的乘

车。还有的把整个房子按上轱辘推着走。他们都惊恐地不时朝天空张望，连停一停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

“这真有点奇怪。”小木民说，“看起来我们倒不像他们那样害怕。虽然我们是朝着最危险的地方走去，而他们却是离开最危险的地方。”

“那是因为我们特别勇敢。”小长鼻说。

“嘻，”小木民说，“我认为，”他沉思起来，“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有关彗星的知识。是我们最早发现彗星要往地球上来了。是我们看着彗星由一个小点变成太阳那么大……现在在那人人害怕彗星的地方，一定逃得不剩一个了。”

诺克姑娘用她的爪子握住小木民的爪子。“不管怎么说，”她说，“只要你不怕，我也就不怕。”

走了一阵，他们在路边上停下来吃饭。正好在那里，坐着另一位从爱默部落来的大叔。他膝盖上放着一本集邮册。

“一团糟，乱哄哄！”他自言自语地说，“到处是匆匆忙忙的动物，可就是没有一个过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您好，”小木民说，“我们在独山遇到一位与你一样的动物。他专门搜集蝴蝶。我想，他是你的本家吧？”

“那一定是我堂弟。”爱默叔答道。“他很愚蠢。我们到现在还相互不认识。我与他们已断绝了本族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呢？”小长鼻问道。

“他除了他那些破玩意儿蝴蝶外，啥都不感兴趣。”爱默叔说，“即使脚下的地球崩裂了，也都惊动不了他。”

“地球崩裂，对，这正就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事。”诺克说，“确切地讲，明天晚上八点四十二分，地球要崩裂。”

“你说什么？”爱默叔叔说，“怪不得这里一团糟，乱哄哄的。这一堆邮票我整整清理了一个星期。什么打孔邮票啦，什么水印图案邮票啦，我都分成类分别放成了堆。可是忽然间，不知出了什么事。有的过来把我放邮票的桌子抬走了。有的把我坐的椅子拿走了。后来竟把整个房子都抬走了。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坐在一片混乱当中。邮票散了一地。可是谁也没有操这份心来告诉我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那么你听我来说。”琴鼻子慢慢地，清楚地对他说，“这都是彗星的事。明天彗星要和地球相撞。”

“相撞？”爱默叔叔不解地说。“这跟我集邮有什么关系？”

“暂时还没有什么关系。”琴鼻子说，“可是一旦彗星，就是那个带尾巴的野星到了这里，你的集邮册就不会剩下什么了。”

“请苍天保护我！”爱默叔叔喘口气，说完这句不着边际的话后，把他的连衣裙整了整（爱默部落的动物经常穿女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世上还有裤子）。他问他该怎么办。

“跟我们一起走。”诺克姑娘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你连同你的集邮册都可以藏到那里。”

就这样，爱默叔加入了他们这一群，赶回木民山谷去。在路上，有一次，他从集邮册里掉了一张珍贵的邮票，害得大家只好走了几哩回头路去帮着寻找。还有一次，不知谁忘记了一件什么事。为此他又和诺克吵了一架（诺克坚持认为，这是争论，可谁都看出来是吵架）。除此以外，他们相处得还是

很不错的。

他们早就离开了乡间小路进入了一个大森林。这里生长着的主要是白杨和橡树，间或也点缀几棵梨树。小长鼻突然停下脚步细心地听起来。

“你们听到什么没有？”他问。

这时，从远处传过来一种非常微弱的呼呼嗡嗡的声音。后来，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得几乎要把耳朵震聋了。诺克姑娘紧紧地抓着小木民的爪子。

“你们瞧！”小长鼻叫起来。

这时，红色的天空突然暗下来了。它被一团乌云遮住。其实，这并不是云，而是一大群飞行的蝗虫。现在这一团昆虫云降下来了，钻进了树林。

“是一群蝗虫！”诺克喊道。他们都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细心地察看着那些贪梦的绿色土匪。这一群蝗虫恐怕有几百万只。现在都麇集在树枝上。

“这群蝗虫是不是疯了？”诺克姑娘低声说。

“我们——要吃！”靠得最近的那只蝗虫唱起来，“我们——正在——吃！”另一只也唱起来。“我们——正在——吃！”所有的蝗虫齐声唱起来。他们一边唱，一边撕着，嚼着，见到什么就向什么咬过去。

“看着他们吃东西的那个贪样子，我也觉得饿起来了。”爱默叔说。“这比那场大混乱还要糟。但愿它们不要把我的集邮册给吃了。”

“看谁能把那只在舞会上拉提琴的蝗虫认出来？就是那天舞会上喝啤酒的那只。”琴鼻子说道。

“那只蝗虫是驯养过的，是草原蝗虫。”诺克说，“而这些是埃及野蝗虫。”

欣赏一下它们吃东西的速度倒怪有意思的。你看，不过一会儿工夫。这些可怜的树已被吃得光秃秃的了，一张树叶也不剩。再看地上连个草片片也没有了。

小木民叹声气。“我听说，蝗灾在农村危害最大，任何灾祸都比不上。”他说。

“什么是灾祸？”小长鼻问。

“灾祸就是要多坏就有多坏的事情。”小木民说“比如说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就是。还有龙卷风也是，还有瘟疫。”

“换句话说，灾祸就是‘大混乱’。”爱默叔说，“弄得没有一个能安生。”

“现在埃及的情况怎么样？”小长鼻对着一只最近的蝗虫喊着回道。

“喔，你知道，那里的东西不够我们吃。”它唱道，“不过，朋友们！你们要当心，一场大风快要刮来了。”

“我们——吃——完了！”所有的蝗虫唱起来。接着呼呼啦啦像一阵风，整群蝗虫飞了起来。再看那树林，只剩下树干、桠枝骨架了。

“多么可怕的东西！”琴鼻子叫道。这一小队动物又开始沮丧地，步履艰难地行走起来。他们穿过了那片被蝗虫吃过的树林。现在这片树林呈现着一片凄凉景象，毫无生气。

“我渴了！”诺克姑娘呜咽起来，“我们是不是快到了？琴鼻子，请你吹首‘心烦曲’吧！我现在的心情需要听这种曲子。”

“口琴坏了。”琴鼻子生气地说，“只有一、两个音还能吹响。”

“就是那样，我们也想听一听。”诺克姑娘说。于是琴鼻子开始吹起来：

心烦——，意乱——，  
道路——，曲折——，  
——四个，  
差不多——  
到了小——；  
——门。

“什么心烦不心烦，我倒不在乎！”爱默叔说。他们继续踏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地向前走着，两条腿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沉重过。

就在这同一时间，在遥远的埃及，已形成了一股龙卷风。它伸展着黑色的翅膀席卷着沙漠，一路上呼啸而过，卷进棍棒与禾草。风越卷越猛，它的黑色翅膀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它刮倒树木，卷走房顶，跨过海洋，翻过山脉，最后来到了木民山谷。

小长鼻的耳朵长，第一个听到呼啸声。“一定是又一群蝗虫来了。”他说。

大家都翘起了鼻子，竖起耳朵听着。

“这一次是大风暴。”诺克姑娘说。这次真的叫它说对了。这就是蝗虫曾经警告过他们的那场大风。

龙卷风的前锋穿过光秃秃的树林号叫着来到了。它把小木民的星章刮了下来抛进一棵杉树的树顶、把小长鼻推倒了四次，又想要把鼻子的帽子吹跑。爱默叔紧紧地抓住他的集邮册，唠唠叨叨骂个不停。最后他们统统被刮出了林子，来到了荒野里。

“这场风我们应该好利用。”诺克大声说，“可是风虽好没有帆也白搭，太可惜了！”

“船也没有。”琴鼻子说，“船比帆更重要。”

他们趴到一棵大树的树根底下商量起来。

“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滑翔器，”小木民说，“它飞得很不错

“做个气球倒不是个坏主意。”诺克姑娘说，“我过去有过一个圆柱形气球，黄颜色的。”

就在那时，有一股风钻进树根里。爱默叔的集邮册被卷到空中直打转转。爱默叔痛苦地号叫一声，跳起来就去追他的宝贝。他东歪西倒，跌跌撞撞。风鼓起了他的连衣裙。他被推着过了杂草地，像只大风筝一样飘向远处。

诺克看着这一情景，忽然有了主意，他说：“我有办法了。你们统统跟我来。”

在远处，他们找到了爱默叔，他正坐在那里呻吟呢，看上去绝望万分。

“爱默叔，”诺克说，“这就是可怕的大灾祸。现在你能不能行行好，把你的连衣裙借给我们用一下？我们想用它来做一个气球。”

“唉呀！我的集邮册！”爱默叔哭起来了，“这是我搞了一辈子的东西，我漂亮的集邮册呀！稀世珍宝，世上独一无二。丢了它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喂，把你的连衣裙脱下来一会儿，行吗？”诺克说。

“你说什么？”爱默叔说；“要脱掉我的连衣裙？”

“是的，”他们一齐喊起来，“我们要用它做个气球。”

爱默叔气得满脸通红。“在这一场糟糕的大难后，”他说，“我已经伤心透了。而你们倒好，还想要脱我的连衣裙！”

“喂，”诺克说，“只要你照我们说的去故，我们会抢回你的集邮册。但是要快！现在刮的还只是龙卷风的前锋——就像是来报个信。要是真正的大风暴来到，只有呆在空中最安全。”

“不管是你们的龙卷风，还是你们的彗星，都跟我毫不相干。”爱默叔叫喊起来。他真的激怒了。“当有什么事与我的邮票发生关系时……”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诺克他们已扑了过去，一眨眼工夫，已把连衣裙从他头顶上拉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大的连衣裙。下摆上还镶着褶边。这是他从他的伯母那里继承过来的。他们只需要把领口和两个袖孔一结，一只完好的气球便做成了。

爱默叔凶狠地骂着，嚷着，可是谁也不理他，因为这时候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看到真正的龙卷风已经来临。它像一块巨大的乌云，怒吼着，旋转着，把树连根拔起卷到空中，又把它们像火柴棍一样扔到地上。

“使劲抓住！”小木民喊道。于是大家都紧紧地抓住了爱默叔连衣裙的下摆的褶边。为了安全，他们相互之间用尾巴串联起来。龙卷风终于来到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既听不见也看不清。爱默叔的连衣裙气球把他们带上了天，越飞越高。他们飞过了荒野，飘过了山顶和干湖。飘呀飘，一直飘到黄昏，飘到天黑，一直飘到龙卷风失去了势头而消失。他们落下来，停住了，这才发现他们的气球挂在一棵高高的梨树上。

“啊呀！吓死人啦！”小木民叫起来，“你们还都在吗？”

“我在，”爱默叔说，“趁还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我想讲明白，我再也不跟你们在一起闹这种小孩子玩意儿了。你们再想干这种蠢事，不要强拉着我。”

这一次，他们实在太累了，谁也没有劲再去向爱默叔解释。

“我也在，而且我的镜子也没丢，”诺克姑娘说。

“我的帽子还在。”琴鼻子说，“还有口琴。”

“可是我的练习本不知落到什么地方了。”诺克痛苦地说。“这上面记有彗星到来时必须办的所有事情。现在怎么办？”

“现在先别管这。”小木民说，“小长鼻在哪里？”

“在这里。”传过来一声微弱的尖嗓音，“这是我自己吗？不是龙卷风刮剩下来的我的骨头吧。果真是我自己，那谢天谢地了。”

“你还是好好的嘛，”爱默叔说，“那么说，以后我还会有机会听到你的尖嗓子的，现在连衣裙可以还给我了吧。”

“当然可以。”小木民说，“谢谢你借给我们连衣裙。”

爱默叔一边往头上套连衣裙，一边喘着气咕咕啾啾地老不高兴。幸好在昏暗中他看不清他的裙子被龙卷风弄成了啥样子。

这一夜，他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在梨树上睡觉。经过这天的长途旅行他们太累了。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点才醒过来。

## 第十一章 彗星来到木民山谷

十月七日，没有一丝风，天气炎热异常。小木民醒过来打了一长长的呵欠，然后叭哒一声闭上了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他问道。

“是彗星来到的日子！”小长鼻低声说。

我的老天爷，你看现在彗星有多大！红颜色已经变成了黄白色，周围还有一圈跳动的火焰。树木都屏住了呼吸在静静地等待……蚂蚁躲进了他们的蚁丘，鸟儿归了巢，所有林中的小爬行动物，来不及离开的。都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间？”小木民问。

“十二点十分。”诺克答道。

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他们从树上爬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

只有爱默叔嘴里还罗星罗嗦发着牢骚。他一会儿诉说邮票丢了，一会儿又诉说连衣裙被龙卷风刮坏了。

“别唠唠叨叨的。”诺克说，“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

“你说我们能不能赶在彗星前面先到木民山谷？”诺克姑娘喃喃地说。

“我们能。”小木民尽管口里这么说，心里还是十分担忧的。

那群蝗虫肯定没有到过这里，你看这片树林还是绿油油的，山坡上也还点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你想不想摘朵花插到耳根后？”小木民问。

“噯，不，”诺克姑娘说，“我现在太发愁了，没工夫想那种事。”

这时候，小长鼻已走到头里。突然，大家都听到了他的兴奋的叫喊声。

“大概又是一场什么新的大混乱。”爱默叔说。

“嗨！喂！快走！”小长鼻尖声叫喊着，“快跑！跟上！”他把爪子放到嘴里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

他们跑步穿过了树林。小木民跑在前面。他边跑边用鼻子嗅。有一股烤面包的香味迎面扑来。树林逐渐稀疏起来。突然，小木民停了下来，惊喜地叫了一声。

木民山谷就在下面。在梨树和白杨树丛中，木民家的蓝房子清晰可见。还是那样蓝，还是那样宁静，还是那样雅致，就跟他离开时一样。房子里他妈妈正在安详地烤面包，做糕点。

“看来，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小木民兴奋地说。他喜出望外，不由自主地坐到了地上。

“那里是桥？”诺克姑娘说，“那里就是你讲过的那棵好爬的白杨树了。啊！房子有多漂亮啊！”

木民妈正在厨房里用浅黄色的柠檬皮和蜜饯梨片装饰一块大蛋糕。蛋糕边上有一圈用巧克力写的字“送给亲爱的木民儿”。蛋糕顶上有颗闪闪发亮的用棉花糖做的星星。

木民妈妈轻轻地吹着口哨，不时地朝窗外张望。

木民爸神情紧张地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在细细地思考着。“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他说，“现在已经一点半了。”

“他们会平安无事地回来的。”木民妈信心十足地说，“请等一会，我去把饼取出来！小长鼻来了会把盆舔得乾乾淨净的。他经常这样舔。”

“要是他已经回来了该多好。”木民爸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时麝香鼠走了进来坐卧一个角落里。

“喂，彗星怎么样了？”木民妈问道。

“又近了。”麝香鼠说，“彗星到来的时候也就是人们伤心落泪的时刻。这一点我深信无疑。但是，当然喽，对我这样的哲学家来说，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好，我希望到时候你的那几根稀毛胡子能保住。”木民妈和善地对他说，“要是烧焦了就太可惜了。要吃点姜汁饼干吗？”

“好，谢谢，来小块的。”麝香鼠说。当他吃完八块姜汁饼干时，他说：“小木民好像下山来了，还有一伙样子古里古怪的东西陪着，我不十分清楚你是否对这个消息感兴趣。”

“小木民来了？”妈大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冲了出去，后面跟着木民爸。

是他们，正在过桥呢。头里是小木民和小长鼻，后面是琴鼻子，再后面是诺克兄妹，最后是爱默叔。看上去他的气还没有全消呢。

他们拥抱起来。木民妈情不自禁地喊道：“啊呀！我亲爱的孩子，我本来想我再也不见不着你了！”

“我和那棵毒树搏斗时，要是你能在场看该有多好！”小木民说，“唰！砍下一支胳膊，嚓，又切下另一只。最后毒树只剩下了光光的树桩。”

“哟，真好！”木民妈说，“这位小姑娘是谁呀？”

“她是诺克姑娘。”小木民说着把她引到前面。“她就是我从毒树下救出来的那个姑娘。这位是琴鼻子，环球旅行家。这位是爱默叔，集邮专家。”

“噢！”木民爸说，“是吗？”他又觉得他这样说不好，又说，“怎么会不是？当然是。”他说，“我还记得我年青时也集过邮。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业余爱好。”

“这不是我的业余爱好，而是我的工作。”爱默叔火气很大地说（他晚上没有睡好觉）。

“既然是这样，”木民爸说，“昨天晚上龙卷风带过来一本集邮册，也许你能鉴定一下。”

“集邮册？你是说集邮册？”爱默叔叫起来，“龙卷风吹到这里来的？”

“怎么啦？是龙卷风吹来的。”木民妈插进来说，“昨天晚上我发好面准备做面包。今天早晨，面团上沾满了许多小片片纸。纸片背面还粘乎乎的带着胶水。”

“带胶纸！”爱默叔尖叫了一声，“那是我集邮册中珍本的珍本。它们还在吗？现在在哪儿？以我们爱默家族的名义向你道谢。相信你不会把它们扔掉吧。”

“都挂在那里晾干呢。”木民妈指着梨树下一根晾衣绳说。

爱默叔风也似地跑了出去。

“到这时候在他身上才显示出一点生气，”小氏鼻说着哈哈大笑，“照他原来的脾气，即使彗星撞到他的屁股上。他也愿跑这两步的。”

“对了，彗星。”木民妈焦急地说，“麝香鼠说，彗星今天晚上要落到我们的菜园里。这倒怪讨厌的。我才除过草。”

“我提议，在木民家开个会来讨论一下这件事。”诺克说，“当然，只有在得到你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

“行，行，当然同意，”木民爸说，“请进，请不要拘束。”

“新鲜的姜汁饼干还有一些。”木民妈说着多少显得有些紧张。她摆出了上面刻有玫瑰和百合花的新咖啡杯。“亲爱的，你们及时赶到家，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

“你们有没有收到家猫发的电报？”小长鼻问。

“收到了。”木民爸说，“字母横七竖八，而且满篇惊叹号。很明显，家猫很紧张，连电报都打不好了。”

正说着，木民妈从窗户里探出身来喊道：“咖啡准备好了！”于是所有的人，鱼贯地走了进去。只有爱默叔没有跟进去。他正忙着把所有的邮票展开，再按类分堆。他余怒未消，咕咕哝哝说他哪有闲工夫去开什么会。

“好，”诺克说，“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正题了。不幸的是我那本练习本丢了，上面非常精确地记着躲避彗星时该做的几件事。但是有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就像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我们得找一个躲避的地方。”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他妹妹说，“事情本来很简单。我们要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把贵重的东西带上，爬进小木民发现的山洞，就得了。”

“要多带点吃的东西。”小长鼻说，“顺便说一句，这个山洞是我发现的，不是小木民发现的。”

“唷！谢天谢地。”木民妈大声叫，“你们发现了一个山洞。那个山洞，我们怎么不知道？”

木民妈这句话引得小木民和小长鼻心里痒痒的，都想由自己出来描述发现这个山洞的经过，讲讲这个山洞是多么的奇妙，用来躲避彗星又是多么的合适。他们同时开了腔，争着说话，各不相让，嗓子越来越大，都想压过对方。在慌乱中小长鼻不留心竟把咖啡杯也给打翻了，流了一桌布。

“真是的！”木民妈恼怒地喊起来，“非常清楚，你们在外面一定活像个小流氓。小长鼻，你最好坐到他席上去吃。糕饼盆在洗涤槽里，你要是喜欢，就把它拿过去。”

小长鼻窘态毕露，很不自在，一头钻到桌子下面，会议继续进行。

“我一向认为，应该让大家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诺克自负地说，“我们大家应该尽快地往山洞里搬东西。现在已经三点了。我和我妹妹，能拿动铺盖卷。”

“太好了。”木民妈说，“我来拿果酱，小长鼻，好孩子，你能不能把办公桌上的抽斗清一清，里面的东西都要包起来。”

就这样，一场空前的大忙乱开始了。只见他们跑进跑出，拿东拿西，包这捆那。木民爸装车，木民妈一忽儿找绳子，一会儿寻旧报纸，忙得团团转（活像战争时期，接到通知要在几小时内疏散到农村去一样）。

木民爸推着小车一次又一次地穿过林子把东西送到海滩卸到沙地上。小木民和琴鼻子就用绳子一样一样地吊到山洞口。

其他动物都在家整理东西。房子里一切能够移动的东西，小至食厨门把和窗帘绳统统都要拿走。

“我一样也不给彗星这个老东西留下。”木民妈喃喃地说着，从门里拖出一只洗澡盆。“诺克，快到菜园里把小萝卜拔出来。还有小长鼻，你捧着那蛋糕，就是要当心点。”

木民爸气喘吁吁地推着小车回来了。“赶快，大家都要快！”他说，“很快就要天黑了，山洞顶上的那个洞还没有封。”

“是的，是的，”木民妈说，“马上就来，不过，我还想把摆在花坛四周的贝壳带走，还有那几盆最好看的玫瑰。”

“不行了。”木民爸果断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把它们留这里了。快，快坐到已放在车上的澡盆里，亲爱的，我把你推到山洞那里去。爱默叔在哪儿？”

“他在数他的邮票。”诺克姑娘说，“看来，什么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喂！爱默叔，”诺克喊道，“看在老天爷面上，快些好不好。彗星很快就要到，老呆在这里，邮票会全部丢光的。”

“啊，老天爷保佑！”爱默叔叫道。他只一蹦就跳进了小车上的洗澡盆里。手里牢牢地抱着他那本集邮册，一动也不愿动了。

大家都向山洞出发了。这是最后一趟。海滩上已灰蒙蒙的，气氛阴郁。在他们前面，沙滩尽头是深沟，这里以前是海。在他们背后是树林，已经被烤得直冒热气。在他们头上是暗红色的天空，天空中彗星已越来越远，越来越大。它放着白热光，向着木民山谷冲来。

“麝香鼠在哪里？”木民妈突然惊恐地问。

“他不愿意来。”木民爸说，“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像这个样子东躲西藏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不成体统。我只好随他去，不过我把吊床留给他了。”

“那好，”木民妈叹了口气，“要理解哲学家真难。孩子们，靠边，腾腾路，爸爸要起吊澡盆了。”

小木民。小长鼻和琴鼻子在山洞里喊着号子拉绳子。木民爸和诺克，站在沙滩上，发着号令往上推。澡盆摇晃着，一会儿滑下来，一会儿又被拉上去。最后，总算拉到了山洞口外的岩石顶上。

木民妈一直坐在沙滩上看着他们，紧张地擦着额头上的汗。见澡盆拉上去了，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大声说：“搬家真难哪！”

爱默叔，他只是在洗澡盆里坐了一路，当然是不会来帮忙的。他早就钻进山洞里摆弄他的邮票了。“老是吵吵闹闹慌慌张张的，”他喃喃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要是我也能懂得其中的道理就好了。”

空气越来越热，天空越来越暗，钟的指针慢慢地爬向七点。

他们无法把澡盆从洞口拖进去。诺克想开个会讨论一下，可是时间已来不及。于是他们决定把它弄到顶上去盖山洞上面的那个裂口。

木民妈在洞里点上一盏灯，在柔软的沙地上为大家铺床。琴鼻子在洞口挂上了一条毯子。

“你觉得这样挂条毯子就能挡住彗星了吗？”小木民问。

琴鼻子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瓶子来。得意洋洋地晃了两下。“你忘了火妖送我的那瓶防烫油了吗？”，“只要把用剩下来的往毯子上涂，即使再来二十个彗星也烧不了它。”

“不会把毯子弄脏吧？”木民妈焦急地问。

就在那时他们听到山洞外面响起了一阵沙沙声，还有鼻子闻东西的吸气声。接着在毯子下面伸进来一个鼻子，然后亮起了两只黑眼睛。原来是麝香鼠找来了。

“哎呀！”小长鼻叫起来，“麝香鼠叔叔，你终究还是来了。”

“是的，我发现外面太热了，要继续思考问题已经相当困难。”麝香鼠说着笨拙地爬到一个角落里，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

“现在我们把一切都安排亭当了”木民爸说，“几点了？”

“七点二十五分。”诺克说。

“那么说我们还有时间来尝一尝蛋糕。”木民妈说，“小长鼻，你把蛋糕放到哪里了？”

“在那边。”小长鼻指着麝香鼠坐着的那个角落说。

“在哪里？”木民妈问，“我看不见。麝香鼠，你见到那块蛋糕了没有？”

“像蛋糕这样的琐事，还叫我操心！”麝香鼠说着，一本正经地捻起胡须来，“鸡蛋糕，我既没有见，也没有吃，更不想去摸着找。”

“好，算了算了。不过这鸡蛋糕究竟上哪儿去了呢？”木民妈失望地说，“小长鼻，你总不会在路上把它偷吃了吧？”

“太大了，吃不下。”小长鼻天真地说。

“那么说，你吃了一点了！”小木民大声说，“过来，坦白！”

“我只吃了顶上的那个星星。”小长鼻说，“太硬了，不好吃。”他匍匐着钻到褥垫下面躲了起来。

“可怜的孩子。”木民妈说着坐到了椅子上，就在这时，她才感觉她是多么的疲劳，诺克姑娘机灵地看了看麝香鼠。“劳驾，你能不能挪一挪地方？麝香鼠叔叔，”她问。

“我不想动，我想呆在哪儿就呆在哪儿。”麝香鼠说。

“可是你坐到蛋糕上了。”诺克姑娘说。

麝香鼠这才站了起来。啊呀！我的妈呀！乍看他的屁股上，沾着一团烂糊糊，那蛋糕算是……

“这太没意思了！”小长鼻尖声叫起来。

“我的蛋糕。”小木民哼着鼻子说，“专为我做的蛋糕！”

“真糟糕，这样的事听起来多难堪。看来，我的后半辈子就只得和这一团烂糊糊那样，粘粘糊糊地不好过了。”麝香鼠痛苦地说，“但愿我能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来忍受这样的生活。”

“大家不要吵了。”木民妈说，“蛋糕还是这块蛋糕，就是样子有点不同罢了。把盘子拿过夹，我要照样分给大家吃。”她把压扁了的蛋糕分成同样大小的九块，每只动物各得一块。然后盛一盆温水，叫麝香鼠坐到里面洗一洗。

“这样的闹腾一场，把我的宁静的思考环境全破坏了。”他抱怨说，“哲学家最忌讳的事就是这种吵吵闹闹令人不快的事情。”

“别在乎。”木民妈宽慰他说，“你很快就会好受些的。”

“好受不好受我倒是不怎么在乎。”麝香鼠说。他的怒气还未消。“可是我再也不会得到任何宁静……”他咕哝着。

山洞里越来越热。他们各自坐在不同的角落里等待着。不时地有人叹口气，或者发个什么议论。要不就是大家都不吭声。

突然，小木民跳了起来。

“我们把丝毛猴给忘了！”他喊道。

“就是，我们真的把它给忘了。”木民妈说，“多可怕！我还是昨天见到它的。当时它正在捉螃蟹。”

“应该去搭救它。”小木民下定了决心，“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住吗？”

“它没有固定的住处，”木民爸说，“恐怕，它只能留在洞外听天由命了。我们没有时间找它了。”

“喂，亲爱的木民，你不能去！”诺克姑娘恳求道。

“我应当去。”他答道，“我会回来的。别担心！”

“带上我的表，注意看着点时间。”诺克说，“要尽量快，现在已经八点一刻了。”

“那就是说，我还有二十七分钟，”小木民说。他焦急地拥抱了妈妈，吞下了最后一口蛋糕，就从毯子下面钻出去了。

山洞外面就好像一只填满了燃料的大火炉。树木纹丝不动，毫无生气地站立着。彗星发出的强光十分刺眼，连看都不敢朝它看一眼。小木民跑过沙滩，钻进了树林。他拼命喊着：“喂嗨！丝毛猴，你在哪里？丝毛猴！”

在树林里，在泛着红色的黑暗中，看不见一点有生命的东西，所有的小动物都已钻到地下蜷缩起来。真是一片死寂与恐怖。只有小木民一个在林中跑着。他停下来喊一会儿，听一听，然后再跑一会儿。最后他停下来看了看表，只有十二分钟了。该往回跑了。

他又叫了最后一声。这次使他非常高兴。有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在回答他。于是他把爪子围到嘴上又叫了一声，回答声又近了一些。不一会，丝毛猴从树枝上荡下来跳到他面前。“太好了，太好了。”他喋喋不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我正纳闷……”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仔细谈。”小木民打断他，“快跟着我去山洞，越快越好。要不我们就要出大事了。”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一路上丝毛猴哈哈笑着，吱吱叫着，不断地问这问那，对面临的危险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多有意思！”它嘴里说个不停，欢乐地从一根树枝荡向另一根树枝，它觉得，这好戏是种比赛，真是开心。

小木民从来没有跑得这样快过。他不时地看看表。表也好像从来没有走得这样快似的。只有四分钟了！

他们跑出了树林来到了海滩……还有三分钟！啊呀！在沙地上跑真费劲哪！小木民抓住丝毛猴的爪子，作最后的冲刺。

木民妈正站在山洞外面等他们。两个小家伙的影子一进入她的眼帘，她便开始挥动手臂，喊道：“孩子们，快！快跑！快跑！”他们像疯了一样攀上了岩石，木民妈抓住他们就往山洞里推。

“啊！谢天谢地！”诺克姑娘吁了一口气。在刚刚的二十分钟里，她由于担心而变成了粉红色。现在慢慢地又变回到了正常的颜色。“你总算及时地赶回来了，我亲爱的木民。”

说明迟，那时决。山洞外面响起了一个可怕的声音——一种巨大的嘶嘶声。

所有的动物，除了爱默叔，他正埋头在邮票里，除了麝香鼠，他还在温水盆里泡着，都不约而同地扑到一起叭成一堆。灯熄灭了。山洞里漆黑一片。

彗星冲下来了。时间正是八点四十二分四秒。只觉得有股气流猛冲下来，就像是成百万块岩石突然奔泻而下。大地在颤抖。爱默叔这才脸朝下趴到他的邮票堆里。小长鼻尖着嗓子拼命地叫。琴鼻子把帽子一直拉到鼻梁上遮住自己的脸。

这时，彗星拖着它的火焰尾巴，吼叫着穿过山谷，越过树林，飞过山脉。最后，再次消失在地平线上空。

要是彗星冲得离地球再近那么一点点，我敢担保，现在我们哪一个也不

会再活在这个世界上。还算好，这次它不过只用它的扫帚尾巴在地球上扫了一下，就马上远离我们飞到另一个太阳系去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还一直没有再次看到它。

但是山洞里的那一群，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在想，彗星一定把一切都烧光了，把一切都粉碎了，世界上现在只有他们的那个山洞才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東西。他们听着，听着，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只觉得外面静悄悄的。

“妈妈，”小木民说，“是不是全过去了？”

“是的，过去了，我的小木民，”妈妈说，“瞧瞧，一切都是好好的。你们该去睡觉了。你们都得去睡觉，亲爱的。小长鼻，别哭了。现在没有危险了。”

诺克姑娘还在哆嗦。“多怕人！”她说。

“不要再去想它了。”木民妈说，“小猴子，过来挨着我暖和暖和。我给你们唱支催眠曲。”她唱道：

紧贴着妈妈，快闭上眼睛。

睡觉不做梦，一夜到天明。

彗星已过去，妈妈紧挨身。

再没有危险，醒来是早晨。

很快，一个个都睡着了。山洞里一片宁静。

## 第十二章 尾 声

第二天早晨，小木民第一个醒过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醒悟不过来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当他一明白过来，便立即跳起身，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足地走到洞口。他战战兢兢地挑起毯子朝外看。

啊！映入眼帘的景色是多么迷人啊！天空清澈湛蓝，不带一点红色。一轮朝阳，像是刚刚抛光的圆盘，挂在原来的位置上，放射着光芒。小木民坐下来，脸朝着太阳，闭上了双眼。幸福地长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诺克姑娘也爬出了山洞，坐到他身旁。

“不错，天空还是那样的天空。太阳，还是那样的太阳。岩石，还是在老地方。”她如释重负地说。

“你瞧那里，海水又回来了。”小木民低声说。在远处，海水不停地朝他们滚过来，像轻柔的绸子闪烁着蓝光。啊，海洋！还是那个我们喜爱的海洋！

所有的海洋小动物，从它们的掩蔽所——烂泥里钻了出来，高兴地在水面上穿梭游戈。海草等水生植物也都向着太阳重新生长。一群海鸥，一会儿飞到海面上，一会儿又在海滩上空盘旋飞翔。

山洞里的所有动物一个个都醒了过来。他们好像刚做完一场恶梦，惊异地眨着眼睛。啊！灿烂的阳光，湛蓝色的海洋！只有爱默叔还是无动于衷。他拿上自己的集邮册走到沙滩上，说道：“现在我要开始整理我的邮票了，这已是第七次了。所有的动物，不管他是哪个族的：木民族也好，诺克族也好，琴鼻子族也好，都不准再来捣乱。谁要再来捣乱谁就活该再受一次罪。”

麝香鼠哼着鼻子，理了理胡子，走了出来。他要去查看一下他的吊床是否完整无损。

“我的回忆录也可再增添一章了。”木民爸说，“谢天谢地！这本书写到最后，一定会激动人心的。”

“一定会的，亲爱的。”木民妈说，“但是激动人心的事太多了。恐怕这本书永远也写不完。啊！能再次看到太阳是多么高兴啊！”

小长鼻翘着尾巴，跳起舞来。他举起短剑，剑把上的蛋白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跳完舞后，他和丝毛猴一起走了，他们要去看一看，在这一场大灾祸之后是否还有螃蟹活下来。

琴鼻子拿出了他的口琴，试一试能否吹出音来。结果，所有的音，包括所有的半音都吹响了。于是他尽情地吹奏起他心爱的乐曲。

小木民回到山洞，挖出了埋在沙里的珍珠，放到诺克姑娘的腿上。

“这些都是给你的”他说，“你可以用这些珍珠把你全身都打扮起来，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诺克姑娘。”

小木民留下颗最大的珍珠，献给妈妈做鼻环。

“真不错，小木民，多漂亮的珍珠啊！”她说，“但是现在我最想要知道的是彗星损坏了些什么东西。树林还在不在？房子还在不在？还有那菜园子？”

“我想，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小木民说，“走，回去看看。”

## 木民爸爸在海上

### 第一章 水晶球中的一家

8月底的一个下午，木民爸爸茫然地在花园里闲逛。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看上去这儿好像每一件该做的事都已做好，或有别的人正在做着。

木民爸爸漫无目的地在花园里逛来逛去，他那条尾巴在他身后的地面上拖着，模样儿怪不得劲的。这儿，山谷下边，暑气蒸人，所有东西都纹丝不动，寂然无声。这是个有可能酿成森林大火的月份，得严加防备才行。

他告诫过家人，并不厌其烦地一再唠叨，说在8月里谨慎小心是多么重要。他向家人描绘燃烧的山谷，呼啸的火焰，炽烈的树干和大火从地上钻透青苔，眩目的火柱直冲夜空，滚滚火浪泻下峡谷，冲向大海的情景……

“火舌咝咝作响喷向大海，”木民爸爸用忧伤的语调结束这番话。“一切都是黑糊糊的，一切东西烧光了。一只用爪子擦火柴的小动物要承担这场大火的责任。”

这家人停下手中的活儿，说：“是的，当然是的。”随后他们不去注意他，继续干各自的活儿。

他们老是在干些什么？他们一声不吭，不插一句话，聚精会神地在干他们第一百零一件创造世界的活儿。这是个极其隐蔽的世界，鲜为人知。他们在嘀咕：“他干吗老谈8月的森林大火。”

木民爸爸登上走廊，他两只爪子像往常那样伸进油漆里，发出轻微的吮吸声，然后跨过地板，直冲柳条椅，不料他的尾巴粘住了，活像给人拖住一般。

木民爸爸坐了下来，闭上两眼。“这地板也该漆一漆了。”他想。“热浪把它弄成这副模样。不过好油漆不会因天热而化掉。也许是用不了不好的油漆。我建造这走廊已有好多时日，眼下正需要重新漆一番。看来先得用砂皮纸打一下。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漆新地板要用厚刷子和发亮的油漆。我干这活时，家人得走后门，不能妨碍我。完工后我会让他们进来，对他们说：‘怎么样！瞧你们的新走廊！’……天实在太热了。我想扬帆出海，航行到大海去，能去多远就多远……”

木民爸爸感到有股睡意向他袭来。他哆嗦了一下身子，点起烟斗。他凝视着一根在烟灰碟中快要熄灭的火柴，撕下点纸片放在火焰上。这是团美丽的火焰，在阳光照耀下不易看清，但它燃烧得好。他小心地注视着它。

“快要熄了，”小梅梅说，“再放些纸片呀！”她正坐在阳台的遮荫里。

“啊，是你！”木民爸爸说，晃动着烟灰碟，直至火熄灭。

“我要看它燃烧，这很有意思。”

小梅梅笑了笑，依旧望着他。随后他将帽子遮住眼睛，进入睡乡。

“爸爸，”小木民矮子精说，“醒醒！刚才我们扑灭了一场森林大火！”

木民爸爸的两爪牢牢搁在地板上。他勉强移动着两爪。“你在说什么？”他问。

“一场真正的森林大火，”小木民矮子精对他说，“就在烟草田后面，青苔着了火，妈妈说，可能是烟囱飞出的火星引起的……”

木民爸爸纵身跃起，霎时成了个行动果断的男子汉。他的帽子飞到了石阶上。

“我们已把它扑灭掉了！”小木民矮子精大声嚷道，“我们当场就把它扑灭掉了，你用不着担心了！”

木民爸爸突然顿住，显得怒不可遏。“我不在场你们竟把火扑灭了？”他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想让我睡着什么也别知道？”

“亲爱的，”木民妈妈从厨房窗口探身说，“我们觉得没必要喊醒你。那火很小，只是冒了点烟。我恰巧去提水，就顺便在火上洒了点水……”

“顺便，”木民爸爸喊道，“只是顺便洒了点水？真不像话！让火在青苔下任意蔓延！火在哪儿？火在哪儿？”

木民妈妈放下手中的活，领他到烟草田去，小木民矮子精待在走廊里看他们离去。青苔上的火点确实很小。

“别以为，”木民爸爸慢条斯理地说，“烧焦一点点没什么。没那回事！你知道，它会在青苔下渐渐烧开去。也许过几小时或几天，它会突然爆开。一些地方发生火灾，情况往往多种多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亲爱的。”木民妈妈回答道。

“所以我要待在这儿，”木民爸爸一边说，一边绷着脸在掘青苔。“我要在这儿守着。如有必要，我就在这儿过夜。”

“你考虑得真周到，”木民妈妈说，“是的，你做得对。谁也预料不到青苔会出什么事。”

木民爸爸整整一个下午盯着青苔上的那个黑点。他不想撇下它到屋里吃饭。他是要别人相信他在生气呐。

“你觉得他会在那过夜吗？”小木民矮子精问。

“很可能，”木民妈妈说。

“人一不如意，就要生气，”小梅梅一边说，一边用牙齿咬土豆皮，“有时你也会这样。不过爸爸生气得没道理。他没出掉气，只是把它闷在肚里。”

好孩子，”木民妈妈说，“爸爸知道他该怎么做，”

“我想他不知道，”小梅梅直率地说，“他压根儿不知道，你明白吗？”

“不会吧！”木民妈妈无可奈何地说。

木民爸爸把鼻子伸进青苔，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味，这土地不会再烧起来。他掏净烟斗伸进地洞去，向火花吹去。那火花亮一下便熄灭了。他在那火点上踩了踩，随后慢慢踱到花园去看那只水晶球。

地上扬起一团尘土，跟往常一佯汇聚在树下。水晶球四周有一点点亮光，它放在那儿映衬出整个花园。它搁在珊瑚座上，看上去很漂亮。这球归木民爸爸所有。这只光彩夺目的蓝水晶魔球是花园、峡谷和整个世界的中心。

不过木民爸爸并没立刻去看。他先瞧瞧自己的那两只脏爪子，想驱散他那不安、烦乱和恼人的思绪。每当他心情忧郁，便要去瞧瞧水晶球以寻求安慰。在每个漫长、闷热、美丽而伤感的夏天傍晚，他都干着同一件事。

水晶球总是冰凉的。它那蔚蓝的色泽比大海更深沉，更澄碧。它使整个世界都换了颜，使其变得冰冷、幽远和怪诞。在这玻璃世界中，他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脸上的大鼻子，也看到了周围变化无穷的、梦幻般的景色。那片蔚蓝土地深藏在里边。那地方他无法到达。木民爸爸开始搜寻他的一家。他需要等待。他们会来的，他们一定会在水晶球里反映出来。

这已成了惯例，薄暮时分他们总要干好多活。他们总要干点什么。有时早有时晚，木民妈妈从屋内厨房这头向屋外地窖走去拿香肠和白脱，或到马铃薯田，或去拿柴禾。她每次干这些活，看起来仿佛走在一条陌生而又熟悉

的小径上。不过你又永远肯定不了。或许她出去办一件她认为有趣的秘密的事，或者玩一种私人游戏，或者只作一次散步等等。

那是她来了。她跑来跑去活像一只滚动的白色小皮球。她是那片蔚蓝色影子中最蓝的一个，影影绰绰的。那是小木民矮子精来了。他离得远远的，和什么人都不搭界。那是小梅梅，正悄悄走上斜坡。你可以看到她是那么纤小，恰像一道闪光，无拘无束地勇往直前。

木民爸爸喜欢这么玩，这是他薄暮时分的消遣。这使他有这么一种感觉：他们都需要保护，他们生活在深海底部，只有他才了解。

眼下天色已经全黑了。水晶球突然发生了某些异样的变化，出现了一道光。木民妈妈点亮走廊上的灯。突然之间，一种安全的感觉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走廊上，而不是别的地方，木民妈妈坐在走廊上等她的一家人回来，好给他们大伙儿送上晚茶。

水晶球变得模糊不清了。蔚蓝色变成了黑色，剩下那盏灯是唯一可见的东西。

木民爸爸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随后转身朝家里走去。

“好啦。”木民爸爸说，“这下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危险过去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啦。明天天亮再检查一次就行！”

“嘿！”小梅梅不以为然。

“爸爸。”小木民矮子精喊道，“有件事，你注意到了吗？我们点了一盏灯！”

“是呀，我想是点灯的时候了。白天显得短了，天黑得早。”木民妈妈说。

木民爸爸兑：“你以为夏天过去了，其实夏天没有过去，不应点灯。”

“是呀，该是秋天了，”木民妈妈平心静气地说。

那盏点着的灯在滋滋作响。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得亲切、温馨。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大家都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这个家庭圈子以外，每样东西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不可理解，而黑暗似乎延伸到不可捉摸的远方，直到这世界的尽头。

“有些家庭什么时候点灯，是由父亲决定的。”喝晚茶时木民爸爸嘀咕道。

小木民矮子精像往常那样把他的几块三明治在面前摊成一行：夹干酪的一块三明治放在前头，其次是两块病人腊肠肉和一块夹土豆沙丁鱼的三明治，最后一块是夹果酱的。他显得十分高兴。小梅梅只吃沙丁鱼，因为她不知怎的总觉得今晚跟往常不一样。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花园那黑漆漆的一角。她一边吃，一边寻思，那双眼睛变得更黑更黑了。

油灯的光照到了绿草地上。也照到了丁香花丛上。可当它射到影子中间，射到格罗克蹲着的地方时，就变得很微弱。

格罗克独坐一处已经很久。她坐的地方都结了冰。她站起身，慢慢朝灯光走去时，青草就像碎玻璃那样窸窣窣作响，树叶发出一阵阵惊恐的沙沙声。枫树上的一些叶子吓得瑟缩起来，掉落在她的肩上，紫菀都俯下身子远离了他，一只只蚱蜢默不作声。

“你为什么不吃呀？”木民妈妈问。

“我不知道，”小木民矮子精说，“我们有威尼斯百页窗吗？”

“百页窗在顶楼。要到冬天避寒时我们才需要它们，”木民妈妈转向木

民爸爸说：“你不想在灯塔模型上干一会儿吗？这会儿灯点着呢！”

“嗨！”木民爸爸应了一声。

格罗克慢慢移近。她盯着那盏灯，微微摇晃着她那笨拙的大脑袋。当她向灯光滑去时，便有一个灰色的影子出现，脚跟前浮现着一团冷凝的白雾，几扇窗户在嘎嘎作响，好像远方在打雷似的。整个花园一片寂静。格罗克走近走廊，站在灯光射不到的地方。灯光只射在漆黑的大地上。

随后她急步走近窗户，于是灯光直射在她的脸上。

突然静悄悄的屋子里充满了尖叫声和慌乱的骚动，椅子全翻倒了，有人要拿走灯。几秒钟工夫，走廊便陷入黑暗中。只见一个个人都冲进屋里，朝安全的内室走去，想把自己和灯藏了起来。

格罗克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将寒气呼在这废弃房子的窗玻璃上，随后她滑了开去，隐没在黑暗中，她一路经过时，青草被她的脚所折断，她慢慢往前挪动身子，渐渐地走远了。整个花园在瑟瑟抖动，树叶纷纷落下，接着又低声叹息。格罗克消失不见了。

“把我们隔开，通宵不睡，真没有必要，”木民妈妈说，“她可能又毁了园子里的东西，不过她不害人。你知道她不会的，虽说看上去很吓人。”

“当然她不会害人，”木民爸爸嚷道，“虽则你也怕，甚至怕得够呛。不过你不必像我那样在屋里待那么久。”

“亲爱的，”木民妈妈说，“我们怕格罗克，因为她冷极了。好啦，我想大家都该睡觉了。”

“好吧！”木民爸爸把拨火棍放回原先的角落，“如果她没危害。你也不会要我来照顾你们。这对我可是最合适的。”临走时，他顺手抓了点乳酪和香肠，便到走廊上去。他步履沉重地走着，独个儿进入黑暗中。

“嗯，”小梅梅加重语气说，“好极了！他火冒三丈了，他会去保护那些青苔到天亮。”

木民妈妈没吭声。她蹑手蹑脚地跑上跑下，为夜间作准备。像往常那样，她顺便看看手提包，把灯捻小；房内异常安静，显得有点不自然。木民爸爸在盥洗盆旁边的架子上放了一具模型灯塔。她走到它跟前时，心不在焉地掸掉它上边的灰尘。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喊。

木民妈妈没听见。她走到挂在墙上的那幅地图跟前。这是一幅展现海岸、岛屿和木民谷的地图。她爬到椅子上，这样她就能探身到海上去，把鼻子搁在一个她要去的的地方。

“这就是，”她低声说，“我们要去住的地方。我们将要去过一种陌生生活，它充满着历险……”

“你在说什么呀！”小木民矮子精问。

“这就是我们要去生活的地方；”木民妈妈重复了一遍。“那是爸爸的岛屿。爸爸要在那儿照料我们。我们要在那儿度过一生。每样事情都要重新开始，一切从头开始！”

“我还以为，那只是一粒苍蝇屎呢！”小梅梅说。

木民妈妈下到地板上。“有时要花许多时间，”她说，“把事情整理好，花的时间会长得怕人。”

随后她走到花园里去。

“爸爸妈妈的事，我一点也说不上。”小梅梅低声说，“不过我总觉得

他们从来不糊涂，他们能胜任各种愉快的事。”

“那不是你的事，”小木民矮子精尖叫道，“他们完全明白，他们干得有点怪。有人总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样样都知道。”

“你说得对极了！”小梅梅说，“我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人。”

小木民矮子精盯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看，在独立不羁的公海远处，他心想：“爸爸要在那里住。那是他要去的。他们对这事很认真。这可是件严肃的事。”突然间他仿佛看到岛四周的海水在开始涨落。岛是绿色的，却有着红色的悬崖。它十分像他在图画书上看到的岛屿，一个荒无人烟、被海盗盘踞着的岛屿。他感到咽喉有点哽住了。“小梅梅，”他低声说，“这可是异想天开呀！”

“你别说了，”小梅梅说，“每件事都有点异想天开的味儿。最不可理解的是，我们的生活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搬到那儿去。到头来却发现那个岛屿只是一粒苍蝇屎。”

小木民矮子精跟随格罗克穿过花园时，仅仅是早晨5点半钟，土地开始解冻了，不过他还是能辨明她坐过的地方，那儿的草枯黄了。他知道，要是她在同一个地方坐上一个多小时，那地方就再也长不出东西来。土地差点给吓死了。这样的地方，花园里有好几处。真气人，最糟糕的一处在郁金香花坛中。

一条铺满枯叶的小径直通走廊。那是她站过的地方，她停留在光圈外盯着油灯看。她对它毫无办法，只好走得尽可能近些。于是每样东西都活不成了。这可不会错，每样东西经她一碰都必死无疑。

小木民矮子精想象她就是格罗克。他慢慢地移动身子，全身耸起穿过枯叶。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四周出现一片雾气。他叹了一口气，凝视着那个窗口，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孤独的人。

没有了油灯，很难使人心情愉快。剩下的只是他头脑中的遐想。有关海岛的种种想法，将使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巨变。他一时忘了格罗克，却在晨曦下的长影子中玩了起来，在有太阳的地方走来走去。那长影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自然没有人在游泳。

有人在木料间吹口哨。小木民矮子精不由朝里边瞧了瞧。只见金色阳光晒在窗房的刨花上，散发出亚麻和树脂的香味。木民爸爸正忙着将一扇小橡木门安放在灯塔的墙上。他走了进去。

“看看这些铁夹子，”木民爸爸说，“它们埋在岩石里头。你就用这方法爬上灯塔。如果遇上暴风雨，你就得特别小心。你的小船要向着浪尖上的岩石驶去，随后你便跳开。等小船荡回时，你再用力一夹，便爬上去……待第二个浪头打来时，你便没有危险了。这以后你可抓牢圈栏与狂风搏斗。接着你把门打开，不过它很笨重，当它在你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时，你就在灯塔里边了。透过厚实的培墙，你能听到远处海浪的呼啸声，在外边。到处都是呼啸声。小船也已离得远远的了。”

“我们都到里边去吗？”小木民矮子精问。

“当然，”木民爸爸说，“你可以到灯塔上看看。每扇窗都用玻璃做成，顶端右侧便挂有那盏灯。它发出红、绿、白的、光、它通宵工作，每隔一段时间，闪动一次，这样来往船只便知道该向何处驶了。”

“你要将灯放进塔里吗？”小木民矮子精问，“也许你能在下边放一只电池，设法让它闪光。”

当然，我能。”木民爸爸说着在灯塔前边削出几个梯级来。不过眼下我没时间。这是只模型，只是作个试验罢了。”木民爸爸显得有点不自在，便不再在抽屉中摆弄工具。

“妙极了！”小木民矮子精说，“等会儿见。”

“等会儿见！”木民爸爸说。

影子现在开始缩小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天气暖和又晴朗。木民妈妈坐在梯级上什么事也不干，看上去总觉得很古怪。

“今儿早晨人人都起得早，”小木民矮子精说。他坐在她身边，眯细起眼睛在望太阳。

“你知道爸爸那个岛上有座灯塔吗？”他问。

“当然知道，”木民妈妈回答道，“这事他说了整整一个夏天了，那是我们要去住的地方。”

一些没说起过的事，往往要说上许多回。坐在梯级那儿好不暖和，每一样东西都显得那么合适。木民爸爸活儿干得很顺心，他用口哨吹起了那只《起锚》的歌。

“我要煮咖啡去，我多么想在这儿坐一会儿。这是个美好的夜晚。”

可灯塔在呼唤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尽快到岛上去。

## 第二章 灯 塔

在他们动身的这个十分重要的夜晚，风向转东；半夜以后风势更猛。但他们决定日落前不走。温暖的海水呈深蓝色，就跟水晶球里的一样。码头上堆满了行李，一直堆到小屋边，那里系着一条小船。小船正上下晃动着，帆已升起，桅顶上亮着一盏防风灯。这时沙滩上一片黑暗。

“今晚我们想太平无事，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木民爸爸说，“我们本该吃过中饭就出发。然而眼下遇上这种天气，我们只能等到日落才走。选择好出发时间，就像一本书的开头那么重要：它将决定一切。”他坐在沙发上紧挨着木民妈妈。“瞧那条船，”他说，“那条‘冒险’号，晚上驾船真是妙不可言。桅顶上亮着防风灯，一切都沉睡，海岸线在你身后悄然消失，这就是新生活的开始。夜晚出海真是乐不可支。”

“对，你说得对！”木民妈妈答道，“人们最好是白天玩耍。晚间夜航。”她为准备行李忙碌了一阵，感到很累，深怕忘了什么重要东西，这些行李现在堆在码头上，看起来很多，但她知道一旦拆开来就会觉得不够用了。“一个家庭为了过正常生活，就需要这么多东西啊！”

不过目前情况有所不同。眼下最要紧的是开始一种新生活。木民爸爸应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品，关心和保护他们。在这以前，他们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安逸了。“奇怪，”木民妈妈寻思，“日子过得安逸，人也会忧伤、生气。不过我想就这么回事，当务之急是开始过新生活。”

“你觉得现在天够黑了吗？”她说，“那盏防风灯挂在空中真可爱。我们可以启航了吧？”

“等一等，还得辨辨方向。”木民爸爸说。他在沙滩上打开海图，注视着这个屹立在大海上的岛屿，神情十分严肃。他对着风嗅了一会儿，试图辨认方向。他已好久没这样做了。我们的祖先从不为辨方向而担忧，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本能。遗憾的是，如果你长期不用，它就逐渐生疏了。

没多久，木民爸爸认为自己已辨清了方向。一旦他知道该朝哪一个方向行驶，他们也就可以启航了。他整了整帽子说：“我们出发吧！不过你不要搬东西。所有重活都由我们来干。你只管上船好啦！”

木民妈妈点点头，异常疲乏地站起身来。海风越刮越大，岸上的树林显得模糊不清。她困极了，感到有点昏昏然；她觉得自己陷入飘渺的梦幻中，漫无目的地在厚实的沙滩上跋涉。

码头上的人在把行李搬上船，防风灯左右摇晃着。在夜色中，码头和小屋望去像条长龙。她听到小梅梅在笑，笑声中伴有林中夜鸟的叫声。

“多美啊！”木民妈妈自言自语，“美丽却有点怪异。眼下我可有时间思索了，这一切真是妙极了！”

夕阳西沉后，格罗克溜进了花园。这一晚，阳台上没灯。窗帘已被取下，水桶也已翻倒。钥匙在门上挂着。

面对荒芜的空屋，她早已习惯。她明白这儿将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人点灯了。她拖着两脚慢慢向悬崖走去。有时水晶球映照出她的身影，但忽儿又充满平日那种虚幻的深蓝色。当她走近时，林中呈现一派恐惧景象：苔藓下面发出微弱的怪声，树枝战栗地哆嗦着，到处都有小眼睛在闪动。他一口气登上那能俯瞰南海岸的悬崖，凝视着夜幕中黑沉沉的大海。

她清楚地看到“冒险”号桅顶上的那盏防风灯，它像一颗星星从海空闪

过，朝着辽阔的大海渐渐远去。

她凝视了好久，感到悠闲自得。她有充裕的时间。对她来说，岁月过得悠悠无止境，又无意义，只留下那盏秋来亮起的灯。

她沿着深谷走向海滩，身后留下一个个零乱脚印，就像一头海豹拖着走向海边。等她到达时，海浪迅速地朝后退去。她衣裙下边的海水变得平静并马上开始结冰。

她站了一会儿，层层冰雾把她团团围住。她不时提起一只脚，冰块在她周围嘎嘎作响，而且越结越厚，她正在为自己建造一个冰岛，以便能到达那盏防风灯。眼下这灯虽然看不见，但她知道它一定在那儿。如果她到那儿时，那灯不亮了也没关系。她可以等待。第二天他们会把它再点亮起来。他们经常这样做的。

木民爸爸驾驶着小船，用一只爪子紧握着舵，感到得心应手。他非常安然自得。

他的家显得渺小而又孤立无援，就像水晶球中看到的那样；在宁静的蓝色夜幕笼罩下，他此刻正带领他们安全地驶过茫茫大海。防风灯照着前方，指引木民爸爸按照海图标明的路线前进。他说：“从这儿……到那儿。那儿就是我们要去生活的地方。在那儿，我的灯塔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它高耸在海洋的惊涛骇浪之上。”

“你觉得冷了吗？”他快活地叫嚷，“用毛毯裹身子没有？”他问木民妈妈。“瞧，我们已经驶离最后一个岛屿，不久将是夜间最黑暗的时刻。夜间航行困难重重，你得时刻提防点。”

“那当然啰，亲爱的！”木民妈妈蜷缩在船底。“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她心想。毛毯有点溅湿，她小心地把它挪向船边。

可船舷上的木条儿挡住了她的耳朵。

小梅梅坐在船头，单调地哼着什么。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低声说，“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谁？”

“格罗克。是谁把她弄成这副可怕模样？”

“没人知道。”木民妈妈说，把尾巴从水中甩出。“没人管她。我是说没人理睬她。我看她压根儿不在乎，也不思考什么。她就像雨滴、黑暗、石头，如果你要通过，你就绕过她。你要咖啡吗？白篮子里的瓶中有。”

“现在不要，”小木民矮子精说，“她有鱼儿一般的透明眼睛。她会说话吗？”

木民妈妈叹了口气：“没人跟她说过话，也没人谈起过她，否则，她便会长大起来并且开始追逐男人。你不必为她难过。你也许认为她渴望光明，其实她只是假装追求光明，最终是扑灭光明，使之永不再燃烧。我想我该睡一会儿了，”

天空布满秋夜的点点繁星。小木民矮子精仰躺着，望着防风灯，想着格罗克。要是人们都不跟她说话或谈及她，那她必将被人遗忘，甚至连她本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存在了。不知道镜子是否对她会有所帮助。依靠众多的镜子，人能看清前前后后，也许便能与他人互相交谈了……

万籁俱寂，唯有船舵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们都睡着了。木民爸爸保护着他的家人。他警醒着，比任何时刻都更警醒。

在远处，直到翌晨，格罗克才决定动身。她身下的冰岛黑而透明。有块

指向南面的尖冰。她撩起挂在身上，像朵枯萎玫瑰花瓣的黑裙，它向上提起时像鸟的翅膀那样急速张开。就这样，格罗克开始了她的海上旅行。

她让衣裙上下左右飘拂着，滔滔海水惊惶地后退，黎明中，她向前漂去，身后泛起层层冰花，向海平面望去，她活像一只正在扑腾的大蝙蝠。她发现自己走得很慢，可她自信能对付过去。因为她有的是时间，有足够的时间。

这一家人航行了整整一夜一天，直到第二天晚上，木民爸爸仍旧坐在船舵旁留神注视着灯塔。可是，从地平面上看不到一丝灯塔的闪光。

“我们的航线没错，”木民爸爸说，“我相信我们的航向是对的。有这风吹送，我们午夜可以到达。”

“不要有坏人把灯塔熄灭了，”小梅梅说。

“不会有人去熄灭灯塔，”木民爸爸说，“你尽可以放心，灯塔一定照常工作。有些事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如海潮、季节和日出。灯塔也是始终如一工作的。”

“我们很快就可看到它了。”木民妈妈说，她脑海里涌起万千思绪、可她无法清理它们。“我真希望它在工作，”她想。“他是那样的高兴。我真希望那儿确有一座灯塔，而不是一场空欢喜。经过这次重大的航行，我们没法回家了……那儿可以找到粉红色的贝壳，不过嵌在黑土里的白贝壳也很好看。我不知道，那儿是否能长玫瑰花……”

“嘘！我好像听到什么。”小梅梅在船头说，“你们安静点，出事了！”

他们抬头注视着黑沉沉的夜空，听到了划桨的声音。一条不知来历的小船在黑暗中渐渐驶过来。那是条灰色小船，划船人停下桨毫无惧色地望着他们。他衣衫褴褛，神色安详。亮光照在他那海水般碧蓝的大眼睛上。只见他的船头上放着几根钓鱼竿。

“晚上鱼吃饵吗？”木民爸爸问。

渔夫转过头朝他们身后望去，不准备回话。

“附近是不是有个岛屿，上面有座大灯塔？”木民爸爸继续问，“为什么它不亮了？按理，我们该看到它了。”

渔夫驾船驶近他们。似乎听到他在咕哝：“实在说不上……回家去吧……你们出海太远了……”

他在他们身后消失了。

“他有点怪，是不是？”木民爸爸不解地说。

“我觉得他非常怪，”小梅梅说，“简直有点神经质。”

木民妈妈叹息着，试图伸一下腿。“我们所认识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她说。

风停了。木民爸爸直挺挺地坐在船舵旁用鼻子嗅着空气。“现在，”他说，“我仿佛觉得我们已到了。我们到达了岛的下风处。我不明白灯塔为什么不亮？”

这儿空气暖和，充满着竹石南的香味儿。四周显得异常安静。黑暗中隐隐出现一个巨大的阴影：一座屹立着的岛屿正窥视着他们。当小船触碰着海滩停下时，他们感到了它的存在：它似乎在监视着他们，吓得他们挤成一团，不敢动弹。

“听到吗，妈妈？”小木民矮子精低声问。

有急速的脚步声在登岸，溅出水来，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

“那是小梅梅上岸去。”木民妈妈说。她摆了摆身子，为了打破这寂静，

便开始翻弄篮子，把那盆带土的玫瑰搬过船舷。

“慢着，”木民爸爸神经质地说，“我会照管这些东西。看来每样东西都得重新安排一下。船是最重要的……你坐好，别急！”

木民妈妈顺从地坐下。当木民爸爸在船中忙着收拾东西时，她尽量不去挡住下落的船帆和前后摇晃的船杠。防风灯照出一个光圈，圈内可看出白色的沙土和黑色的海水，圈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木民爸爸和小木民矮子精把床垫拖上岸，将四个角都弄湿了。小船向一边倾斜，蓝皮箱把玫瑰花压在了船边。

木民妈妈用双手捧住鼻子坐着等待。一切妥当。平日她总是受人照顾，看来她倒是喜欢这样。

木民爸爸站在水里对她说：“你可以出来了。一切已安排定当。”他显得快活又清醒，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在沙滩上，他用船帆和船桨搭了座帐篷，像头蹲着的野兽。木民妈妈想在这新沙滩上找些贝壳，可是天实在太黑了。他们答应给她找些海中的大贝壳。

“就睡这儿，”木民爸爸说，“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睡觉。我会整夜守在外边，所以你不必害怕。明晚你就可以在那座灯塔内睡觉了。我一定要弄明白它为什么不在工作……里面舒服吗？”

“很好！”木民妈妈说，从帐篷下爬进去。

小梅梅像往常那样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不要紧，她是家中能够自我约束的人，不会出岔子。

小木民矮子精看着妈妈在潮湿的床垫上转了两圈，最后找到了她喜爱的地方，微微叹口气就睡着了。她没有拆包。没有排床，没有和他们告别，就在这个新地方安睡，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她甚至把手提包留在外边沙滩上。这令人有点不解，但同时令人兴奋；这意味着一切都改变了，不光是探险而已。

小木民矮子精翘起鼻子从帐篷下面望出去。木民爸爸坐着守夜，那盏防风灯放在他面前，他投出一个又长又大的影子；他的身子也显得比平日高大许多。小木民矮子精滚进一个球内，把手缩在肚皮底下。他做了好多蓝色的梦，飘飘摇摇，就像那晚的大海。

黎明渐渐降临。时光流逝很慢。木民爸爸在岛上感到寂寞孤单。天空慢慢变灰暗，群崖在他面前闪现，就在那些山崖上面他看到了一座灯塔。终于找到了。它像个黑色大怪物屹立在夜空中。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天刚蒙蒙亮，人感到自身无比脆弱。当一个人孤独而清醒的时候，随便遇上什么事情，似乎都带点危险性。

木民爸爸熄灭了防风灯，沙滩随之也看不出了。这时他不希望马上看到灯塔。这是个寒冷的清晨，风从海面吹来，他听到岛屿某处传来海鸥的叫声。

当木民爸爸在沙滩上坐着时，灯塔似乎又往上升高了一点。它恰像那个没时间去完成的模型。现在他能看清塔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尖，灯塔周围没有栏杆。他朝着那座黑沉沉的荒芜灯塔凝视了好久，它逐渐地缩小，变得跟他脑海中记得的那副模样相似。

“不管怎样，它属于我的了。”他一边寻思，一边点燃了烟斗。“我要占有这座灯塔，把它奉献给我的家庭，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在里边很安全，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小梅梅坐在灯塔石阶上望着天色破晓。在她底下，小岛在半明半暗中看

去像只伸直身子的大灰猫，脚爪向外伸出，爪子在海中，尾巴在岛屿另一端的狭长处，背部弓起，眼睛眯细着。

“嘿！”小梅梅说，“这是个不寻常的岛屿。它往下深入海底，与其他岛屿不同。我敢发誓这儿将要出事！”

她蜷缩着身子等着。太阳开始从海面升起，呈现斑斓色彩。岛身开始显露，“脚爪”不见了。万物生辉，白色海鸥在岛的狭长处上空盘旋。“猫儿”消失了，灯塔的影子像条黑色带子直穿小岛，伸向停泊着小船的沙滩。

他们都下来了，在它下面远远的像群小蚂蚁。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提着许多东西跨出树丛，来到灯塔的黑影里。黑影中他们显得更小了，三个小白点停了下来，抬头往上看。

“哦，它多么大啊！”木民妈妈愣住了。

“岂止大？”木民爸爸嚷道，“简直是庞大！它是所有灯塔中最大的一个。你是否注意到，这个岛屿周围没人住，只有大海。就是说，我们只和大海作伴。所有的人都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大陆上。这是绝妙的地方，你说对吗？”

“对，绝妙，爸爸！”小木民矮子精喊道。

“让我来拎一会儿篮子，好吗？”木民妈妈问。

“不，不！”木民爸爸说，“你用不着拿东西。你只管走进你的新屋——不过等一等，你得带些花进去——稍等一下……”他走进白杨树丛去采花。

木民妈妈向四周观望，多可怜的土地！到处是成堆的岩石。要在这儿建起一个花园多么不容易。

“多凄凉的声音，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那是什么声音？”

木民妈妈听着。“是啊！”她说：“确实凄凉。那是白杨发出的声音，它们总在那儿沙沙作响。”

被风吹着的白杨树在岩石中间摇晃，它们的树叶在海风中哆嗦。

到了白天小岛好像变样了；它似乎把背部转向他们。它不像在暖和的夜晚时那样望着他们，而是面向辽阔的大海。

“给你！”木民爸爸说，“这些花小得可怜，不过你放在阳光下，它们会开得很美丽。现在我们得赶紧，不久将有一条小径从沙滩通往小屋，还要有个船码头。这儿有许多活要干。多有意思啊！我们在这儿将要过一辈子生活，并且创造奇迹！”他拎起篮子，穿过竹石南树丛，朝灯塔走去。

他们面前横着无数陡峭的岩石，他们在满是裂罅的山崖上蹒跚而行。

“这里的一切真是太大了。”木民妈妈想，“或许是我太小了。”

只有那些迂回小径才像她那样细瘦。他们一起在砾石堆中摸索前进，终于来到那筑有混凝土底脚的灯塔前。

“到家了！”木民爸爸欢呼道。

他们凝望着那座灯塔。往上，再往上——似乎高不可攀，白色而巍峨，简直不可想象。塔顶上一群受惊的燕子在前后盘旋。

“我有点晕船。”木民妈妈无力地说。

小木民矮子精望着爸爸。木民爸爸一本正经地登上灯塔的石阶，伸手去开门。

“门锁着呐！”小梅梅在他身后说。

木民爸爸转过身来，茫然地望着她。

“门锁着呐！”小梅梅重说一遍，“没有钥匙。”

木民爸爸拉拉门。他旋转门把，又敲门，还踢了一脚。最后他后退一步，抬头往上看。

“这儿有钉子。”他说，“显然是挂钥匙的钉子。不会错。我从没听人说，有谁锁上了门，把钥匙挂在钉子上的，特别是灯塔看守人。”

“可能它在石阶底下。”木民妈妈说。

它不在。

“现在大家安静。我得仔细想想。”他走到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抬头瞧着大海。

现在暖和些了，西南风柔和地吹向小岛。这是个占领灯塔的好日子。木民爸爸很失望，情绪低落，思想散乱。除了钉子上和石阶下，没有其他地方能放钥匙。这儿没有门框，没有窗架，石阶前没有平坦的石头。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木民爸爸绞尽脑汁。他知道这时家中的人都站在他身后，静候他说些什么。最后他叫嚷道：“我要睡一会儿。问题常常在睡梦中获得解决。脑子静下来时效率高。”他爬到一道石缝中，用帽子盖住眼睛。他如释重负地睡着了。

小木民矮子精走过去看看石阶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头死鸟，”他说，那是具白色小骷髅。他把它放在石阶上，一会儿就被风吹走了。

“下面竹石南树丛中，这些东西很多，”小梅梅感到兴趣地说，“它使我记起了《遗忘骷髅复仇记》这个有趣的故事。”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们现在干什么？”小木民矮子精说。

“我在想我们昨晚遇见的那个渔夫，”木民妈妈说，“他一定住在这岛的什么地方。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她解开被袋，取出红毛毯。“去给爸爸盖上，”她说，“他睡在岩石上要着凉的。然后你可以在小岛上兜一圈，找找那个渔夫。回来给我带些海水，那儿有钩绳，铜罐在船上，还有土豆。”

走动一下，干点活儿，是件愉快的事。小木民矮子精转身背向灯塔往岛上漫步走去。山坡上栽满了红竹石南，山崖下面温暖又宁静，地面上又硬又热。气味挺不错，只是一点不像家里的花园。

小木民矮子精开始观察小岛，并好好地嗅嗅。他用手摸摸，用耳听听，只有远处发出海水的呼啸声。这小岛比家乡的山谷安静，此刻万籁无声，古老得出奇。

“这是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岛屿，”小木民矮子精思付着，“也许它不希望被人发现。”

到了岛中央的沼泽地，竹石南树丛不见了，它只出现在沼泽地的另一边，消失在一片茂密、洁净的白桦林中。真奇怪，竟没有一棵高大的树。样样都贴近地面生长着，蜿蜒于山崖间。突然小木民矮子精想到自己也该变得矮小些。他向岛的另一头奔去。

小岛西端有所石屋。它有许多铁夹子紧固在岩石上，它的背像豹的背那样圆。透过前面一扇坚实的玻璃窗可以直望大海，房屋很小，只够一个身材合适的人坐在里面，看来是渔夫为自己建造的。他见渔夫双手枕着头仰躺着，凝视着空中飘动的白云。

“早上好！”小木民矮子精说，“你住在这儿吗？”

“只是在有风暴时住。”渔夫含糊地回答。

小木民矮子精认真地点了下头。如果谁喜爱大海，这儿确是个好地方。

坐在小屋中可以欣赏高如山峰的海浪冲来又退去，可以倾听屋外海水的呼啸声。小木民矮子精问：“我能来这儿观看海浪吗？”可这小屋显然只为一个人造的。

“我妈妈向你问好！”他说，“她要我打听灯塔的钥匙。”

渔夫默不作声。

“爸爸进不去，”小木民矮子精解释说，“我们想也许你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

仍是沉默不语，只见空中增添了几朵白云。

“这儿肯定有灯塔看守人，是不是？”小木民矮子精问。

渔夫转过头来，用水汪汪的蓝眼睛盯着他看。

“不，我不知道什么钥匙。”他说。

“是不是他把灯熄了，跑出去了？”小木民矮子精继续问。他从没遇上过不回答问话的人。这使他感到困惑不安。

“我实在记不得，”渔夫说，“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

他慢慢站起身，向外荡到岩石上，神情沮丧，满脸皱纹，轻盈得像片羽毛。他十分矮小，不想与人谈话。

小木民矮子精站着对渔失望了一会儿，随即转身回到那条狭长的小径上去。他走向停泊船的海滩去拿铜罐。不久他们就可开饭了。木民妈妈会在山石中间燃起火，然后把饭菜摆在灯塔的石阶上。

海滩上尽是白沙土。海湾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呈现出半月形，它为绕过小岛吹到下风处的海风设下了天罗地网。白桉木树丛下的标水位处堆满了零星废物，下面海滩上却空无一物，犹如打过蜡的地板。在上面走走怪舒服的。沿着海边走，你的脚会留下一个个小脚印，不过很快会像弹簧似的被沙土所填没。小木民矮子精开始为他的母亲寻觅贝壳，可他只找到一个破碎的。它大概是被海水冲碎的。

他看到海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银马蹄铁。附近沙滩上有马蹄印，一直延伸到海边。

“那马一定是从这儿潜入大海，丢下它的一只蹄铁的。”小木民矮子精一本正经地观察起来。“肯定是这么回事。而且是头小马驹。不知这马蹄铁是真银还是镀银？”他拾起马蹄铁，决定交给母亲。

再往前，马蹄印从海面出来，直上沙滩。“它一定是头海马——我还从未见过。我以为只有在远处的深海里才能找到他们。

我希望这头海马还备有一对蹄铁。”小木民矮子精略略思忖着。

小船侧卧着，篷帆已收起，好像不再开航了。它被高高地拖上沙滩，看来它和大海不再搭界了。小木民矮子精默默地站着，望着“冒险”号。“我为它感到难过，”他想。“不过或许它需要休息。无论如何，我们要在某个晚上用它去撒一次网。”

小岛上空平和宁静，灰蓝色的云朵汇聚成直线伸向地平面。

海滩上显得异常孤寂。“我要回家了。”小木民矮子精寻思。对他来说，这个家就是灯塔前面的石阶。他们以前住的山谷似乎已是久远的事。另外，他找到了一只银蹄铁，那是属于一头海马的。不知怎么地，事情竟会是这样。

“他不可能全忘了，”木民爸爸重复道，“他应该认识灯塔看守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岛上，而且曾经是朋友！”

“他什么都记不得了。”小木民矮子精说。

小梅梅用鼻子吸了口气，然后从牙缝中呼出气来。

“老渔夫是个脑袋里装满海藻的蠢货。我一眼就看出了他。要是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岛上，那他们不是亲如兄弟，就是互不往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的意思是说一种情况很容易产生另一种结果。请你相信我。遇上这类情况，我总是很敏感的。”

“我真希望天不要下雨，”木民妈妈咕哝道。

他们围住小木民矮子精站成一个圈子。现在天气转冷，夕阳已西沉。小木民矮子精感到有点慌乱不安，他不想把那所建来观望海潮的小屋告诉他们。此刻他们都这样围着他看，他想把那个马蹄铁交给母亲，也不是时候。他决定待会儿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再给好。

“我真希望天不要下雨！”木民妈妈重复说。

她把铜罐放到头上，将木民爸爸采给她的花插进水里。“要是下雨了。”她说。“我就把壶洗干净用来盛雨水。不知这儿是否有水壶……”

“这类事应该由我来干，”木民爸爸埋怨道，“耐心点。一切要挨次序干。在我找到钥匙之前，我们不能为食物、饮水等琐事烦恼。”

“嗨！”小梅梅说，“也许老渔夫把钥匙丢进了大海，而那个灯塔看守人也跟着去了。这儿发生了可怕的事，可能还有更坏的事要发生！”

木民爸爸叹了口气，他绕过灯塔来到可以俯瞰大海的岩石上。在那儿他们看不到他。他的家中人常常弄得他烦躁不安——

因为他们不能分担他面临的困难。他怀疑是否所有的父亲都有这样的苦衷。

现在想通过睡觉来解决钥匙问题。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必须自己去寻找。他得保持平静的心情，像他的岳丈惯常的那样。他的岳母一生总是乱丢东西或把东西忘在什么地方。他的岳丈根据自己脑海里的印象去寻找，结果很不错，他总能找到失物。事后他便说：“你的破烂货在这儿。”态度很和蔼。

木民爸爸也照此办理。他漫无目的地在岩石间走来走去。并千方百计开动脑筋。结果他感到脑袋像一听豌豆那样翻滚着；却一无所获。

在热烘烘的矮草丛中，他发现一条熟悉的小径迂回于巨砾之间。在他一边走一边寻思的当儿，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这条小径就是灯塔看守人经常出入的路。好久以前，他必定无数次地从这儿往返。同时他也一定到过木民爸爸去过的那块俯瞰大海的岩石上。小径终于到了尽头，这儿除了辽阔的大海，空无一物。

木民爸爸登上石崖眺望。只见那悬崖陡峭，巉岩重迭。呈现出一派嶙峋古怪的景象，曲曲弯弯，深邃莫测，无边无际。他听到悬崖底下浪声隆隆，海水上涨又退下，像头笨拙的巨兽向岩石猛撞，以后又退了回去。海面上笼罩着一层阴霾，天色已经很黑了。

木民爸爸看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他赶快坐下，但又克制不住自己往下看。这是个无人知晓有多少深的海洋，它和家乡那个码头周围的大海不同。木民爸爸稍稍往前靠一点，看到顶上有个小平台。很自然，谁都会想在这块光滑平坦的岩石上躺一会儿。它圆端端地朝里凹进去，恰如一把椅子。霎时，木民爸爸觉得自己孤寂得与世隔绝了；周围除了天空、大海，什么都没有。

看来灯塔看守人来过这儿，他肯定经常来这儿坐坐。木民爸爸不由闭上了眼睛。他身旁的一切是那样巨大，他感到眼花缭乱。灯塔看守人肯定是在涨潮时来到这里……他看到暴雨如注，天空中，成群海鸥在飞翔，雨滴像珍

珠般向他打来，并在他面前的空中浮悬片刻，在它坠入下面那雷鸣般黑暗的海中之前……。

木民爸爸睁开眼，抖擞了一下。他将背和手往身后的石墙上按了一下，在那儿他看到石缝里长着许多小白花。瞧，这里有花儿！最大的一条石缝里竟有样铁锈色的东西闪亮着：一把钥匙，一把重重的钥匙。

木民爸爸的脑袋忽然开了窍，很明显，一切都像白昼那样清楚了。这儿是灯塔看守人孤独时常来的地方。这是个供人静思的好地方，就在这儿他留下了钥匙，让木民爸爸找到，接管灯塔。经过隆重的仪式和魔力的相助，木民爸爸成了灯塔的主人和看守人。

“啊，多奇妙呀！你终于找到了它！”木民妈妈说。

“在什么地方？”小木民矮子精喊道。

“哦，我真不明白，”木民爸爸神秘地说，“这世界对一个处心积虑的人来说，竟充满了奇迹。也许是那只白色海鸥赠送给我的……”

“嘿！”小梅梅说，“我猜想它还缚有丝带，并有军乐队奏乐呐！”

木民爸爸走上石阶用钥匙打开锁。大门嘎嘎作响，缓缓地启开。里面漆黑一片。小梅梅闪电般地冲了进去，却被木民爸爸一把抓住头发拖了回来。

“喂，你不能进去！”他说，“这回你不能第一个进去。我现在是灯塔看守人，所以我应当第一个进去观察一番。”随即他消失在黑暗中，小梅梅紧跟在他后面。

木民妈妈缓步走到门口，朝里面张望。灯塔像蛀空的树干般空洞洞的，从顶上到底下有一条摇摇晃晃的螺旋形楼梯。这楼梯似乎奋力向上爬呀爬的。越爬螺旋霸占小。木民爸爸走上去时，它嘎吱嘎吱地响着。微弱的阳光透过厚墙上的洞口射进来。每个洞口上都能看到一个大而静止的鸟影子。这些鸟儿都朝下凝视着他们。

“你一定记得今天是阴天，”小木民矮子精低声说，“你知道没有太阳，样样东西看上去都灰溜溜的。”

“那当然。”木民妈妈说。她踏上门槛，站住了。里面很冷，有股潮气。水潭间的地面又脏又湿，填有几块木板。经过木板，可以走上楼梯。木民妈妈此刻踌躇不前。

“瞧！”小木民矮子精说，“我有件东西给你。”

木民妈妈拿着银马蹄铁，望了很久。

“很漂亮！”她说，“多可爱的礼物！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小的马驹……”

“进来，妈妈！”小木民矮子精叫道。“进来，让我们一起登上塔顶！”

木民爸爸站在塔顶的门口，头戴一顶与众不同的帽子。这帽子帽沿松软，帽顶凹凸不平。

“好看不好看？”他说，“它是在门钉上找到的。它一定是灯塔看守人的。进来！进来！一切都如我想象的那样。”

那是一间很大的圆室。屋顶低矮，有四扇窗。地板正中有只没漆过的桌子和几只空盒子。炉旁有张床和一只小桌子。一架铁梯直通屋顶的活动天窗。

“那顶上就是灯塔，”木民爸爸解释道，“今晚我要把它点亮。这些白墙壁真是可爱，它使房间显得宽敞。假如你向外望同样如此——又自由又宽敞！”

他望着木民妈妈。她笑着说道：“你说得对！这里真是宽敞！”

“这儿有人发过疯了，”小梅梅观察着说，“地板上有许多玻璃碎片，

上面白墙上有油渍。油渍往下淌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潭。”

“奇怪！谁打碎了灯，”木民妈妈一边说一边拾起滚在桌底下的黄铜灯柄。“没办法只得在黑暗中坐着。”她用爪子在桌子上打扫了一下。桌面上足足有几百条，或许有几千条刮痕，它们六条一排，第七条还横穿在其它六条上。七？一星期刚好有七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只有一排仅有五条刮痕。木民妈妈继续观察。她收拾起杯子和盆子，念着空盒子上面的字，摩洛哥葡萄干，苏格兰威士忌和芬兰松面包；她掀开床上的被子。发现床单没人睡过。她没拉开书桌抽屉。

其余的人好奇地望着她。临了，木民爸爸说：“怎么样？”

“他一定是个非常孤独的男子，”木民妈妈说。

“是的。不过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我想这儿挺不错。”木民妈妈说，“我们大家可以生活在一间屋子里。”

“是啊，这就对啦！”木民爸爸惊呼道，“我要到沙滩上去拾些木头来为大伙儿做几张床。我还要开辟一条小径，建造一个码头——这儿有好多活儿要干呀……不过首先我们得把行李搬进来，以防天下雨。不，不，不要你干。亲爱的。你必须舒舒服服的像在家里一样。”

小梅梅从门口进来，说：“我睡在外边。我不要睡在床上，床多傻。”

“好吧，亲爱的，”木民妈妈说，“如果下雨了，你就进屋来。”

当只剩下木民妈妈一个人时，她把那只银马蹄铁挂在门钉上，随后走到窗口眺望。她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一眼望去到处是海，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茫茫大海和燕子的呢喃声，压根儿见不到大陆。

在最后一个窗口，她看到一支不褪色的铅笔、几段绳子和一根补渔网的针。她站着摆弄那支铅笔。她心不在焉地在窗台上画了一朵小花，周围衬托些绿叶，脑海中什么思虑也没有。

木民爸爸站在炉旁，把头伸进烟囱。“里边有鸟窝，”他叫道，“怪不得不能烧了。”

“窝里有鸟吗？”木民妈妈问。

木民爸爸从烟囱里探出头来时，一脸墨黑。“我想有几只光秃秃的可怜的幼鸟，”他说，“不过老鸟不在家。它可能南飞了。”

“春天它要飞回来的。”小木民矮子精呼叫道，“它回来时一定能找到它的窝。我们可以在外边煮饭！”

“什么？一辈子都在外边煮饭吗？”小梅梅问。

“那我们待会儿再搬窝吧，”小木民矮子精喃喃地说。

“嘿。多蠢！”小梅梅说，“光秃秃的幼鸟怎知道你是马上搬窝还是过一会儿搬窝？你这样说无非是想赶走老鸟又不受良心责备罢了。”

“我们真的一辈子都在屋外吃饭吗？”木民爸爸迷惑不解地问，他们一齐朝着木民妈妈看。

“取下它，”她说，“我们可以把它挂在窗外。”

木民妈妈把脏盆子推到床底下，使屋内看起来整洁些。然后她走出去看看花盆里的土。

她在灯塔石阶边停住，往玫瑰花丛上洒了点海水。那些玫瑰仍活在家乡花盆里的土中，花园一定得建在下风处，同时尽可能地靠近灯塔，那儿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可晒到太阳。但最重要的是，它要有足够的沃土。

木民妈妈看了又看。她沿着灯塔旁的石岩，穿过竹石南树丛，到了苔藓

地，又进入白杨林，徘徊在泥灰似的地面上。仍找不到好土壤。

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石头。白杨树丛后面尽是石头，是一片堆满圆灰石的不毛之地。在中央有人用圆灰石砌成个洞。木民妈妈走近往洞里一望，只见里面放有许多跟周围一模一样的圆灰石。她不明白灯塔看守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并不为了什么。也许只是为了自娱罢了。他拾了一块又一块的石头，有的又丢了回去，最后他感到厌倦便离开了。

木民妈妈向沙滩走去。她终于找到了她所要的土壤。桉木树丛下的海边有一片黑色的沃土。这儿石崖间有一排郁郁葱葱的丛林，盛开着金黄色和紫色的花朵，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

木民妈妈用爪子挖地，深泊挖坏下面的树根，不过也不打紧，到底找到了土壤。此刻她第一次体会到这小岛是多么可爱。

她向正在下风处拾散木的木民爸爸呼喊，并挥动围裙奔了过去，欢呼道：“我找到土壤了！我找到土壤了！”

木民爸爸抬头观看。“哈！”他说，“你觉得这小岛好不好？”

“它不像世上的其它地方！”木民妈妈热情地说，“这儿海滩边有土壤，其它岛屿中央才有！”

“你听我解释，”木民爸爸说。“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应当经常问我——我懂得一切，包括海洋。事情是这样的：你找到是海潮冲上来的海藻。过了一段时间它变成了土壤，真正的土壤，你知道不知道？”木民爸爸笑道，并伸开双爪，似乎要把海中所有的海藻都赠送给她。

木民妈妈着手收集海藻。她整天忙着运海藻，把它们安置在石缝中。渐渐地她要有一片花园。那海藻跟家乡的土壤一样呈现出暖和的暗色，连那特有的紫色和红色也一样。

木民妈妈感到安舒而快活。她一心想着胡萝卜、小萝卜和土豆，它们在温暖的土壤中长得又肥又圆。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簇簇生机盎然的绿叶。她还看到它们和番前、豌豆、蚕豆一起，映衬着蓝色的大海，在风中摇着供她一家人食用。她明白这一切在明年夏天以前都还无法实现，不过这也无妨。她自有她向往的东西。她渴望有一棵苹果树。

一天结束了。灯塔内的头声早已停息。此刻燕子也安静下来了。木民妈妈穿越着竹石南树丛回家去，嘴中哼着口哨，双臂捧着废木料。木民爸爸为她制好了扶手，门前还放有两张刚制就的木床，还有从海里捞起的一只桶。它还十分完整，看上去原本是绿色。

不知怎么地，那螺旋形楼梯现在不怎么骇人了。只要你小心些，不往下看，或者心中想些别的什么就行了。小木民矮子精坐在桌旁，正在把小鹅卵石整理成堆。

“嗨，”木民妈妈说，“爸爸在哪儿？”

“在上面点灯，”小木民矮子精回答，“他不准我上去。他在上面已经很久了。”

那只空鸟窝放在书桌上。妈妈继续哼着口哨，并把木头堆放在炉旁。风已平息。太阳从西窗射进来，在地板和白墙上洒下一道和煦的光。

当炉火开始融融燃烧时，小梅梅从门口窜进来，像头猫似地跳上窗台。她把鼻子按在窗框上，向燕子做怪脸。

突然那扇天窗嘎地一声打开了，木民爸爸爬下铁梯。

“点着了没有？”木民妈妈问，“你给我们做了几张可爱的床。我想那

只桶正好用来藏咸鱼。闲它来盛雨水，太可惜了……”

木民爸爸走到南窗口向外窥望。木民妈妈趁机往上看，只见他的尾巴直僵僵，不高兴地摆动着。她在火上添了几块木料，又开了一听鲱鱼。木民爸爸一声不吭地喝茶。木民妈妈洗过杯盆后，把防风灯放到桌上，说：“我听说过有的灯塔是使用煤气的。煤气用完后，它就点不亮了。”

木民爸爸从桌旁站起来嚷道：“你不明白，我现在是灯塔看守人！那盏灯必须点亮！这是肯定的。你想谁能住在灯塔里而不点亮灯的？船只在黑暗中会遇到各种灾难。它们随时会触礁，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沉没……”

“他说得对，”小梅梅说，“说不定一到早晨，沙滩上将躺着溺死的菲力强斯、明姆勃斯和霍姆塞斯，个个脸色灰白，浑身缠满绿色海藻……”

“别说傻话！”木民妈妈说。妈又转向木民爸爸说：“今晚要是点不亮，明天或其它日子也可以点嘛。要是它压根儿不亮的话，我们就把这盏防风灯在坏天气时挂到窗口去。别人会明白，他们的船朝这个方向驶来，就要触礁。顺便问一声，你是否认为天黑前把床搬上来是个好主意，我对这螺旋形楼梯没好感。”

“我自己会把它们搬上来。”木民爸爸边说边从门钉上拿下帽子。

外边山崖上天快黑了。木民爸爸站在那儿望着大海。“也许她已点起了防风灯，”他想，“她旋亮火光，跟以往那样站着望着它。要知道我们有足够的煤油……”

鸟儿全都安睡了。小岛西端尽处有些岩石，它们在太阳西沉的天空中呈现出黑色。其中的一块上面竖着信号标。那是一块圆锥形的石头。木民爸爸扛起一张床，然后停步倾听。

他听到远处传来隐约的嚎哭声，这古怪凄凉的叫声他从没听到过，好像是从无边的大海那儿传来的。有一阵子，木民爸爸感到他脚底下的岩石在颤抖，不过过了一会，一切又趋于安静。

“一定是什么鸟在叫，”他思忖道，“它们的叫声多古怪。”他把床扛上肩，那是一张坚固的床，没有任何毛病。不过塔顶上灯塔看守人的那张床是属于他的，谁都不准睡。

木民爸爸梦见自己在楼梯上奔，没完没了的，只见周围黑暗中鸟儿在振翅飞翔，仓惶逃跑。他每登上一级，那梯级就嘎嘎作响。他感到慌乱极了。他下决心要登上塔顶去点亮那盏灯，否则就要误事了。把灯点亮是件十分紧迫的事。楼梯变得越来越狭。现在他听到脚爪踏着铁梯的声音，他已到了圆形玻璃房那盏灯的地方。当木民爸爸在墙上摸索着找火柴时，梦变得缓慢起来。大块大块的彩色玻璃挡住了他的路。玻璃中映照出外边的大海。红色玻璃使海浪的颜色变得红似烈火，而透过绿色玻璃，大海霎时间又变得绿盈盈一片，遥远得像在千里之外的月球上，或者压根儿不知在什么地方。说也奇怪，他越是焦急，事情变得越慢。临了他绊倒在煤气缸上，它们像海浪似的从地板上滚出去。后来鸟儿们飞回来了，它们的翅膀撞击着玻璃。这一切阻止着他去点灯。木民爸爸恐惧地大声喊叫。玻璃碎成了无数块，掉在他的四周，海潮高出了灯塔的顶部，随后往下掉，掉啊，掉啊——醒来后发现自己蒙在毯子里，躺在地板的中央。

“什么事？”木民妈妈问。

屋内一切都很平静，蓝盈盈的，四扇窗子呈现出夜色。

“我在做梦，”木民爸爸说，“可怕极了。”

木民妈妈起身，在尚有余烬的灰堆上加些干木条。它们很快又燃烧起来，一道和煦的金光在黑暗中闪烁。

“我给你做个三明治，”她说，“也许因为你换了个新地方睡。”

木民爸爸坐在床沿上，吃着三明治，他的吓人的梦开始消失。

“我不认为是房间的缘故，”他说，“是这床使我做了恶梦。我要替自己做张新床。”

“我想你是对的，”木民妈妈说，“你觉得失落什么吗？我们再也听不到林中的沙沙声了。”

木民爸爸侧耳听着。他听到小岛四周的海水在呼啸，这使他回想起他们家乡夜间那些树木发出的啸声。

“如今多快活，”木民妈妈用毯子围住耳朵说，“情况变了，往后你用不着做那些骇人的梦了，是吗？”

“我希望不。半夜吃个三明治，味道好极了！”

### 第三章 西 风

小木民矮子精和小梅梅朝天躺在太阳底下，望着茂密的树丛。那片树丛长得低矮并缠绕在一起；细瘦挺拔的云杉和矮小的桦树竭尽全力在跟风搏斗。它们的树冠也停止生长，可树根却扎进深不可测的地里去。

“谁想得到它们竟有这股子猛劲！”小梅梅赞赏地说

小木民矮子精从那些奋力挣扎着，像蛇一般盘曲着的树丛底下望过去。只见地面上尽足褐色的云杉细枝，上面是黑沉沉的弓形的山洞。

“你看！”他说，“一棵云杉在抱住一棵桦树。它在保护着它。”

“你这样想吗？”小梅梅狠狠地说，“我认为它在扼死它。这就是人们常被扼死的树林子。假如现在有人在里边被扼死，我不会感到奇怪。就像这样！”她用双臂围住小木民矮子精的脖子。并开始挤压它。

“放手！”小木民矮子精惊叫起来。摇晃着身子。“你真的以为有人在内边？……”

“你把我看得太不近人情了。”小梅梅轻蔑地说。

“我没有，”小木民矮子精忙解释道，“因为我看到有人坐在里边！”看来好像确是如此，但我弄不清别人是当真，还是跟我开玩笑。你是当真的吗？里边真的有人？”

小梅梅笑着站起身来。“别傻乎乎的，”她说，“再见。我要到岛的那一端去拜访那位古怪的老渔夫。他使我感到兴趣。”

小梅梅走后，小木民矮子精向林中走近些，他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他听到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沙滩，感到背上的太阳暖烘烘的。

“当然里边没有人，”小木民矮子精气愤地想道，“她不过是在编造。我知道她常常编造些故事来叫我相信。下次她再这样，我就说：‘嘿，别傻了！’当然要带点傲慢的口气。这个树林子并不危险，只是有些吓人罢了。每棵树都往后倒，似乎想连根拔起随后逃跑似的。”小木民矮子精怒火满腔地爬进了树林子。

阳光被树木遮住了，有些冷。树枝触碰着他的耳朵，细枝刺痛他的脸，空心小木头在他爪下噼啪作响。这儿有一股地窖和死亡植物发出的霉味儿。林子里此刻很安宁，一片寂静，连海涛声也听不见。小木民矮子精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吸，不禁恐惧慌乱起来。他感到自己被禁闭了，被树林扼得透不过气来。他急需出去，重新回到阳光中去。快，赶快——继而又想：不，如果我现在退出去，我将永远不敢再进来了。一定是小梅梅在恐吓我，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告诉他：喂，老实告诉你，那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我看过了。你在吓唬人！

小木民矮子精向四周嗅了嗅，又爬进去一点。他在树丛中匍匐前进，不时有些断枝和树干掉在地上，构成了一片松软的天鹅绒似的棕色朽木世界。地面像弹簧那样轻柔，像绸缎那样光滑，盖上了一层树枝。

当他越爬越远时，那种被禁锢的不愉快感觉便消失了。他只觉得自己受到寒冷黑暗的保护和隐藏；他仿佛是一头小动物躲起来在祈求安宁。突然间他又听到了海浪声，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眩目光芒，他不知不觉地已来到林间的一个空地上。

那是一块林中空地，只有两张床并放着那么大小。当中很暖和，有好多蜜蜂围着花朵在嗡嗡叫。四周有树林掩护。头顶上，小桦树左右摇，太阳射

进一层稀薄的绿色顶盖。看起来十分美丽。小木民矮子精这时感到心满意足。没人比他先来这儿；这儿完全属于他一个人。

他静悄悄地坐在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地，长期以来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他一直在寻找，过去曾找到过一些，不过没有现在这样一个地方好。这一个既隐蔽又宽敞。只有鸟儿们才能见到他。这儿地面暖和，周围有团团树丛保护他，他舒心地呼了口气。

什么东西在咬他的尾巴，发疯似地在叮他。他跳起身来，立刻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原来是蚂蚁，是报复心很重的小红蚂蚁。在草地上它们成群结队，正从四面八方爬来——另一只蚂蚁又在咬他的尾巴了。小木民矮子精只得慢慢退缩，两眼发红而失望；他恼火极了。很显然，在他出现以前，它们就生活在这儿了。但是倘使谁住在地下，它就看不到地面上发生的一切了；一只蚂蚁压根儿就不知道鸟儿和云彩是什么，同样它也不会懂得那些对小木民矮子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有多种公正的裁判。其一，也许是一种较复杂的裁决，但却是绝对公正的，这块林中空地属于小木民矮子精而不属于蚂蚁。“但我怎样才能使它们明白呢？”他暗自思忖，“它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过安逸生活，只消过去几码远就行了。难道就无法使它们理解吗？要是事情闹到最坏的地步，那就只好划一道界线把空地分割开来。”

蚂蚁又回来了。它们找到他，开始向他进攻。小木民矮子精没办法只得溜了。他丢脸地从天堂里逃了出来，但他下决心要再回来。这地方等待他已好多时日了，也许已有好几百年了！这地方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比谁都喜欢它。即使有亿万只蚂蚁喜欢这儿，肯定也没有他爱得强烈。他这样相信。

“爸爸，”小木民矮子精说。

可木民爸爸不在听他说话，因为那时他刚抓了块大圆石，将它砰的一声摔下山坡。圆石迸出清晰的火花，在后面留下一股淡淡的烟火味。此刻它正好躺在山坡底下，滚石块儿玩真开心。先是用力推，随后便感到它开始移动，起初只是移动一点儿，慢慢地越滚越远，直至滚到海里，溅起阵阵浪花，令人十分兴奋和带劲。

“爸爸！”小木民矮子精呼叫道。

木民爸爸转身向儿子挥挥手。“它恰好躺在该躺的地方！”他惊叫道，“用这些石头可以造一个码头，一道防潮的堤坝。”他涉入海中，喘着重气，开始移动另一块山坡上滚下的更大的圆石。他的鼻子都浸到水里去了。在海水中搬动石头就比较省力。木民爸爸不知这是什么道理。然而不管什么原因，它会使人感到刚强……”

“我要问你一件事，”小木民矮子精叫喊道，“关于红蚂蚁的，很重要！”

木民爸爸将鼻子抬出水面，倾听着。

“红蚂蚁！”小木民矮子精重复道，“我们能跟它们说话吗？要是我给它们一张通告，你认为它们能懂吗？它们能念吗？”

“红蚂蚁？”木民爸爸困惑地说。“它们当然不会念。它们不会懂的。现在我要找一个三角形的石块嵌在这两块大石头中间。防潮堤必须筑得坚固——它得由一个熟悉大海的人来建造……”木民爸爸将鼻子重又没入水中，继续涉水。

小木民矮子精走上沙滩，站在高丘上看木民妈妈在园子里徐徐行走。她正在铺开海藻。她的爪子和围裙都变成了棕色，她显得快活而专心。

小木民矮子精走过去对她说：“妈妈，看来您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地方，使它成为您个人所有。不过我发现那里有许多人不愿搬走。既然他们不懂得那地方有多美，他们有权利留下吗？”

“当然有权利。”木民妈妈在海藻上坐下说。

“要是他们住在位极堆里感到很快活呢？”她的儿子叫喊道。

“那就得和他们讲讲道理，”木民妈妈说，“或者帮助他们搬家。倘若谁在一个地方住上很久而要他搬走的话，那倒是很尴尬的。”

“喔，打扰了。”小木民矮子精说，“小梅梅在哪儿？”

“她在塔顶上，在搞个什么吊索。”木民妈妈回答。

小梅梅正冒着危险在那扇开着的北窗外安装什么东西。她正在窗框上敲钉子。地板上有一大堆灰蓬蓬的东西，天窗启开着。

“你想爸爸看到会怎么样？”小木民矮子精问，“他不准任何人上去。那是他的私室。”

“他的私室上边有个搁楼，”小梅梅若无其事地说。“一个怪好玩的小搁楼，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东西。把钉子递给我。每次吃饭要爬楼梯真讨厌死了，所以我要搞根吊索。要是你用篮子把我拉上来，或者把食物吊下来给我，那就更好。”

“她怎么搞的！”小木民矮子精心想，“她爱搞什么就搞什么，没人管得着她。让她搞就是了。”

他说：“顺便讲讲那个树林子。里边没有个，根本没人。可能只有少数蚂蚁。”

“确实如此，”小梅梅说，“我完全相信。”

就是那么回事。她一边敲钉子，一边在牙缝里咕哝着。

“你得在爸爸回来以前，把这堆东西清理掉。”小木民矮子精喊着说。不过他觉察到他的话根本不起作用。他沮丧地翻弄那堆旧报纸、听头、旧渔网、羊毛手套以及一块块豹皮——他发现一本月历。那是一本大挂历，上面有一幅美丽的图画：一头海马在月光的海浪里奔驰。月亮没在海浪中，那海马有长长的金发和一双深不可测的灰眼睛。画得实在太美了！小木民矮子精把画放在书桌上，久久地凝视着。

“已经过时五年了，”小梅梅往下跳到地板上说，“跟现在的日期完全不同了，已被人随随便便地扯掉。抓住绳子，我要到下面去试试这吊索行不行。”

“等一等，”小木民矮子精说，“我有桩事要问你。要把蚂蚁弄掉该怎么办？”

“很简单，把它们挖掉。”小梅梅说。

“不，不！”小木民矮子精惊叫起来，“我的意思是要它们搬到别处去。”

小梅梅望着她。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噢！我明白了。你在树林子里找到了一块你喜欢的地方，那里尽是蚂蚁。要是我把它弄走，你怎么谢我？”

他感到鼻子胀红了。

“我会给你办好的。”小梅梅安详地说，“过一两天你再去看看。以你替我照管吊索作为交换。我走了。”

小木民矮子精颇为困惑地站着不动。秘密泄露了。他的隐蔽处如今跟任何老地方没什么两样了。他急忙望了那月历一眼，直瞧着海马的两眼。“我

们很相似，你和我。”他思忖道，“我们相互了解，我们都只爱美丽的东西。我要得到那块空间，其它一切都无所谓了。不过眼下我不去想它了。”

小梅梅拉庄下面的绳索。“拉我上去！”她呼喊道，“别让它松掉！想想你那些蚂蚁。”

吊索做得挺成功。事实上，她压根儿没考虑还要让它派别的用场。

木民爸爸既劳累又快活，他穿越竹石南树丛回家。理所当然，他认为还应该再试试把塔灯点亮，只是离黄昏尚有好几个小时。他一直在滚着大石头，而且都是挺大的，当每块石头滚入海中时，木民妈妈总要从园子那里转过头来望望。木民爸爸决定到岛的西端去兜兜。

渔夫划船经过，船首放着钓鱼竿。本民爸爸从未听说过在一年中这么晚的季节还能钓到鱼。7月才是适当的季节。但是那个渔夫不是一般的捕鱼人，也许他爱自己的一套。木民爸爸举爪想招呼他，又想到无论如何不会得到一声回应的。

木民爸爸登上悬崖开始走入风中。这儿的岩石曲曲弯弯，宛如巨兽用背部并排着走向海洋。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水潭。里面的水黑悠悠的，呈椭圆形，像只大眼睛。木民爸爸好不高兴。一个真正的湖泊，一个黑色的水潭，是人们能找到的最奇妙、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时而从海面拂过阵阵微风，扫破了镜子般的水面，但一瞬问，水潭又趋于平静，茫然地向着上空凝望。

“水潭一定很深，”木民爸爸思忖着，“我的这个小岛本身是个完整的世界，它具有一切，大小恰当。我感到多么快活啊！这个世界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木民爸爸尽快地回到灯塔。他要把这个黑色水潭的一切告诉家人，赶在他们发现它之前。

“可惜不是雨水。”木民妈妈说。

“不是，不是，完全海水造成的！”木民爸爸比划着手势说，“大风暴时，海水冲上岛来，把石块卷到底下去，直到它变得很深很深。”

“会不会里边有鱼？”木民妈妈思索着。

“很可能有。”木民爸爸说，“如果有的话，肯定大得出奇。想想看，一条在水潭里活了一百年的大狗鱼，终日无所事事，一定发胖了！”

“确实会有，”小梅梅加重语气说，“是不是我明天抛下钓鱼钩试它一下？”

“钓鱼不是小姑娘的事。”木民爸爸坚定地说，“不，管这黑色水潭是爸爸的事。你们可别太靠近水潭！你们必须认识到那个危险的地方。我要作番谨慎的调查研究，不过不是马上。先得考虑码头的事儿，随后我必须为煮十四磅以上的鳗鱼和狗鱼砌个炉灶。我还得在下雨前撒出渔网……”

“还要在屋顶上做个檐槽，”木民妈妈补充说，“二三天内我们就没食用水了。”

“别着急，亲爱的。”木民爸爸关切地说，“你会有檐槽的，肯定会有。耐心点，我一桩桩都要做的。”

一家人回到灯塔，木民爸爸继续讲那大狗鱼。微风轻轻拂过竹南石树丛，夕阳让整个岛屿沐浴在温暖的金色光辉中。他们背后的那个黑色水潭却在岩石之间的阴影中静躺着。

木民妈妈结束了小梅梅留下的清理工作，把天窗也一起关上。木民爸爸一走进来，就注意到了那个月历。

“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他说，“他在哪儿找到的？我在岛上要安排好生活，就必须知道日期。今天是星期二，这我知道。”他拿起笔在上方空白处画了个大圆圈。那表示“到达日期”。然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下面打上二个小十字形。

“你见到过海马吗？”小木民矮子精问，“它们跟画面上的一样美丽吗？”

“可能见过，”木民妈妈说，“我不清楚。人家都说画家有些夸张。”

小木民矮子精沉思地点点头。多么遗憾，从那张画上无法得知小海马是否装有马蹄铁。

夕阳使室内缀满金黄色，不久便转为红色。木民爸爸站在房间中央思考着。这是他该上去点灯的时候了，可是他一爬上梯子，其他人就会知道他去干什么。而当他下来时，他们又会知道他并没把灯点亮。为什么黄昏以前他们不能待在屋外让他独自一人试着把灯点亮？有时，某些家庭生活是木民爸爸不喜欢的。虽然他的家人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木民爸爸像一般人在不称心的时候常干的那样——站到窗口去，把背向着他们。

渔网的标杆就放在窗台上。当然，他已把撒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那是件要紧的事，挺要紧的。木民爸爸感到大大的宽慰。他转过身来说：“今晚我们要去撒网。日落以前那些网一定要撒下海。确切他说，我们住到了岛上，从今以后每晚应去撒网。”

小木民矮子精跟爸爸带着渔网划船出海。

“我们得把网撒在东端拱洞处，”木民爸爸说，“西端属于那渔夫。我们一开始就在他鼻子底下钓鱼是不对的。现在你慢慢划，我留神看海底。”

海水开始渐渐地加深，出现大面积的沙土斜坡，它们在水中像大厅的开阔梯阶那般往下降。小木民矮子精划到越来越黑的海藻丛水面上。

“停住！”木民爸爸喊道，“后退一点。这儿的海底不错。我们把网斜放下去，慢点！”

他掷下带有小白旗的浮标，让渔网没入水中。它十分平稳地慢慢撒开去，网眼里闪烁着点点水珠。那些浮子在水面上停留片刻，随即沉下，像串念珠似的。这次撒网十分令人满意。这是男子汉为全家干的活儿。

等三个网都撒出去后，木民爸爸把标杆拍了三下，然后扔入水中。它在空中伸出尾巴；随即下落消失在水里。木民爸爸在船尾坐下。

这是个宁静的傍晚。天色开始变得灰暗起来，可是树顶上的天空依然很红。他们一声不吭地把船拖上岸来，然后穿越小岛回家。

当他们走到杨树附近时，听到从水面传来一阵隐约的嚎哭声。小木民矮子精停住了。

“昨天我也听到这声音，”木民爸爸说，“是一头鸟，我希望。”

小木民矮子精往大海那边望去。

“好像有什么东西坐在岩石上，”他说。

“那是信号标，”木民爸爸说，继续走着。

“昨天那里没有信号标，”小木民矮子精想，“根本没有。”他站着一动也不动，等待着。

那东西在移动。它慢慢滑过岩石不见了。不会是那渔夫。他又矮又瘦，是别的什么东西。

小木民矮子精专心致志继续走回家。他尚未确定之前，决定不向任何人透露。不知怎地，小木民矮子精希望自己永不知道那个每晚坐在那里哀叫的东西。

小木民矮子精半夜醒来。他十分安静地躺着，静听着。他不能肯定，也许只是做梦吧。夜间和傍晚同样宁静，到处呈现着浅蓝的光亮，一轮新月高挂在小岛的上空。

小木民矮子精尽量不出声地爬起床，不去惊醒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他走别窗前，小心翼翼地排开窗向外望，现在他能听到海浪轻微的拍岸声，看到在海上浮动着的黑色岩石。远处有一头鸟在鸣叫；整个小岛在沉寂中歇息。

不，沙滩上正在发生些什么。似夹隐约的急促脚步声和什么东西的溅水声——那里正在发生些什么。小木民矮子精显得紧张而兴奋起来。他坚信无论是什么事必定和他一人有关，而与他人无关。他得下去看看，亲自瞧一瞧。他预感到那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在夜间出去。看一看沙滩上究竟发生些什么。有人在喊他，他不能害怕。

他走到门口，记起了那些楼梯，便踌躇起来。夜间走螺旋式楼梯怪可怕的——白天只消奔上楼，没工夫去多想。小木民矮子精退回房间，从桌上拿起防风灯。他在壁炉上找到了火柴。

房门在他身后关上，整座灯塔在他下面像口黑洞洞的深井。他看不见。只知道它的存在，防风灯的火焰闪烁不定，时高时低，过了一会儿才稳定下来，他放下灯，鼓足勇气观看一下。

亮光使黑影害怕，当他把灯举高时。那些影子在他周围飘来飘去，令他眼花缭乱。那么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在空洞的灯塔上下忽隐忽现。楼梯绕着圈子往下，往下，再往下，陈旧得活像架原始时代的野兽骷髅，最后消失在底下的黑暗中。他每跨一级梯子，他的影子便在墙上紧跟着他。真是太美了，他没工夫去顾及害怕。

就这样，小木民矮子精握住灯，一级一级走下楼梯，到了灯塔底部的泥地上。大门像平时一样嘎嘎作响，显得很笨重。他站到了外边岩石上冷冷的、梦幻般的月光下。

“生活多么令人兴奋！”小木民矮子精暗忖道，“一切东西可以刹那间改变，简直毫无原因！那楼梯突然变得美丽了，什么林间空地，我不再去想它了。”

他气喘吁吁地越过岩石，穿过竹石南树丛，来到白杨林。一点风也没有，它们现在都静立不动。他放慢步子边走边听。沙滩上一片寂静。

“我吓住他们了，”小木民矮子精想弯腰把灯熄掉。“夜间上这儿来的，不管是什么，一定很怕羞。夜间的岛屿是非常吓人的。”

熄了灯，小岛显得离他更近了。他感觉到小岛在月光下静静地紧贴着他。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坐着聆听。来了！白杨树后面沙滩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腾跃的声音。它们跑来跑去，跳下沙滩跃入水中，弄得浪花四溅。水沫飞舞。

是它们。海马，他的海马。现在他全明白了。沙土中他找到的马蹄铁，月历上沉浸在高涨浪潮中的月亮，他熟睡时听到的呼唤声。小木民矮子精站在树丛中，观看着海马在舞蹈。

它们昂首在沙滩上蹦跳，须发扬起，尾巴后边卷起长长的海浪，真是美不可言，看来它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它们卖弄风情地跳着舞，开朗而自由

自在地，为了自己，为它们这一对，为岛屿，为大海——对它们来说都一样。有时它们突然在水中扭过头来，使浪花高高地既过头顶，在月光下形成一轮彩虹。然后它们穿越彩虹，抬头向上看。这时它们那弯弯的颈脖和背部直至尾巴的曲线就更加突出了。犹如在镜子前舞蹈一般。

接着它们站住，相互拍打，好像眷恋着对方。它们身穿灰色丝绒衣。看上去暖和、柔软，一点不沾湿。上面似乎还有花纹。

小木民矮子精注视着它们的当儿，有件稀奇然而十分自然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起自己也挺美丽。他顿感欣慰、快活和轻松起来。他奔下沙滩呼喊道：“瞧那月光！它多么温暖！我觉得我要飞上天了！”

海马难为情起来。在月光下后退并跳开去。它们从地面窜过，两眼直盯着，须发如流溪般散开，马蹄在地面上惊慌地踩踏，可他却认为它们是硬装出来的。它们并非真的受惊吓。他不知道该不该去拍拍它们，让它们安静下来。他只觉得自己变得渺小、肥胖和笨拙了。当它们经过他逃入海中时，他呼喊道：“你们真美丽，真美丽！不要离开我！”一阵浪花升往空中，最后彩虹不见了，沙滩上又是一片荒凉。

小木民矮子精坐在沙地上等待。他觉得他们要回来的。他们一定要回来的。只要他有足够的耐心。

黑夜过去，月亮落下了。

“也许他们喜欢看到沙滩上有灯光。用灯光诱他们回来。”小木民矮子精思忖着。他点起防风灯，把它放在面前的沙地上，密切注视着黑暗的水面。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把灯前后摇晃。这是种信号。他只管想顺当的事儿，所以继续不停地摇。他是够耐心了。

海滩边开始寒冷起来，也许是因为天快亮了。寒气从海上袭来，小木民矮子精的爪子开始冻僵了。他抖擞起精神向上望；格罗克正坐在他前面的水面上。

她两眼随着防风灯转，身子却呆着不动。他明白她会走过来，他不想跟她搭讪。他要远离她那种冷漠和麻木，远离她那种可怕的孤寂。可是他不能动。一点也动弹不了。

他站在那里摇着防风灯，越摇越慢。好像没有一次灯是摇动的，而时间反倒开始拖长。最终，小木民矮子精举步缓慢地倒退。格罗克在她那块小冰岛上站住了，小木民矮子精两眼目视她倒退着，进入了沙滩上边的白杨林。他熄了灯。

一片黑暗。月亮已从小岛后面落下。是影子在水面上移动吗？——他不能肯定。小木民矮子精走回灯塔，感到有许多事情要好好思索。

海面现在变得非常安静，只有白杨林中的树叶在呼啸着。他闻到树丛中有一股强烈的煤油味。但那无论如何不是小岛的事。也不是夜间的事：

“我明天去想它，”小木民矮子精自言自语地说。“眼下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思考哩。”

## 第四章 东北风

刚在日出以前，刮风了。强劲的东风猛吹着。这家人 8 点左右就开始干活，那时，东风阵阵袭来，暴雨席卷灯塔四周。

“现在我们得积点水，”木民妈妈说，“谢天谢地我找到了一只桶并已冲洗干净！”她在火上添了几块木柴，让它们点燃。

小木民矮子精还躺在床上，他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天花板出现了一块湿渍，随之它的中央有一滴水正越聚越大。最后它掉在桌子上，另一滴水立即开始形成。

小梅梅从门口爬进。“这个天气吊索不管用了，”她说道，把头发挤出水来。“那风沿塔墙直吹过去。”

他们听到塔顶周围狂风怒吼，门砰地一声关上。

“咖啡煮好了吗？”小梅梅问，“这种天气使人感到饥饿。”海水冲进了黑水潭，把老人的住地隔离成了个岛！他被风从屋里刮到屋外来，正躺在他的船底数雨滴呢。

“渔网！”木民爸爸边说，边跳下床。“我们已把网撒出了。”他连忙走到窗口，但看不到一点浮子的踪影。东风恰好从哪儿吹来。在这般狂风暴雨下去收渔网真是活见鬼了。

“让它们留在那儿，”木民爸爸作出决定，“网里只会有更多的鱼。早饭后我要到上面走一趟，看看风势到底怎样，今晚它自己会停的，等着瞧吧。”

从上面看，大风没什么两样。木民爸爸站着观看着灯，捻下一只螺帽，又把它捻上，再把灯门打开又关上。一点也没办法，他依然不知如何才能使它发光。如此一座灯塔，没留下专门的操作指导是莫大的疏忽！实在不可原谅。

木民爸爸坐在一个气瓶上背靠着墙。头顶上暴雨如注，每个雨滴仿佛都在鞭打窗子似的。绿色窗框已经裂开了。它下面的地板上形成了一个小湖。木民爸爸毫不介意地望着，还想象着那是一条长河的三角洲。他突然两眼扫到了墙上。看到有人用铅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木民爸爸凑近去，念道：

空荡荡的海洋上。

只见月亮；

没有任何船只过，

漫漫四个长年头。

“一定是灯塔看守人写的，”木民爸爸暗想，“某一天他觉得困惑时写的。想为船只点灯，可从来没船过往。”

墙上稍高处有两行诗，那是他感到高兴时写的：

东风吹，老女巫在嘲笑，

按惯例，双双挥泪而死。

木民爸爸开始绕墙徐行，寻找灯塔看守人写的东西。好多记录都是有关风的强度的。显而易见，最厉害的一次风暴是西南风，有十级。在另一处，灯塔看守人又写了些诗句，不过已用黑笔划掉了。他只能捉摸到是有关海岛的。

“我一定要探索出更多关于他的事。”木民爸爸想道，“一等风雨停止。我就去找那渔夫。他俩一定彼此相识。现在我要关上天窗。我不能再上这儿来了，这里太令人扫兴了。”

他人下梯子，说：“要转东北风了。恐怕就要停了，顺便说一句，我哪天要请渔夫来喝咖啡，”

“我敢断言他不喝咖啡。”小梅梅说，“我相信他只吃海藻和生鱼。也许他是用前齿把这些东西吸进去的，”

“你在说什么？”木民妈妈凉叫起来，“他的口味多怪啊！”

“看样子好像他不吃其它东西。”小梅梅补充说，“这一点不奇怪，他有自己的一套。他从来不发问。”她欣赏地说。

“他还告诉你些什么？”木民爸爸问。

“什么也没有，”小梅梅说。说时，她爬上烟囱管子，靠着暖和的墙壁打算睡过这阵雨。

“不管怎样，他总归是我们的邻居，”木民妈妈含糊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人总得要有邻居。”她叹息着又加了一句：“我想雨飘进来了。”

“我会弄好的。”木民爸爸说。“不外以后，等我有空的时候。”但他心里在想：“可能雨就要停了，我不想再到上面上。那儿有太多的东西使我忆起灯塔看守人。”

冗长的雨天结束了，临近黄昏风力大大减弱，木民爸爸决定去收网。

“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是懂海的了，”他说着，心中暗喜，“我们回来喝晚茶。并把最大的鱼带回，其余的就抛回海里去。”

岛上到处湿漉漉的。一切都显得没精打采的，在雨中失去光彩。海水高涨，沙滩已很难看到，小船左右摇晃，船尾浸在水里。

“我们得把它拖到高一点近桤木丛的地方，”木民爸爸说，“现在你可知道秋季海水的力量了。要是我等到明天才来收网。那么船儿就被冲走了。你得明白不能对大海过于信赖！我不懂，”木民爸爸接着说。“我不懂大海为何要这般高涨又低落。总得有个道理……”

小木民矮子精朝四周观望。沙滩完全变了样。海面高涨，显得焦躁而阴郁，成堆的海藻冲满了整个海滩。“这不再是海马们的沙滩了。试想它们倘若只爱沙土的海滩，那它们就不会再来了！是不是格罗克把它们吓跑了……”小木民矮子精思忖着。他羞怯地朝岸对面的那些小岛瞥了一个眼，但在蒙蒙细雨中，一个也看不见。

“看你往哪儿划了！”木民爸爸大声叫喊，“注意找浮子，留神浪潮，否则我们会被冲上岸去！”

小木民矮子精竭尽全力划着左桨。“冒险”号一直在向左打圈，它被阻在浪谷中了。

“划出去！划出去！”木民爸爸在船尾大叫，“转过来！往后！往后！”他扑在船尾试图去抓浮子。“不，不，不，不！朝这边！不，我的意思是那边。对啦。我抓到了。现在笔直朝外划！”

木民爸爸抓牢渔网，开始使劲往里拉。雨滴打在他的脸上，渔网沉重不堪。

“我们永远也吃不完这些鱼，”他想到如此一个大丰收，心中有些惶惶不安。“多累的活啊！”他心想，“不过谁有了家庭，有了个家庭……”

小木民矮子精平稳地划着桨，瞧见有什么黑色东西和渔网一起拉了上来——是海藻！渔网上尽是海藻，足有几码几码长！

木民爸爸一言不发。他不再把网弄干净了再往里拉，而是躺在船头像往日那样用双臂拖渔网。拉上来的是大把大把的棕黄色海藻，却没有一条鱼。

三张渔网全都一样——只有海藻。小木民矮子精掉头驶向海滩，他握住右桨不划，少顷“冒险”号即向海岸驶去。一个浪头击上船侧，把船打翻。木民爸爸顿时充满活力。

“跳进去把船头拉出，”他喊道，“拉出来，抓紧！”

小木民矮子精在齐腰的水中站起，拉住“冒险”号，一浪接一浪打在他头上。海水那么冷，真是够苦的。木民爸爸试着把渔网拉上岸，拉啊拉啊，帽子落下遮住了他的眼睛，船桨滚上沙地跟他的腿和渔网缠结在一起——一切糟糕透顶。最后，他们终于安全地把“冒险”号拉上了岸，一阵细雨飘向海面，黑暗笼罩一切。便幕降临了。

“好了，我们掌管得不错。”小木民矮子精小心翼翼地望着他的父亲说。

“你这样认为吗？”木民爸爸疑惑地说，他凝视看好大一堆渔网和海藻，最后认为小木民矮子精是对的。“是啊，我们跟海洋展开了一场搏斗。这是发生在这里的事，你明白。”

小梅梅听完他们的冒险故事，把正在吃的三明治放在前面桌子上，说，“好哇！有趣的事你们俩干了。得花三四天工夫来整理这些渔网。那些海藻简直像恶魔似地死死缠在一起。单把渔网搬进屋就得花一整天。”

“是这样吗？”木民爸爸开腔说。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木民妈妈接口说，“要是天气好，那活不难搞……”

“渔夫可以把它们吃干净，”小梅梅建议道，“他爱吃海藻。”

木民爸爸感到有点别扭。这海藻紧接着那倒霉的点灯事儿。不是好兆头。一个人辛辛苦苦却没做出事来。事情都从手指间溜走了。木民爸爸开始惶，他把匙子在咖啡杯里搅了又搅，尽管糖早已溶化。桌子正中放着个小碟子。不时有水滴从天花板上扑通一声落下。小木民矮子精坐着凝视月历，无精打采地敲打着自己的尾巴。

“我们来把灯点亮！”木民妈妈高兴地说，“今晚有风暴，所以我们可把灯挂上窗口！”

“不，不！不要挂在窗口。”小木矮子精一跃而起。

木民妈妈叹了口气。这恰恰就是她所害怕的，雨天使大家变得怪里怪气的，犹如旅途中被大雨所困一般。然而这里会有很多的雨天。在老家，有许多室内事情可做，而这里……木民妈妈起身走到书桌跟前拉开顶端的抽屉。

“今天我四处查看了一下，”她说，“几乎一无所有。你们猜猜看我找到一样什么东西！一个拼图猜谜。这时至少有一千张小纸块，没拼拢之前没人知道它是个什么图案。怪有趣的，你们想是不是？”

她把纸块倒在桌上茶杯当中，堆成一大堆。一家人赞赏地望着。

小木民矮子精翻过其中一块，黑乌乌的，像格罗克那样黑。也许是树丛里的黑影——也许是海马的眼瞳。也许是千万样其它的东西。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在整个图案差不多快拼成时，你才知道这一小块该放在何处。

那晚，格罗克在海上唱歌。没人带灯走到海滩上。她等了又等，不见人影。

开始时她轻声地唱。但渐渐地她那低沉的歌声越唱越响。它不只是悲伤，同时也是挑战性的。“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格罗克，我是唯一的。我冷若冰霜。我永远永远不会温暖。”

“是海豹吧！”木民爸爸靠着枕头喃喃地说。

小木民矮子精用毯子蒙住头，他知道是格罗克坐着等灯。可是他不必为这件事感到内疚。她要哭，随她去哭吧，他不管。对这个废物，他毫不在乎。何况，木民妈妈曾说他们耗用的煤油太多。就这么回事。

日子在消逝，但由于东风继续猛吹，海水一直在高涨。海浪持续地怒号着，围绕小岛不断冲来。渔夫的小屋已被隔断。不过按照小梅梅的说法，他倒是乐意这样。雨已停止，全家人便往海滩边去看看。

“这么大堆的海藻！”木民妈妈看到很高兴，惊呼道，“现在我可以建一座更大的花园了！”她走上岩石，突然停住。花园不见了，统统消失无遗。海水把它冲走了。

“靠海太近了，当然……”木民妈妈暗忖道，感到懊丧不已。“我得把海藻搬到高一点地方去，重新建一座新的……”

她凝望着被海水淹没的沙滩，海浪呈白色半圆形嘶嘶地冲进来。他们朝小船走去。它压在桤木树丛上，由于海浪冲击着它的尾部，它冷不防地被抬上岸。木民爸爸站在海水中寻找他的防波堤。他一忽儿向这边，一忽儿向那边，在齐腰深的海水中徘徊。他转过身，喊着什么。

“他在说什么？”木民妈妈问。

“冲走了，”小木民矮子精说，“全部石块都被卷走了。”

事情严重了。木民妈妈赶紧穿过潮湿的沙地。进入海水中。在这种时刻，行动比任何话来得好。

木民妈妈和木民爸爸并肩站在越来越冷的海水里。她想：“这个大海实在不好打交道……”

“来，上岸去！”木民爸爸心不在焉地说，“可能是这些石块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他们把一切抛诸脑后，经过小船走入白杨林中，木民爸爸站住，说：“在这里辟条小径不行。我试过了。这些讨厌的石块不大。若有可能，那灯塔看守人早就干了，码头也同样。”

“也许不该把小岛作太多的改变，”木民妈妈说，“随它去吧。回老家去总是很容易……不过我倒想在高一点地方重建一个新园子。”

木民爸爸不吭声。

“在灯塔内有好多事要做，”木民妈妈往下说，“可以做许多小搁板和精美的家具！可能吗？还可修修那吓人的楼梯……以及屋顶……”

“我不想修什么东西，”木民爸爸暗忖，“我不高兴去拾海藻……我要建造大东西，坚固的东西，我极想……可我不知道……当个爸爸多难啊！”

他们走向灯塔，小木民矮子精看到他们垂着尾巴在坡上消失。

在灯塔那块悬岩的上空，他见到一轮不完整的彩虹，五光十色。他观望着，发现色彩渐趋暗淡，他知道他得在它全部消失前赶到那块林间空地。他冲进树林子，扑在地上爬了进去。

这块空地属于他个人的，在多云天气，这里美极了。他瞧见树枝间有只蜘蛛网，晶莹的水滴闪着银光。虽然外边在刮风。这里却非常安静。没有蚂蚁。一只也没有。

也许它们在躲雨，小木民矮子精开始用双爪急躁地挖泥。又来了——那煤油气味。啊，在那儿，有一堆堆的蚂蚁，只只都是死的。全都死掉了。恐怖啊，恐怖！出现一场空前可怕的灾难，没有一只蚂蚁能幸存！它们都浸透了煤油。

小木民矮子精站起身来，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我的过错。我早该料到。小梅梅可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她说做就做。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小木民矮子精坐在他这块私人空地上——永远永远属于他的——前后摇晃，煤油味团团罩住了他。他回家时，这股气味始终缠着他，他认为他将终身难以摆脱。

“蚂蚁跟蚊子一样，”小梅梅说，“除掉它们是件好事！不管怎样，你明知我将如何处理它们！你所希望的只是我不要让你知道就是了。你的伪装功夫倒是顶刮刮的！”

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小梅梅瞥见小木民矮子精偷偷摸摸地爬进竹石南树丛，自然地，她跟随着他，看到他在整洁的树丛边缘洒上一圈白糖。随即他又带着一个听子消失在林子里。

“嘿！”小梅梅想道，“他现在是在安慰自己。我要告诉他蚂蚁不吃糖，地面潮湿，糖会溶化。至于任何一只我未抓住的蚂蚁，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无需慰问。可是我不能受干扰。”

以后的两天，木民妈妈和小木民矮子精专心捡渔网上的海藻。

接着又下雨了。天花板上的湿渍越来越大。水滴“哒、哒、哒”的滴入小碟子中，“啪、啪、啪”的掉入大碟子中，在上面灯室里，木民爸爸坐着，厌恶地思量着那扇破窗。他越是看着那惹人讨厌的窗，越是想着它，他的脑瓜越是空虚。需要从外边把它钉牢，或在里这用麻袋和胶水把它封住。那是木民妈妈建议的。

木民爸爸越来越感到厌倦，最后索性在地板上躺下。那绿色的窗玻璃变成了一块绿宝石。他开始感到舒畅起来，过了一会儿，掠过一个念头，纯属自己的异想天开。“如果我割一条麻袋布，涂上胶水。然后把绿色玻璃敲成好多好多绿宝石碎粒，将它们嵌入胶水中……”木民爸爸坐起身子。“多有趣的主意！”他想。

“在胶水未干之前，在绿宝石碎粒间，洒上好看的白沙。不，或许可以用米来代替。就这样——我用细小的米粒来干，像珍珠般嵌入，成千成万。”

木民爸爸起身，拿起头走到窗前。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撬开玻璃。一大块掉在地板上打碎了。他挑选了一瓜子小块的，开始用头耐心地把它们敲成均匀的细粒。

中午腰带完工，木民爸爸从天窗口走下。

“我已戴过。”他说，“并割去了一小段。你用正好合适。”

木民妈妈把它从头上往下套，它滑到腰际，恰到好处。

“简直不敢相信！”木民妈妈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美丽的礼物！”

她快活极了，突然又严肃起来。

“我们刚才弄不懂你干吗要米！”小木民矮子精惊叫道，“米湿了会胀……所以我们以为你用它来封窗口……”

“真是异想天开，”小梅梅勉强称赞说。“简直难以相信，”她把脸盆放到了别处，使天花板上滴下的水不了出哒或啪的声响而是扑的一声，她接着说：“好啦，跟米布丁再见啦！”

“我的腰挺祖，”木民妈妈带着责备的口吻说，“我们可以吃粥，一样的。”

这一建议没有人附和。木民爸爸听到天花板上掉下的水滴变成了三拍子而不是为他谱写的二拍子。他一点不喜欢。

“亲爱的，假如要我从宝石饰物和米布丁之间选择一件的话……”木民妈妈开口说。但木民爸爸阻止她说下去，“食物已吃掉多少了？”

“很多。”木民妈妈焦急地说。

“还剩些什么？”木民爸爸继续问。

木民妈妈做了个手势，似乎在说，除了麦片粥，没剩多少了，但关系不大。

随即木民爸爸干起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干的事——拿起钓鱼竿，戴上灯塔看守人的帽子，一声不响地挑选他最美的诱饵。

“我去钓一会儿鱼，”他平静地说，“这是钓狗鱼的好天气。”

东北风已往别处吹，但海水依然涨得很高，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悬崖和海水看上去都是灰溜溜的一片，空虚，萧疏，冷落。

木民爸爸在黑水潭上钓了约莫一个小时。没有一条鱼上钩。“没捉到以前，不该讲狗鱼。”他想。

像某些父亲那样，木民爸爸喜欢钓鱼。两年前的生日那天，他得到了这根钓鱼竿，顶好的一根。不过有时它待在屋角露出不愉快的神情，仿佛在提醒他这是派钓鱼用场的。

木民爸爸低头望着潭中的黑水，水潭也张大眼睛望着他。他收起钓鱼竿，把烟斗放在帽子里，然后向小岛走去。

那里可能有狗鱼，也许是小的，不过总有点东西可以带回家。

恰恰就在岸边，那渔夫正坐在他的船里钓鱼。

“这儿是钓鱼的好场所吗？”木民爸爸问道。

“不是！”渔夫回答。

木民爸爸坐在岩石上，试图找些话来谈谈。他从未遇到这么冷漠的人。一切显得尴尬不堪。

“我想这里冬天很冷吧！”他壮着胆说，但仍得不到回话。他又试了一次。

“当然啦，你们这里惯常有两个人，那灯塔看守人是什么模样的？”

渔夫喃喃地说了些话，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

“他健谈吗？他常谈起自己吗？”

“每个人都这样，”渔夫突然说，“人们都爱谈论自己。他常常谈到自己。不过我没注意听。我忘了。”

“他怎么会离开此地？”木民爸爸问，“那盏灯是他离去以前熄的，还是以后熄的？”

渔夫耸耸肩膀，拉起钓鱼竿。鱼钩是空的。“我已不记得。”他说。

失望之余，木民爸爸还是作了另一番尝试。“那他整天干什么？他建造什么？他撒渔网吗？”

渔夫用缓慢而优美的动作抛出他的钓鱼线，水面上形成一个圆圆的漩涡，它稍稍扩大而后消失了。他转身向海上望去。

木民爸爸起身往前走。这样可以减轻他胸中的怒火。他离开一点挪下他的钓鱼线。没考虑到一位上等人别人一起钓鱼时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他马上钓到了一条鱼。

他拉上一条一磅重的鲈鱼。他惊喜地，又是吹气，又是喘气。它使浪花

四溅，而且在岩石上乱蹦，想方设法惹恼渔夫。可他却望着那个静坐不动、凝望着海面的灰色身影。

“这条鱼足有五磅重！”他把鲈鱼藏在身后大声说，“得花很多工夫来烟熏它！”

渔夫寸步不动。

“得教训教训他！”木民爸爸自语道，“那个可怜的灯塔看守人常谈起自己，而那个——那个家伙连听也不听。”他用爪紧抓住河鲈走向灯塔。

小梅梅坐在石阶上，唱着一首单调的有关天气的歌。

“嗨！”木民爸爸说，“真把我气死啦。”

“太妙了！”小梅梅说，“你看上去好像在对付敌人。这往往是在帮人家的忙。”

木民爸爸把鲈鱼掷在石阶上。“妈妈在哪儿？”他问。

“在她的园子里闲逛，”小梅梅回答，“我去把鱼交给她。”

木民爸爸点了点头，随即向小岛西端走去。“我就是要在那人的鼻子底下钓鱼！我要捕到那里的每一条鱼。我要给他瞧瞧破旧的渔网挂在屋内的楼梯下，很快就被别人遗忘了。木民妈妈不再提小搁板或家具的事儿，天花板上的湿渍在每次下雨时变得越来越大。天窗的门也没再打开过。

木民爸爸除了钓鱼，不管其它任何事儿。他整天拿着钓鱼竿外出。只回家吃饭。他一清早就离家，不准别人跟随他去。他不再去惹怒渔夫；没必要去惹怒一个如此瘦小的人，而这个人又是不易发怒的。他头脑中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为全家弄到食物。他总是把捕到的东西放在灯塔的石上。

碰上捕到大一些的鱼，他就拿到沙滩上去烟熏。他迎风坐在炉灶前，往火上加细树枝，以保持火势旺盛。

他细心地用沙土和细砾封好鱼，然后收集松树枝和桤木片，使鱼能用最佳方法熏成。别人不常看到他所做的一切。

傍晚前，他要到黑色水潭那里转一圈，但从没钓到过鱼。

晚上他们坐在一起喝茶时，他不谈别的，只谈钓鱼的事，他不像往常那样兴致勃勃地谈话，只是作着长篇讲演。木民妈妈则惊讶地听着，其实他对钓鱼的事压根儿没学到什么。

“他不是在玩要——他是很认真的，”木民妈妈想，“我所有的容器都已贮满了咸鱼。当然有这么多食物是件好事，但说实在的，没有这么些东西也许会更快乐，因为大海使他心烦意乱。”

木民妈妈每天围着那条绿宝石腰带，向木民爸爸表示她多么喜欢它，尽管穿着它很不方便，它上面的玻璃细粒会钩住东西，同时还得非常小心地行动，否则上面的米粒要往下掉。

木民妈妈的新园子建成了，就在灯塔岩石下面一圈亮光光的海藻地。在四周她放上一圈鹅卵石，因为海洋不肯供应她贝壳。正中央栽上她从老家带来的玫瑰，树立在旧日的土壤中。一朵玫瑰正含苞欲放，但还不能肯定是否会开花。这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眼下已进入了9月。

木民妈妈常梦见她在准备来年春天种的各种花。她把它们放在北窗的窗台上。每当她坐在窗前眺望大海时，她就心不在焉地摘下一朵花，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有时她对这些花感到惊异，它们似乎都只靠自己生长，这只能使它们长得更美丽。

窗边的这个座位眼下显得冷落了，因为外边的燕子没有了。木民妈妈已

经习惯它们在屋檐下吱吱喳喳叫个不停。它们却在一个刮着风、下着蒙蒙细雨的天气里，南飞了。小岛目前颇为清静，只有那黄眼珠不会转动的海鸥在窗外惊过，以及边飞边鸣的天鹅在长途南行。

说来甚是奇怪，木民妈妈和木民爸爸总在思量别的事，没注意小木民矮子精在干些什么。他们对树林子和林间空地一无所知，他们没觉察到小木民矮子精在月亮上升后总是提着防风灯去沙滩。

小梅梅看到了什么和怎么想的，没人知道。她大部分时间跟渔夫在一起，但他们彼此并不讲话。他们只是感兴趣才待在一块儿，双方都希望保持独立。他们不想相互了解或给对方以好印象；也许这也是自找乐趣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秋季夜晚海马又回来时岛上的情况。

提着防风灯去沙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小木民矮子精对格罗克已经习惯了；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个不讨喜欢的人，并不是什么危险人物。他也弄不清他去沙滩是为了她，还是盼着海马回来。只是一等月亮升起他就会醒来，并且非起床不可。

每次格罗克总在那里。她站在沙滩外不远的空中，两眼凝望着防风灯。等他熄灯后，她就默默地向黑暗中走去，随后小木民矮子精也就回家。

不过每晚她总是靠近些。今晚，她坐在沙地上等着。

小木民矮子精在桤木丛旁站住，把灯放在地上。格罗克走上沙滩是破了礼仪；这是她的错。她跟小岛毫不相干，她对岛上生长着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他俩跟平时一样，面对面站着，默不出声。那格罗克把目光移离防风灯盯着小木民矮子精。她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她的眼神如此冷漠而忧虑。当月亮躲进云层时，沙滩上尽是飘忽不定的阴影，不一会儿，月亮又出来了。

后来，海马从岬角处奔驰过来。它们丝毫没注意到格罗克，它们在月光下互相追逐，卷起彩虹，又钻下跳跃过去。小木民矮子精注意到其中的一头掉了一只马蹄铁。它只有三块马蹄铁。它的身子上有花纹，像是雏菊，颈上和腿上的较小些。也可能是水生百合花，这似乎更有诗意。它打防风灯上面直奔过去，灯被踢倒在沙地上。

“你挡住了我的月光！我的月光！”小海马叫道。

“对不起。”小木民矮子精边说边赶紧熄灯。

“我找到了你的鞋子……”

海马停下来。把头扭向一旁。

“不过我把它给了母亲。”小木民矮子精接着说。

月儿又不见了，奔驰的马蹄声又传了过来，小木民矮子精听到海马的笑声。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它们相互说道，“他已给了他母亲！给了他母亲！给了他母亲！”

它们朝他奔来。“它们的鬃毛像毛茸茸的青草刷着他的脸。

“我可以讨回来！我可以把它拿来！”他在黑暗中叫喊着。

月亮重新出现。他瞧见那对海马并肩跳入水中，它们的发须向后飘拂着。它们长得一模一样。其中的一匹转过头来叫着：“下一个晚上……”

小木民矮子精在沙地上坐下，它跟他说过话了。它答应再来。只在不是阴天，有月光的夜晚。他就用不着防风灯了。

他突然发觉自己的尾巴被冰冻住了。他恰好坐在格罗克刚才坐过的地

方。

第二天晚上，他不带防风灯向沙滩走去。月儿已进入下弦。到了海马快一别处去玩耍的时候了。这点他知道，是直觉告诉他的。

小木民矮子精随身带着那只马蹄铁。把它讨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红着脸，羞愧难当。木民妈妈从钉子上取下马蹄铁，没向他要去干什么。

“我已经用油擦过了。”她这样说，“瞧它变得多光亮”！

她没再多说什么，语气也相当平静。

小木民矮子精轻声说着要给她别样东西作为补偿，两腿夹着尾巴怪不好意思地便离去了。他能找到贝壳就好了。毫无疑问，比起马蹄铁来，她更爱贝壳。事情很简单，不妨请海马从海底捞些漂亮的贝壳上来。假如海马能关心他人母亲的话。也许还是不问的好。

它没来。

直至月亮落下也不见海马来。当然，它说的是“下一个晚上”而不是“明儿晚上”。下一个晚上可以是任何一个晚上。小木民矮子精坐着玩弄沙土，感到困极了。

那格罗克又来了。她被层层寒气所包围，好像不怀好意从水面过来，爬上沙滩。

小木民矮子精突然变得怒不可退。

他回到桤木丛边，喊道：“我没有灯给你！从今以后我不再为你点灯！你不该上这儿来，这小岛属于我父亲！”他离开她往后退，转身开始奔跑。周围的白杨树哆嗦着，呼啸着，似乎预示暴风雨将要来临。它们得知格罗克来到了岛上。

他回家上床时，听到她在嚎哭，好像比以前挨得更近了些。“希望她不要进来，”他在想。“这么久别人一直不知道她来。她简直像青蛙在叫……我知道有人会说我傻。不过这也没有办法。”

在树丛边，小梅梅躺在树下倾听着，她抚摸着身旁的苔藓。沉思地低哼着。“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个十足的笨蛋。

开始跟格罗克吵架，想跟海马交朋友，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接着，她忽然记起蚂蚁来，便开怀地放声大笑。

## 第五章 迷 雾

事实上，木民妈妈没讲过什么难堪的话，也没有做过惹恼木民爸爸的事儿。木民爸爸不可能记住她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们的争吵是为了家中贮有足够的鱼引起的。

开头是她对狗鱼不够赞赏。他们没有磅秤，但谁都看得出那条狗鱼足有六磅重，嗯——五磅是无论如何有的。当一个人为了一家食物，除了捕到一条条河鲈，又难得捕到一条狗鱼时，真是天大的事。然而她却议论鱼太多了。

她跟平时一样靠窗坐着，在窗台上画着花。那上面已经画满了花朵。突然地她不动声色地说，她不知道拿他捕来的那些鱼该怎么办？是不是他们没空钵可贮藏了？是不是说，麦片粥不错，可以换换口味了？不管怎样，总归是唠叨个没完。

木民爸爸把钓鱼竿放在屋角里，出去沿着海边遛遛，不走近渔夫的岬角。

那是个阴天，风平浪静。简直看不到水面随着东风掀起的浪涛，它和天空一样灰溜溜的，如同丝绸一般。几只鸭子贴近水面快速地扑打着，显然是在忙它们的私事。木民爸爸一爪攀在岩石上，一爪涉在水中，尾巴拖在海水里，行走着。灯塔看守人的帽子往下罩在鼻子上，他在担心是否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临。一场实实在在的狂风暴雨。他必须四处奔走抢救物品，并保证家人不被冲走。他爬上灯塔观看风力大小……然后走下，说：“风力十三级。我们要保持镇静。无须干……”

小梅梅正在捕刺鱼。

“你为何不钓鱼？”她问道。

“我不再钓鱼了，”木民爸爸回答。

“那你轻松了。”小梅梅说，“你一定对钓鱼感到厌烦了。”

“你说得对！”木民爸爸惊讶地说，“确实厌烦透顶。我怎么自己没发现呢？”

他走过去坐在灯塔看守人的那条小石板上，思忖着：“我必须另干他事，新奇的事，惊人的事。”

可是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事。他不胜迷惑。这使他回忆起好久以前，盖夫桑的女儿曾从他脚底下抽掉过地席。又像是坐在椅子旁的空中，却不在椅子上。不，也不像那样。倒像是他被什么东西所骗了。

当他坐观那片看来形成暴风雨的丝绸样的灰色海面时，他那股受人所骗的感觉越加强烈。“你等着瞧吧！”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弄明白。我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弄不清自己指的是大海、小岛。还是黑水潭。也许他指的是灯塔看守人。不管指的是什么，它听起来带有威吓性，他摇了摇思绪杂乱的脑袋，走过去坐在黑色的水潭旁。在那儿他继续思考，用爪子捺住鼻子。不时地，拍岸的海浪冲进来，消失在那黑色镜子般的水中。

“几百年来，巨浪就从这儿冲进。”他沉思着，“软木片、树皮以及小木条随着海浪冲进又冲出，如此这般地经历了无数次……直到有一天……”木民爸爸抬起鼻子，忽然想到了一个不平凡的念头。

“也许有一天，某些巨大沉重的东西，某些从沉船上漂来的东西，被卷进水潭，它们就此永远留在潭底！”

木民爸爸站起身。也许它们是金银财宝。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整个水潭可能贮藏着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他感到快活极了，刹那间变得充满生气。某种内在的力量在鼓舞他投入行动，恰如一只木偶匣子突然松开了钢丝弹簧。他赶快回家，一步二级地跨上楼梯，推开房门，大声叫道：“我有了个主意！”

“真的吗！”木民妈妈也惊叫起来，她正站在炉灶旁。“是个好主意吗？”

“当然是的，”木民爸爸回答，“是个了不起的主意。来，坐下，我来讲给你听。”

木民妈妈坐在一只空盒子上，木民爸爸开始讲述他的想法，他讲完后，木民妈妈说：“哈，简直不可思议！只是你早该想到这事。那潭底可能什么东西都有！”

“的确如此，”木民爸爸说，“什么东西都有。”他俩面面相觑，相视而笑。“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去察看？”木民妈妈问。

“马上，当然。”木民爸爸说，“我要彻底打捞一下。不过首先，我得测出它有多深。我们必须把船拖进水潭。你知道，如果我把每件东西都拉上崖面。可能它又会掉下去。此外，到达水潭中心也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最好的东西都在中心。”

“你需要帮忙吗？”木民妈妈问。

“喔，不，”木民爸爸说，“那是我干的事。我得找根铅垂线……”他走上梯子，从天窗门走进灯室，丝毫不想灯的事，就爬到搁楼上。过了一会，他拿着绳子走下，问：“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当秤砣吗？”木民妈妈走到炉灶跟前把烙铁递给他。

“谢谢！”木民爸爸说就在门口消失了。她听到他二级一跨地奔下楼梯。随即一切又趋于安静。

木民妈妈在桌边坐下，笑着。“多么奇妙，真叫人欢心哪！”

小木民矮子精躺在他的林间空地上，望着头上沙沙作响的白桦树叶。它们正在变黄，比以前更好看了。

他给他的这间房子开了三个门：前门、厨房门和遇到紧急情况准备逃跑的太平门。他耐心地在这间房的绿墙上镶满树枝。他为自己干了这一切，把这块林间空地建成他的私室。

小木民矮子精不再想到蚂蚁了。它们已经躲到地下去了。煤油味已消失，在花朵枯萎的地方会开出新花来。他心想在树丛周围有成千上万快活的小红蚂蚁在品尝白糖。一切都很美好。

不，他在思念海马。他有些变了，喜欢一人独处。在他的想象中觉得游戏更令人兴奋，他有他自己的思考，想海马，想月光，也常想到格罗克。他知道她一直坐在外边的某处。晚上她总嚎哭着，随她去吧。他这样想。

他给海马收集了各式各样的礼物。美丽的鹅卵石和玻璃细块。它们被海水磨得像宝石那样光滑。还有几个他从灯塔看守人的抽屉中取来的亮光光的铜秤砣。他想象着当他把礼物送给海马时，它将会说些什么。他已挖空心思要向它说上几句动人的诗。

他期待着圆月重又出现。

好多日子以前。木民妈妈早就把老家带来的东西安置得妥妥帖帖。已没有多少清洁活儿要干了。这里的屋外也没什么灰尘，总之，无须为整洁环境忙乱了。准备膳食也是件便当事儿，反正都是些可以用最轻松愉快的方式去干的活。因此，日子似乎变得冗长不堪。

然而她不高兴玩那拼图猜谜游戏，因为那会提醒她太孤寂一天，她开始

收集木材。她拾起她找到的每根小木条，直至沙滩上所有被海水冲上来的木料。她已收集了一大堆木料和零星木板。她也清理了小岛，这实在是件大好事；她感到小岛好像一个花园，是可以加以整理美化的。

她把所有的木料搬到灯塔下风处一个早已选定的地方。在那里她钉了一只木马用来锯木。那木马有些歪斜，不过用爪握住它的右侧，锯起木料来还是蛮不错的。

木民妈妈在温和多云的天气，锯啊锯的。她量好每段木头的尺码，使之规格相同。并在她身旁整齐地堆成半圆形。那座圈首她的木头墙越堆越高，到后来，她只好在一块围在里面的空地上站着锯木，这给了她一种安全感。她把干木条堆在炉灶边，但没处理那些太大的木料。她还没好好地挥动过斧头。

靠近木料堆长着一棵小山桉树。她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树上长满红浆果，对这样一棵小树来说，果子算是不少了。她把最好的木材堆放在这棵树下。木民妈妈非常熟识树木，她知道什么是栎树和楹树；她识得冷杉和美国俄勒岗州的松树，还有菲律宾的桉树。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气味，摸起来感觉也各不相同。它们都经过长途航行来到这儿。

“楹树和白檀树。”木民妈妈自言自语地说，深感满意，便继续锯木。

别人对木民妈妈锯木已习以为常，人们常看到她在木墙背后走来走去。开头，木民爸爸很不安，要由他来收集木料。但木民妈妈却生气地说：“这活是我的。我也要玩玩嘛！”她继续不停地锯啊，锯啊！每天早上则在岛上兜来兜去，寻找新木块。

在一个灰蒙蒙、风平浪静的早上，木民妈妈在沙滩上找到了一只贝壳。这是一只大海螺壳，里边呈粉红色，外边淡棕色，上面有个黑点。

木民妈妈又高兴又惊奇。它躺在沙滩的高处。海水已有一个星期没往这儿冲了。稍过去一点，她找到一只白的，就是她将它放在花园周围用作边界线的那种。事实上，沙滩上到处都有贝壳，有大的也有小的，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的一只上面用小红字写着“来自海边的礼物”等字样。

木民妈妈为此惊奇不已，俯身把它们统统拾起放在围裙里。然后她拿去给木民爸爸看，他正忙着打捞黑水潭。

他躺着，鼻子搁在船舷上。从岩顶上望下去，他小得可怜。小船飘浮着，船桨荡在水里。

“快来看！”木民妈妈呼唤道。

木民爸爸划到水潭边。

“看！真正的贝壳！”木民妈妈说，“我在沙滩的高处找到的，昨天还有一个也没有哩！”

“多奇怪，”木民爸爸边说边在石头上敲着烟斗。“海洋真是个谜。有时我想到海洋的这种奇妙行为，颇感迷惑。你说那些贝壳在沙滩的高处发现，而昨天它们还不在呢。这意味着海水在几小时内就涨了一码，尽管我们在这里还没看到过潮水向南伸得这么远。有趣极了，实在有趣！至于这上面的题词——嗯，它具有无限的价值。”他一本正经地望着木民妈妈。“你知道，像这类事情我必须脚踏实地地研究个清楚，或许还要写本书。一本有关海洋的书。我一定要尽我所能研究海洋。码头啊！”

小径啊，以及钓鱼为什么都是脑袋瓜小的人干的，他们不关心真正的大事。”他神情严肃地重复道：“真正的大事，令人听来印象极深。这个黑水

潭迫使我考虑这一切。”

“它深不深？”木民妈妈问，眼睛睁得大大的。

“很深。”木民爸爸说，“那根铅垂线到不了底。昨天我吊上来一只金属罐，这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木民妈妈点点头。过了一会，她说：“好啦，我该回去把这些贝壳放在园子里。”

木民爸爸没吭声。他沉浸在深沉的思索中。

与此同时，小木民矮子精正在木民妈妈的炉灶里烧一只匣子，那里面的贝壳已被他洗劫一空。既然他已拿光里面的贝壳，那盒子就无保留价值了。他是在书桌底下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这只抽屉平日木民妈妈不让碰，因为里面藏有灯塔看守人所保存的物品。

那金属罐已经发锈并裂开，里面存放过松节油一类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但这是一件物证。说明黑水潭是海洋贮藏物品的秘密场所。木民爸爸深信，水潭底下定有许多秘密物品正在等着他。里面可能什么东西都有。他思量着，只要他能每件东西都取上来，他也就了解海洋，证明每样东西都属于这地方。他也将成为这里的人。

因此木民爸爸下定决心要在水潭的中心点继续挖掘，一次次地放下铅垂线。他把水潭的中心称为“不可探测的深渊”。他朝着自己轻轻呼唤“不可探测的深渊”，立即感到自己被这一词语的魔力所震动。大部分时间，铅垂线停留在不同的深处。但它也会往下了又垂，不管他是多么艰难地想要触到底。整条船上堆满在一起的绳索：什么冲洗绳啦，钓鱼绳啦，锚绳啦，以及他能派上用场的小股绳索。各类绳索都有截然不同的用到时候，也只能拉到什么绳索，就用什么绳索了。

木民爸爸经过反复研究，说这水潭实际上是通往地球中心的一个洞口，它是一个熄灭了的火山口。于是他把这一推测写到他从搁楼上找出的一本旧笔记本上，这笔记本上有几页写满了灯塔看守人的笔记，字小空间大，宛如蜘蛛爬在纸上。

“天宫在上升，月亮进入了第七行宫，”木民爸爸念道，“土星与火星相会合。”也许，灯塔看守人在岛上是有来客的。这使他十分快活。其余的字他根本不识，他把本子翻过来从另一面开始写。大部分时间他在画黑水潭，有的是侧面图，有的是鸟瞰图，他渐渐集中思想在复杂的计算和详细的图群中。

木民爸爸不再多谈他的调查研究，逐渐地、他停止挖掘，坐在灯塔看守人的那块台石上沉思。有时他在笔记本上记上一些有关水潭和大海的事。

他或许写上：“海流是件奇妙的事，尚未有人专门注意过。”或者是“海浪的活动往往使我们惊讶……”然后他放下笔记本，沉浸在没完没了的深思中。

迷雾悄悄地弥漫着整个小岛。没有察觉它从海面上慢慢漫进来。一下子，一切东西都蒙上一层浅灰色的潮气，灯塔看守人的那块台石似乎在空中浮动，孤零零地被人所遗弃，有些虚无飘渺之感。

木民爸爸喜欢置身在雾中。他打了一会儿盹，一只海鸥的鸣叫才把他惊醒，他起身漫步于小岛各处，思考着水流、风向、雨和风暴的形成，以及海底那无法探测的深洞。

木民妈妈肯到他在雾中显露而重又消失，他的鼻子搁在肚子上，正想得

出神。”他正在收集资料，”她想，“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资料。他完成后便可以轻松了。”

她弄了五样甜点，把它们放在一个盘子里，随后她把它们放在悬崖的那块台石上。让他高兴高兴。

小木民矮子精躺在树林中，专心望着下面的小水潭。他把马蹄铁浸到褐色的水中，看它转成金黄色，他看到水中映了树枝和小草，一个小小的倒景。细枝清晰地衬托在迷雾中，连那极微小的虫子在上下奔跑也可看出。

小木民矮子精感到有必要跟谁谈谈海马的事。只不过想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模样，或只是笼统地讲讲海马。

这会儿，细枝上有两只小爬虫。他一触水面，那小小的倒景就消失了。他站起来往树丛漫步走去，在苔藓上踏出一条小径。“这儿也许就是小梅梅住的地方。”他想。他听到一阵窸窣声。她在家。

小木民矮子精走前一步。去泄露她的秘密这一危险欲望，使他激动得喉咙哽住了。他俯身在树枝下匍匐而行。她在那儿，像只小皮球似的蜷缩着。

“你在里面，我知道。”他笨嘴笨舌地说。他坐在苔藓上，凝视着她。

“你爪中握着什么？”小梅梅问。

“没什么。”小木民矮子精回答，“我正巧走过这里。”

“哼！”小梅梅根本不相信。

他朝这边看看，又朝那边瞧瞧，以此来躲避她那批评的目光。他看到她的雨衣挂在一根细枝上。还有桃脯和葡萄干，一瓶果酱……

小木民矮子精跳起来，凑向前面。再往里的树枝底下，地面平坦，铺满光滑的松针，在目光所及的地方，他看到一排排小十字架。它们是由枯枝用麻线扎成的。“你干了些什么？”他叫起来。

“你认为这里是我埋葬我全部敌人的场所？”小梅梅饶有趣味地说，“是鸟儿的墓地。有人把它们成打成打地葬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小木民矮子精问。

“我已看过，”小梅梅说，“又小又白的骷髅，就是我们第一天来到这儿在灯塔前看到的。你可记得‘被遗忘的骷髅复仇记’。”

“肯定是灯塔看守人干的。”小木民矮子精说。

小梅梅点了点头，挥了挥她那紧扎的发结。

“它们一定飞进灯里去了，”小木民矮子精慢吞吞地说；“鸟儿总这样……它们自取灭亡。也许灯塔看守人每天早上把它们取出来。后来有一天他对此感到极其厌倦，就熄了灯跑开了。多可怕啊！”他喊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小梅梅打着呵欠说，“不管怎样，那灯如今是不亮了。”

小木民矮子精对她望望，又皱皱鼻子。

“你不能对每件事都如此伤感，”她说，“现在你走吧。我要打个盹。”

小木民矮子精从树丛中出来时，他伸开爪子，看看马蹄铁。他一点没讲到小海马。它只属于他一个人。

没有月亮，也不点亮防风灯，可小木民矮子精还是照样去沙滩。不知怎地，他控制不了自己。他随身带着马蹄铁和礼物。

他的眼睛已习惯黑暗，他看到海马从雾中出现，简直像故事中的神仙。他把马蹄铁放在沙滩上，连呼吸都屏住了。

那影子般的形象，小步腾跃着来到他的跟前。它像少女那样漫不经心地

踏进它的鞋子，并扭过头去站着等那鞋子自己套进去。

“我喜欢你的前刘海，”小木民矮子精温柔地说，“我的一个朋友也有。也许某天它会来住……我想你会喜欢我的朋友。”

小海马的沉默表明它并不感兴趣。

小木民矮子精再试一下。“岛上的夜晚真美丽。这是爸爸的小岛，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常住在这儿。有时我想小岛不欢迎我们。最主要的是应当热爱爸爸……”

它连听也不听。它不想知道他的家庭情况。

接着小木民矮子精把送它的礼物在沙地上展开。那海马来得更近了些，嗅了嗅，依然一声不响。

最后他找到了话题：“休舞跳得真美。”

“你这样想吗？”它说，“你一直在等我吗？你在盼着我，是不是？”

“我一直等着你！”小木民矮子精激动地说，“我等呀，等呀，当海上波涛汹涌时我非常担心……我要保护你脱离危险！我有个小安乐窝，我把你的照片挂在那儿。那是我挂在那里的唯一的……”

海马注意地听着。

“你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小木民矮子精往下说，而就在那时，格罗克开始嚎哭。

她坐在迷雾中，嚎哭着要灯。

小海马后退，离去了，留下银铃般的笑声。当它重又跳入海中时，身后溅起一连串的水珠。格罗克从迷雾中出来朝着小木民矮子精站的地方走去。他转身就跑。但是今晚格罗克不停留在沙滩上。她跟踪小木民矮子精上了小岛，穿过竹石南树丛，直向灯塔而来。他看到她像个巨大的灰色阴影移动着，然后在岩石下面停住，蹲下。等候着。

小木民矮子精把身后的门砰地一声关上，慌忙奔上螺旋形楼梯。出事了，格罗克到岛上来了！

木民妈妈和木民爸爸没被吵醒，室内很静。但他能感受到窗外的动静，小岛在睡梦中发出呓语并变了样。他听到白杨树叶在惊恐地呼啸，海鸥在鸣叫。

“你睡不着吗？”木民妈妈问。

小木民矮子精把窗关好。

“我醒了。”他说着爬上床，他的鼻子冻僵了。

“天气冷起来了，”木民妈妈说，“幸亏我把所有的木材都锯好了。你冷吗？”

“不冷。”小木民矮子精说。

她就在灯塔下挨冻坐着。她浑身冰冷，她底下的那块地面也结了冰……冷气还是上来了。它慢慢钻进她的身体，怎么也赶不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走到哪儿惹到哪儿，讨人厌弃的人是得到不温暖的，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老是被格罗克纠缠着。而别人就不是这样？你是无法帮助她暖和起来的！

“你有什么心事吗？”木民妈妈问。

“没有。”小木民矮子精回答。

“那好，明天将会是个好天，”木民妈妈说，“明天一整天都归你自己。想想这样有多可爱！”

过了一会，小木民矮子精知道木民妈妈已睡着了。他把一切念头抛诸脑后，开始玩他每夜玩的游戏，起初，他打不定主意是玩“冒险”游戏还是玩“营救”游戏。最后，他决定玩“营救”游戏，那似乎更现实些。他闭上眼睛，先使脑袋瓜安静下来。然后他开始想一场风暴。

一个荒凉的、多岩石的海边，跟这小岛相仿，风暴猛刮。它们如万马奔腾冲上海滩——有人在外边遭难了……没人敢出去，实在不能出去。任何船只一瞬间就会被撞个粉碎。

眼下小木民矮子精营救的，不是木民妈妈，而是海马。

谁在那里拼搏？是否海马穿着银鞋在跟海魔搏斗？不，那太过分了。跟风暴搏斗就已够了。

天空黄澄澄的，是个刮风暴的天空。随即他亲自来到海滩。他下定决心奔到一条船跟前……人们开始叫喊：“止住他！止住他！他不能那样干！抓住他！”他推开他们，拖出小船，发疯似地划去。礁石像大黑牙似的耸立在海面……但他一点也不怕。小梅梅在海滩上呼喊：“我不知道他竟如此勇敢！喔，过去我多么对不起他。现在为时太晚了！”……斯诺夫金咬着烟斗，喃喃地喊着：“再见了，老伙计。”然而，他奋力前进，到了小海马第三次下沉的地方。他把它扛进小船，让它躺在一个堆上，它湿漉漉的金发围在颈脖上，他把它安全地带到沙滩，那里遥远而荒芜。它轻轻地说：“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你是多么勇敢！”他离得远远地说：“我得离开你了。我们必须分离。我的命运在呼唤我。再会了！”他离去了，海马迷惑地凝视着他。它感动万分。“怎么？”它说，“你离我而去了吗？”他边走，边向它挥手。他孤零零的，在风暴中越过礁石，变得越来越小……海滩上所有站着的人都不胜惊奇，相互谈论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睡着了。他快活地叹息着，在暖和的红毯子里面，像只皮球似地蜷缩着。

“月历到哪儿去了？”木民爸爸问，“我需要在上面划个×号，很重要的。”

“为什么？”小梅梅从窗口爬进来说。

“啊呀，我们要知道日期。”木民爸爸解释道，“我们忘了带钟来，那是个错误。但如果不知道是星期日还是星期三，事情就办不成。没谁能糊里糊涂生活的。”

小梅梅用鼻子吸了口气，然后打牙缝里咕哝着：“我一生没听到过这种蠢事。”

木民爸爸明白她的意思。所以当小木民矮子精说话时，他早已动了怒。小木民矮子精说：“实际上，我只是借去用一用。”

“在这样一个岛上，有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木民爸爸说。“特别是记载在航海日记上的事。我们必须观察每件事——不能疏忽。时日，风向，水位，一切事情。你必须立即把月历重新挂上。”

“好吧！好吧！”小木民矮子精大声说。他咽下咖啡，跨下楼梯，走到秋季早晨的寒冷中去。迷雾依然。灯塔隐没在其中。宛如一根巨柱，看不到它的尖顶。在那高处，滚滚的迷雾中，坐着他的家人，他们却不了解他。他满腔怒火。又困倦不堪。在这时刻。他对洛罗克、海马，乃至他的家人。都没有丝毫兴趣。

到了灯塔下，他略为清醒了一点，你或许已想到那可能发生的事——格

罗克，在所有的地方当中，挑选了木民妈妈的花园，坐在那里。他怀疑她在那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希望不是。玫瑰花丛枯萎成棕黄色。小木民矮子精感受到良心谴责，不过仍感到恼怒和困倦，“嘿！什么月历！打×号！以后怎么样！”木民爸爸这个老矮子精怎能理解海马的照片是一幅只有他才能欣赏的画。

小木民矮子精爬进树林。从树枝上取下月历。迷雾已使它皱了起来。他扔掉花框，坐了一会儿，满脑袋都是不快活的念头。

忽然间，他想到，“嗨，我可以搬到这儿来住！让他们住在那座楼梯骇人的老灯塔内，一天天地计算着日子吧！”

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新鲜，带点危险，但却妙不可言。一切起了变化。他似乎沉浸在一种新的忧郁和可能发生的陌生事件之中。

他到家时，冻得又冷又僵。他把月历放回到书桌上。木民爸爸马上走去，在顶角划了个×。

小木民矮子精深深吸了口气，大胆地说：“我打算到小岛的别处去住。”

“住在户外？当然可以。”木民妈妈并没当真。她正坐在北窗口画一只爬虫。“好的。你可以跟往常那样把睡袋带去。”此时，她正在画一棵忍冬，相当不好画。木民妈妈希望记起它的真实模样。忍冬不长在海边，它需要温暖隐蔽的场所。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感到喉咙发干，“这次和往常不同。”

可是木民妈妈不在听他。她只是鼓励了一声，继续画图。

木民爸爸在数着他画的记号。有一个星期五他不甚肯定。可能他在那天画了两个记号，因为他在星期四忘了画。有些事打扰了他，使他吃不准。那天他干了些什么？日子都凑在一块儿，在他的脑袋里团团转。恰如在岛上兜来兜去，在同一个沙滩上永无止境地跑呀，跑呀，都到了任何目的地。

“好吧！”小木民矮子精说，“我就拿睡袋和防风灯。”

窗外，迷雾打着漩涡飘过，好像要把房间也一起带走似的。

“我真需要点蓝色。”木民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她使忍冬长在窗外，又使它长在里边的白墙上，盛开着精致美丽的花。

## 第六章 下弦月

天还没有破晓，木民妈妈被灯塔周围的响声所惊醒。

她静躺了好长时间。倾听着。

在黑暗的海面远处，有一阵风在微微吹起。木民妈妈听到它吹过来，仿佛有人打水上跑来。它渐渐地加剧，最后抵达岛上。打开着的窗户在窗钩上晃动。

木民妈妈躺着，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她把鼻子埋在枕头里。试图想象一棵苹果树。可她只能见到海浪汹涌地冲击着黑暗的小岛，它到处泛滥，吞没着沙滩、灯塔和整个小岛。她想象全世界是一片平坦的、流动着的汪洋大海。这间屋子也缓缓地开始启航。

“想想，假使小岛变得松动了，在某天早晨突然落在老家码头旁的水中。再想想，倘若它滑得远些，更远些。漂流了好多年，直到这从世界的边缘跌下去。就像那咖啡杯落在一只光滑的盘子里……”

“小梅梅会欣赏这些想法的，”木民妈妈边想边朝着自己咯咯地笑，“我不知道她睡在哪里。还有小木民矮子精……当妈妈的想走去睡在户外，却不能，多可惜。有时，特别是母亲们，对此只得容忍。”她笑了笑。温不经心地，用矮子精惯常的方式向小木民矮子精送去一个无声的亲吻。小木民矮子精躺在他的林间空地上，醒着，感觉到她的亲吻，便跟往常一样，摆动耳朵作为回答。

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

没人对他的离家大惊小怪，他自己也不甚清楚究竟是高兴还是失望？

每晚他们喝完茶，木民妈妈就点燃起两支蜡烛放在桌上，然后他把防风灯带走。木民爸爸总要说上两句：“当心，别让树林子着火，睡觉前要注意把灯熄掉。”

天天老样子。他们丝毫不了解他。

小木民矮子精躺着静听风声，心想：“正值月缺。海马有好一阵子不来这儿了。”

不过，也许这是一种宽慰而不是失望。现时他可以躺着想象着和它一起的亲切谈话，并回忆它的容貌。同时无须再跟格罗克发脾气。她可以尽情地看灯。小木民矮子精对自己说，他每晚带着灯去沙滩是为了阻挡格罗克往灯塔这儿来并毁坏木民妈妈的玫瑰。也可使全家人不发现她的到来。不提那嚎哭声的事。他不是为其它什么原因。

小木民矮子精每天夜里把灯放在沙滩上，站着打哈欠，让格罗克看个够。

她凝视着灯，看了一会后，便开始歌唱，或是发出近似唱歌的声音。那声调很微弱，像在吹口哨。它传到每个角落，因此稍过一会儿，小木民矮子精便感到它传入了他的脑袋，他的眼睛甚至他的身体内。在这同时，她慢慢地左右摇晃着，上下挥动她的衣裙，活像蝙蝠那干瘪、起皱的翅膀。格罗克在跳舞哪！

她显然快活得很，不知怎地，这套可笑的表演得到了小木民矮子精的赞赏。他简直没有理由要使它终止，不管岛上欢迎不欢迎。

然而小岛显得心神不安。树丛不停地呼啸，低垂的枝条像海涛般震颤。沙滩上的海草都吹倒了，仿佛要连根拔起似的。有一夜，小木民矮子精看到了一件使他恐惧万分的事。

那是为了沙土，它开始蠕动。他十分清楚地看到沙土从她脚底下爬开去，她那双扁平的脚在舞蹈时使地面结成了冰。

小木民矮子精抓起灯。穿过峡谷奔进了树林子。他钻进睡袋，紧紧拉上拉链，打算睡觉。然而，不管他的眼睛闭得多紧。

他总是见到那沙土爬下沙滩，进入水中。

翌日，木民妈妈掘起四棵野玫瑰。它们的根牢牢地绕在石块之间，叶子像块柔软的地毯铺展在石块上。

木民妈妈心想那淡红玫瑰映衬着灰色岩石实在好看，把它们种到园子的棕色海藻上，也许是考虑不周。它们一排站着，显得挺不舒适。她给每棵红玫瑰一把老家带来的土壤，浇上水，并在树旁小憩。

就在那时，木民爸爸跑来了，满怀兴奋地喊道：“那黑水潭！”

它活了！来，去看看。快！”随即他转身跑回去。木民妈妈站起来，跟着他，没听懂他的话。不过木民爸爸总是对的。

黑色的水升起又落下——它一涨一落，恰似在深深地叹气一般，黑水潭在呼吸——它活了。

小梅梅出现了，是从岩石上面跑来的。“啊！”她说，“要发生新奇事儿了。小岛有生命了！我一直想它会的。”

“别孩子气，”木民爸爸说，“小岛不会有生命的，海洋倒有生命……”他开始沉思起来，用两爪捧住鼻子。

“到底怎么回事？”木民妈妈焦急地问。

“我说不准，”木民爸爸说，“我还没有思考明白。现在我正巧有个想法，但我不记得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他拿起笔记本，在岩石上徘徊着，思量着。

木民妈妈凝望着黑水潭，满脸不赞许的表情。

“我想，”她说，“这是我们去痛痛快快野餐一次的好时光。”

她径直回到灯塔，开始准备吃的东西。

当她脏备好野餐所需的一切东西之后，她打开窗户，开始摇铃。她看着他们一起向灯塔奔来，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尽管她知道那铃只是在极度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

她看到木民爸爸和小木民矮子精在她下面站住，望着她。从她这里看去，他俩好像两只大生梨。她靠在窗台上，伸出头去。

“冷静点，”她叫道，“没着火！我们要去举行一次野餐。”

“野餐？”木民爸爸惊叫起来，“你怎能仅仅为了野餐就摇铃？”

“天色要变。”木民妈妈喊道，“如果我们不及时去野餐，将会有祸事降临到我们头上。”

就这样，他们去野餐了。全家人费了好大的劲把“冒险”号拉出黑水潭。然后。逆风行驶，向小岛西北端露出海面的一块礁石划去。他们抖抖索索地上了那块潮湿的礁石，坐下。木民妈妈在几块石块间生火煮咖啡，她以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干的方式忙碌着。桌布由四个石块压住，将有盖的白脱盘、大杯子、餐巾放在岩石上，看上去像光辉灿烂的鲜花，当然还有太阳伞。正当咖啡煮好，开始下起蒙蒙细雨。

木民妈妈心情好极了。她不停地谈论着日常琐事。在野餐篮子里东找西寻，配制三明治。她随身带着手提包，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来到的这块礁石又小又光秃，是块不毛之地，没有海藻和浮木。它

只不过是水中一块毫无价值的灰色岩石罢了。

他们坐着喝咖啡。忽然感到一切都非常美好。他们开始闲聊各式各样的事，却不谈大海、小岛和木民山谷。

从他们待着的地方看小岛和巨大的灯塔，显得挺异样，是一个在雨中显得遥远而灰色的朦胧幻影。

他们喝完咖啡，木民妈妈在海水里洗杯子，把所有的东西放进篮子。木民爸爸走到水边。开始嗅起风向来，“我想我们该回去了，趁现在还没起风。”他说道。这是他们无论到哪儿去野餐，他总要说的话。他们匆忙上船，小梅梅爬进船头。回家途中，风一直在后面跟踪着。

他们把“冒险”号拉上海滩。

他们再次到家时，不知怎地感到小岛有点两样了。他们全感觉到，但都不说，他们也说不上究竟有什么两样。也许是离开了一会儿重新回来的缘故吧。他们径直走向灯塔。那晚，他们玩了拼图游戏，木民爸爸则制了一块厨房的小搁板，在灶旁钉上。

野餐对全家人都有益处，但不知怎地，它使木民妈妈有点不开心。夜间，她梦见他们到老家的一个海岛上去看望海蒂范特纳斯，那是座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小岛。第二天早晨醒来，她心里觉得不大开心。

早饭后，她独自一人坐在桌旁望着窗台上的那棵忍冬。不退色的铅笔几乎都已用光，仅剩的一支木民爸爸要用来在月历上作记号和写笔记。

木民妈妈起身走上顶楼，下来时，她已找到了三袋颜料，棕色、蓝色和绿色。一听铅粉，一点烟黑和两把旧漆刷。

她开始在各处墙壁上画花。漆刷很大，所以画出的花又大又结实，油漆吸到墙壁上的泥灰里，望上去亮晶晶的。它们显得多美！这比锯木有趣得多！一朵朵花出现在墙上，玫瑰、万寿菊、三色紫罗兰、牡丹……没人比木民妈妈更感惊讶的了。她没想到自己竟能画得这般好。靠近地板处，她画上了摆动着的长长绿草。她还想顶上画个太阳，可惜没有黄漆。

当其他人回来吃午饭时，她还没生上火。她正站在木箱上画一只绿眼的棕色小蜜蜂。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呼叫。

“你认为好不好？”木民妈妈问，她细心地画完蜜蜂的第二只眼睛，感到出奇的高兴。可惜漆刷太大，她早该另想办法来画了。如果实在太糟糕，她可以把蜜蜂漆成鸟。

“都像活的一样！”木民爸爸呼叫道，“这些花我都认识！那是玫瑰”

“不，那不是，”木民妈妈平心静气地说，“那是牡丹。跟我们老家台阶下的那些红色花朵一样。”

“我可以画只刺猬吗？”小梅梅喊。

木民妈妈摇摇头，“不，”她说，“这是我的墙壁。不过要是你乖，我可以给你画。”

午饭时，大伙儿都很快乐。

“你给我一点红铅粉，”木民爸爸说，“我要在涨潮前在岩石上画一道水位线。我必须测出准确的水位。你知道。我要明白海水是有规律地涨落，还只是随心所欲……这很重要。”

“你记了不少笔记了吧？”木民妈妈问。

“是，不少。可在我动手写书前，我还要记更多的笔记。”木民爸爸凑

近桌子，颇有信心地说，“我要知道。海水是顽固的还是顺从的。”

“顺从谁？”小木民矮子精睁大眼睛问。

可是木民爸爸忙着喝汤，只是喃喃地说：“喔……有某种……某种规律。”

木民妈妈给了他一点红铅粉，放在杯子里。午饭后他立即出去画水位线。

白杨树已变成红红的了，林间空地上覆盖了一层桦树的枯叶。西南风吹起时，红叶、黄叶统统被卷入海中。

小木民矮子精把防风灯的三面玻璃都熏上了烟，就像小淘气那样干不出好事来。他离开灯塔绕道而行。仿佛它的两眼一直在凝视着他。暮色降临，小岛开始苏醒。他感到它在骚动，并听到海鸥在岬角附近鸣叫。

“我设法子。”他想，“爸爸要是知道，他会责怪的。今晚我不想看到沙土爬动，这一回我要到小岛的东端去。”

小木民矮子精坐在岩石上等待，把防风灯转向海面。他背后的小岛消失在黑暗中。没有格罗克的声音。

只有小梅梅看到他。她也看到格罗克坐在沙滩上等待。

小梅梅耸耸肩膀，爬回苔藓地。她常见到人们在相反的地方等候，显得愚蠢而若有所失。“嗯，不去管它！”她想。“就是这么回事。”

那夜多云。小木民矮子精依稀看到鸟儿在头顶上飞翔，听到身后黑水潭里发出溅水声。他转过头，在防风灯的一道亮光中看到了它们。那对海马正在悬崖下游泳。也许它们每晚都来这里，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那对海马在水中咯咯发笑。相互戏水，并从它们的前刘海底下朝他望着。小木民矮子精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它俩有着完全相同的眼睛，脖子上有相同的花纹。并且有同样漂亮的小脑袋。他分不清谁是他的海马。

“是你吗？”他问道。

它俩向他游来，站在水边，他只能看到它们的膝盖。

“是我！是我！”它俩一起回答。发狂似的咯咯大笑。

“你会救我吗？”其中一个问，“你会救我吗，我的小海胆？你每天都盯着我的照片看，是吗？”

“他不是海胆。”另一个责怪说。“他是个蛋形小蘑菇，他答应在风暴时营救我。他是个蛋形小蘑菇，为他妈妈收集贝壳！多可爱。实在可爱！”

小木民矮子精觉得自己的脸涨得绯红。

木民妈妈用油把马蹄擦过了。他知道它们的马蹄铁中，有一只比其它的要光亮。

他也知道它们不会把脚抬出水面，所以他一直不知道究竟谁是他的海马。

它们跋涉到海里去。他听到它们笑着，当它们越走越远时，笑声犹如微风轻拂着沙滩。

小木民矮子精躺在岩石上凝望着天空。他再也看不到他的海马了。每当他怀念时，总见到两头海马，两头小海马，它们俩笑着，模样儿完全相同。它们只是在海里蹦上跳下，直到他看得眼睛发花。接着出现更多更美的海马，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他只想回去睡觉，让自己安静一下。

木民妈妈的壁画越来越美丽了。它们延展到了门口。她画了几棵绿色大苹果树，树上开满花和苹果，树下草地上满是刮落的苹果。到处是玫瑰花丛，大多数的花是红色的——就像各家花园里的那样。每丛都用白色小贝壳镶边。井是绿色的，木棚是棕色的。

一个傍晚，夕阳西斜泻入房内，木民妈妈正画着平台的一角。

木民爸爸进屋来看看。

“你打算画上悬崖峭壁吗？”他问。

“这里没有悬崖峭壁可画。”木民妈妈心不在焉地说。她正在画栏杆的正中，很难把它画好。

“那是地平线吗？”木民爸爸继续问。

木民妈妈抬起头看。“不，那是蓝色的平台。”她说，“这里压根儿没有海。”

木民爸爸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不再作声。随后他走过去把水壶放上。

他回过头来时，看到木民妈妈已画了一大块蓝色，正在上面画一样东西，很明显是在画船。画得简直一点也不像。

“不太好。”他说。

“没有表达出我的意思。”木民妈妈伤心地承认。

“嗯，意思很好。”木民爸爸安慰她，“不过我建议你把它改成平台。画你不感兴趣的东西，是画不好的。”

打那晚以后，木民妈妈的壁画越发像木民山谷了。有时她发现要把景色画好很不容易，有时她得把某样东西从特定的位置上搬走，另外单独画。例如得把炉灶及零星东西搬走。要把每个房间都画上也不可能。一次只能画一堵墙壁，因此看起来总是不自然。

木民妈妈发现日落前是画图的最好时刻。那时屋里没有人，她能更清晰地回忆起木民山谷来。

一天傍晚，西边天际为她从没见过的殷红落日所火染。一抹红、橙、粉红和黄色的夕阳斜射到黑暗而起伏的海面上。西南风正从那黑黢黢的地平线上吹向小岛。

木民妈妈站在桌子上，用红色铅粉在画树上的苹果。“要是我带着这许多彩色油漆到外边去画，”她暗自寻思着，“我将会画出多可爱的苹果树和玫瑰花呀！”

她凝望着天空，黄昏的光芒爬进墙来，照亮了她花园里的花朵。它们生机盎然地闪烁着。花园显得开阔了，奇妙的景色突然都变真了，砾石小径也通到了平台。木民妈妈用爪子抱住树干，它被阳光晒得暖烘烘的。她发现丁香花也盛开了。

一个阴影闪电似的越过墙去。有个黑色的东西飞过窗口，西窗，南窗，北窗，东窗……像复仇女神，无情地拍打着翅膀。

“我们被围住了！”木民妈妈胡思乱想，“这是设下的魔术圈套。我害怕极了。我要回老家去，离开这个恐怖、荒凉的小岛和那残酷的海洋……”她用双臂抱住苹果树，闭上了眼睛。树皮又粗糙又暖和。海涛声消失了。木民妈妈待在她的花园里。

屋内空无一人。油漆仍在桌上，窗外黑鸟继续绕着灯塔盘旋。西边天空的夕阳消失了，飞越海洋而去。

喝茶时间到了，家里人都回来了。

“妈妈呢？”小木民矮子精问。

“她刚出去取水。”木民爸爸说，“瞧，我们走后她又画了一棵新树。”

木民妈妈站在苹果树后面望着他们煮茶。他们看上去湿漉漉的，仿佛她是在水底观看他们活动似的。对这一切她毫不在意。她终究回到了自己的花

园里，这儿的一切跟往日一样都正常生长着。这儿那儿的某些东西画得不完全正确，那也无妨。她坐在草地上，聆听大海对岸某处杜鹃的鸣叫声。

水壶开始沸腾，可以冲茶了。木民妈妈却靠在苹果树上熟睡。

## 第七章 西南风

黄昏时分，渔夫预感到美丽的大海潮将要来临。他把他的船拖上岬角，翻了个身，并把几根钓鱼竿扎在一起。然后他钻进小屋。蜷缩起身子，像只发皱的小皮球。

在各种风中，他最欢喜西南风。果真吹起了西南风，而且吹了整整一个黄昏。每逢秋季，西南风可以一直吹下去，持续好几个星期，直到海潮像灰色的高山似的从四面冲向小岛。

渔夫坐在屋里，观望海水上涨。用不着为任何事操心，真是太好了。无须跟谁说话或发问，也无须为谁感到歉意。只有那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天空和海洋从他头上和身旁经过，它们永不会使他失望。

快到天黑时，他的平静被从山坡上下来的小木民矮子精所破坏。小木民矮子精挥着手，叫嚷着，最后还敲玻璃窗。他用足力气呼喊妈妈。渔夫笑着摇摇头。由于窗框太厚，他听不见。

小木民矮子精在风中蹒跚而行，越过岬角，穿过拍岸的碎浪，到竹石南树丛中去寻找。

小木民矮子精听到爸爸的喊声，又看到他在摸岩石上那盏摇晃不定的防风灯。岛上很不安宁，充满古怪的啸声和叫声，当小木民矮子精奔跑时，他感到地面在他爪下颤抖。

“妈妈失踪了！”他想，“她太孤寂，她不知去向了。”

小梅梅在岩石中间坐着。“瞧，”她说：“石块在动哪。”

“我不管，”小木民矮子精喊道，“妈妈找不到了！”

“妈妈不会找不到，”小梅梅说，“只要你认真找，总会在哪个角落里找到的。在整个小岛漂走以前，我要先打个盹。记住我的话，不久这里将有惊天动地的事发生！”

防风灯已到了水潭旁边，小木民矮子精悄悄地走了过去。木民爸爸在空中举着防风灯，转了一圈。

“我真希望她没掉进……”

“不要紧，妈妈会游泳。”小木民矮子精说。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彼此相视着，海浪啪哒啪哒地拍打着灯塔的岩石。

“顺便问一声，”木民爸爸说，“这些日子你住在哪儿？”

“喔，这儿那儿随便住，”小木民矮子精喃喃地说，眼睛望着别处。“很多地方我都想看看。”木民爸爸茫然地说。

小木民矮子精听到石块的翻动声。那是奇妙而沉重的声音。“我要到树丛里去看看。”他说。

就在那时，灯塔的窗户上出现了两支蜡烛。木民妈妈回家了。

他们进屋时，她正坐在桌旁缝毛巾。

“天哪，你到哪儿去了？”木民爸爸惊叫道。

“我？”木民妈妈天真地说，“我出去走走，呼吸点空气。”

“可你不能吓唬我们呀！”木民爸爸说，“你一定明白，我们傍晚回家时，你总是在这儿的啊。”

“是啊！”木民妈妈叹息说，“不过一个人有时也需要换换环境。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固定化，人也如此。是不是这样，亲爱的？”

木民爸爸疑惑地向她望着，可她却笑着，继续缝毛巾。她走到月历前，在星期五上画个×。下面写着“风力五级。”

小木民矮子精不知怎地认为，那幅海马的画有些变样了。真正的海面没那么蓝，月亮也显得太亮了。他坐到桌子跟前柔声柔气地说：“妈妈，我住在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

“是吗？”妈妈说，“那儿好不好？”

“很好。我希望你什么时候去看看。”

“我很愿意。”妈妈说，“你什么时候带我去？”

小木民矮子精迅速向周围瞥了一眼，见木民爸爸仍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他便低声说：“现在，马上去，今晚。”

“好的。”木民妈妈说，“不过早上我们大伙儿一起去不是很好吗？”

“情况太不一样。”小木民矮子精说。

木民妈妈点了点头，继续缝东西。

木民爸爸在笔记本上写道：“夜间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要研究海洋在夜间的情况。观察小岛在黑暗中的活动，因为发现过某种古怪声响和移动倾向。”

木民爸爸握着铅笔，迟疑了片刻，然后继续写：“人的剧烈情绪困扰会不会影响周围环境？例如我因找不到木民妈妈陷入极度不安。调查研究这一情况。”

他念了一遍写的东西。试图作出结论。但却不能，他只得暂且搁笔，上床睡觉去。

他在拉上毯子蒙住头以前。说：“上床前一定要把灯熄掉。别让它发出煤油气味来。”

“当然，亲爱的！”木民妈妈说。

等木民爸爸睡熟，小木民矮子精便提着防风灯。带领木民妈妈跨越小岛。她在竹石南丛中止步倾听。

“夜间是不是经常这样？”她问。

“是的，夜里总使你有点提心吊胆。”小木民矮子精说，“但你不必为此忧虑。那不过是小岛在作怪罢了。你知道，我们夜间熟睡的时候，小岛却醒来了。”

“我明白啦！”木民妈妈说：“原来如此。”

小木民矮子精领着妈妈走进他的林间空地。他不时回头看，以保证木民妈妈一直跟在他后面。她被树枝钩住了，但她设法摆脱，终于到达空地。

“这就是你的住处呀！”她惊叹地说，“这儿多可爱啊！”

“顶上的树叶几乎全掉了，”小木民矮子精解释说，“不过你会看到它再发绿的。现在这儿亮着灯。真像山洞一般。”

“是啊，不错。”木民妈妈说：“我们应当带席子和木箱来，可以坐坐……”她往上望去，看到繁星闪烁，浮云飘荡。“你知道，”她说，“有时我感到小岛似乎带着我们在移动。我们好像要飘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忽然说，“我碰到过海马，可惜它们时我不感兴趣。我只想在沙滩上，在它们身旁奔跑，跟它们一起嬉戏，它们实在太美了……”

木民妈妈点点头。“我不相信能跟海马交上朋友，”她严肃地说，“不值得为它们感到失望。我想，看到它们快活，只不过像看到漂亮的小鸟或美

丽的风景罢了。”

“也许你说得对。”小木民矮子精说。

他们静听海风吹过树丛。小木民矮子精把格罗克忘个精光。

“很抱歉，我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小木民矮子精说。

“明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木民妈妈说，“我们可以在这儿举行庆祝活动，凡是愿意来的都可以参加。好啦，看了你的住处很高兴。现在我该回灯塔去了。”

小木民矮子精送妈妈回家后，熄了灯。他想独自一人待着。

风正在渐渐吹起。周围的黑暗、海水的轰隆声和木民妈妈的话，使他心绪很安宁。

他走到岩石下黑水潭的地方。他听到崖底下溅水声，但他没有止步。他继续向前走去，心情像气球那般轻松，没有半点睡意。

接着他见到了她。格罗克上了小岛，正在灯塔的岩石下面发出声响来。她拖着脚，时而往上，时而往下，嗅嗅竹石南树，又向四周凝望，然后朝着沼泽地蹒跚而去。

“她在找我。”小木民矮子精暗暗思忖，“可她还是安下心来好。我不准备点灯，太耗煤油了。”

他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看她孤零零地在岛上徘徊。

“她可以在明天再跳舞，”他善意而任性地自言自语，“但不是现在，今晚感到像是待在家里。”

他转身兜了个圈子，绕道回到了他的林间空地。

清晨，小木民矮子精醒来时感到十分惊惶。他被关在里面了。他在睡袋里闷得气都透不过来。什么东西把他捂住了，连爪也伸不出来。一切犹如上下翻了个身，他被一阵奇异的棕色亮光和怪诞气味所笼罩，仿佛落进了深渊一般。

挣扎了一阵，他终于拉开了睡袋的拉链，发现有尘土和松针围住他打转，整个世界变了样，他觉得说不出的迷惘。四下里，棕色的树爬满地面，还爬到了他的睡袋上面。树木眼下不在移动，但它们早已在黑暗中从他头顶上搬走了。整个林子里的树都连根拔起，它们把他当成石块，在他身上踏了过去。木柴箱还在原地。旁边仍有一瓶黑葡萄汁。但林间空地不翼而飞了——已不复存在了。他开辟的通道全都堵塞。他仿佛在原始森林中拖着睡袋在地上匍匐前进，和树林一起逃离，他要保持这只睡袋，因为这是他很好的伴侣，而且还是他的一件礼物。

他瞥见了那盏防风灯，它仍旧挂在原来的那棵树上，可是树已搬了家。

小木民矮子精坐下，高声呼唤小梅梅。她立即回答。她报以一连串的信号，听来挺像小喇叭在吹响，或是遥远海面上的浮标呼叫声。小木民矮子精开始朝发声的方向爬去。

他来到光天化日之下，海风吹着他的脸颊。他站起身两腿发抖，望着小梅梅，感到无比宽慰。他这次觉得她挺漂亮。

从地面毫不费力地连根拔起的小树缠绕在离竹石南树丛稍远的地方。那沼泽地深深陷进地下，像绿色的深谷。

“发生了什么事？”小木民矮子喊道，“它们为何都这样连根拔起？我真不明白。”

“它们都惊恐极了，”小梅梅边说边用眼睛打量着他，“它们吓得根根

松针都悚然直立。它们受的惊吓比你厉害。我想如果不是另有其他情况，一定是格罗克来到了岛上。”

小木民矮子精垂头丧气，在竹石南树丛中坐下。这些树跟往日完全一样，真是谢天谢地。这儿的花朵一如既往照常开放，并且生机勃勃，毫无落之意。

“那格罗克，”小梅梅沉思着说，“又大又冷酷，四处徘徊，到处乱坐。你知道她坐过的地方将会怎么样？”他当然知道，寸草不生。她坐过的地方永远不能生长植物。

“你干吗这样盯住我看？”小木民矮子精惊叫道。

“我盯住你吗？”小梅梅天真地说，“为什么我要盯住你，也许我是在盯着你背后的某样东西……”

小木民矮子精跳起身，向四周观望，恐怖万分。

“哈，哈！我只是骗骗你！”小梅梅高兴地叫道，“整个小岛变得疯狂而开始移动，你说有趣不有趣？我觉得怪有趣的。”

但小木民矮子精并不觉得有趣。树丛移向了灯塔，它越过小岛到了灯塔的石阶前。每晚都挪近一些，直到第一根枝条触到了大门，还想往里进。

“我们不能开门了！”他说。突然他两眼打量着小梅梅。只见她眉宇间流露出快活的神情，似乎在对她微笑，还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不知怎地，这度他感到舒畅得多。

早饭后，木民爸爸立刻出去，坐在悬崖上面灯塔看守人的那块台石上，很快他就沉侵在各式各样的思虑之中。

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思考，都是关于海洋的想法。他最新加上去的大标题是，“海洋夜间的变化方式”。他在标题下面划上一条线。接着，他坐着，凝视着线下的空白页，海风试想把纸从他爪中吹掉。他叹了口气，随即翻到第五页，这是他特别喜爱的一页。在这页上，他记载说，黑水潭和海洋之间由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隧道相沟通。通过隧道，一切珍宝、威士忌以及尸体都不幸沉入海底。那只发锈的罐头碰巧搁在口子边上，即标记A的位置。如果某物或某人在B位置上，由于跟名为X的吵架，把海水吹进隧道，从而重新把B吸回，这样就会出现池水的升落，看上去像是在呼吸一般。但是，X究为何人或何物？是海魔？这一点得不到证实。他把整个海洋问题转入题为“设想”一章，这一章正越写越长。

在“论据”一章中，木民爸爸坚持说，水越深越冷。当然在他动手写以前，他早已知道这一情况；他只需把腿伸入水中感受一下即可。不过，他用一只精制的瓶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他还坚持说，水有重量，并且是成的。水越深越重，而靠近水面的部分却越咸。证明：浅潭盐水。它们很咸。同时，当你跳水时，可以感觉到水是有重量的。

海藻都飘浮在小岛的下风处而不是上风处。如果你从灯塔岩石上向风中掷木板，它不飘上岸来，而是在离沙滩不远处绕岛浮去。如果你平举木板望出去，可看到地平线不是成直线而是呈弧形。在恶劣的天气，海水上涨，不过有时也相反。每逢第七个浪潮大耐凶，不过有时是第九个。有时则是无规律的。

风暴好将来临前，海面会出现许多长条的泡沫，不知从何而来。它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木民爸爸想扎到这些以及其它许多问题的答案。但谈何容易。他开始感到困倦和缺乏科学知识，便写道：“岛上没有桥梁和围栏，因此无法把水放出或关进。这使人感到……”不，这样写不行。他把它划掉。

翻到了内容不够丰富的“论据”一章。

那种海洋根本不按规律行事的糊涂思想又抬头了。他试图把它从脑袋里抹掉。他下定决心要了解并揭开海洋的奥秘，从而喜爱它。

当木民爸爸冥思苦想这些事时，木民妈妈却越发陶醉她的花园。她发现好多东西需要重新画过。渐渐地她变得大胆起来，在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时不再躲到树干后面去了。因为她觉得，要是她藏身在墙树之间，那她太渺小了。简直比咖啡壶还小。于是，她在花园中画上好多好多小木民妈妈。万一有谁瞧见她——她只需立定不动，别人就分不出究竟哪一个是真木民妈妈。

“哎呀，”小梅梅说，“你能不能画画我们几个，而不只是画你自己？”

“可是你在外边岛上住啊！”木民妈妈说。

她问了一下小木民矮子精关于在他的林间空地开个联欢会的事，可他咕哝了几句，便走了出去。

“大概是为了海马，”木民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嗯，定是这回事！”接着她又画了另一个木民妈妈，这次画的一个是坐在丁香花丛下自得其乐。

小木民矮子精慢吞吞地走下楼梯，到了外边灯塔的岩石上。林间空地已不复存在，海马也一去不复返了。

他站停观看岩石底边木民妈妈的花园。玫瑰树都已萎，它们移植到了这里，失去了沙土和岩层的滋养。木民妈妈在花床中央搭起了栅栏，想必里边围着些什么。到底是什么，小木民矮子精一时却想不出来。也许她试图在此栽种某种植物吧。

小梅梅跑来了。“喂！”她说，“你知道里面种的是什么呢？让你猜三次。”

“不，你讲给我听。”小木民矮子精说。

“是苹果，”小梅梅说，“她种了一只飘上来的苹果。她说里边的种子会长成一棵苹果树。”

“一只苹果！”小木民矮子精惊异地重复一遍，“但一棵苹果树长成得花好多年，好多年啊！”

“你断定这样！”小梅梅边说边冲向别处去了。

小木民矮子精停了下来，仔细观看那围栅。它搭得很讲究，近看跟老家平台的栏杆相似。他开始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是个良好的感受，怪可笑的。没人像木民妈妈那样顽固。他怀疑她最终是否能得到她的苹果树。她理应有所得。从这件事想到了另一件事，搭建一间小茅屋比一块林间空地要有趣得多。一间用自己双爪筑成的小茅屋。还要在窗上镶嵌美丽的鹅卵石。

直到中午时分，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才注意到树林子已明显移近了灯塔。桤木似乎比其它的树更心急，已爬上了半个小岛。只有那棵系住“冒险”号的桤木仍在原地，它被绳子拖住，无法脱身。白杨树的叶子已落个精光，所以再也不能发出呼啸声，而是一小堆一小堆吓成一团，倒向竹石南树。

那些树如爬虫般竭力把根缠绕在石块上，或尽量攀住竹石南树，以抵御西南风。

“这是什么意思？”木民妈妈望着木民爸爸低声说，“它们为何要这样？”

木民爸爸咬住烟斗，试想找出解释来，但却不能。他只好尴尬地说：“我不知道。”他不明白某件事使他感到厌烦。

最后他说：“这就是夜间发生的事。你知道夜间某些事会起变化。”

木民妈妈对着他凝视着。

“有可能，”木民爸爸神经质地接着说，“那是……呃……某种在黑暗中转化的秘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出去……呃……并加入到混乱中去，那末那场混乱就会加剧……呃……然后待早晨醒来时，一切仍是老样子……”

“你在说些什么呀，亲爱的？”木民妈妈忧虑地问。

木民爸爸的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一阵窘迫之后，小木民矮子精咕哝说：“它们吓坏了。”

“你这样认为？”木民爸爸不无感激地说，“是啊，我想你在那儿获得了一些什么……”他向荒芜的地面望了一眼。一棵棵树都从大海移开了。

“我总算明白了！”木民爸爸惊叫起来，“它们都怕大海。大海把它们吓跑了。我感觉到，昨晚我出去时，某些情况正在起变化……”他打开笔记本，翻来翻去，“这就是我今天早晨记下的……稍等一等。我必须把这一点仔细思考一下……”

“要很长时间吗？”木民妈妈问。

然而木民爸爸已一头埋入笔记中，往灯塔那儿走去了。他跃过一棵矮树，在树林中消失了。

“妈妈！”小木民矮子精说，“我认为不必为这事担心。那些树只是移过去一点，重新扎根，然后像往日那般生长。”

“你这样想吗？”木民妈妈压低嗓音说。

“也许它们还会在你的花园四周搭起小棚架呢，”小木民矮子精说，“那会很好看的，对吗？许许多多的小桦树，长着浅绿的叶子……”

木民妈妈摇摇头，举步朝灯塔走去。“你这样说很好，”她说，“不过我不认为这是自然情况。老家的树木从来不这样。”

她决定到她的花园里去坐一会儿，静下心来。

小木民矮子精把“冒险”号的绳索从桤木树上解开。眼下西南风强劲多了，天空晴朗，小岛西端尽头处的拍岸海浪比他平日所见的更高更白。小木民矮子精走去躺在竹石南树丛中。他感到心神安定，也可以说是满心喜悦。木民爸爸和木民妈妈终于注意到发生的变化了，真是莫大的宽慰！

一只蜜蜂在竹石南的花丛中嗡嗡地飞来飞去。那竹石南树看来一点也不害怕。它照样在原地长得好好的。“我为何不在此地建造我的小茅屋！”小木民矮子精想道，“靠近地面，门口有平坦的石条。”

好像有人影子射来，他不觉惊醒。木民爸爸正神色忧虑地站在他身旁望着他。

“怎么样？”小木民矮子精问道。

“毫无结果。”木民爸爸回答，“这些树把一切全给破坏了，我对海洋的认识比前差了。一切事情都没规律了。”他脱下灯塔看守人的帽子，把它揉呀揉的，然后再把它弄平。

“你知道，”木民爸爸说，“我要找出海洋是按什么规律行事的。如果我要爱海洋，就得如此。住在这岛上，不学会爱海洋，就永远不会快活。”

“别人也是如此。”小木民矮子精坐起身子，热切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跟别人一样。”

“海洋总是不断地改变它的行动方式，”木民爸爸继续说，“它似乎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昨晚它惊恐了整个小岛。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内中

并没有什么规律或原由。即使有，它也超越了我所能理解的。”

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小木民矮子精。

“我断定，如果有的话，你早就明白了，”小木民矮子精说。他想，爸爸跟他一起讨论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真是受宠若惊，于是竟尽全力理解爸爸所说的一切。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木民爸爸说，“你认为它根本没有什么规律或原因？”

“我断定没有。”他的儿子回答说，极希望自己说的话是对的。

几只海鸥从岬角处飞起，开始在小岛上空盘旋。它们在空中能感觉到海面的碎浪，就如某些动物能在海底呼吸一般。

“海洋毕竟是有生命的。”木民爸爸沉思着，“它一定能思考。它就按它爱干的去干，随心所欲……真弄不明白……假如树林惧怕海洋，那就意味着海洋是有生命的，能这样肯定吗？”

小木民矮子精点了点头。他太兴奋了，感到喉咙渴得要命。

木民爸爸安静片刻，随后起身说道，“这样看来，是海洋在黑水潭里呼吸。是海洋在猛拉我的铅垂线。一切十分清楚。它冲走防波堤，让海藻塞满我的渔网，还想翻掉我的小船……”

他站着凝望着地面，鼻子缩起，皱眉蹙额。突然间，他脸色开朗，如释重负地说：“如此看来，我无须去理解！海洋不过是个懦夫，不能依靠它……”

小木民矮子精以为木民爸爸在自言自语，所以一声不吭。他望着他走回灯塔，把笔记本忘在竹石南树丛中。

现在，空中的飞鸟多起来了，它们如被擒住般尖叫着。小木民矮子精从未见过在同一时刻出现这么多的鸟。天空几乎被他们变成黑压压一片了；也有许多小鸟，它们在头顶上面乱转，忽而从海面上又飞来更多更多的鸟。小木民矮子精对它们呆望着。他知道它们此刻想逃离格罗克以及她那可怕的寒气。可惜他无能为力。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刚才爸爸跟他讲的一番话，使他感到无比自豪。

其他人正站在灯塔外凝视着那些飞满天空并惊叫着的鸟群。转眼间，它们全从海上飞走了。鸟群远离大海而去，留下的只有海浪的拍岸声。

浪潮隆隆地冲上小岛，浪花抛得高高的犹如白雪。在小岛西端的尽头处，海浪简直像一条条张牙舞爪的白色巨龙。

“我敢说那渔夫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小木民矮子精想道。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一瞬间，事情发生了。他看到渔夫的泥屋被掀掉，接着一个海浪把墙壁也冲走了。

渔夫及时开门出来，闪电般地冲出来穿过浪花。他钻到他的船底下去，那船是翻了个身横卧在岩石上的。小屋完蛋了，只有几只铁钳留在岩石上，像几颗掉落的牙齿。

“哎唷，我的天哪！”小木民矮子精暗忖道，“爸爸说得对，海洋的脾气坏透啦！”

“他肯定浑身湿透了！”木民妈妈惊呼道，“可能浑身都是玻璃碎屑……我们得照顾他，现在他没地方住了！”

“我去看看他，”木民爸爸说，“我要诚心诚意保卫我的海岛！”

“可是整个岬角全没在水里了，会有危险的！”木民妈妈叫起来，“你会被海浪卷走的……”

木民爸爸跃起身，取下挂在楼梯下的铅垂线。他兴奋极了，感到身轻如空气。

“别怕！”他说，“大海可以随心所欲。随它去干坏事吧，我不管！我要保护住在岛上的每一个人！”

木民爸爸走下岩石，小梅梅跳跃着跟随在他的身旁。她大声说些什么话，可是在风中听不见。小木民矮子精站在竹石南树丛中凝望着原是渔夫小屋的地方。

“你也可以一起来。”木民爸爸说。“这是你学会保卫自己的最好时刻！”

他们跨越小岛来到淹没在水中的岬角。小梅梅兴奋得上下蹦跳。她的头发被风吹散了，像个怪圈绕在头上。

木民爸爸望着正在怒吼的大海，它冲上岛，浪花四溅，然后又发出强烈的隆隆声向后退回去。而在岬角上面浪涛轰鸣。这里正是他们必须跨越的地方。木民爸爸用绳索缚住腰，把绳的另一端抛给儿子。

“现在抓牢绳子，就像面临残酷的死亡，”他说，“把结打牢固一点，然后拉紧绳子跟在我后面。我们不能向大海低头！风向七级！七级！”

木民爸爸等着，直到一个大浪冲过，朝不远处一块突出水面的岩石行进。他用爪摸来摸去，岩石上面到处滑溜溜的，幸好下一个海浪冲来时，他已越过那岩石。他和小木民矮子精之间的绳索绷紧了，海水在他们爪下回旋，他们头朝下跃入水中。绳索是系牢的。

海浪过去后，他们赶快从砾石上溜过，然后在第二块岩石上重复演习。

“这是让你经受锻炼的最好时刻！”木民爸爸想着，当然他指的是海洋，“任何事总得有个限度……不管你多么残酷地对待我们，这无关紧要，我们容忍得了。但你如此作弄渔夫，他憔悴得像根海藻，何况他又十分赞赏你，实在是太过分了。真令人难以忍受……”

一阵高如大山的海浪向他袭来，把他的怒火给冲掉了。

他刚越过一块岩石，腰中的绳索收紧了。他赶紧抓住岩石的一边，用四爪一齐抓牢。接着又打来一个海浪，绳索松弛了。

等到他的鼻子露出水面，木民爸爸尽快攀到岩石的顶上。他的爪子发着抖。他开始把绳索拉紧，这时他的儿子在绳的另一端，正在下风不远处上下摆动着。

他们在岩石上并肩坐下，冷得发抖。在另一侧，小梅梅却像皮球似地蹦上跳下，显然她是在设法使他们开心。小木民矮子精望望木民爸爸，他俩开始笑了起来。他们已嘲弄了大海。他们胜利了。

“怎么样？”木民爸爸喊道，钻到渔夫的船底下去。渔夫把一对亮晶晶的蓝眼睛转向了他。他浑身湿淋淋的，但逃过了窗上飞来的碎玻璃。

“你要喝杯咖啡吗？”木民爸爸在狂风的呼啸声中高声叫喊。

“我说不上，可我已经好久没喝了……”渔夫的声音听起来像只裂缝的听子。木民爸爸为他感到非常难过。他那么瘦弱，一个人势必难以到家。

木民爸爸立直身子，望了一下小木民矮子精。他耸了耸肩，又使了个脸色，意思是说：“唉，瞧他那副样子，我们也无能为力。”小木民矮子精点点头。

他们开始向岬角尽可能远的地方走去。海风刮得他们的耳朵疼痛难受，海浪擦得他们的脸奇痒难熬。当他们再也走不过去时，木民爸爸和小木民矮子精停步观看随着每一个海浪在他们面前缓缓竖起的水柱，继而又退回海

中。

“不管怎样，它是个值得战胜的敌人！”木民爸爸在浪涛的喧闹声中大声说。

小木民矮子精又点了下头。他没听见木民爸爸说的话，但他明白听不听见是一样的。

有件东西被海浪带上岸来了。是只板箱。它飘浮到了下风处，在岬角的侧边沉重地躺在水里。奇怪的是他俩没交换片言只语，却彼此心领神会。小木民矮子精跳进水里，让一股退潮把自己带往箱子，木民爸爸则撑住在岩石上。

小木民矮子精到达箱子旁。它重得很，有根绳柄。他感到腰间的绳索收紧了，被重新拉回岸上。他觉得好像在玩兴奋透顶而带有危险性的游戏。更有甚者，他是在跟自己的爸爸一起玩。

他们把箱子拖上岸。它完整无缺。是一箱外国货威士忌。他们是从箱外那红红绿绿的外国字样上得知的。

木民爸爸把目光转向海面，半是惊奇，半是赞赏。眼下的滚滚波涛是一片深绿，夕阳斜照在他们的头上。

渔夫喝过大量的威士忌烈酒后，增强了身体活力，他们便帮他一起跨越小岛。木民妈妈已站着等候他们，她臂弯里揣着几件灯塔看守人的旧衣服。她是在书桌的一个抽屉中找到的。

“我不喜欢这条裤子，我觉得它难看。”渔夫说着，牙齿在打战。

“你走到圆石背后去把它穿上，”木民妈妈固执地说，“不管你觉得它难看不难看，反正都一样。这裤子暖和，而且它本来是属于一位非常可敬的灯塔看守人的，裤子没什么不好，他也没什么不好，虽然他曾是个十分忧郁的男子汉。”

她把衣服放在渔夫的手臂上，把他推到圆石后面去。

“我们找到了一箱威士忌。”小木民矮子精告诉她。

“太好了！”木民妈妈说，“我们一定要去野餐一次！”木民爸爸笑了。

过了一会儿，渔夫穿了一件灯蕊绒茄克上衣和一条破旧的裤子重又出现。

“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给你做的一样。”木民妈妈惊叫起来，“现在我想我们大家该回家去喝杯好咖啡了。”

木民爸爸注意到她说的是“家”而不是“灯塔”。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喔，不！”渔夫叫道，“不去那儿！”他惶恐地望着他的裤子，随即尽他的双腿所能，急急地向岛上跑去。他们看他消失在树丛中。

“你给他送点咖啡去，装在热水瓶里。”木民妈妈对小木民矮子精说，“他们把板箱稳稳当地拖上来了没有？”

“别担心。”木民爸爸说，“这是海洋送来的礼物。它总不至于把礼物再拿回去吧。”

那晚，他们略为早了一点喝茶。

后来他们玩拼图猜谜游戏，木民妈妈从壁炉上取下太妃糖听子。

“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所以你们每人可得五粒。”她说，“我不知道那渔夫是否爱吃太妃糖。”

“你知道些什么，”木民爸爸说，“你给我放在岩石上的太妃糖，我从来没感到快活过。”

“为什么不？”木民妈妈惊奇地问，“你不是很爱吃太妃糖吗？”

“傻话！”木民爸爸窘迫地笑着说，“那可能是由于我的调查研究得不到进展的缘故。我也弄不清楚。”

“你只能怪自己愚蠢就是了。”小梅梅插嘴说，“我能把两块粘在一起的太妃糖当成一块数吗？你大可不必再为海洋操心了，怎么样？”

“休想！”木民爸爸惊呼道，“由于你的行为像个愚蠢的笨蛋，我不为你操心，行吗？”

大家都哈哈大笑。

“你知道，”木民爸爸凑向前说道，“海洋有时脾气好，有时脾气坏，没人能够明白是什么原因。我们只能看到水的表面。但是，如果我们喜爱海洋，那就无所谓。我们要学会既接受平和的，也接受粗暴的……”

“喔，你现在喜爱海洋了，是吗？”小木民矮子精不好意思地说。

“我一直喜爱海洋。”木民爸爸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大家都喜爱。所以我们才来这儿，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这样。”她说，“瞧，我找到了一块正好填进这个空档的图。”

他们一齐赞赏地向拼图猜谜凑过去。

“它将拼成一只大灰鸟！”小梅梅大喊道，“那是另一只的尾巴——一只白的。它们拍着翅膀，好像有人在它们身下燃了一根火柴！”

现在他们已猜出这拼图将是什么，一忽儿工夫就看出是四头鸟。天开始变黑，木民妈妈点燃了防风灯。

“你今晚还到外面去睡？”她问。

“总归是的罗，”小梅梅回答，“我们两个在外露宿的都已长大成人了。”

“我在考虑建造一间我自己的小屋子。”小木民矮子精宣布说，“不是马上，而是过些日子。等造好了，你们可以来看我。”

木民妈妈点了下头。她正在调节灯的火苗，“眼下是什么风？去看一下，亲爱的，好不好？”她对木民爸爸说。

他走向北窗，把窗打开。过了一会儿，他说：“它吹得很猛。可能是八级。”

他关上窗，走回桌边。

“今夜晚些时候，树丛又要移动了，”小梅梅说着，两眼闪着光芒，“爬上岩石来——像这样！”

“你认为它们会进到这里边来，是吗？”小木民矮子精惊叫起来。

“当然会！”小梅梅放低声调说，“你可听见楼底下圆石在敲门？它们从四面八方滚来，汇聚在门口。那些树正向灯塔围拢来，越来越近了。然后，它们的根开始攀上墙来，一直攀到把窗封没，使屋里漆黑一片……”

“不，不许再说！”小木民矮子精叫道，用双爪捂住鼻子。

“真的，我亲爱的！”木民妈妈说，“请别这样瞎想！”

“请大家镇静！”木民爸爸说，“不必惊慌。几棵可怜的小树被海洋所吓是无须大惊小怪的。那些树也是够糟的。我会留心这事的。”

天色越来越黑，但没有一人想上床。他们又拼出三头鸟。木民爸爸则全神贯注在制一只厨房碗橱的图。

屋外风暴猛刮，使屋内感到格外安适。不时有人提起那渔夫，不知他发现了热水瓶并喝了咖啡没有。

小木民矮子精开始不安起来。他和格罗克相会的时间已到。他答应今晚让她跳舞的。他蜷缩在椅子当中，一声不响。

小梅梅朝他瞥了一眼，她的眼睛亮如两颗黑珠子。她突然说道：“你把绳索忘在沙滩上了。”

“绳索？”小木民矮子精说，“可是我带……”

小梅梅有意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他站起来，怪难为情地说：“啊，我忘了。我去拿。若是涨潮，会把它冲走的。”

“你得小心点，”木民妈妈说，“遍地都是树根，而我们只有一只玻璃灯罩。你出去时可找一找爸爸的笔记本。”

小木民矮子精把门关上前，望了一眼小梅梅。她正在玩拼图猜谜游戏，若无其事地从牙缝里轻哼着什么。

## 第八章 灯塔看守人

小岛移动了一整夜。渔夫的岬角略微朝海外浮出了一点。

整个小岛接连不断地震颤，好像有寒流在它的背脊上下窜流似的，黑水潭也往岩石里越钻越深。它吸进吐出，还有从海里冲进的新浪，但却似乎从不溢出来。它那镜子般的黑眼睛越陷越低，边缘上围着一圈海草。

下风处的沙滩上，小田鼠沿着水边前后奔窜，沙土从它们的爪下溜走。圆石笨重地翻了身，露出了海生石竹的灰根。

拂晓，小岛安睡了。树丛已抵达灯塔岩石边，圆石的原处留下了一个个深洞，它们现在分散躺在竹石南树丛中。它们还在等待另一个夜晚，以便向灯塔滚得更近些。强大的秋风继续猛吹。

7点钟，木民爸爸出去看看小船。海水又涨高了，西南风把海面吹得高了又高。他发现渔夫正蜷缩着身子，躺在“冒险”号船底。他正在玩弄一把鹅卵石。他的两眼在前发下闪烁着，但却不说话。“冒险”号躺在那里被海浪拍打着，却没有绳系住它。

“你可注意到，这船要飘到海里去了？”木民爸爸说，“它要撞到岩石上去了。你看！快出来！跳出来帮我把它拉上来！”

渔夫在船边盘起弯曲的双腿，摔倒在沙滩上。他的两眼仍然善良而温和，跟往日一样，他说：“我没干什么坏事……”

“你也没干什么好事！”木民爸爸说，竭尽全力把船拉上。

他坐在沙地上直喘气。那是留下的一点沙土。狂怒的大海似乎在嫉妒沙土似的，每夜都冲走一部分。他温怒地望着渔夫，说：“你找到咖啡了？”

渔夫只是笑而不语。

“你有点不对头，我不能理解，”木民爸爸自言自语说，“你不像个人，倒像棵植物或是个影子，总之，你不像是生出来的。”

“我是生出来的，”渔夫立即说道，“明天是我的生日。”木民爸爸惊讶得笑了起来。

“你记得很清楚，”他说，“你是有生日的，对吗？再想一想！我问你，你几岁了？”

渔夫却转身沿着沙滩走去了。

木民爸爸回到灯塔。他为小岛不胜担忧。本来是树林子的地面荒芜了，而且尽是深洞。竹石南树丛向灯塔移去时留下长长的行迹。它们站在那里，吓得缠结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小岛安定下来，”木民爸爸感到疑惑不解，“小岛和大海不能相互吵架。它们应成为朋友……”

木民爸爸站住不动。灯塔看上去有点异样。它在微微颤抖，宛如皮肤在起皱。竹石南树丛里的一对灰圆石翻了个身。看样子小岛正在苏醒。

木民爸爸倾听着。一股寒流钻入他的背脊，他肯定这样感觉到。一个极轻微的砰然声。他全身都感觉到它的逼近。它似乎是从地下深处发出来的。

木民爸爸躺在竹石南树丛里，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他听到小岛的心脏在跳动，它比波涛的声音要深沉得多，在地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是一种微弱而单调的心跳声。

“小岛还活着，”木民爸爸思忖着，“我的小岛跟树木和海洋一样，是有生命的。一切都是生命的。”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一棵松树悄悄穿过竹石南树丛爬来，像一块流动着的绿色地毯。木民爸爸急忙走出去，站住不动，他僵住了。他看到小岛在移动，是个蹲在海底的活东西在作怪，他恐惧得无法自制。木民爸爸想道：“它突然袭击并控制了一切，谁会去保护跑过来的小动物？”木民爸爸拔脚就跑。

他到了家，把帽子挂在门钉上。

“什么事？”木民妈妈问，“小船有没有……”

“我把它拉上来了。”木民爸爸说。全家人盯住他看，他加上一句：“明天是渔夫的生日。”

“是吗？真的？”木民妈妈惊呼道，“你是为这事才有这副怪相？好，我们给他举行生日宴会。想想，连那渔夫也有生日！”

“给他件礼物倒是挺便当，”小梅梅说，“装满海草的小包啦，一块苔藓啦，或许一点点酒！”

“你心肠太不好了。”木民妈妈说。

“我心肠向来不好。”小梅梅叫道。

木民爸爸站在窗口，向外眺望小岛。他听到他的家人在讨论两个重要问题：怎样把渔夫请到灯塔里来，以及怎样把那箱威士忌从被海水淹没的岬角上拿来。可他想的只是地底下深处小岛那羞怯的心跳声。

他要去跟海洋谈谈这件事。

木民爸爸走去坐在灯塔看守人的那块悬崖台石上，看上去他好像是他那条西班牙大帆船（小岛）船头上的雕饰。

这是一场他等待已久的真正风暴，可它却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海浪上面没有美丽的水泡珠子，不，不是八级大风。水泡像阵阵狂怒的灰色烟雾被吹出海面，海水像一张发怒的脸皱起了条条沟纹。

突然，像一般矮子精所能做的那样，木民爸爸极其惬意地开始对着大海讲话——当然是静悄悄地。

“你这样炫耀自己也太过分了，你不值得这样。你这般吓唬可怜的小岛，难道这对你真是如此至关重要吗？这里正经历着一段困苦的时期。你在这儿该感到快活。没有岩石来冲刷你的浪涛，你还有什么乐趣？仔细想想吧！这里有一簇树丛为了你都倒下来了。还有一把瘦土你也想把它冲走，另外有些鳞岫的岩石被你磨得光溜溜的，已所存无几了。可你还有脸去吓唬它们！”

木民爸爸抽身向前，严峻地望着那冒烟的海面。“有些事你还不懂，”他说，“关心小岛是你的职责。你应该保护安慰它，而不该如此做法。你懂了吗？”木民爸爸侧耳倾听，但大海不作答复。

“你对我们也是如此，”他说，“你千方百计纠缠我们。但没成功。不管你怎样，我们都设法度过来了。我已学会了解你，这是你不喜欢的，对吗？我们还没放弃这里。顺便说一声。”木民爸爸往下说，“说句公道话，你非常大方地送给了我们一箱威士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你精疲力竭时想到的。对不对？不过要是你想讨还而把它带出岛去，那就太小气了。现在我说了这公一大堆话，只是因为——嗯——因为我喜欢你。”

木民爸爸静默不语了。他感到疲倦，往后靠在岩石上等待着。海洋依然不作声。但见一块闪亮的木板朝着岸上飘来，它在海浪上不停地上下跳动着。

木民爸爸激动地注意到了。

接着又飘来一块，一块接一块。有人掷下了一整船的木板来。

他爬上岩石开始往回奔，并对着自己发笑。海洋在道歉了。它要留住他们。它要帮助他们在岛上建造房屋。它要他们安居乐业，尽管他们被四周那漫无尽头、永不变化的地平线所包围。

“出来，你们统统出来！”他朝螺旋楼梯上面喊道，“浮木！有大量的浮木！你们快出来帮我抢救！”

全家人跌跌撞撞奔了出来。

飘往小岛下风处的浮木是由高高的海浪带来的。不消多少时间它们便会经过小岛飘去。他们得赶快呀。他们一个个跳入水中，也不管人有多冷，也许他们的血管中流有海盗的血液，所以能如此迅猛地跃进去，还有某些祖先捞取不义之财的勇气在支配他们。他们在水中进进出出，搬运和堆放木板，不顾浪涛的咆哮声，相互叫喊着，看来他们把小岛的忧郁和海洋的孤寂都已抛诸脑后。头顶上依然阳光闪耀，晴空万里。

搬运两英寸厚的木板上岸是十分兴奋的活儿。木板着水后显得很重，难以掌握，又易滑落。一旦有浪潮把它一冲，它就像攻城槌那样向你撞击。真是够危险的。

但当它被安置在沙滩上海水抵达不了的地方时，它就成了宝藏。它的一端可以看到货主的商标。怀着征服者的骄傲和得意，你开始想象三英寸长钉和头敲进去的声响。

“眼下风力至少有九级！”木民爸爸叫道。他长叹一声，望着大海。“太好了！”他说，“我们现在平安了！”

木板全部堆上沙滩后，一家人便回去烧鱼汤。风暴逞威肆虐使劲猛吹，小梅梅勉强支持着走路。

木民妈妈走到她的花园时停住脚步，那花园现在藏身在一大堆树丛下。她双膝跪下，从下面观望。

“苹果树长出了吗？”小木民矮子精问。

“我还不至于笨得这样！”木民妈妈笑着说，“我只是在想，它需要点鼓励。”

她望着那枯萎的玫瑰丛想道：“我多傻，把它们移植到这儿来！不过多得很呐，岛上遍地皆是，不知怎地，野花比家花更美丽。”

木民爸爸拖了几块木板上楼，并拿出了工具箱。“我知道木料干后会缩小，”他说，“但我等不及了。要是厨房的碗橱上出现些裂缝，你不在意吗？”

“不要紧。”木民妈妈说，“干吧。你想敲头就敲吧！”

那天她没画图，而是削了几根细枝用来支撑花丛，又整理了一下书桌。她甚至还整理了灯塔看守人的抽屉。小木民矮子精坐在桌上画图样，他知道他的小屋该是怎么个式样。不褪色的铅笔已所剩无几，但不知怎地，他感到在需要时海洋会冲上一枝来的。

临近傍晚，他们都感到有点累了，便不再讲话。室内非常平安。他们听到大海围绕小岛有规律地轰鸣着，天空白净得如同刚冲洗过一样。小梅梅在炉灶上睡着了。

木民妈妈朝大家扫了一眼，走到壁画前。她把爪压在苹果树的树干上。结果毫无反响。要知道它只是堵墙壁呀，是堵普通的泥墙。

“我不过想知道一下，”木民妈妈心想，“我是对的。当然今后我不能

再进入这花园了。现在我也不再想家了。”

黄昏时分，小木民矮子精去给防风灯灌油。

煤油灯和破渔网一起放在楼梯下面。他在桶顶的口子底下放了一只听，拔去塞子。当他把桶举起时，那桶发出陌生的空洞的响声。他提着桶在听子上面停了一会，然后把桶摇了摇。

接着他把它放下，站着盯住地板看了片刻。煤油没了。用完了。这灯每晚在楼上房内点着，还去沙滩给格罗克照亮。另外，小梅梅曾在蚂蚁身上浇过几品脱油。他现在该怎么办？格罗克会怎么说？他想她将会多么失望。他坐在梯级上，鼻子埋在爪中。

他觉得仿佛是他使她垮了。

“你是否肯定整个桶都空了吗？”木民妈妈一边问，一边把防风灯摇了摇。

他们已喝过茶，窗外渐渐地黑下来。

“完全空了。”小木民矮子沮丧地说。

“一定是桶漏了吧！”木民爸爸说，“或是桶锈了。我们不可能把煤油全用光了。”

木民妈妈叹着气“现在我们得靠炉灶里的火光来照明了。”她说，“还剩三支蜡烛，我要将它们插在渔夫的生日蛋糕上。”她在火上添些木柴，并把炉灶门打开。

炉火噼啪作响，全家人把箱子拖到炉灶前。围成半圆形。暴风不时在烟窗内呼啸，声音凄凉而忧郁。

“我不知外边怎么样了？”木民妈妈说。

“我可以告诉你，”木民爸爸道，“小岛正在睡觉。我向你保证，它在床上，并且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睡熟。”

木民妈妈微微一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你可知道，我们在这里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仿佛我们是在某地探险。天天发生新鲜事儿，好像都是星期天。我开始怀疑，这种感觉是否好？”

其他人等着她往下说。

“当然我们可以一直探险下去。但总得有个结束呀，我害怕有一天突然又是星期一。那我就无法感受现时的一切……”她不作声，踌躇地望着木民爸爸。

“当然是好的，”木民爸爸迷惑地说，“感到每天是星期天不错呀。我们就是失去了这一感觉。”

“你在说什么呀？”小梅梅问。

小木民矮子精伸直两腿。他也感觉到一切全完蛋了。他只想格罗克。

“我想我要出去一会儿。”他说。

其他人都朝他看。

“我要呼吸点新鲜空气，”他不耐烦地说，“我不能再这样呆坐下去。我需要做做体操。”

“听着，现在……”木民爸爸开腔说。木民妈妈却说：“好吧，想出去就出去吧。”

“你怎么啦？”小木民矮子精走出后，木民爸爸问道。

“那是青春的烦恼，”木民妈妈说，“他自己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你好像还没注意到他已长大成人了。看你仍然把他当小孩看待。”

“当然他还小呐！”木民爸爸不无惊讶地说。

木民妈妈笑着，拨了拨火苗。它着实比蜡烛要亮。

格罗克在沙滩上坐等着。小木民矮子精没带防风灯向她跑来。他站在小船旁对她望着。他无法为她效劳。

他听到小岛的心跳声，以及石块和树丛慢慢移离大海的声响，他无法阻止这一切。

突然，格罗克开始唱起歌来。她前后摇晃，衣裙飘拂，还在沙地上蹬着两脚，总之，她竭力表示出她很高兴见到他。

小木民矮子精诧异地朝前移动。毫无疑问，格罗克见到他很高兴。她对防风灯毫不在意。他来看她，她很快活。

他站着不动，等她舞蹈结束。他看她拖着两腿走下沙滩，然后消失不见。他走过去踏踏她站过的地方。它没结冰，跟原来一样。他侧耳细听，除了拍岸的海浪声，四下里鸦雀无声，仿佛小岛一下子睡熟了。

他回到家里。其他人都已上床，只见炉内还有一点发光的余火。他爬上床，蜷缩起来。

“她说什么了？”小梅梅问。

“她很高兴。”小木民矮子精轻声回答，“她丝毫没有两样。”

渔夫生日那天，天空依然晴朗，暴风照样猛吹。

“快醒醒！”木民爸爸说，“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木民妈妈把鼻子从被子底下钻出来。“我知道。”她说。

“不，你不知道！”木民爸爸得意地叫道，“小岛已平静下来，它不再叫人害怕了！灌木丛已回到了原处，树木也同样，嗯！你怎么个说法？”

“喔，奇妙！”木民妈妈坐起来说道，“筹备个生日宴会，要是老有那么多树阻碍着，该多么不方便。想想看，它们带进多少肮脏东西！”她想了想，又补充说：“我不知道它们是照旧回到原处，还是另择新址？等它们决定后，你来告诉我，我要在它们的根部围些海藻。”

“用不着你瞎起劲！”小梅梅埋怨说，她注视着窗外，颇为失望。“一切都在恢复老样子。我原以为小岛会下沉，或飘开去，或飞向天空！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她责怪地望望小木民矮子精。他笑了。

“是的。”他说，“不是人人都能把整个树林子搬回原地的。”

“你说得对！”木民爸爸高兴地尖叫道，“不是人人都能办到，并且事后也不自夸！”

“我得说有人今晨情绪特别好。”小梅梅说，“最好他们能关心一下那箱威士忌！”

木民爸爸和小木民矮子精跑到窗口。那板箱还放在岬角上，不过岬角向海外移出了一点。

“我可以不吃早饭先去干，”木民爸爸边说边戴上帽子，“我得下水去观察一下水位。”

“你去那儿顺便看看渔夫。”木民妈妈说。“选个合适的时机邀请他一下。”

“好，一定！”小梅梅叫道，“想一想！可能他今晚另有约会！”

但是渔夫不在，不见了。也许他躲在树林子里，独个儿坐在那里思忖：“今天是我的生日。”

蛋糕已制成，插上三枝蜡烛，安放在桌上。他们挂起山桉和松柏细枝来点缀，小梅梅还摘了一束蔷薇果。

“你为什么闷声不响？”她问道。

“我正在思索。”小木民矮子精回答。他在蛋糕的周围放上一圈小鹅卵石。

“你怎么使她暖和起来的？”小梅梅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夜间走去，发现沙土一点没结冰。”小木民矮子精说，脸刷地一下红了，“你不能传开去。”

“你以为我是个搬弄是非的人？”小梅梅说，“我才不管人家一丝半滴的秘密。我更不到处乱广播。不过这种秘密迟早要暴露。相信我，这岛上有不少秘密，我全知道！”她嘲笑地奔开了。

木民爸爸捧了一堆木材，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妈妈不会用斧头，”他说，“但她锯得挺不错。我必须在木堆旁腾出足够的地方，让大伙好干活，”

她把木材掷在炉灶边，问道：“我可以把我那顶白帽子送给渔夫吗？我不想戴它了。”

“好的，可以。你已有灯塔看守人留下的那顶了。”小木民矮子精说。

木民爸爸点点头，走上梯子去找几张纸来包装。当他掀起一只盒盖时，瞥见了墙上的另一组诗句。他以前没见过。他念着灯塔看守人那可冷的、蜘蛛般的字迹：

10月3日，  
无人知晓，  
待我生日过后，  
西南风即吹起。

“可是今天就是10月3日呀！”木民爸爸惊讶地想道，“今天也是灯塔看守人的生日。真是巧合！”

他找到了纸，爬下梯子。

其他人在商讨如何才能把渔夫请到灯塔里来。

“他不会来的。”小梅梅说，“他怕灯塔。他总是有意绕道来避开它。”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来？”小木民矮子精建议说，“譬如，什么好看的东西。我们给他唱歌，行吗？”

“喔，住口！”小梅梅说；“那会把他吓跑的。”

木民妈妈站起身来，坚定地走向门口。“只有一个办法，”她说，“我亲自去，按照老规矩邀请这位可怜虫。小梅梅一起去，把他从树林子里拉出来。”

他俩倒达时，渔夫正坐在树林子的边缘，头上戴着用百里香的细枝制成的饰物。他站起来，盯着他们看，等待他们开口说话。

“祝您长寿！”木民妈妈很恭敬地说。

渔夫极其庄重地鞠了个躬。“你是第一个记得我生日的人，”他说，“我感到不胜荣幸。”

“我们在家为您准备了个小小的宴会。”木民妈妈继续说。

“在灯塔里？”渔夫问，皱起脸来，“我不去那里！”

“你听我说，”木民妈妈安详地说，“你无须看到灯塔。你只要闭上眼睛，把手伸给我。梅梅，亲爱的，快回去端上咖啡，点上蜡烛。”

渔夫闭上眼睛，伸出手来。木民妈妈握住他的手，十分小心地领他穿过

竹石南树丛，走到灯塔岩石边。

“现在你要跨高一步。”她说。

“是，我知道。”渔夫回答说。

等到门嘎吱一响，他站住不肯进去。

“我们准备了一只蛋糕，又布置了房间，”木民妈妈说，“还有几件礼物。”

她帮他跨过门槛，他们开始上楼。围墙外边大风在呼啸，窗子不时格格作响。木民妈妈感到渔夫的手在哆嗦。“不用怕！”她说，“其实并不像发出的声响那般可怕。我们快到了。”

她打开房门，说：“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渔夫小心翼翼地朝四下观望。蜡烛已经点亮，尽管尚未熊熊燃烧。桌面很美，铺着洁净的白桌布，四个角有绿色细枝装饰着。一家人站成一排迎候他。

渔夫望着蛋糕。

“只剩下三枝蜡烛了。”木民妈妈道歉说，“你多大年纪，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记不清了。”渔夫喃喃地说。他的眼睛焦虑不安地从这扇窗望向那扇窗，又往上望望天窗。

“祝您长寿！”木民爸爸说，“请坐！”

可是渔夫仍站着，然后走向门边。

小梅梅霍地一声尖叫：“坐下，规矩点！”她怒气冲冲地叫嚷。

渔夫不禁大惊，走到桌边坐下。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木民妈妈在给他倒咖啡，另一个打开放有帽子的小包，把它戴在他蓬乱的头发上。

他异常安静地坐着，并试想望望自己头上的帽子。他不肯喝咖啡。

“尝尝海草。”小梅梅边建议边给他一包用红叶包扎的礼物。

“你自己吃吧！”渔夫彬彬有礼地说，全家人哈哈大笑。听他说上一句这么得体的话，真是怪有趣的。宴会气氛顿时融洽多了，接着他们便跟家人随便谈谈，暂时让他独自待着。过了一会，他呷了一口咖啡。他做了个鬼脸，加进8块方糖，然后一口气把它喝光。

随后，他打开小木民矮子精给的礼物。包内尽是小木民矮子精放在沙滩上送给海马的东西，什么玻璃细屑啦，鹅卵石啦，以及四个铜秤陀。渔夫朝着秤陀看了一会，说：“嘿！”他打开最后一个小包，取出上面有“来自海边的礼物”题词的贝壳，又说一声：“嘿！”

“这是许多礼物中最好的一个，”小木民矮子精说，“它是冲上沙滩来的，”

“真的吗？”渔夫说着，眼睛望着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

他起身，慢慢走到书桌旁，一家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们感到很惊奇，他怎么收到礼物连谢也不谢一声。

天色渐黑。只有靠墙的苹果树上尚残留一小块夕阳的光亮。三枝蜡烛稳稳地燃烧着。

渔夫瞥见了书桌上的鸟巢。

“那是在烟囱里的吧！”他坚定地说，“已有好几年了。”

“我们本想把它挂在窗外，”木民妈妈表示歉意地说，“只是我们还没挂……”

渔夫站在书桌前照着镜子。他盯着木民爸爸的帽子看，打量着自己陌生的脸孔。然后他的眼睛转到了拼图猜谜游戏上。他捡起一小块画，立即就填入了，接着他敏捷地继续拼图，全家人都起身走过来，站在他身后看他在干什么。

他完成了拼图。那是一幅鸟儿围绕灯塔飞翔的图画。他转身望着木民爸爸。

“现在我记起来了，”他说，“我们俩彼此戴错了帽子。”

他脱下帽子，把它交给木民爸爸，他们交换着帽子，却不说一句话。

灯塔看守人终于回来了。

他扣上灯蕊绒上装，系好裤子，然后他走过去拿起杯子说：“我不知道咖啡还有吗？”

木民妈妈冲到炉灶边。

他们重新在桌旁坐下，却找不到话来讲。灯塔看守人吃着蛋糕，一家人不好意思地望着他。

“我在一堵墙上画了些画。”木民妈妈羞怯地说。

“我看到了。”灯塔看守人说，“一幅风景画。我想它使房间起了点变化。画得不错。另一堵墙壁上你想画点什么？”

“也许画幅地图，”木民妈妈说，“一幅小岛的地图，展示一下所有的悬崖、浅滩，或许还画深海。我的丈夫在测量水位方面颇有心得。”

灯塔看守人赞赏地点点头。木民爸爸心里很高兴，但始终说不出话来。

小梅梅明亮的小眼睛晃来晃去，一忽儿朝这个看，一忽儿朝那个看。她看来是感到非常有趣，似乎要说些不得体的话，幸亏没有。

两枝蜡烛已燃完，烛油淌到了蛋糕上。天已黑了，外边暴风仍在怒吼。室内却一片安静。他们难得有这么一个平安的夜晚。

格罗克突然闯入了小木民矮子精的脑海。但他并不感到他非想她不可。以后他可以一如既往地看到她，但他并不一定要见她。不知怎地，他知道她不再害怕挫折了。

终于，木民爸爸说话了。

“我有箱威士忌在你那边的岬角上。你觉得风快要停了吗？”

“西南风一刮就得几个星期。你的箱子会太平无事的，不用担心。”灯塔看守人说。

“我想我得去观察一下天气，”木民爸爸边说边塞着烟斗。“你认为小船能安全吗？”

“不必担心。”灯塔看守人说，“已出现一轮新月，所以海水不会再涨了。”

第三枝蜡烛也燃完了，只有炉灶内的火光照射到地板上。

“你的床单我已洗过了，”木民妈妈说，“虽然它很干净。你的床仍在老地方。”

“非常感谢你！”灯塔看守人说，从桌旁站起，“我想今晚我睡在上边顶室内，”

他们相互道了晚安。

“我们是否去一趟岬角？”木民爸爸问。

小木民矮子精点头同意。

木民爸爸和小木民矮子精走到外边灯塔岩石上。新月正从东南方升起。

一轮弯弯的月牙——新的一月开始了，是比较黯淡的一轮秋月。他们走下朝着竹石南树丛而去。

“爸爸！”小木民矮子精说，“我在沙滩上有点事，要会见一个人。”

“好吧！”木民爸爸说，“明天见。再见。”

“再见！”小木民矮子精说。

木民爸爸在岛上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去想那威士忌木箱或是岬角。岬角有什么了不起！它们多着呐。

他走到海边，观看着拍岸的海浪。那茫茫大海（他的海）浪涛滚滚，泡沫四溅，汹涌澎湃，然而不知怎地都又无比安静。木民爸爸所有的冥思苦想一下子都消逝了。他只觉得浑身是劲。眼下真是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的时刻。

当他转身准备观望一下小岛（他的岛）时，他瞧见一道亮光射向海面，又朝地平线移去，而后将它的长长的光波照到了岸上。

灯塔又在工作了。

